草原帝國

劉學銚 著

# 西夏王朝

## 神祕的黑水城

興於中國西北一隅，
是戰神成吉思汗最頑強的敵人；
創制自己的文字，
國祚超過兩漢、兩晉、兩宋、金，
是歷來文武兼備、外交最強的游牧國家！

西夏王陵號稱東方金字塔，
謎樣的黑水城擁有令人覬覦的文物；
「正史」中沒有它完整的史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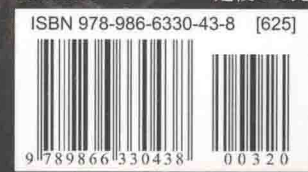
## 西夏王朝究竟是「傳說」
## 還是「高不可攀的存在」！

以党項民族為主體的西夏王朝， 前後跟契丹的遼、漢人的北宋、女真的金及漢人的南宋，兩度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西夏的表現充分呈現出党項人強大的韌性與臨機應變的身段。

西夏曾經創制出形態特殊的西夏文字。歷史上許多少數民族都曾經建立過政權，但大都沒有屬於自己民族的文字，可見西夏文之重要地位。近幾年來西夏文翻譯的佛經陸續出土，這對漢語語音變遷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西夏王朝從元昊於北宋仁宗景祐五年正式稱帝，到元太祖二十二年，享祚一百九十年，在中國歷史上也算是一個長命的朝代。如果從元昊的老祖宗拓跋思恭因參與平定黃巢有功，授夏、綏、銀節度使，賜號定難軍算起，則有三百四十六年之久，是一個長命的政權。

5600060 定價320元
ISBN 978-986-6330-43-8 [625]



草原帝國



# 西夏王朝

——神祕的黑水城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西夏王朝：神祕的黑水城 / 劉學銚著.--第一版.
—新北市:風格司藝術創作坊,2012.12
面；　　公分.—（草原帝國；6）
ISBN　978-986-6330-43-8（平裝）

1. 西夏史
625.3　　　　　　　　101023200

草原帝國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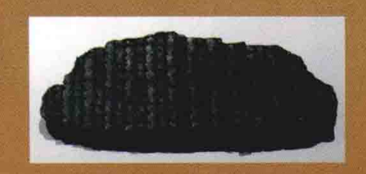
# 西夏王朝：神祕的黑水城

作　　者 / 劉學銚
編　　輯 / 王育涵
發 行 人 / 謝俊龍
出　　版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6台北市臥龍街131巷13弄5號
Tel：(02) 8732-0530　Fax：(02) 8732-0531
總 經 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Tel:(02) 2795-3656　Fax:(02) 2795-4100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號4樓
http://www.e-redant.com
E-mail:red0511@ms51.hinet.net
出版日期 / 2012年12月　初版第一刷
定　　價 / 320元
郵撥帳號 / 16039160知書房出版社
網　　站 / http://www.facebook.com/shufang.zhi
E-mail / mrbhgh@gmail.com

圖片提供 /
李建球、石寶琇、黃源、黃旭、張國聲、黃欣、文仕工作室、劉軍、聶鳴、周沁軍、鄺然、黎楓、唐國增、行色、李鷹、張奮泉、孔蘭平、徐曄春、王商林、俄國慶、安保權、佳佳、張波、國平、李全舉、劉朔、羅小韻、Fotoe.comImagechina

ISBN 978-986-6330-43-8





#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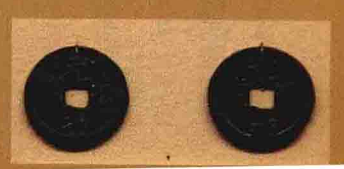












草原帝國



# 西夏王朝

——神祕的黑水城

# 草原帝國





# 前言

從秦統一天下（前二二一年）到清遜帝宣布退位（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其間共兩千一百三十三年。在這二千多年裡，朝代或政權更迭頻繁，約略估算一下總共有六、七十個朝代（政權）之多。

有人或許懷疑何以如此之多，請看：秦、西漢、東漢、三國（魏、蜀、吳）、西晉、東晉、諸胡列國（漢趙或前趙、後趙、前燕、前秦、成漢、後燕、西燕、北燕、南燕、前涼、南涼、西涼、北涼、後涼、西秦、代、夏、魏）、南朝（宋、齊、梁、陳）、北朝（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五代（梁、唐、晉、漢、周）、十國（前蜀、吳越、南漢、吳、閩、後蜀、南唐、荊南、楚、北漢）、北宋、南宋、遼、金、西夏、元、明、南明、清；而吐蕃王朝、高昌鞠氏王朝、回紇汗國、突厥汗國等都還沒有計算在內。

上面所提到的這六、七十個王朝或政權，國祚超過二百年的只有五個，分別是西漢（前二〇六年至八年，共二一五年）、唐（六一八至九〇七年，共二九〇年）、遼（九一六至一一二五年，二百一十年；西遼一一二四至一二一一，八十八年，含屈出律則到一二一八年，則西遼共九十五年）、明（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共二百七十七年；南明一六四五至一六六一年）及清（一六一六至一九一二年，共二百九十七年）。

在這五個朝代裡，如果從民族的成分來看，唐朝的建國者李氏家族是胡是漢，向來是史學界爭論焦點。李淵的先人曾在鮮卑族宇文氏的北周時，被賜姓「大野」氏，而高車族（也就是鐵勒、敕勒）中也有大野氏，可見李氏一族有濃厚的胡族血統。

漢朝、明朝的創建者乃是古往今來許多民族混融後的漢人。至於建立遼朝、西遼的契丹族，以及建立清朝的女眞族（後來稱爲滿族），則是不折不扣的胡族，如此看來，中國歷史實在是由胡漢民族共同建構而成的。

以往撰寫、詮釋歷史之人，往往對胡族史事一筆帶過，且經常以漢人的觀點來敘述。所以打開二十四史或其他私家撰著的歷史文獻看，對胡族的描述，總是以負面的文字出現，眞是何其不公平。本書則希望能開史家之先河，以客觀公正爲執筆標準，力求展現這些建立草原帝國的民族之歷史。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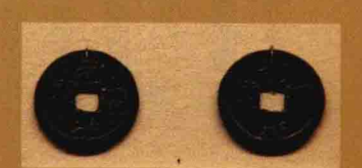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羌與党項羌

## 羌族歷史

党項人建立的西夏王朝，曾在中國西部留下璀燦的文明。西夏王朝從嵬（音「圍」）名曩宵稱帝於宋仁宗景祐五年（一〇三八年），到西夏末帝李晛（音「現」）於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被蒙古所滅，前後延續一百九十年，超過兩漢、兩晉、兩宋、金的國祚，但在正史中卻沒有一部西夏史，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西夏曾經創制出形態特殊的西夏文字。歷史上許多少數民族都曾經建立過政權，但大都沒有屬於自己民族的文字，可見西夏文之重要地位。再加上，近幾年來西夏文翻譯的佛經陸續出土，這對漢語語音變遷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羌族的歷史也與華夏漢族一樣古老。《詩經・商頌・殷武》[1]寫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意思是說，從前商朝成湯的時代，即使遙遠的氐族、羌族，都不敢不來進貢、朝賀。由此可見早在殷商時代（西元前一五六二～前一〇六六年），羌族和漢族就有往來，可以說羌族與炎黃子孫一樣，都是源遠流長、歷史悠久的民族。

自誕生起，漢族就不斷與四周民族融合。《國語・晉語》說：「昔少

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在甲骨文裡，男性的羌人稱羌，女性則稱姜，古文獻裡就認定羌人的祖先始於炎帝。周時，再把這種姓氏觀念擴大至羌人的祖先，而稱羌人姓姜，但這個看法並不正確。學者章太炎就明白指出：「姜姓出於西羌，非西羌出於姜姓。」[2]

古時羌人聚居在今中國青海、甘肅、四川一帶，由於緯度偏高，發展農業有局限性，但此地水資源豐富，有利於畜牧。所以除了農業，羌人更依賴的是畜牧業，豢養的牲畜以羊爲主，所以羌或姜都從「羊」。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裡對「羌」字的解釋爲：「羌，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羊亦聲。」而東漢末應劭的《風俗通義》也說：「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從羊人，因以爲號。」由此可知，「羌」是華夏民族給他們的稱謂，而不是他們自稱，至於羌人自稱爲何？由於文獻無

## 党項與羌的關係

歷來談到党項時，總是自動將其歸類為羌族。只是建立西夏的嵬名曩宵，先祖姓拓跋，和鮮卑族同姓，讓党項似乎也和鮮卑族有聯繫。其實民族融合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鮮卑慕容氏吐谷渾、禿髮氏（即拓跋氏）都曾在羌人聚居地區建立政權。但整體來說，党項還是以羌族為主。

## 姜姓傳說

傳說中善於興修水利的共工也姓姜，換言之，共工也是羌族。

據《山海經・海內經》所載：「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竝，節竝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所以東漢賈逵在所注的《周語》中說：「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羌人的聚居地區在今青海、甘肅、四川這幾省交界之處，青海正是長江、黃河發源地，附近有數不清的支流，時有水患，故有共工善於治水的傳說。

另有一說，神農氏也姓姜，《帝王世紀》有載：「神農氏，姜姓也。」如果姜姓出於羌族，就表示華夏民族是由羌人教導才從事農耕的。這點《史記・五帝本紀》就明確指出，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乃始教民播五穀」。可見羌人在中國遠古時就扮演著重要角色。

## 《詩經》頌姜嫄節錄

《詩經．大雅．生民》首章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詩經．魯頌．閟宮》首章節錄

閟宮有侐（音「緒」，意為清靜之地），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音「鹿」，指後播種而先成熟之稻），稙（音「植」，期年之意）稺（音意同「稚」）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可釀酒之黑麥），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延續大禹的功績）。

徵，已經無法追究了。

### 周人與羌人的關係

殷商甲骨文之前，因文字還不成熟，無法用以記錄史實，但是有甲骨文之後，情況就不同了。現今發掘到的甲骨文中就出現了多次「羌」字的不同寫法，據《甲骨文編》就收錄了「[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字形]」這幾種寫法，顯然在殷商時代就與羌人有所接觸。一九七六年四月，中國河南省安陽小武屯武官村發掘出商代的祭祀坑，其中有不少具人骨，這些人骨和眞人相比較高大，骨骼也較粗壯。考古學家因此認爲：「這次發掘的祭祀坑中成千具被屠殺的奴隸，有許多可能是羌人俘虜。」[3] 如果這個推論成立，可推知早期羌人跟漢族並非和平共處。

周朝建立之前，初期居於今甘肅省境內的豳（音「賓」）州，以游牧爲主，而同時期的羌人已開始發展農業，比周人先進，於是周人就和羌人聯姻。周先妣姜嫄，乃是羌人部落酋長的女兒，生了周始祖后稷。后稷之後，周人進入農業生活，也因此大幅提升周人的經濟狀況。姜嫄因此受到周人以及後代的敬仰，《詩經．大雅．生民》就是歌頌姜嫄對周人的貢獻。

到了周古公亶父時，周人遷徙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陝西省寶雞市岐山縣），與羌人成爲近鄰。亶父娶姜女（史書稱太姜）爲妻，周人和羌人通

## 羌人助周公

在古公亶父所奠定的基礎上，周人分官設職，建立政權，定國號為「周」。這時商代已到晚期，商紂王倒行逆施，各地諸侯紛紛叛商，在羌人資助下，周人成為叛商力量的領袖。《詩經・魯頌・閟宮》有載：「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當周武王舉兵討伐商紂王時，羌人在反商大軍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後漢書・西羌傳》就明確說：「及武王伐商，羌、髳（音「毛」，指聚居在羌族附近的一個民族）率師會於牧野。」可知當周武王牧野誓師時，羌人也是參與盟誓的族群之一。

過婚姻而結盟，聯姻關係一直延續到周朝沒落。

周原地處渭水河谷，氣候溫和，土地肥沃，很適合發展農業。《詩經・大雅・緜》裡就形容「周原膴膴，菫荼如飴」，意思是說歧山的南面，沮河、漆河兩水的中間，有一大塊名叫「周原」的平地，土地十分肥沃，栽種的烏頭茶和苦菜也非常可口，如糖一般甘甜。

在羌人的協助下，周人的農業迅速發展起來，經濟基礎穩固後，古公亶父「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居，而邑別居之。」[4]從此逐漸強大，最終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可見周王朝的建立，羌族與有功焉。

當周人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後，實行封建制度。所謂「封建」，是指分封眾建，對姬姓子弟或有功於周朝建立的人，都加以分封。許多羌人都因此成爲諸侯，而這些姜姓的封地，多在今天山東、河南一帶，與漢族混雜而居，逐漸融合成新的華夏民族。

沒有進入中原地區的羌人，仍然聚居在今天青海、甘肅、四川一帶。周朝建立之後，周公制禮作樂，制訂各種典章制度，使周朝的文明高速發展，相形之下，羌人就顯得相對落後了。到春秋戰國時期，逐漸以「戎」來稱呼羌，又因爲他們駐牧在諸夏西邊，所以稱之「西戎」。春秋戰國時各諸侯之間彼此競爭非常激烈，競爭能促進進步，中原無論農業、商業、學術都有更好的發展，相形之下，羌人也就更顯落後了。

## 置羌人郡縣

初時，西漢以令居塞（今甘肅省蘭州市永登縣）為據點，在今青海省西寧市建立軍事基地，這兩縣都隸屬隴西郡。到了漢昭帝始元六年（西元前八十一年），從隴西郡分出金城郡，下轄元吾、浩亹、令居、枝陽、金城、榆中、臨羌、安康、白石、枹罕及破羌等縣。這一大片地區都是羌人活動的區域。及至漢宣帝（西元前七十三年至前四十九年）更增設允街、河關兩縣，羌人也更朝漢化方向邁進了。

## 羌人與漢朝的關係

西漢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西元前一五六～前八七年），一生致力於開疆拓土，將羌人聚居地區大部分都納入西漢版圖，並在此設郡縣，如元鼎六年（西元前一一一年），漢武帝在今甘肅省河西走廊初設酒泉郡，接著在元封年間（西元前一一〇～前一〇五年）置張掖郡，天漢年間（西元前一〇〇～前九七年）又設敦煌郡，到了宣帝地節二年（西元前六七年）再置武威郡，且在以上河西四郡沿線築障塞、亭隧，目的就是要防止北方的匈奴和西羌聯合。

爲了有效統治羌人及其他少數民族，漢武帝於元鼎六年（西元前一一一年）特別設置護羌校尉，處理有關羌人事務，史書上載爲：「（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5]東漢時仍設置護羌校尉，夏育、牛邯等三十多人先後擔任此職。

## 東漢羌人之亂

東漢（二五～二二〇年）後期，羌人曾經爆發三次規模較大的叛亂，究其原因，絕大部分都是由於東漢的官員對羌人的壓迫和殘害，令羌人忍無可忍揭竿而起。

東漢安帝永初元年（一〇七年）夏季，東漢遣騎都尉王弘強行徵調金城、隴西、漢陽三郡的羌人討伐西域（包含今新疆與中亞）。行軍到酒泉時，羌人紛紛逃散，朝廷命各部發兵阻截，官軍趁機勒索騷擾，搗毀廬

舍，羌人被迫反抗，打敗東漢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所統率的五萬大軍。於是「眾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6] 武都（今甘肅省內）、參狼（今甘肅南部）、上郡（今陝西省內）及西河（今山西、陝西交界處）等地羌人也紛紛揭竿而起，一時間聲勢浩大，迫使東漢發動騎兵並徵調南匈奴騎兵。從元初二年（一一五年）開始征剿，直到元初五年（一一八年），東漢才鎮壓這場叛亂。

到東漢順帝永和四年（一三九年），東漢派來機任并州（今河北省保定，山西省太原、大同一帶）刺史、劉秉任涼州（今甘肅、寧夏省）刺史。二人出發赴任之前，大將軍梁商鑒於之前羌人叛亂所造成的損失，以子夏所說的：「大德不踰閑，小節出入可也」告誡來機、劉秉，提醒他們對待羌人的原則，大奸大惡嚴懲不貸，對小地方、小錯誤要睜隻眼、閉隻眼，能放過就放過，即「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7]

但「（來）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8] 僅一年，順帝永和五年（一四〇年），羌人就再次叛變，且規模更勝於上次。東漢窮於應付，至沖帝永憙元年（一四五年）才弭平動亂，戰死官兵的屍骨相望於野，耗掉軍費八十多億。

第三次羌人大動亂發生於東漢桓帝延熹二年（一五九年）。此時朝廷命段熲爲護羌校尉，段熲靠屠殺叛亂的山東農民崛起，凶殘冷酷之名早已遠播在外。

段熲被任命爲護羌校尉後，羌人莫不膽顫心驚，聞訊反抗。一時之間，幾十萬羌人揭竿而起，戰事一發不可收拾。朝廷眼見難以收拾，緊急改派皇甫規爲護羌校尉。皇甫規深諳處理少數民族事務，不能只憑武力鎮壓，也知道許多邊患起於邊臣疆吏的橫徵暴歛。他認爲「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9] 於是他到任之後，把那些濫殺已投降羌人、不守法令、爲非作歹的邊將，全抓出來斬首示眾，以示朝廷之寬厚。以往的橫徵暴歛均爲邊臣疆吏私人行爲，因此「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10] 在皇甫規治理之下，邊地漢人豪酋無法繼續爲非作

歹，皇甫規斬斷他們剝削羌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財路。這些人於是勾結朝廷大官，誣陷皇甫規縱放、賄賂群羌，皇甫規於是被調離護羌校尉現職，延熹六年（一六三年），段熲再度被任命爲護羌校尉，然而再度出任的他，不但沒有痛改前非，反而變本加厲，幾年之間經過一百八十多次大小戰役，共計斬首羌人三萬八千多名，擄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多頭[11]。前後歷經十年，羌人的反抗又再次被殘酷強壓。

東漢桓、靈二帝之後，朝政腐化、國勢日弱，各地軍閥割據，進入所謂君弱臣強的局面。邊地權臣往往招攬少數民族爲兵，名爲「部曲」。羌人也不例外，董卓手下就有很多羌兵。這些羌兵對於漢人的生命財產沒有絲毫憐惜之心，燒殺搶掠更是毫不手軟。當董卓帶著羌兵進入洛陽時，羌人更無惡不作，讓洛陽淪爲一片廢墟。之後的曹操還曾經痛斥董卓和他手下羌兵對洛陽造成的破壞。

時間一久，這些被納爲部曲的羌人，往往跟漢人互相混融，成爲漢羌混合體的新漢人。至於剩餘的羌人，多半退回羌人原始聚居地青海、甘肅東南及四川西北地區，或者從原聚居地再向西南地區發展。甚至於有一部分更向西方發展，到達今天山南路。

## 漢朝以後羌人的歸處

司馬氏建立的西晉，結束三國時代，短暫統一中國（二八〇年），但不久就在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年）爆發八王之亂，北方南匈奴後裔劉淵趁機而起，建立「漢趙」政權，揭開北方諸胡族紛紛建立政權的序幕，進入諸胡列國時代（即五胡十六國，三〇四～四三九年）。諸胡列國時期可大致以前秦苻堅淝水之戰作爲一個分界點，戰前匈奴劉氏建立漢趙，羯族石氏建立後趙，鮮卑族慕容氏建立前燕、拓跋氏建立代，最後都被氐族苻氏所建立的前秦統一。

前秦建元二十二年（三八三年），苻堅發動淝水之戰，本想以優勢兵力南下攻滅東晉一統中國，沒想到北方軍兵敗如山倒，所統各族紛紛擁兵自立。鮮卑慕容氏的後燕及西、北、南諸燕政權，呂氏北涼、羌族姚氏後秦，鮮卑族乞伏氏西秦、禿髮氏南涼、盧水胡沮渠氏西涼，匈奴赫連

## 曹操《薤露》斥董卓

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
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爲貫日，己亦先受殃。
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宋廟以燔喪，
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爲哀傷。

詩中可以看出董卓率羌兵進入洛陽，任由羌兵焚燒掠奪洛陽的景象。




**董卓縱兵亂洛陽**　董卓縱兵亂洛陽。日本浮世繪，葛飾戴斗《繪本通俗三國志》。

氏夏……，讓北方又陷於一片混亂。

在這混亂的局勢中，以羌族姚氏的後秦政權最安定。後秦姚興極爲重視儒學，還曾延攬當時的國學大師姜龕、淳于岐、郭嵩等人「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數千人。（姚）興每於聽政之暇，引（姜）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12]姚興雖是羌人，但從《晉書》記載看來，較諸東晉或南朝帝王，他更像漢人。

後秦於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四一六年）被匈奴

## 舊《唐書・党項傳》節錄

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之後，西羌微弱，或臣中國，或竄山野。自（北）周（宇文）氏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強，其界東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縣），西接葉護（突厥），南雜舂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處山谷間，亙三千里，其種每姓別自為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跋氏，而拓跋氏最為強族。

族赫連夏所滅。羌人從此退出諸胡列國時代的政治舞臺，赫連夏也在十五年後被北魏所滅。姚秦時代的羌人，和漢人已無二致；北魏統一中國後（四三九年），鮮卑人加速漢化的腳步；及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四九三年）遷都洛陽，更是全面推行漢化，羌人也就完全融入北方漢人之中。至於仍在青海、甘肅南部、四川西北一帶的羌人，依然保留原有的部落組織、語言、生活習俗，彼此並不相屬，各自以部落爲姓氏。

### 西夏創建之謎

在這些羌人中，其中一部名爲「党項」的羌人建立起「夏」朝。由於他們位於西邊，所以漢文史料中就稱之爲「西夏」。在相關史料中，如《魏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隋書》、兩《唐書》、新舊《五代史》，乃至《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等正史中，都有關於西夏史事的記載。

其中以《遼史》較爲特別，《遼史・西夏傳》載：「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13]《金史・西夏傳》也有類似記載：「……，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托跋氏。」

《遼史》、《金史》都是元代托克托所纂修，所以認爲西夏是托（拓）跋魏的遺裔。但這兩本史書也只說西夏是北（元）魏的後代，而不是說党項羌是北魏之後裔，不過無論如何，至少可知党項羌的拓跋氏，與鮮卑族的確有所關聯。

1《詩》原不稱「經」，漢武帝時，採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家所推崇的「詩、書、易、禮、春秋」稱爲經，之後《詩》就稱爲《詩經》。另有《樂》在戰國時遺失了，所以後世只有五經。

2 章太炎，〈西南屬夷小説〉《太炎先生文錄續編》，卷六下。

3 楊錫輝、楊寶成，〈從商代祭祀看商代奴隸社會的人性〉《考古》，一九七七年第一期。

4《史記．周本紀》。

5《後漢書．西羌傳．卷八十七》，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頁二八七。

6《後漢書．西羌傳》。

7《後漢書．西羌傳》。

8《後漢書．西羌傳》。

9《後漢書．皇甫規傳》。

10《後漢書．皇甫規傳》。

11《後漢書．段熲傳》。

12《晉書．姚興載記》。

13《遼史》，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頁一五二三。



# 第二章 党項羌拓跋氏與鮮卑吐谷渾的關係

## 党項羌所屬爭論

党項羌是羌族的一部，羌族依山谷而居，各自為部。史料對党項的族屬，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兩《唐書》、舊《五代史》及《宋史》，都認為西夏党項拓跋氏是西羌的別種；但《遼史》、《金史》及《西夏紀事本末》則主張党項的拓跋氏是鮮卑後裔。西夏景宗李元昊（也稱趙元昊）稱帝時，在致宋仁宗的表文中，也自稱他是鮮卑族拓跋氏後裔。

西夏建國者如此說，所以《遼史》、《金史》及《西夏紀事本末》所作的推斷，並非於史無徵。只是這兩種說法出入極大，現在特加以探討。

党項羌乃西羌之一，這已成定論，所以兩《唐書》、舊《五代史》及《宋史》所作的推論是有根據的。但李元昊的自述，也有可能性，因為鮮卑族的吐谷渾曾經稱雄於群羌聚居之處。



## 吐谷渾

吐谷渾，原為鮮卑慕容部慕容涉歸的庶長子——慕容廆（音「規」）之兄。史稱：「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後慕容涉歸卒，由嫡子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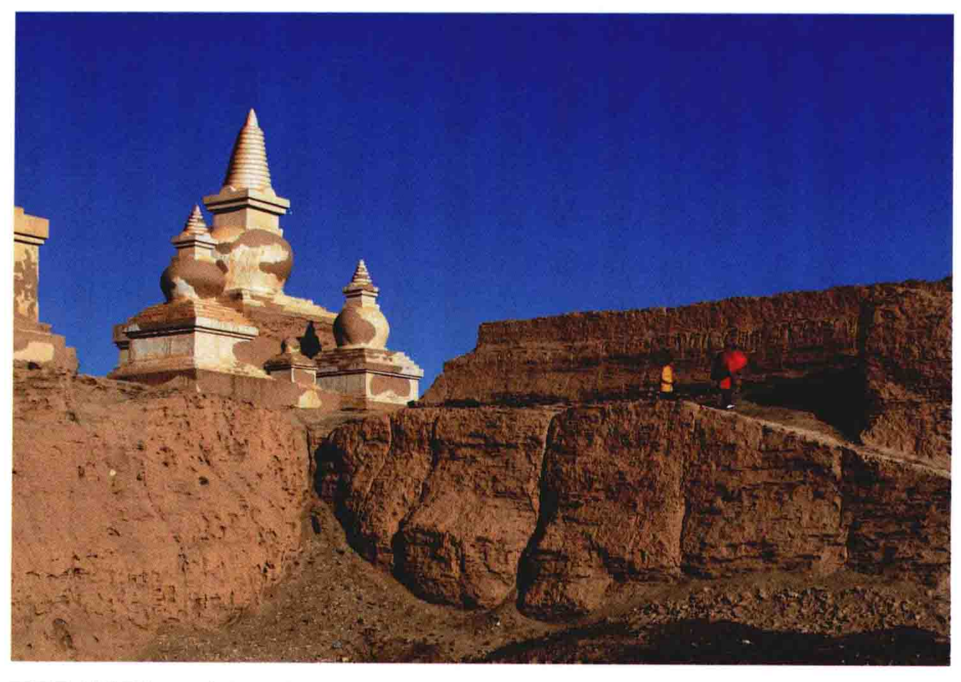
## 西夏景宗致宋仁宗表文節錄

臣祖宗本自帝胄，後魏赫連之舊國，拓跋遺業也。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

## 吐谷渾出走緣由

涉歸過世後，嫡子慕容廆成為部落首領，但慕容廆與吐谷渾相處得並不融洽。史傳慕容廆所部與吐谷渾所部人民因為馬鬥而發生齟齬，慕容廆憤而說道：「先君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今馬鬥！」

吐谷渾則回應說：「馬為畜耳，鬥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見《晉書・吐谷渾傳》）於是吐谷渾就帶著他的部眾向西而去。慕容廆見吐谷渾要率眾離去，心生悔意，想挽留吐谷渾，但終究沒成功，兄弟倆就此分家。



西夏黑水城遺址　西夏黑水城遺址，內蒙古額濟納旗。為北方党項族建立的西夏國古都，建於九世紀。

容廆嗣立，雙方部屬因爭奪馬而觸怒慕容廆，吐谷渾於是率衆出走。

吐谷渾率所部一千七百戶向西而去，到達今甘肅南部、青海東北群羌聚居地區，洮水以西、白蘭山（今青海省巴隆河流域布蘭山一帶）以北，從此駐牧於這一帶，占地數千里，西北少數民族稱之爲「阿柴虜」。

吐谷渾活到七十二歲，有六十個兒子。他死後，長子吐延繼立酋長，後來被昂城（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壩縣）羌人酋長羌姜聰刺殺身亡。吐延臨終前，囑咐兒葉延往白蘭山根據地謀求發展。葉延於是在沙州（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建立總部，稱「慕克川」，開始設立司馬、長史等官職[2]，有了初步的政治組織。

葉延根據《禮記》的規範，認爲「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3]。於是以祖父名吐谷渾作爲部落名稱，「吐谷渾」因此從一個人的名字轉化爲一個國家的稱呼。

葉延在位二十三年，死後由長子辟奚嗣位。這時前秦苻堅統一北方，國勢鼎盛，辟奚審時度勢，決定避開苻堅的鋒芒。他遣使通好苻堅，貢獻良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苻堅自然非常高興，就封辟奚爲安遠將軍，這是吐谷渾首次有正式的官稱。

## 西秦與吐谷渾的關係

但辟奚爲人優柔寡斷，三個弟弟於是利用他的這個性格弱點，趁機專權橫行。許多官員都爲之憂心忡忡，擔心「社稷」顛覆。長史鍾惡地與司馬乞宿雲共謀，誅殺這三個弟弟，爲辟奚除去心頭大患。可是婦人之仁的辟奚，因三個弟弟被誅殺，竟然憂鬱成疾，從此不理朝政，改立兒子視連爲世子，掌管一切政務。視連尊稱辟奚爲「莫賀郎」，意爲「父親大人」。不久，辟奚鬱鬱寡歡而與世長辭，由視連正式嗣位。

此時，中原北方的局勢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前秦建元二十二年（三八三年），苻堅不顧宰相王猛「不可伐東晉」的遺言，貿然發動淝水之戰，結果一敗塗地，降伏前秦的各民族於是紛紛獨立建立政權，北方情勢又大亂。由於西秦和吐谷渾接壤，而且強於吐谷渾，於是自忖不是西秦對手的視連，權衡之後便在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九〇年）向西

秦稱臣，西秦君王乞伏乾歸拜視連為沙州牧、白蘭王。

視連之後，子視羆繼位。視羆不僅個性剛毅果斷，而且才華洋溢，即位後奮發圖強，整軍經武以「秣馬厲兵，爭衡中國」[4]。視羆繼位後，乞伏乾歸遣使拜他為都督隴涸己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但被拒，視羆且對來使說：「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丸尼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5]乞伏乾歸得知後勃然大怒，但是此時吐谷渾實力已經相當強大，西秦並沒有把握可以吞滅吐谷渾，因此除了隱忍之外，乞伏乾歸也別無他法。

乞伏乾歸強行嚥下一腔怒火，表面上仍與吐谷渾正常往來。東晉安帝隆安二年（三九八年）九月，乞伏乾歸已有滅掉吐谷渾的把握，就派武衛將軍慕兀、冠軍將軍翟瑥等率二萬騎討伐吐谷渾。十月，乞伏乾歸與視羆交戰於度周川（今不詳），吐谷渾戰敗，退保白蘭山。視羆遣子岩昷為人質，向西秦請和，乞伏乾歸趁機將乞伏氏宗女許配給岩昷，希望以「和親」籠絡吐谷渾。

王猛（325～375年）　十六國時期前秦大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統帥。

東晉安帝隆安四年（四一〇年），視羆去世，由於世子樹洛干才九歲，於是由視羆之弟烏紇堤繼立，並娶樹洛干的生母念氏為妻。烏紇堤懦弱、荒淫，無力處理國事，國人戲稱為「大孩」，大小政務都由念氏掌控，所幸念氏有勇有謀，處事英明果斷，國人無不畏服。

後乞伏乾歸率大軍入主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時，烏紇堤即趁虛掠奪西秦邊境。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四〇五年）正月，乞伏乾歸率大軍討伐

## 何謂「胡國」？

歷來對「胡國」都沒有詳細說明。「胡」字在兩漢時專指匈奴；東晉諸胡列國時期則兼指西域胡，及至匈奴赫連夏滅亡後，「胡」字就完全指西域胡了，即今天山南北和古稱西域三十六國的今中亞各綠洲國家。吐谷渾國境西側就是西域，烏紇堤戰敗向西逃亡，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後來他也在西域胡國過世。

烏紇堤，大獲全勝，俘擄吐谷渾一萬多人，據《資治通鑑．卷一一四》載，烏紇堤逃往「胡國」。

烏紇堤向西逃亡後，樹洛干率領吐谷渾餘眾幾千帳逃奔至莫何川（今青海省內），樹洛干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雖然此時的他不過才十六歲，卻深負經邦濟世之才，他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處事信賞必罰，倍受百姓愛戴。吐谷渾人民安居樂業，短短幾年間，人口、牲畜都大量增加，勢力得以振興，附近的少數民族也都來歸附。這時樹洛干自稱戊寅可汗，並宣告諸部：「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群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威武勇猛之意），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二州），稱霸西戎，觀兵三秦（今陝西），遠朝天子。」[6]

樹洛干率兵東征，與西秦爭奪霸權。乞伏乾歸親率二萬騎應戰，兩軍戰於赤水（今貴州省西北）。結果樹洛干戰敗乞降，乞伏乾歸封他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封樹洛干之弟吐護眞爲捕虜將軍、層城都尉。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四一七年），西秦安東將軍木弈干襲擊樹洛干，攻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今不詳），俘擄數千人，樹洛干受此打擊，只好再度退守白蘭山，不久便憂憤而死，由阿柴繼立。

阿柴繼位之後，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兼併許多氐羌部落，拓地數千里，駐牧澆河（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一帶，成爲諸羌中的強國。此時的吐谷渾統治者阿柴，雖然是鮮卑慕容部之後，但因其所統治的絕大部分都是羌人，所以國家的語言、習俗，也都已經西羌化了。

阿柴臨終前立烏紇堤的兒子慕璝

## 一心求歸的阿柴

阿柴曾率群臣登上西傾山，探尋長江的源頭。他眼見滾滾江水向東奔流入大海，大為感慨：「水尚知有歸，吾雖塞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乎！」於是在南朝宋武帝裕永初二年（四二一年）遣使向西秦請降，西秦乞伏熾磐封他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兩年後，南朝宋少帝景平元年（四二三年），阿柴又遣使向南朝宋進貢方物，被南朝宋封為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四二六年），阿柴欲再次遣使向南朝宋進貢，不料生病而過世。

*開府即開建府署，三司指三公。意思是說位比三公。

爲主。慕璝頗有才略，他招募秦（今甘肅省天水市）、涼一帶無業遊民以及羌、戎等少數民族五六百落。所謂落就是帳，若以每戶平均五人計，六百落就是三千人。慕璝也頗懂「外交」，他南交蜀漢，北結赫連夏，吐谷渾在他的統治下又逐漸強大起來。

### 北魏與吐谷渾

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四二九年）十二月，慕璝遣使向南朝宋進貢。次年正月，南朝宋詔拜慕璝爲征西大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此時北方北魏的勢力正如日中天，大有統一北方的氣勢。慕璝審時度勢，也派使者向北魏獻貢，並奉表以示願意歸附北魏。到南朝宋元嘉八年（四三一年），赫連夏平康王赫連定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所擊潰，慕璝也派利延拾虔率三萬騎襲擊赫連定，大獲全勝，並活捉赫連定。爲向北魏示好，慕璝就派侍郎謝太寧出使北魏，表明願將赫連定送往北魏。北魏太武帝欣喜萬分，封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這時吐谷渾已經據有金城（今甘肅省蘭州、青海省西寧）、隴西（今甘肅省定西市）等郡，可見吐谷渾已經有相當龐大的疆域了。

南朝宋元嘉十三年（四三六年），慕璝崩，由弟慕利延嗣立。北魏封慕利延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平西王；又封慕璝的兒子元緒爲撫將軍。慕利延雖然接受北魏的封號，但是仍和南朝宋通好，元嘉十五年（四三八年）南朝宋封慕利延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




長孫道生守廉　北魏長孫道生清廉節儉，數十年不讓子弟為其修繕宅院。長孫道生曾跟隨北魏太武帝征赫連昌有功。死後被贈封太尉，諡號靖。《瑞世良英》卷一《廉吏》。

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元嘉十六年（四三九年），南朝宋改封慕利延爲河南王，又以拾虔弟拾寅爲平西將軍，封慕利延長子繁昵爲撫將軍。

此時北魏正擴張勢力準備一統天下，見吐谷渾向南朝宋示好，便以此爲藉口出兵攻打涼州。慕利延見北魏大軍壓境，自忖吐谷渾絕非敵手，於是率部眾越過沙漠向西逃遁。北魏太武帝念及慕璝曾擊破赫連軍、獻赫連定有功，所以沒有追殺慕利延，只改派使者前去招撫，慕利延才得以重回故地，立即上表致謝。

北魏太武帝太平眞君五年（四四四年），吐谷渾發生爭儲政變，慕利延殺了阿柴之子緯代，緯代之弟叱唲向北魏求救。北魏太武帝遂派晉王伏羅率大軍前去討伐，慕利延的姪子拾寅退走河西，伏羅趁勢追擊，斬殺五千餘人。

次年太武帝再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等討伐慕利延於白蘭山，又派安遠將軍乙烏頭率兵攻擊慕利延另一姪子什歸於枹罕（今甘肅省臨夏縣東北）。慕利延得悉北魏大軍將至，連夜逃跑。高涼王率軍追擊，追到雪山（今青海省阿尼瑪卿山）時生擒慕利延的兒子被囊、姪子什歸等人，慕利延向西逃至西域，即今新疆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此處中間的塔克拉瑪干大

沙漠面積廣達四十多萬平方公里，沿邊星羅棋布一些綠洲，每個綠洲的面積都不大，人口也不多，《史記》、兩《漢書》記載每個綠洲「勝兵」多者萬餘人，少者千餘人，武力都不強，因此率領萬餘人的慕利延輕易即征服這些西域綠洲國家，並占據于闐。不過此役與北魏對戰，慕利延還是損失慘重，被殲殺者達一萬多人。

## 北魏伐吐谷渾

慕利延在于闐站穩陣腳後，遠征罽（音「計」）賓（約今喀什米爾一帶）等地，並遣使屢次向南朝宋進貢以示好，希望南朝宋能夠牽制北魏，使北魏無暇向西開疆闢土，減輕吐谷渾的壓力。但此時南朝宋君主荒淫享樂，讓吐谷渾的如意算盤落了空。

北魏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南朝宋元嘉二十三年，四四六年）慕利延又率眾返回原聚居地區。此時的吐谷渾土地廣闊，除設在布沙州（今不詳）的王庭外，還有四座大城，分別在清水川（今不詳）、澆河（今青海省貴德縣）、赤水及吐屈眞川（今不詳）。

及至北魏太武帝正平二年（南朝宋元嘉二十九年，四五二年），慕利延卒，由樹洛干之子拾寅繼立，將王庭遷到伏羅川（約在今湟水上游），又遣使到南朝宋進貢請命，南朝宋封拾寅爲安西將軍、河南王及西秦（今不詳）、河（今甘肅省內）二州刺史。與此同時，拾寅還遣使到北魏都國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表示願修職貢之禮，奉魏正朔。北魏太武帝也遣使封拾寅爲鎭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拾寅自恃地處偏遠，又有山川阻隔，對南朝宋頗有不恭，但南朝宋也奈何不了吐谷渾，只得忍氣吞聲。而拾寅知若如此對待北魏，必然會招致禍端，因此首鼠兩端，不料更引得北魏忿怒不已，北魏定陽侯曹安於是上表要求懲處吐谷渾，他說：「拾寅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7]北魏朝廷採納這項建議，就在文成帝和平元年（南朝宋武帝大明四年，四六〇年）六月，以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爲南道；以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統涼州諸軍爲北道，出擊吐谷渾。八月，大軍行進到西平（今青海省樂都縣）時，拾寅退至保南山（今不詳），魏

軍渡黃河追擊，但是遇到瘴氣，許多士兵都染上疾病，只得撤退，同時掠得吐谷渾牛、馬、羊等十多萬頭。

此後，雙方連年交戰，北魏憑自身國力雄厚、以北方諸多游牧民族青壯爲兵丁，在這些戰爭中經常獲勝。拾寅這時對前此恃險自大悔恨交加，只好再次遣使到平城表示願重修職貢，然而北魏對此不以爲然，對吐谷渾的進貢請封置之不理。

然而這時吐谷渾又因天災而鬧饑荒，百姓爲了塡飽肚子，鋌而走險寇掠北魏邊境，這下更給北魏討伐吐谷渾的口實。當北魏大軍壓境時，拾寅窘困、恐懼不已，只得派兒子在北魏軍前上表請降，魏軍就將這人作爲質子。從此吐谷渾年年勤修職貢，臣屬於北魏。

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四八一年）拾寅崩殂，由子度易侯繼位。度易侯再與南朝齊通好，並且接受南朝齊的封爵。十年後，度易侯崩，子伏連籌嗣立[8]。

伏連籌也奉行「兩面外交」政策，他仍然心存幻想，希望接替南朝宋政權的南朝梁能揮兵北伐，恢復故土。可惜自晉室東渡偏安一隅之後，南方各政權早就喪失了雄心壯志，希望南朝北伐簡直是緣木求魚。不只如此，伏連籌還大肆修築位於今青海省境內的洮陽和泥和二城，置兵駐紮，時逢北魏馮太后崩殂[9]，伏連籌卻未盡番臣之禮，這一連串行爲觸怒北魏。北魏立即派邊將軍卒率兵前進洮陽、泥和，俘獲吐谷渾士卒二千多人、婦女九百多人。伏連籌只好以世子賀魯頭入北魏朝貢謝罪，北魏封伏連籌爲使特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

經過這次教訓，伏連籌總算學乖了，《魏書．吐谷渾傳》載，從此「伏連籌內修職貢，外併戎狄，塞表之中，號爲強富，准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吐谷渾由此進入新格局。

## 吐谷渾建立獨立國家

自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北魏國力達到頂峰，洛陽也繁榮奢華了起來。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南朝梁武帝天監八年，五〇九年），南朝梁武帝曾派陳慶之到洛陽。陳慶之親眼目睹洛陽的繁華後說：「自晉、（南

朝）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知登泰山者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陽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孝文帝雖然把北魏推上了頂峰，可是也埋下了衰亡的種子。北魏自遷都洛陽後，遠離北方六鎮，朝政重文抑武，六鎮兵將形同虛設。於是各地動亂紛起，後秦州（今甘肅省天水市）莫折念生於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五二四年）起兵造反，阻斷河西道路，等同阻絕吐谷渾與北魏的往來。

南朝梁武帝大同六年（五四〇年），伏連籌卒，由兒子誇呂嗣立。

誇呂嗣立之後，以伏俟城（今青海省內）為都，自稱可汗，下設王公、僕射、尚書、郎將、將軍等文武百官，所能管轄的地區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和今天的青海省相當，相當廣闊。吐谷渾作為一個國家的雛形由此完成。

## 遣使遭截誇呂惹戰端

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五四三年），北魏分成為東、西二魏。誇呂遣使東魏求通好，並將妹妹嫁給東魏孝靜帝為嬪，東魏也以宗室濟南王元匡的孫女為廣樂公主嫁誇呂，雙方透過婚姻結為盟友。不久高洋篡東魏，建國為齊，史稱「北齊」。誇呂於南朝梁承聖元年（五五二年）遣使到北齊，使團回程時，在經過時屬西魏的涼州，被刺史史寧攔截下，吐谷渾使者乞伏觸狀、將軍翟潘密以及胡商二百四十人，駱駝六百頭、彩繒絲絹萬匹都遭俘。誇呂一怒之下於是出兵寇擾西魏。

西魏恭帝三年（五五六年），西魏聯合突厥木杆可汗攻打吐谷渾。誇呂抵擋不住，逃往祁連山，木杆可汗從北面攻破賀眞城（今不詳），活捉誇呂之妻廣樂公主。西魏涼州刺史史寧從南面攻破樹敦城（今青海省南方），且斬殺城中一萬多人、掠獲牲畜幾萬頭。南北軍會合後，西魏把所有掠得的人畜、珍寶都奉送給突厥木杆可汗[10]。

## 北周與吐谷渾

當木杆可汗、史寧撤軍後，誇呂

又回到故地重建家園，很快便恢復元氣，整軍經武後，誇呂又不斷騷擾西魏邊境。南朝梁敬帝太平二年（五五七年），宇文覺廢西魏恭帝自立，定國號爲周，史稱「北周」。同年吐谷渾遣軍攻河右、涼、鄯（今青海省樂都）三州，但不久誇呂就撤軍。兩年後，南朝梁永嘉王天啓二年（五五九年），吐谷渾再次攻涼州，北周涼州刺史雲寶戰死。北周明帝宇文毓下定決心嚴懲吐谷渾，於是派大司馬、陵公賀蘭祥、宇文貴、于謹等人率大軍討伐吐谷渾，出發之前北周明帝親自常服乘馬入太廟，授賀蘭祥爲大將軍，並發布檄文。

北周大軍剛剛出動，誇呂就派廣定王、鍾留王等率兵迎戰。賀蘭祥不僅指揮有術，而且驍勇善戰，兩軍剛接觸，吐谷渾廣定王就不敵而遁，賀蘭祥連續攻下洮陽、洪和二城後撤軍，北周武帝保定元年（五六一年），將此二城建置爲洮州（今甘肅省臨潭縣）。

差不多就在同一時間，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部眾投降北周[11]，北周武帝天和元年（五五六年），北周於其地設置爲扶州（今陝西省內）。之後吐谷渾曾經多次遣使到北周求和並朝貢。

## 隋初與吐谷渾

北周之後爲外戚楊堅所篡，建立隋朝（五八一年），即位後是爲文帝，年號開皇。開皇七年（五八七年），吐谷渾太子因屢次被誇呂罷黜又復，而心生恐懼及不滿，於是密謀挾持誇呂降於隋，遂派人請求隋廷派兵協助。但此事隋文帝拒絕，因而事跡敗露，誇呂誅殺太子，改立幼王嵬王訶爲太子。嵬王訶擔心步前太子後塵，也密謀率所屬一萬五千戶降隋，請求隋朝派兵接應，隋文帝說：「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12]

隋文帝開皇八年（五八八年），吐谷渾名王拓跋木彌願率千餘家降隋，再被隋文帝拒絕。開皇九年（五八九年），隋文帝平定南朝陳，分裂兩百八十多年的中國又再次統一。一時之間，隋聲勢之大，吐谷渾自「立國」所未曾見到，不由得心生恐懼，據《隋書．吐谷渾傳》記載，誇呂「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從此和隋朝維持和平關係。

## 吐谷渾四周局勢

誇呂嗣位時，北魏已經陷於衰微分裂，隨後東、西魏分立，再後北齊、北周對峙，彼此互爭雄長。不久北方的突厥崛起，北齊、北周又忙於討好突厥，爭相向突厥進貢求和親，希望能借突厥之力以消滅對方。當時突厥他鉢可汗躊躇自滿，他告訴部屬説：「但使我在南兩兒（指北齊、北周）孝順，何愁無物？」*可見突厥聲勢之隆，在這種情形下，無論東、西魏或北齊、北周都不會有餘力處理吐谷渾。

*《周書・突厥傳》。

隋文帝開皇十年（五九〇年）七月至來年二月，吐谷渾曾兩度遣使到隋朝。隋也於開皇十一年（五九一年）三月遣通事舍人若干治（若干爲鮮卑姓，後改爲苟氏）出使吐谷渾，以爲回報。

開皇十一年（五九一年），誇呂崩殂，由子世伏嗣立。世伏即位後，立即遣姪子無素向隋朝「奉表稱藩」並貢方物，請求隋廷賜婚，但被隋文帝所拒。開皇十二年（五九二年），隋朝又派刑部尚書宇文弼出使吐谷渾，安撫吐谷渾。

此後，吐谷渾又多次遣使進貢。隋朝見吐谷渾誠意十足，於是在開皇十六年（五九六年），隋文帝以宗室女爲光化公主嫁世伏，命散騎常侍爲護送使。不久，世伏上表隋廷，要求稱光化公主爲「天后」，隋文帝認爲「天后」太過尊貴，與實際身分不符，所以沒有答應。

開皇十七年（五九七年），吐谷渾國內大亂，世伏被殺，由弟伏允繼位。伏允上表向隋朝提出要求，要依照收繼婚習俗娶光化公主爲妻，得隋文帝准許。從此吐谷渾向隋朝歲貢不絕，雙方維持和平友好關係，終文帝之世未曾改變。

### 裴矩治西域

隋文帝仁壽四年（六〇五年），子楊廣弒父自立，改元大業，即位後是爲煬帝，吐谷渾和隋朝關係也有了轉變。此時突厥內部因內訌而造成分裂，原本的都藍可汗在隋軍追擊中被部下殺死，即位的啓民可汗選擇降

## 收繼婚

收繼婚或叫「蒸報婚」，所謂「蒸」是指晚輩收繼直系尊親屬之寡妻；「報」是指晚輩收繼旁系長輩的寡妻。

游牧民族社會採行家父長制，所有財產包括牛、羊、馬、駱駝、帳篷，乃至奴隸，在家庭中歸家父長所有。在整個國家中，由領導人，即單于或可汗支配，領導人的妻子可依此分配到若干個帳篷、牲畜及奴隸，但老的領導人一旦崩殂，他配偶的身分就會自然消失，所有的帳篷、牲畜以及奴隸都將由新領導人收回，只有新領導人再娶這些嬪妃，才能確保她們地位依舊，不至於凍餒，並能繼續擁有原來分配給她的一切。

在中亞、北亞的草原游牧民族裡，這種妻後母及娶兄弟妻為妻的婚姻，是再正常不過的婚姻形式。

隋，是爲東突厥，而另一個步迦可汗則逃奔至吐谷渾，是爲西突厥達頭可汗，這就爲隋煬帝改變對吐谷渾的關係提供了絕佳藉口。

隋朝此時還無力控制西域，但中亞貿易的利潤極大。隋煬帝想掃除這些貿易中的障礙，便派大臣裴矩經營西域，裴矩在張掖廣招胡商，以利相誘，命這些胡商詳述綠洲各國的山川地理，編成《西域國記》三卷，現引錄如下：「……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泛蒙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西域）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番既從，渾、厥可滅。」也就是說，吐谷渾位中西交通東端，且經常寇掠河西走廊的張掖，有礙東西貿易。裴矩於是向隋煬帝進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併吞。」[13] 建議煬帝，如果想經營西域，就得先征服吐谷渾。

吐谷渾和東突厥素有聯姻，東突厥啓民可汗先娶吐谷渾公主，又娶隋朝義成公主。但懾於隋朝的聲威，東突厥開始刻意疏遠吐谷渾，吐谷渾因此對隋朝怨恨不已，自此不再向隋朝進貢。

這時西突厥內部另一支游牧民族鐵勒叛亂[14]，擊敗西突厥處羅可汗，擁立契苾歌棱（或作「愣」）爲莫何可汗，力量逐漸強大後，居然出兵掠

奪隋河西地區。煬帝遣將軍馮孝茲率兵出敦煌迎擊，但馮孝茲也敗於鐵勒手下。不久，契苾歌棱遣使向隋朝請罪，表示願意降隋。隋煬帝就派裴矩去勸誘鐵勒將功贖罪，出兵攻打吐谷渾。西突厥出兵攻打吐谷渾，吐谷渾反向隋求救，煬帝趁機派許國公宇文述出使臨羌城（今青海省西寧市西）。伏允見隋朝兵多勢眾，深知隋毫無救援之意，立即帶一批人往雪山西逃，宇文述帶兵追擊，攻下曼頭（今青海省北）、赤水等城，大破吐谷渾之眾，「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15]

隋文帝楊堅（541～604年）　平定南朝陳，分裂將近三百年的中國再度統一。隋聲勢之大，也讓吐谷渾甘心臣服。

## 隋煬帝親征

隋軍獲勝之後，由於糧食等問題，無法留守當地，不久就班師回朝。伏允也就潛回故地，召集部眾，很快又組成一支人數眾多的軍隊，在隋西平之西、涼州以南一帶盤旋，威脅隋朝邊境，隋煬帝豈能容忍吐谷渾如此囂張？於是大業五年（六〇九年）初，煬帝調集大軍，開始以討伐吐谷渾爲目的之「西巡」。[16]

同年四月，煬帝率百官、嬪妃及各路大軍從關中扶風（今陝西省寶雞市）出發，跨越隴山，經隴西枹罕，

### 討吐谷渾檄文節錄

彼國在西垂，作番於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鄰好，申之以婚姻（從此句可見西魏曾經跟吐谷渾和親過）。彼國包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讎（音「仇」，怨恨），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指突厥木杆可汗攻打賀真城一事）。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音「山」，用力割草）夷我菽麥，虔劉（戕殺）我蒼生……*

*《周書·賀蘭祥傳》。

出臨津關（今甘肅省臨夏市），渡過黃河至西平。在此，煬帝陳兵講武，準備進擊吐谷渾。

五月九日，隋煬帝在拔延山（今青海省馬場山）舉行大圍獵，範圍廣至方圓二百里，以作爲攻打吐谷渾的演習。圍獵之後，隋軍朝西北方向前進，隋軍以優勢兵力將吐谷渾打得落花流水，降者十餘萬口。伏允向南逃入党項，吐谷渾此時已經等同於滅亡了。隋煬帝將吐谷渾之地設置爲西海、河源、鄯善[17]、且末四郡。且末在天山之南，可見吐谷渾此時的疆域已經廣及西域。

隋朝末年，朝內大亂，烽火四起，伏允趁亂「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18]後便一直藏身於党項羌。

## 初唐與吐谷渾

雖然伏允恢復故土，但是在聲勢上已是今非昔比，隋末天下大亂的十幾年間，吐谷渾始終臣服於突厥。

大業末年，中原又陷入分裂割據的局面，各地群雄並起。其中，太原人李淵爲滅雄據河西的李軌，而遣使到吐谷渾，與伏允議定，若吐谷渾出兵攻打李軌，事成之後，李淵承諾將送伏允早先至隋朝當質子的世子慕容順回吐谷渾。後宇文化及弒殺隋煬帝，慕容順北上歸李淵。伏允領兵出擊李軌，雙方交鋒後，伏允引兵退回，同時派使者前往李淵請求送還慕容順。於是在李淵建唐的武德二年（六一九年）時，李淵依約將慕容順送回吐谷渾。

## 隋朝治吐谷渾策略

隋朝將吐谷渾故地設置郡縣，徙天下罪犯至此，並且大興屯田，但是人數和羌人不成比例，隋朝所派的官吏無法有效統治此地，隋煬帝只好立伏允的世子——吐谷渾王室慕容順為吐谷渾王。慕容順原在長安為質，返回故地遭到吐谷渾人民強烈反對，慕容順只好再返回長安。

隋朝於是改派裴矩前往，裴矩到達會寧（今甘肅省白銀市靖遠縣）時，會見西突厥處羅可汗的弟弟闕達度設（官名），請求闕達度設出兵掠奪吐谷渾，結果是闕達度設「頻有虜獲，部落致富」。*

*《隋書．裴矩傳》。

從唐高祖武德二年到太宗貞觀八年（六一九～六三四年），吐谷渾和大唐雙方往來密切，且關係良好，這十五年間，吐谷渾曾經十四度派使者入唐進貢，唐朝也以開放邊境互市以爲回報。

武德到貞觀初期，唐朝都忙於弭平各地的割據力量。吐谷渾看清楚情勢，趁唐朝無心向外發展，就向唐朝西方邊境擴張，企圖阻斷中西交通孔道的河西走廊，獨享中西貿易的利益。

貞觀元年（六二六年），吐谷渾一方面派洛陽公到長安朝貢，但使者還沒有回到吐谷渾，伏允就率兵大掠鄯州（今青海省樂都縣），唐太宗遣使訓斥伏允，並且要求伏允親自到長安解釋，伏允以生病爲藉口拒絕，並順勢爲兒子尊王請婚，唐太宗同意，但要求尊王親自到長安迎娶，伏允又藉口尊王生病也不能到長安，和親一事不了了之。

唐太宗接著派康處爲使，前往吐谷渾宣諭大唐「國策」。此後幾年，唐西方邊境始終與吐谷渾時有摩擦，迫使唐朝不得不派出軍隊駐防涼、蘭、洮、岷（今甘肅省定西市）、松等州，以防備吐谷渾的入侵。

### 唐朝統治吐谷渾

貞觀九年（六三五年），歸順唐朝的党項羌叛唐而投奔吐谷渾。同年三月，洮州羌人也殺唐朝刺史孔長秀投奔吐谷渾；四月，唐朝下令全面討伐吐谷渾，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兵部尚書侯君集爲積石道行軍



甘肅民樂到扁都口的要道　甘肅民樂到扁都口的要道，在古時曾是重要的絲綢之路輔道。隋煬帝就是從這條路線翻過祁連山，進入河西走廊，在張掖大會西域諸王，再次疏通中西交往的古道，建立新的國際關係。

總管、城王李道宗爲鄯州道行軍總管、涼州都督李大亮爲且末道行軍總管、岷州都督李道彥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利州（今四川省內）刺史高甑生爲鹽道行軍總管。此外唐又聯合突厥、契苾之兵，大舉討伐吐谷渾，果然此戰吐谷渾大敗。

唐朝雖然大獲全勝，但是仍然無法有效控制羌人聚居地區。羌人分布廣泛，青海、甘肅南部、四川西北的山谷都有聚居處。唐太宗再三考慮之下，決定保留吐谷渾，封慕容順爲西平郡王，趉故呂烏干豆可汗。但諷刺的是，慕容順只坐了十天汗位，就遭部下暗殺身亡，起因竟然是因爲慕容順「長自中國土，早慕華風。」[19]

慕容順過世後，唐朝改立他的兒子燕王諾曷鉢爲吐谷渾王。

吐谷渾王諾昌鉢年幼，大臣競相弄權，內亂不斷，唐太宗派侯君集率兵前去平亂。唐貞

## 柳宗元《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吐谷渾》

吐谷渾盛強，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束刃逾山徼，張翼縱漠沙。一舉刈羶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況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犒樂窮休嘉。登高望還師，竟野如春華。行者靡不歸，親戚讙要遮。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第一冊，頁二二～二三。

觀十年（六三六年），諾曷鉢遣使入唐致謝，請唐朝敬獻年曆，以便奉正朔，並遣子弟入侍衞宿，唐太宗封諾曷鉢為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派淮陽王李道明持節冊拜，賜以鼓纛。唐貞觀十三年（六三九年），唐太宗以宗室女為弘化公主嫁諾曷鉢。

次年，唐太宗以淮陽王李道明、右武衛將軍慕容寶持節，送弘化公主到吐谷渾，並賜以豐厚的嫁妝，以示對這樁和親的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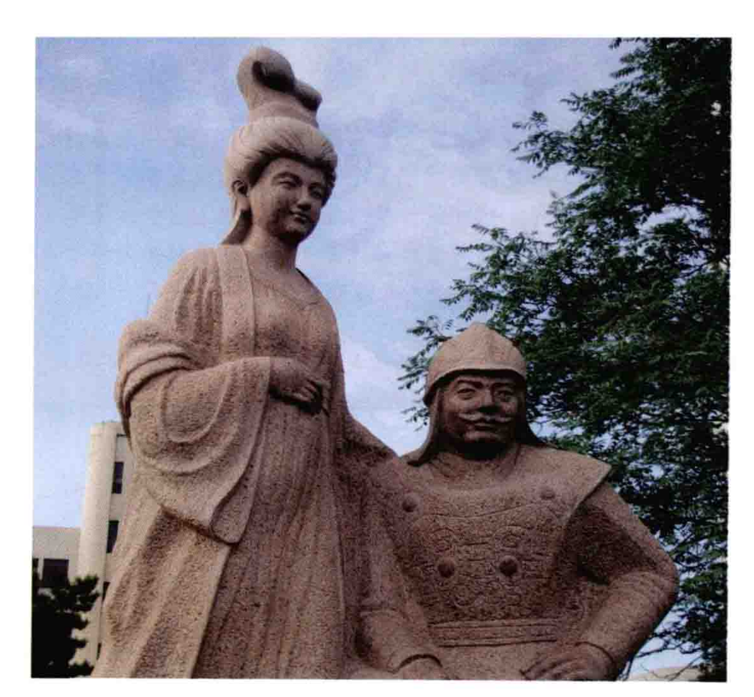
### 吐蕃滅吐谷渾

就在此時，今天的西藏高原崛起一個強大的吐蕃王國，其領導人，即「贊普」，為松贊干布[20]。

吐蕃要開疆拓土，就必須往東方青海方向前進，因為吐蕃南方是高不可攀的喜馬拉雅山，北側是崑崙山。此時的吐蕃，眼見蕞爾小國吐谷渾居然能娶得大唐公主，嫉妒之餘，決定出兵攻打吐谷渾，希望藉強大的軍威震懾大唐，再求唐朝和親。

於是貞觀九年（六三五年）時，吐谷渾才剛經歷唐朝的出兵，還來不及恢復元氣，吐蕃卻選擇在此時大軍壓境，吐谷渾自然不堪一擊，向青海湖北邊遁逃。[21]不久吐蕃退兵，吐谷渾再返回故土，但國力已是每下愈況，名存實亡。

自吐谷渾本人率一千七百戶到青海一帶駐牧時起，吐谷渾就統治附近的廣大羌族部落，到他後代所建立的政權已經完全羌族化了。而當吐谷渾受吐蕃攻擊向北撤退時，党項羌也隨之向北。



弘化公主與吐谷渾王諾曷缽塑像



松贊干布（617～650年）　或作棄宗弄贊，藏族，吐蕃三十二代贊普。

1 《晉書載記》，但《魏書．吐谷渾傳》稱七百户。

2 司馬，甲骨文即有從事戰爭與田獵的亞馬，當即後代司馬官職之濫觴，在此處指負責戰事之武官；長史，秦時本爲軍府屬吏之長，在此處指文官。

3 《魏書．吐谷渾傳》。

4 《晉書．吐谷渾傳》。

5 《晉書．吐谷渾傳》。

6 《晉書．吐谷渾傳》。

7 《資治通鑑．卷一二九》，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頁四〇五一。

8 伏連籌，《南齊書》寫成休留茂，《梁書》裡寫成休留代，《魏書》寫做伏連籌。此處採用《魏書》寫法。

9 文明馮太后是北燕馮跋之後，因其父犯罪沒入北魏宮廷，後被選爲文成帝之妃，進位爲皇后，文成帝駕崩後握有大權，先是毒死獻文帝，又立孫孝文帝即位。詳情可參看劉學銚，〈北魏華化有推手，幕後原是馮太后〉《文化外史》，臺北麥田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三九～四八。

10 《周書．史寧傳》。

11 《周書．武帝紀》。

12 《資治通鑑．卷一七六》，北京中華書局標點，頁五四八八。

13 《隋書．裴矩傳》。

14 鐵勒或稱高車，就是後來回紇的前身。

15 《隋書．煬帝紀》。

16 《隋書．煬帝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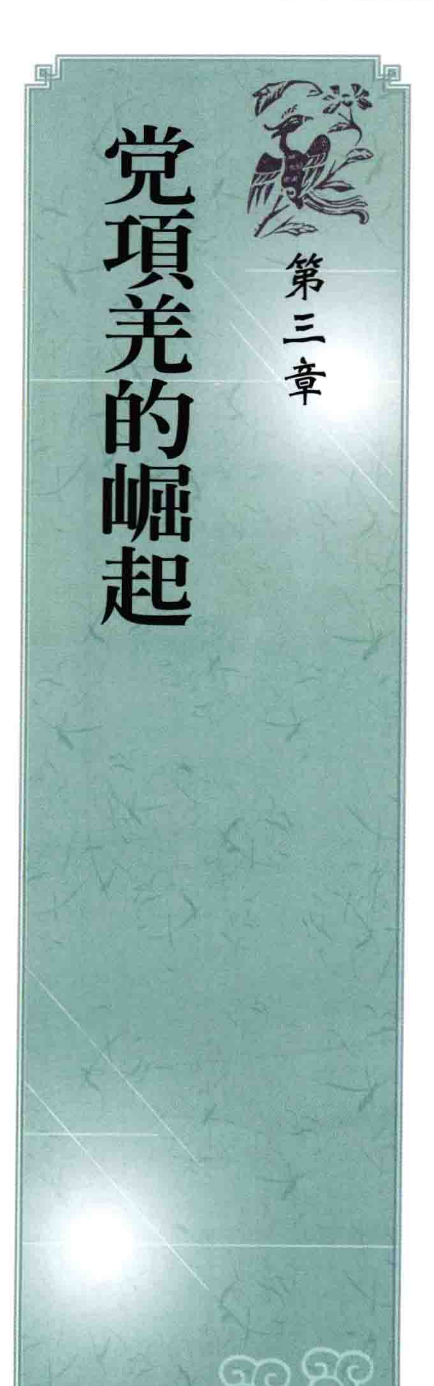
17 鄯善即爲古代的樓蘭，可見在七世紀初，樓蘭還沒有被滾滾黃沙吞噬。

18 《隋書．西域傳》。

19 《大唐詔令集．卷一二九．原吐谷渾制》。

20 《新唐書．吐蕃傳》稱之爲棄宗弄贊。

21 《冊府元龜．卷九八七》，但《新唐書．吐蕃傳上》作「走青海之陰」。陰則爲水（湖）南山北，但依地理方位看，吐蕃自南而來，以向北逃爲合理。



# 第三章 党項羌的崛起

吐谷渾治下絕大部分爲羌人，党項羌就是其中一支。而鮮卑拓跋部早已融入党項羌之中，且成爲党項中強大的部落族。關於鮮卑禿髮部轉化爲党項拓跋部的情形，近人林旅芝在他所撰的《西夏史》[1]中曾有所說明：「党項不過爲一居於今寧夏羌族之通稱。」在党項興起之前，今天青海、寧夏、甘肅、四川一帶都是吐谷渾的勢力範圍，所以要了解党項，不能不從了解吐谷渾入手。

「党項」是漢文文獻對這部分羌人的他稱，而不是自稱。《遼史》、《金史》及《元史》稱之爲「西夏」，金國人丘處機（一一四八～一二二七年）就在自己的作品《長春眞人西遊記》中，稱党項爲「河西」，《元朝祕史》[2]則稱之爲「唐兀」，西藏或吐蕃人稱之爲「彌雅」或「木雅」，《馬可波羅遊記》則稱之爲「唐古忒」（Tangut）。至於党項族則要到西夏政權建立後，才自稱「大夏」、「大白上國」或「白上大夏國」；例如在《宋史．夏國傳》裡就用「大夏」，而《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銘》就出現「大白上國」這個自稱；至於「白上大夏國」則可見於近代西夏史專家王靜如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夏熙

漢合璧考釋》。

　　党項一直都是吐谷渾國統治下諸多羌族中的一支族群，內部又有由氏族分化出來的家族構成各個部落，每個部落都由一個姓氏各據山谷，各自分立而不相屬，其中力量較大的族姓，有細封（風）、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利氏（或作耶律氏、野狸氏）、房當氏、米擒氏（《宋史・党項傳》作「來擒氏」）及拓跋氏等八族，其中又以拓跋氏、野利氏力量最爲強大，尤以拓跋氏跟吐谷渾可汗一族關係最爲密切，當慕容伏允任吐谷渾可汗時，雙方還存有婚姻關係，這時拓跋氏的酋長是拓跋赤辭。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　唐高祖李淵次子，年號貞觀。貞觀四年（630年）平定東突厥，被尊為「天可汗」。在位二十三年，諡號為「文皇帝」，葬於昭陵（今陝西醴泉縣九宗山）。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時（六二七年），吐谷渾伏允可汗雖派使者前往長安致賀並貢方物，可是使者尚未回來，伏允就派軍大掠鄯州，後來在唐太宗貞觀九年（六三五年），唐派大軍出征吐谷渾，這時許多羌人部落見大唐軍威盛壯，紛紛表示願意歸順大唐，只有拓跋赤辭不肯歸順，唐行軍大總管李靖率軍征討吐谷渾時，拓跋赤辭還領兵駐守狼道峽（今不詳），與唐軍對峙，唐廓州（今青海省內）刺史久且洛生遣人向拓跋赤辭說明利害與禍福，拓跋赤辭不但不爲所動，還反過來說：「（吐谷）渾主以腹心待我，不知其他，若速去，且汙吾刀！」從而可見党項拓跋部跟吐谷渾汗之關係是何等的密切。

　　當時的唐軍聲勢何其盛大，久且洛生聽到拓跋赤辭如此答覆，自是大怒，立刻率輕騎大破之於肅遠山（今不詳），斬殺幾百人，擄得雜畜六千。太宗得悉拓跋赤辭吃了敗仗，又

派岷州都督李道彥前去勸拓跋赤辭歸降，這時拓跋赤辭最得力的助手，姪子拓跋思頭也鼓動拓跋部各級首領，表示願意降唐，這種由下而上的趨勢，使拓跋赤辭不得不「吾從眾」，而有了歸順大唐的念頭，這時唐朝大都督劉師立又加把勁，列舉歸順大唐的好處，在分析利弊與現實敵強我弱的情勢後，拓跋赤辭決定歸順唐朝。之後，唐朝把党項羌拓跋部的分布地區，重新劃分爲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爲都督府治。唐歸化的這三十二州都只是羈縻性質，跟中原內地的州性質絕不相同，因此拓跋赤辭歸順唐朝後，党項並沒有隨之漢化。唐朝任命拓跋赤辭爲西戎州都督，並且賜姓李，這是党項族李姓之始。

拓跋赤辭成爲唐朝的西戎州都督之後，對內仍然是党項拓跋部的首領。不久後，唐太宗滅東突厥，威震大漠南北以及西域，被四夷尊爲天可汗，所以歸順唐朝的短時間內，党項並無實力可以跟唐朝對抗。

党項實力不強，但同時間的吐蕃卻出了個英明強悍的贊普（君王）松贊干布，不停的向東擴張，對党項形成莫大壓力，唐的一些羌人羈縻州也都背唐降於吐蕃，如今四川省松藩縣內的闊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3]都以州叛投吐蕃，後來唐以宗室女爲文成公主嫁松贊干布，兩國結成甥舅之國，吐蕃才退兵，直到唐太宗、松贊干布雙雙去世前，唐和吐蕃都維持和睦友好關係。

唐高宗繼位後（六五〇年），吐蕃勢力又開始向北擴張，唐朝原先在羌人聚居地區所設的一些羈縻州府逐漸廢置，處於「或臣或否」的狀態之中，此時党項部眾也開始騷擾寇掠唐的鄯、廓、河（今甘肅省臨夏市）等邊境各州，到唐高宗永隆元年（六八〇年）時，「吐蕃盡據平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巂等州。」[4]也就是說吐蕃占據唐在党項羌聚居地區所設置的大部分羈縻州，在這種情形下，當然有許多党項羌以姓氏、部落爲單位向內地遷徙，最後大致散居在隴右北部各州以及關內道的慶（今甘肅省）、靈（今寧夏省）、銀（今遼寧省）、夏（今陝西省）等各州。日久，唐朝才被動的在上述各州劃分出一些地方，作爲安置党項的羈縻府州；一直到安史之亂（七五五



《步輦圖》　唐代畫家閻立本繪，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步輦圖》表現的是吐蕃使者祿東贊朝見唐太宗時的情景。圖卷右邊是在宮女簇擁下坐在步輦中的唐太宗，左側三人前為典禮官、中為祿東贊、後為通譯者。

年）之前，党項羌都以這樣的方式漸漸進入中原。

党項羌遷入隴右北部各州的時間則更早一些，人數也較多，例如在武周長壽元年（六九二年），設乾州（今陝西省內）等十州以安置党項一萬多人；唐玄宗開元十七年（七三九年），設馬邑（今山省西北）州。內遷的党項多聚居在秦（今甘肅省天水市）、成（今甘肅省內）二州山谷，還有一些党項人內遷到洮州的恭密縣等地。[5]據《舊唐書、崔知溫傳》記載，唐高宗麟德至調露（六六四～六八〇年）時，曾有党項三萬多人寇掠蘭州城，當時蘭州刺史崔知溫深知單憑城內守軍，根本無法守城，於是模仿三國諸葛亮的空城計，乾脆大開城門，令來襲的党項深覺有詐，不敢進城，待唐救兵到來後，遂「大破党項之眾」。這三萬打算寇掠蘭州的党項人，自然都是年青力壯者，若加上老弱婦孺可能有十萬之眾。唐代玄宗天寶元年（七四二年）是大唐盛世的頂峰，當時全國有人口四千八百九十一萬[6]，其中已大量開發的長江流域及南方計有三千二百萬人以上；北方的一千六百萬人，多分布在黃河流域下游，即今河北、河南、山東各省的大約有一千萬以上，分布在山西、陝西、甘肅者則不及五百萬，尤以甘肅遠在西陲，在當時充其量不會超過一百五十萬人，若以此估算，在蘭州附

近隴右北部各州有十來萬党項人，在比例上是相當可觀了。

至於遷到關內道各州的党項人，則多半是先遷到隴右各州，再成群進入關內道的靈、慶、夏、銀各州。唐代的關內道大約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以及陝西北部一帶。[7]早在武周聖曆初年（約在六九八年），相關史料就記載關內道中，靈、勝（今蒙內古自治區內）二州党項內徙的事蹟。《新唐書．陸元方附餘慶傳》就有如下記載：「聖曆初，靈、勝二州党項誘北胡寇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番酋率眾內附。」這裡的北胡，是指第二東突厥汗國的默啜可汗；據突厥文〈毗伽可汗碑〉載有：「朕十七歲時，余往征党項（Tangut），党項族余破之；彼之童孺及家室，彼之馬匹及財產，余取回之。」[8]這裡的突厥文碑所記的党項，就是內徙靈、勝、夏各州的党項人。

在勝州以南的靈、夏二州，有二十多萬党項人，武周天授二年（六九一年），在靈、夏二州內析置朝、吳、浮、歸等十州以安置未歸的党項人，後來把朝、吳、浮、歸四州合併為靜邊州都督府，專門安置党項羌。唐玄宗開元九年（七二一年），靈、夏二州南境爆發六胡州之亂，所謂「六胡州」，是唐高宗調露元年（六七九年）為安置突厥降戶而設置的，這些戶雖然名義上是由突厥來降的，實際上多是來自中亞的粟特人，六胡州之亂為首的康待賓就是來自中亞康國（今烏茲別克東南撒馬爾罕，Samarkand）。六胡州亂事平定之後，中宗神龍三年（七〇七年），唐改六胡州為蘭池都督府，並把這個都督府列入党項羈縻州府之內[9]，因為蘭池都督府這時的居民也是以党項人為主，可見党項人分布地區愈來愈廣。

當康待賓率六胡州叛亂時，党項曾跟他們聯兵攻掠銀城、連谷糧倉，之後為唐所派大將張說擊敗，党項跟六州胡於是鬧起內訌，互相攻擊。之後，六州胡敗走，党項降於唐，於是張說建議朝廷設置麟州（今陝西省神木縣）以安頓党項羌人，朝廷遂於開元十二年（七二四年）正式設州。只是沒多久又廢掉，到了唐玄宗天寶元年（七四二年）才又恢復。當六州胡康待賓舉兵叛唐時，雖有党項與之聯兵，但也有些党項羌人投入唐朝敉平

康待賓的行列，這種矛盾現象，正說明當時党項羌仍然停留在以姓氏爲主的部落組，各自爲政而不相統屬，每個部落都以自身的利益取向，或投入六州胡康待賓叛亂陣營，希望能從亂中獲得利益；或投入大唐靖亂旄下，期望在亂事平定後，能獲得較好的待遇。這種情形史料上曾有以下記載：

「九年六月丁酉制曰：念功之典，書有名訓。……党項大首長，故右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使待節達、洫等一十二州諸軍事，兼靜邊州都督，仍充防禦部落使拓跌（「跋」之誤）思泰，傾者，戎丑違命，爰從討襲，躬親矢石，奮其忠勇；方申剪馘之勛，俄軫喪元之痛，……宜崇寵章，俾慰泉壤，可增特進，兼左金吾衛大將軍，賜物五百段，朱粟五百石。仍以其子守寂襲自官爵。」[10]

上文所提的九年六月，指的就是唐玄宗開元九年（七二一年），可見党項拓跋部曾投入唐營戡平六州胡之亂，拓跋思泰且戰死沙場，由其子拓跋守寂襲爵。唐朝敉平六州胡亂事後，曾經於開元十一年（七二三年）把六州胡遷往河南、江淮等地，跟漢人混雜居住，以稀釋其凝聚力，十五年後，也就是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才准散居各地的六州胡返回故地，並改置爲「宥州」。

之後，唐朝就加強控制內徙之党項，如在玄宗天寶年間，以郭子儀、安思順（注意此人來自中亞安國，今布哈拉，就是六州胡）在宥州城北建天德軍，目的就是「南制党項，北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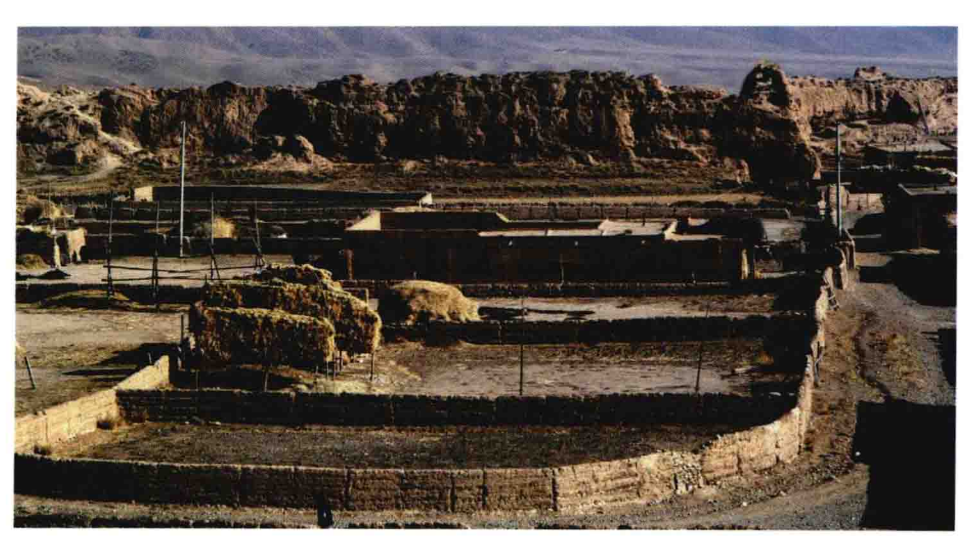
粟特人　粟特遺址出土的壁畫，塔吉克斯坦杜尚別國家歷史博物館。


郭子儀（697～781年）　為唐名臣，以武舉起家，後平安祿山、史思明之亂。歷玄宗、肅宗、代宗三個朝代，累官至中書令，封汾陽王，賜號尚父。

匈奴」[11]。僑治於慶州（今甘肅省慶陽市）的芳池州、安定州、安化州三都督府，共領二十四州，這二十四州的主要居民就是党項拓跋部跟野利部，而這些只是向內地遷徙的一部分党項人；留在原居地受吐蕃統治的党項人，必然爲數更多，吐蕃人稱這些受其統治的党項人爲「弭藥」（Minyag）。據史料記載，武周長壽元年（六九二年）時，有吐蕃「大首領曷蘇率貴州部與党項種三十萬降」，武則天派張玄遇爲安撫使，率軍二萬來迎這三十萬的降人，過大度水（今四川省康定縣）後，吐蕃派兵抓回曷蘇，但是又有別的酋長昝插帶（党項）羌、蠻八千人來降，張玄遇作好適當安置後，在大度山刻石，記下這次受降的經過，以彰顯武周功績。[12]藏文典籍中記載吐蕃松贊干布曾娶「木雅」妃，「木雅」就是「弭藥」党項羌，這個党項妃子曾修建充滿党項文化色彩的卡札神殿[13]，由此，亦可見吐蕃、党項兩族的文化互相交融的程度。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安史之亂爆發，玄宗入蜀避難，太子李亨在靈武（今寧夏自治區內）繼位，是爲肅宗。已經內徙的党項族，因此再次大遷徙，原來內徙到隴右北部的党項族，向東進入關內道的慶、夏、鹽（今陝西省定邊縣）、靈等州，而原來在這幾州的党項人，被擠壓後向更東的銀、綏等州遷移，有些甚至向東渡過黃河，到達河東地區（即今山西省）。

安史之亂時，唐朝傾全力對付安史亂軍，於是河隴地區形同空虛，肅宗至德年間（七五六～七五八年），盤



甘肅夏河甘谷草原八角城全景　甘肅夏河甘谷草原八角城全景。八角城位於夏河縣城北35千米，地處甘加草原央曲河與央拉河交匯的台地上，這裏是古代甘青交通的要衝，也是歷代中央政權與吐谷渾、吐蕃、西夏、嘶羅王朝劇烈爭奪的軍事重鎮。歷次考古調查證明，八角城保存有大量南北朝和隋、唐、宋、元、明、清等時代的文物遺存，説明了古絲綢之路河南道的興衰歷史。八角城因其有八個城角而得名，城廓是一個空心的十字形，藏語俗稱「卡爾昂」，藏文史書稱作「卡爾雍仲」，意為萬字城。

據青藏高原上的吐蕃趁此大好機會，出兵攻占隴右、河西各州，吐谷渾、突厥等各民族又向東推進，沿途寇掠，到了肅宗上元元年（七六〇年），涇（今甘肅省涇川）、隴、普潤（今陝西省鳳翔縣）一帶的党項及吐谷渾十萬多人，被唐鳳翔節度使崔光遠擊破，這十幾萬人只好降唐；同年稍後，唐朝又在涇州擊破党項。雖然連連擊破党項羌，但是因爲忙於處理安史之亂，唐朝根本沒有多餘的心力處理這些党項羌人，故等唐軍一走，這些羌人馬上又跟地方土賊聯合，寇掠美原（今陝西省渭南市），且擊敗唐朝秦隴防禦使韋倫；上元二年（七六一年），党項跟突厥奴剌部合兵寇掠寶雞（今陝西省寶雞市），火燒當地大散關，攻陷鳳州（今陝西省鳳縣），且殺刺史，雖然後來敗於鳳翔節度使李鼎之手，但李鼎也沒有進一步消滅他們的力量，官軍一退，這些羌人立刻又捲土重來，可以説是沒完沒了。

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年）初，党項又聯合吐谷渾、突厥奴剌等部先後寇掠梁州（今陝西省內），唐梁

州刺史李逸棄郡逃走，緊接著党項又寇掠今陝西省境內的奉天、同官、華原等地，其間唐鄜州（今陝西省富縣）刺史成公意、兵馬使林明俊，鳳州刺史呂日將等，雖然擊破党項，也有所俘獲，但是仍然沒有作好防範工作，仍然不時有寇掠的事情發生，直到這年底，原隴右、乾封等十州党項部落歸順於山南西道都防禦使臧希讓，党項羌寇擾才算暫時平息。到了唐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年）之後，吐蕃已經有效的統治先前所占領的隴右地區，於是党項又聯合吐蕃，從此對唐朝構成更大的威脅。

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年），唐從靈武還都長安，但安史之亂並未完全平定，許多地方仍然烽火不息，那些內徙於慶、靈、夏、銀各州的党項人眼見大唐烽火遍地，認爲機不可失，於是向南寇掠邠（音「賓」），今陝西省彬縣）、寧（今甘肅省慶陽市）各州。同年九月，唐所派招討党項使王仲昇，雖然斬殺党項酋長拓跋戍德，但是並沒能阻止党項向南侵擾之勢，到了上元元年（七六〇年）正月，党項勢力竟然逼近長安，驚動朝廷，於是唐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兩道節度使，出鎮邠州，由於郭子儀威名早已傳播四夷，党項聞訊退走。此後吐蕃勢力日漸壯大，不斷威脅利誘党項各部落，党項於是把唐朝邊地虛實告訴吐蕃，所以這時期党項對唐朝是時服時叛，一直到代宗寶應元年（七六二年），在渭水北方的党項才有所收斂，並遣使入貢。

但是自唐代宗廣德（七六三～七六四年）之後，在吐蕃蠱惑之下，聚居於隴右及渭北的党項、吐谷渾及回紇連成一氣，開始侵掠唐朝京城長安，這種情勢郭子儀早已察覺，他曾上疏朝廷：「吐蕃、党項不可忽，宜爲之備。」[14]可惜這份奏摺被宦官程元振扣押下來，沒有呈給代宗皇帝，所以朝廷對党項問題認識不深。果然在廣德元年（七六三年）十月，吐蕃大軍攻涇州，唐刺史高暉投降，且爲吐蕃作嚮導，大舉入侵奉天、武功（今陝西省咸陽市），吐蕃率党項、吐谷渾之眾共二十多萬，從今天的陝西省渡渭水，逼近長安，代宗一見情勢不妙，逃到陝州（今河南省三門峽市），吐蕃兵進入長安，扶立原來邠王李守禮的兒子李承宏爲帝，同時大掠仕女財物，所幸郭子儀在長安城外

設下埋伏，吐蕃自忖無法長期占領長安，才不得不退出長安。這次吐蕃之所以能攻進長安，多得力於党項、吐谷渾以及唐朝的降將，因此唐朝在第二年（七六四年）二月，頒布大赦令，特別對「天下所有諸色結聚及羌、（吐谷）渾、党項等，能悔過自陳，各歸生業，一切並舍其罪，其中有能率先來降者，仍特加官賞。」[15]但當時，唐朝中央已經威信盡失，這個赦令並沒有發揮什麼作用，而且就在這年十月，唐朝僕射、大寧王回紇人僕固懷恩又在靈武，引吐蕃、回紇、党項兵好幾十萬人舉兵叛唐，對唐朝而言無異是雪上加霜，一時間長安大見緊張，後來由郭子儀出鎮奉天，僕固懷恩才退走。

到了代宗永泰元年（七六五年）二月，党項寇掠富平（今陝西省中部），焚唐中宗定陵寢殿；九月，僕固懷恩又糾集吐蕃、党項、吐谷渾及突厥奴剌部等十多萬人，分路進逼長安，其中党項從東道進攻同州（今陝西省大荔縣），其他回紇、吐蕃、吐谷渾等也從不同方向逼向長安，唐朝調集郭子儀、中亞安國人李抱玉[16]、周智光等各路軍，分屯各處，党項軍西掠白水（今陝西省渭南市）、東寇蒲津（今山西永濟市）；同年十月，更焚燒同州官廨民居而去。後來周智光在澄城打敗党項，郭子儀又派兵追擊；此外，又派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員寫了封告諭給党項，要党項投降，結果党項以及一些土賊如鄭庭、郝德等人都到鳳翔降於唐朝。不久後，僕固懷恩病逝，回紇在郭子儀勸說之下也跟唐朝修好，吐蕃眼見「友軍」紛紛瓦解，也就撤兵退回。經過這次動亂，唐朝深覺要分開關內道北部党項、吐谷渾各部跟隴右的吐蕃，以免他們再次聯合，並危亂大唐。《新唐書‧党項傳》針對這件事有如下的記載：「（郭）子儀以党項、吐谷渾部落散處鹽、慶等州，其地與吐蕃濱近，易相脅，即表徙靜邊州都督、夏州樂容等六府党項[17]於銀州之北、夏州之東，寧朔州吐谷渾駐夏西，以離沮之。」

唐朝除了把党項、吐谷渾等邊疆少數民族分散、隔開之外，還把党項中最有勢力的靜邊州大首領、左羽林大將軍拓跋朝光等五個刺史召到長安，「厚賜賚，使還綏其部」，也就是給予厚賞，然後要這五個刺史回去

後好好統御人民，不要跟朝廷作對；此外，又以工部尚書路嗣恭爲朔方留後[18]，將作少監（官名）梁進用爲押党項部使，監督党項，之後再提升爲慶州刺史，嚴密巡邏，以杜絕党項跟吐蕃的來往。

在這些防範措施之外，又在原來的靜邊、芳池及相興三州設置都督長史，更增設永平、旭定、清寧、寧保、忠順、靜塞及萬吉等七個都督府，再召喚破醜、野利、把利三部及思樂州（屬靜邊州都督府）刺史拓跋乞梅入朝，將上述各部及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都遷到綏州、延州（今陝西省內）；這麼一來原來在慶州、鹽州及夏州（今陝西省及內蒙古自治區一帶）西部的党項各部落，大部分向東遷到夏、銀、綏、延各州，其中拓跋氏所部在銀、夏號「平夏部」，拓跋乞梅所部居慶州號「東山部」，這就固定下來西夏的地理基礎，現在把這次遷徙的情形圖示如下頁。

党項人自這次遷徙後，因定居而使得人口與實力得以逐漸增長。而當地原有之漢人也跟党項人混合居住，彼此互相混融自是無法避免的，也就是說党項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漢化了。

唐朝自代宗之後，國勢每下愈況，到了唐僖宗乾符二年（八七五年），濮州人（今山東省濮縣）王仙芝在今河南省濮陽聚眾起事，同年七月，曹州冤句（今山東荷澤市）人黃巢率幾千人起而響應，由於政治腐敗，一時起而追隨黃巢的有幾萬人之多，亂事迅速由山東蔓延至江淮，接著擴大至西北。僖宗廣明元年（八八○年），黃巢攻入長安，僖宗入蜀避難，關中大亂，這時平夏部党項酋拓跋思恭（《新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據宥州，糾集党項及漢兵好幾萬，約渭北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會於鄜州，決定討伐黃巢。同年四月，唐夏、綏、銀節度使諸葛爽投向黃巢，唐僖宗就任命拓跋思恭爲左武衛將軍，權知夏綏銀留後。

拓跋思恭跟鳳翔鄭畋、義存王處存、涇原程宗楚、可中王重榮等四個節度使結盟，希望收復長安，但是失敗了，而且死傷慘重；涇原節度使程宗楚戰死沙場，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也死於此役。黃巢手下孟楷在富平攻擊拓跋思恭，思恭兵敗，跑回夏州，並在夏州訓練軍隊，準備捲土重



党項遷徙略圖

來，他還上書朝廷表示要討伐黃巢，唐僖宗自是非常高興，就把拓跋思恭的党項軍賜名「定難軍」，並命之爲定難軍節度使，要他捍衛唐室。到了僖宗中和二年（八八二年）正月，唐朝各鎮雖出兵勤王，但是都不願跟黃巢對戰，只有宰相王鐸發憤要討伐黃巢，僖宗就以王鐸兼中書令，充任諸道行營都統，命夏、綏、鄜、延諸軍會同作戰，授拓跋思恭爲京城南面收復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些官銜雖然都是虛銜，但至少說明這時唐朝中央對党項人拓跋思恭有所期待，同時也顯示這時党項已有令人不可小覷的實力。

同年四月，拓跋思恭又領兵出征，屯駐渭橋（今山西省咸陽近郊），受宰相王鐸節制。到了八月，拓跋思恭以精銳士兵八千，頻頻跟黃巢對戰，表現得相當英勇，僖宗爲了嘉勉拓跋思恭，晉升他爲京城四面收復都統，權知京兆尹事，其實這個晉升還是虛銜，因爲當時的京城，也就是長安，還是在黃巢占領之下，既然如此，京城地方長官京兆尹自然是個虛職，更何況還只是「權知」（代理、權理之意）而已。可見，此時唐朝儘管已經幾近滅亡邊緣，對外來民族，如党項人等還是不肯推心置腹，只想以「捨虛名而收實利」的策

略，對待四周的少數民族。

唐僖宗中和三年（八八三年）四月，拓跋思恭奉詔會同雁門（今山西省東北部）節度使沙陀人李克用進討黃巢，拓跋思恭連連得勝，至今陝西省渭南與李克用會合再敗黃巢，一日三捷，黃巢之眾潰不成軍，拓跋思恭等軍從光泰門入長安，光復唐都長安；七月，唐僖宗以拓跋思恭討伐黃巢收復京城有功，加太保太傅，進爵夏國公，再度賜姓李氏。

拓跋思恭被授爲定難軍節度使後，成爲唐朝的封疆大吏，可惜唐朝自安史之亂後，處理少數民族事務可說是毫無定見。黃巢占據長安時，拓跋思恭表請討伐，唐廷一見党項可以派上用場，即任命拓跋思恭爲京城四面復都統，權知京兆尹事，想用這些虛銜套在党項拓跋思恭頭上，好讓他率領党項族人，在疆場上賣命，一旦擊破黃巢收復京城，只不過給了個太子太傅、夏國公的虛銜，再就是再度賜他姓李而已。拓跋思恭能夠帶領部落族人開創事業，當然有異於常人的智慧，他自然明白朝廷把玩「捨虛名而收實利」的把戲，他更了解沒有實力，就沒有理由受到朝廷的重視，所以眼見唐末多難，如果不趁亂進取，就不是智者，所以他極力擴充，爲後來的西夏建國奠定基礎。



李克用（856～908年） 別號李鴉兒，沙陀部（今新疆塔城西南）人，唐將領。

唐僖宗時，神策中尉（官名）宦官田令孜跟河中（今山西省永濟市）節度使王重榮交惡，王重榮的轄地有鹽鐵之利，田令孜希望分些鹽以作爲軍用，王重榮不同意，又擔心朝廷責怪，於是乾脆叛唐。這時朝廷要拓跋思恭跟邠寧節度使朱玫合鄜、夏三萬兵進討王重榮，王重榮也非省油的



李克用之後裔　民國時期，青海西寧威遠堡一帶的土民婦女，相傳為唐代沙陀國李克用之後裔。

燈，他聯合李克用以對抗朝廷，就在僖宗光啓元年（八八五年），雙方在沙苑（今陝西省大荔縣）對戰，拓跋思恭跟朱玫吃了敗仗；次年，朱玫恥爲田令孜所用，回過頭來跟王重榮、李克用結合，引兵逼近長安，可見當時唐朝政治之混亂，中央政府幾乎已經沒威信可言。這時田令孜已無計可施，只好帶僖宗溜出長安，躲到鳳翔。不久，朱玫逼近鳳翔，文武百官奉肅宗玄孫，襄王熅監軍國事；光啓二年（八八六年）十月，李熅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僖宗爲太上皇。僖宗以正統自居，詔令山南諸鎮及夏州拓跋思恭出兵討伐朱玫，這時拓跋思恭得知朱玫之亂以及隣近夏州鄜延節度使方達病逝的消息，認爲機會難得，就派他弟弟拓跋思孝襲取鄜州、延州，並以拓跋思孝留守，而田令孜所立的李熅，不被王重榮、李克用所承認，沒過幾天就無疾而終，僖宗也因此得以復位，改元文德（八八八年）。此亂過後，田令孜深知自己難容於天下，便讓出神策中尉這個職位給楊復恭，他自任西川監軍，跑到成都依靠同母弟——西川節度使陳敬瑄。

楊復恭就任神策中尉後，傳檄天下，凡能殺得朱玫首級者，皆授以靜難節度使之職，朱玫手下王行瑜跟神策軍扈蹕都將李茂貞作戰，只是每戰必敗，只好倒戈投向神策軍，殺了朱玫，沒當幾天皇帝的李熅也投奔河中，被王重榮所殺。而僖宗回到長安後，不到一個月就一病不起，這時已是觀軍容使的楊復恭立皇太弟壽王李杰爲帝，是爲「昭宗」，同時改名李曄，改元龍紀。楊復恭並仿效田令孜培植私人力量的作法，廣召「義子」。而拓跋思恭雖派弟弟思孝奪取鄜、延兩州，但畢竟是私自奪取，沒有朝廷的任命，不無「名不正，言不順」的感覺，於是要求朝廷加以任命，這時唐廷除了答應以外，也別無他法，於是便正式任命拓跋思孝爲鄜、坊、丹、翟等州觀察使[19]，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宗景福二年（八九二年），拓跋思恭病卒，由另一個弟弟拓跋思諫嗣位爲定難軍節度使。

唐末，藩鎮割據情況嚴重，其中又以沙陀族的李克用勢力愈來愈大，引起各鎮眼紅。於是在唐昭宗大順元年（八九〇年），唐朝中央聯合諸鎮節度使聯兵討伐李克用；五月，宰相張浚「率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後「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20]保大、定難兩軍，就是拓跋思孝跟拓跋思諫所領的鄜延節度使及夏綏節度使二鎮的軍隊。這場戰爭表面上是唐朝中央率各鎮軍隊討伐李克用，但是此時中央已經毫無威信可言，各鎮節度使都想保存實力，以便在未來天下大亂時，可以取得有利地位，所以這場討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的大戲，只是雷聲大雨點小，不久就消逝於無形中。到了昭宗乾寧三年（八九六年）三月，保大節度使拓跋思孝上書朝廷，請准予「致仕」，即辭職或要求告老還鄉的意思，並推薦弟弟拓跋思敬接任保大節度使[21]，朝廷根本無力處理這類問題，爲了安撫，就拜拓跋思孝爲太師（西周始置，爲三公之一，位階極高），任拓跋思敬爲保大留後。九月，唐廷又拜定難軍節度使拓跋思諫爲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以拓跋思敬爲保大節度使，定難軍節度使則改由拓跋思恭的兒子拓跋承慶（或作「成慶」）擔任。次年正月，唐朝以

副都統拓跋思諫爲寧塞節度使（即保塞節度使）。到了昭宗光化三年（九〇〇年）四月，唐朝又加定難軍節度使拓跋承慶同平章事。[22]這一連串的官名變動，可以看出朝廷對党項拓跋氏深懷戒心，因爲靜難、保塞這兩個節度使實際上都只是虛名，而且這兩個地方都在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控制之下，而出任保大節度使的拓跋思敬，大約在光化元年（八九八年）就被李茂貞逼遷到陝西南部，並改任爲武定節度使，之後被割據四川的前蜀高祖王建所併。



朱溫（852～912年）　又名朱全忠、朱晃，宋州碭山（今屬安徽）人，原黃巢起事時之將領，五代時後梁建立者，即後梁太祖（907～912年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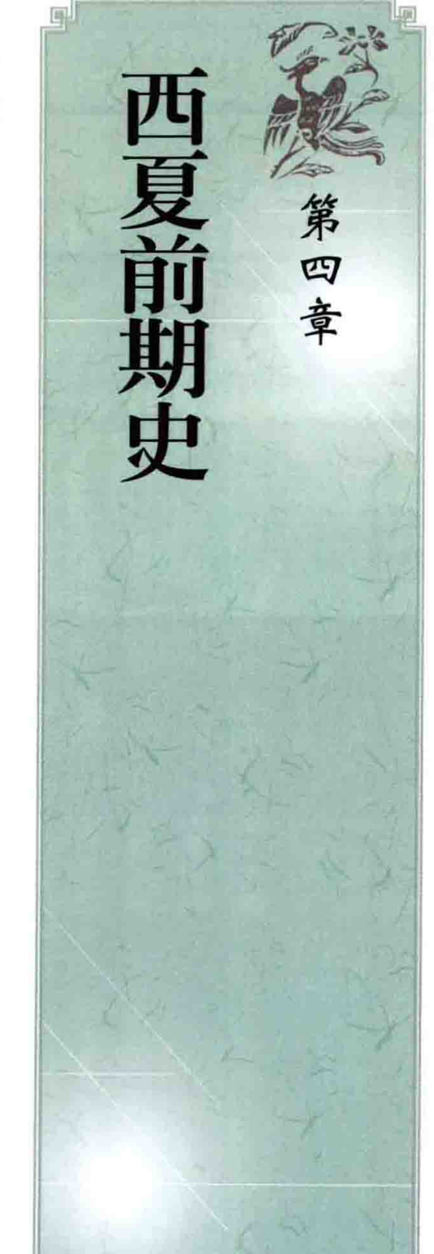
昭宗天祐元年（九〇四年），昭宗被藩鎮朱溫所弒，改立九子李柷（音「祝」）即位，是爲唐昭宣帝，仍沿用天祐年號。天祐三年（九〇六年）九月，時任靜難軍節度使的李繼徽，率鳳翔、保塞、彰義、保義（即原來的保大）之兵，進攻党項拓跋氏的根據地夏州，大軍來勢洶洶，定難軍節度使拓跋承慶眼看無力抵擋，向當時朱溫告急。朱溫原是黃巢手下大將，後來率兵降唐，由於手握大軍，很快就掌控朝廷，朝廷賜其名「全忠」。且說朱全忠收到拓跋承慶的請求後，就派匡國節度使劉知俊等率軍前往救援，大敗李繼徽所統六鎮五萬大軍於美原，總算解了党項夏州之危。隔年，朱全忠殺唐昭宣帝，自立爲帝，以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爲都，建國爲梁，史稱「後梁」，唐朝滅亡，中國的歷史也跨進了「五代十國」的時期。

党項拓跋氏在唐朝的崛起，一則讓散布各地的党項羌人有了一個政治中心，另一方面也讓拓跋部高踞党項各部之上。拓跋部由於跟漢人雜處，吸納許多漢人的文化，党項羌的歷史也隨著唐朝的滅亡，走向一個新時代。



無頭番臣石像　陝西西安乾陵。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及其皇后，即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的合葬墓，這些番臣石像為唐王朝屬下的少數民族官員和鄰國王子、使節，武則天為宣揚高宗及武周朝的威勢，將他們雕像立於陵前。

1 林旅芝，《西夏史》，香港自行出版，一九七五年，頁一六～一七。
2 此書收錄於《永樂大典》中，書名爲《元朝祕史》，但僅記載至窩闊臺三年，其時元朝未建立，所以許多學者把此書改名爲《蒙古祕史》。
3《資治通鑑．卷一九五》，但「羌若闊」訛爲「羌若闊」。
4《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5《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七下》。
6 魏勵，〈中國歷代人口簡表〉《中國文史簡表匯論》，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七年，頁一八八。
7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北京地圖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四〇～四一。
8 岑仲勉，〈突厥文碑注釋〉《突厥史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頁九一四。
9《新唐書．地理志》。
10《冊府元龜．卷九七四》。
11《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這裡的匈奴是指突厥及六州胡。
12《新唐書．吐蕃傳》。
13 薩迦．索南賢贊，《王統世系明鑒》，陳慶英、仁慶札西漢譯本，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一二七。
14《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15《唐大詔令集．卷六十九》。
16 桑原隲藏，〈關於隋唐時代來往中國之西域人〉《文史哲季刊》，武漢大學，一九三六年。後收錄於《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臺北新文豐出版，一九七九年，頁一九～二〇。
17 所謂六府党項是指靜邊州、樂容、相興、芳池州、安定州、安化州六都督府。
18 留後，留守後方長官的通稱，唐節度使，觀察使或出征或入朝或死亡，未有人正式接任，皆先置留後，後遂成爲正式官稱。
19 觀察使爲康代所設官名，或稱觀察處置使，位階次於節度使，唐中業之後，多由節度使兼任，凡軍政財賦民俗之事皆掌之。反過來看如無節度使，則觀察使形同節度使，也是封疆大史。
20《資治通鑑．卷二五八》、舊《唐書．張浚傳》。
21《新五代史》把拓跋思恭寫作拓跋思敬，《通鑑考異》曾有辨正，所以這裡的拓跋思敬是思孝的弟弟。
22《資治通鑑．卷二六二》。



# 第四章 西夏前期史

據《新五代史．党項傳》記載：「（党項）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後唐莊宗）同光（九二三～九二六年）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這裡所說的「大姓之強者」顯然是指被唐賜姓「李」氏的党項拓跋部。

後梁建立後，太祖開平元年（九○七年），加封拓跋思諫檢校太尉兼侍中，次年十一月，拓跋思諫過世，遺命立拓跋思恭的孫子李彝昌爲留後，不久，後梁就正式以李彝昌爲定難軍節度使，授以旄（音「冒」，一種飾有犛牛尾的旗幟）鉞（音「月」，一種兵器，有象徵權力的意思），李彝昌嗣立不久，後梁太祖開平三年（九○九年），夏州內部發生動亂，夏州都指揮使漢人將領高宗益起兵襲殺李彝昌，緊接著夏州將吏又殺高宗益，迎立拓跋思恭的兒子、李彝昌的叔父李仁福，此時李仁福正以夏州番部都指揮使戍兵在外。不久，後梁就以李仁福爲定難軍節度使，其實當時後梁根本無力控制夏州，給予虛名只是想表示「中央」的威望。從高宗益的襲殺李彝昌，以及擁兵在外的党項人李仁福重新掌握夏州，可以推論夏州內部漢人勢力已不如党項人，說明在夏州這個地方，党項人已成爲主體民

族。

夏州發生動亂時，立即引起附近岐王李茂貞覬覦夏州的想法，於是開平三年（九〇九年）七月，李茂貞遣劉知俊攻夏州。劉知俊原是後梁太祖朱全忠的麾下大將，官拜匡國節度使，後來因功高震主，爲後梁太祖所猜忌，劉知俊心中不安，就以自己所駐守的同川降附於岐王李茂貞，李茂貞以之爲中書令。李茂貞一面命劉知俊攻夏州，另一方面約沙陀人，即李克用之子，河東晉王李存勗遣軍進攻後梁北邊各州。當時後梁的西邊是李茂貞的勢力範圍，北面是李存勗的轄區，只有夏州党項李氏跟靈州韓氏附於後梁，所以李茂貞鼓動沙陀人李存勗進攻後梁的北邊，而他自己則謀奪夏、靈兩州。後梁朱全忠立即派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攻打岐王李茂貞所屬的邠、寧，以此救靈州，康懷貞先後攻下寧、衍（今遼寧省遼陽市）二州，又占有慶州南城，逼得劉知俊不得不解靈州之圍，回軍攻康懷貞，果真戰勝康懷貞，李茂貞一高興就以劉知俊爲彰義節度使，鎮涇州。

李存勗（885～926年） 後唐莊宗，沙陀族。

次年七月，李茂貞又跟李存勗合兵五萬攻打夏州，以雷霆萬鈞之姿，大有「俯拾夏臺」之勢，党項李仁福據城固守，並且向後梁告急，這時後梁供奉官張漢攻、國禮使杜廷隱正在夏州，也發動州民晝夜固守夏州；後梁雖然收到夏州的告急，但是擔心晉王李存勗攻懷州（今河南省沁陽市），一時之間不敢出兵救夏州，後來得知李存勗率軍在綏、銀、沙磧圍攻夏州，既無後顧之憂，乃決

定派夾馬指揮使李遇、劉綰從鄜延奔向銀、夏，阻斷晉王李存勗的歸路。李仁福據城固守一個多月，到了這年九月，後梁李遇的援軍到夏州，李存勗及岐、邠、寧各軍有所恐懼，只好退走，夏州之圍遂解，夏州党項拓跋家族的勢力及根據地，總算保存了下來。到了後梁末帝乾化三年（九一五年）三月，後梁「以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爲檢校太師，進封爲隴西郡王」[1]，這是党項李氏封王之始。

後梁末帝龍德三年（九二三年），晉王李存勗滅後梁，建立政權國號唐，史稱「後唐」，建元同光。李仁福以夏州一隅人寡勢弱，迫於情勢，稱臣於後唐。李存勗在同光二年（九二四年）四月，「以夏州節度使李仁福依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夏州節度使，封朔方王」[2]。可看出後唐顯然無力滅掉夏州的党項勢力，見党項前來稱臣，於是加以籠絡。也可看出後唐李存勗雖然族出沙陀，但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就以正統王朝自居。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九三三年）李仁福過世，由子李彝超嗣立，追尊李仁福爲虢（音「國」）王。

唐中葉之後中央無力，党項李氏家族一直雄踞夏州，稱雄一方，形成一股地方割據勢力。而後唐建立後，表面上仍維持以往籠絡羈縻措施，但骨子裡一直想剷除這一股地方割據勢力，只是在等待機會。適逢李彝超的嗣立有些疑點，李彝超是李仁福第四子，原任夏州左都押牙防遏使，當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九三三年）三月，



李仁福病危時，李彝超就派押衙賈師溫入朝後唐，矯作李仁福上奏：「臣疾日甚，已委子彝超權知軍事，乞降眞命。」[3]後唐明宗李嗣源堪稱英明，也想有一番作爲；再加上興起於東北的契丹遼，正在太宗耶律德光的帶領下，積極南下開疆拓土，後唐根據情報得知，李仁福與契丹暗中有來往。所以一得知李仁福病危，李彝超又嗣立有疑，整個後唐朝廷君臣都認爲此時正是掃除夏州党項李氏地方勢力的大好時機，但還是不敢貿然出兵，而是想以「遷鎭」的方式，讓党項跟夏州作個切割。於是後唐命李彝超改鎭延州，爲延州留後，並以他的叔父李思瑤爲夏州行軍司馬，以他的長兄李彝殷爲節度使，又把原延州節度使安從進任命爲夏州留後，想透過這一連串的人事變動，將党項李氏勢力逐出夏州。

爲了讓李彝超就範，後唐又命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重益率領軍隊護送安從進至夏州出任留後；後唐以「懾之此兵威」方式，護送安從進赴任，另一方面則對党項李氏出之以「慰撫」，明宗在詔書中說：「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4]除此之外，曾據守一方的地方豪酋王都、李賓（《資治通鑑》作「李匡賓」），都是在明宗天成三至四年間（九二八～九二九年），由於不聽從後唐的調遣，而被後唐派兵滅掉的藩鎭；另有原鄜延節度使高允韜、



《番騎圖》　遼李贊華繪，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藏。李贊華（899～936年），原名耶律倍，契丹人，遼太祖長子，封渤海王，因受猜疑而出奔後唐，改名李贊華，世稱「東丹王」，擅長繪畫遼國人物鞍馬。《番騎圖》又名《出行圖》，描繪了六人騎馬外出遊玩的場景。

## 党項與後梁

五代後梁享祚僅十七年（九〇七～九二三年），國祚雖短，但對党項李氏卻極盡籠絡之能事，不但兩度出兵解夏州之圍，更不時加官晉爵，而且讓党項李氏有了「王」的名號。

李仁福對後梁也算忠心，如後梁末帝龍德二年（九二二年）時，晉王李存勗率兵圍德勝，後梁末帝徵諸道軍赴援，李仁福就進貢五百匹戰馬助戰。

原岐隴節度使李從曮，則是後唐建立後，主動「舉旗歸朝」且得到獎賞的藩鎮，所以後唐明宗在詔書中又說：「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為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曮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5]這種利誘、威脅兼而有之的詔書，且看党項李彝超如何接招。

夏州是党項李氏的根據地，現在後唐要李彝超離開，這豈不是要刨了党項李氏的根？對拓跋李氏來說，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既無力舉兵對抗，又不甘束手就擒，在這進退維谷之際，李彝超於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九三三年）四月，上書後唐稱：「奉詔除延州留後，已受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挽留），未遂赴任。」[6]以這種軟性方式，拒絕後唐詔命，明宗遂派閤門使蘇繼顏帶著後唐明宗的詔書，跟夏州押衙賈師溫一起前往夏州，要李彝超依詔赴任，只是蘇繼顏一行經蘆（子）關（今陝西省安塞縣北）時，為党項兵所阻，蘇繼顏只好返回汴梁，一時之間後唐對李彝超也無可奈何。這時，後唐隰州（今山西省隰縣）刺史劉遂凝馳驛入朝，向後唐明宗獻策說：「臣所部與綏、銀二州接境，二州漢戶約五千。自聞國家攻討夏州，皆藏竄山險。請除二州刺史，各與二、三百人為衙隊，令其到郡招撫，則不戰而下兩州矣。」[7]綏、銀二州也是夏州的一部分，位於夏州外圍，劉遂凝的意思是趁此時新任命綏、銀二州刺史，各給二、三百個衙役，前去招撫這兩州的漢戶，這樣就可以輕而易舉拿下綏、銀兩州，這兩州一旦拿下，夏州也只在旦夕之間了。

後唐明宗為了慎重起見，要左右大臣表示意見，樞密使范延光說：

「綏、銀二州的漢戶，朝廷曾予以撫育，但是他們長久以來跟党項部落雜居，內心的想法反覆無常，最近聽說安從進初到蘆關時，党項部落都望風歸附，於是都給予勉勵，並且要他們各自回家安心營生，安從進於上馬登山，還沒走上百步，這些党項番戶馬上回過頭來襲擊安從進，護衛安從進的十幾個騎兵幾乎招架不住，至於劉遂凝所說給新任刺使二三百衙役，以壓倒党項番戶根本行不通，……且朝廷之患在夏州，只要夏州一旦平定，綏、銀二州自然望風歸順，如果沒有信心拿下夏州，還是按兵不動爲宜，此策不可採。」劉遂凝聽范延光這麼一分析，也自知所獻之策不可行，改獻一策：「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殷爲夏州留後，彝超征詔赴闕，則諸番歸心矣！臣請以百騎自入夏州。」但劉遂凝消息並不靈通，李仁福有四個兒子，長子彝殷，次子彝謹，三子彝氲，四子彝超，連李仁福有幾個兒子都搞不清楚，安談党項事務，豈能中肯？想徵召李彝超入朝，他豈肯乖乖就範？因此劉遂凝所獻的第二策，又被范延光輕易駁倒了。

後唐文物：銅飛天　北京首都博物館藏。

當後唐朝廷還在討論如何處理党項盤據夏州的問題時，卻接到了來自延州的奏章：「番部劫掠餉運及攻城之具，守蘆關兵士退守全明鎮。」[8] 看來党項李彝超拒絕遷鎮後，知道後唐絕不肯善罷甘休，訴諸兵戎已是在所難免，所以積極備戰，「遣其兄阿囉王守青嶺門，集境內党項諸胡以自救。」[9] 而劫掠餉運及攻城之具，是先發制人的作法。長興四年五月，安從進被派爲夏州留後，由藥彥稠、安重益以兵護送安從進率軍抵夏州赴任，夏州城舉烽火，党項等雜胡千多騎來支援抗拒，安從進先是擊退這

## 夏州城

夏州城是座歷史名城，在朔水之北、黑水之南，大約是現在陝西省榆林地區靖邊縣北境約一二〇里處。東晉義熙九年（四一三年），匈奴赫連勃勃所建政權赫連夏的都城即在此，赫連勃勃命之為「統萬」城，意思是要統御萬邦。

赫連勃勃命薛干阿利為「將作大匠」*營建此城。薛干阿利「心性靈巧」，為人卻極其殘忍。為了把城修得牢固，他以鐵錐檢查夯築城牆的堅實程度，如果錐進一寸，就處死築城的工人，這些已築好的部分，也會被推掉重築。

也因此，統萬城極其壯觀且堅固，一直持續至宋太宗淳化五年（九九四年），才因城周圍為沙漠所覆蓋，而逐漸成為廢墟。**

* 負責土木營造的官。
** 關於統萬城，詳情參看劉學銚《匈奴帝國》，臺北知書房，二〇一二年。

一千多名雜牌軍；七月，安從進、藥彥稠等進攻夏州城，但後唐軍隊久攻不下，李彝超又命成千上萬党項人騎著馬徜徉四野，趁隙掠奪安從進等軍隊的糧草，而山路險狹，從關中運糧草來路既不好走，運費又貴，致使後唐軍隊無法補給，對後唐極爲不利，李彝超兄且登上城牆對安從進說：「孤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爲僕聞天子，乞容改圖。」[10] 希望透過哀求的方式，改變後唐政策，削弱敵軍士氣。安從進、藥彥稠圍攻夏州城三個多月無法攻下，後唐明宗這時也知夏州難以取得，與其耗時費日浪費糧餉，不如引兵退回，於是安從進等撤兵後退，但李彝超卻領兵追擊，後唐軍隊大敗而回，夏州党項李氏擋住後唐的進攻，又躲過一次劫難，保住党項的實力。

李家之所以能成功守住夏州，客觀因素乃是得利於堅固城牆及後唐的長途補給失策；主觀因素方面，則是党項雖然在夏州擁兵自重，但自唐末以來，從不介入藩鎮之間的爭權奪利，所以儘管位處西北貧瘠之地，但幾十年來經休養生息，人口大幅增加，經濟也有長足的發展，使得党項在五代亂世中，擁有不可小覷的實力；尤其自從拓跋思恭被封爲夏國公後，夏州的李氏就成爲各地党項族所

歸心的對象，這也是後唐安從進圍攻夏州城時，會有萬騎党項徜徉四周，趁隙刼掠後唐糧草的原因之一。之前後唐以党項李仁福私通契丹爲由，出兵圍討党項，但這其實只是後唐要強制党項遷鎮的一個藉口，等到後唐圍攻夏州不成後，才知道原來「（李）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爲援，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興是役，無功而還。」[11]

後唐圍攻夏州党項雖然以灰頭土臉收場，但雙方關係並未因此而決裂，至少夏州党項仍奉後唐爲正朔，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九三三年）八月，李彝超自行任命長兄李彝殷爲綏州刺史時，仍然上表後唐朝廷請求再正式予以發布，可見當時党項還是很重視後唐，認爲只有經過後唐同意，一切任命才算數。當然另一方面李彝超也想藉上項請求，測試後唐是否還把党項視如寇讎，明宗深知，在不能勝的情況下，後唐與党項能維持以往的關係也未嘗不可，因此在無奈之下同意這項任命，而李彝超也識趣的上表「謝罪」，但是同時要求「昭雪」。在籠絡、羈縻的前提下，明宗強行忍下心中的不滿，於同年十月下詔：「權知夏州事，起複雲麾將軍，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李彝超，可依前起複檢校司空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南（難）節度，夏、銀、綏、宥等州押番落等使。」[12]這個詔書發出後，心滿意足的李彝超也就在同月向後唐貢馬五十匹，表示願臣屬於後唐。

陝西西夏統萬城城堡　統萬城遺址位於陝西靖邊毛烏素沙漠之中，是西夏王朝的一個都城。

## 兒皇帝

當李從珂攻進後唐都城時，閔帝只帶了五十騎落荒而逃，結果在途中遇到要從河東入朝的石敬瑭。當石敬瑭見閔帝身邊只有五十騎跟隨，連將相、侍衛、府庫、法物這四大象徵皇權的東西都沒有時，不禁喟然長歎，覺得閔帝根本不算是個皇帝，更堅定石敬瑭奪權的決心。

而廢帝即位後，雖然猜忌石敬瑭，但是仍然任他為河東節度使。後唐朝臣呂琦等人看出石敬瑭若要謀反，一定會勾結契丹以為後援，所以主張與其任由石敬瑭勾結契丹，不如由朝廷跟契丹和親，以斷石敬瑭外援。

為阻止石敬瑭跟契丹來往。廢帝於是有了把石敬瑭調離河東的想法，但石敬瑭豈肯輕易離開自己的河東地盤？於是在謀士桑維翰的建議下，別無選擇的石敬瑭果真乞兵於契丹。而桑維翰雖然建議向契丹求援，但只是希望事成之後，給契丹一些金錢貨物作為酬謝。沒想到石敬瑭卻承諾一旦當上皇帝之後，除了每年送給契丹白銀三十萬兩、布三十萬匹之外，還會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從此北方門戶洞開，對後來造成莫大的影響。

更有甚者，石敬瑭還提出要拜契丹皇帝為父親，他手下的大將劉知遠極力阻止，認為對契丹稱臣尚可忍受，但要稱兒子就太有辱國風了。可是石敬瑭不聽劉知遠的建議，執意要做兒皇帝，最終爭取到契丹的援兵，滅了後唐。

在這一場政治角力中，李彝超顯然棋高一著，也因此，李氏一族在党項各部落中聲望又提升許多。不僅如此，在這場政治兼軍事的角力戰中，已可看出夏州党項李氏的實力足以跟中原王朝一較高下，這種情形正如《資治通鑑．卷二七八》所載：「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從此也激起夏州党項自立門戶，以便跟中原王朝一較高下的信心與意念。後唐末帝清泰二年（九三五年）二月，夏州党項李彝超病故，臨終前上書後唐以長兄李彝殷爲夏州節度使；三月，後唐正式以李彝殷爲定難軍節度使。

隔年中原局勢也有了變化。後唐明宗有一女婿，名爲石敬瑭，頗得明宗信任；而其養子李從珂也是明宗非常依賴的人，兩人常爭強好鬥，彼此猜忌，只是明宗尚在位，一時倒也相安無事。長興四年（九三三年），明宗之子李從榮急於奪權，竟然率兵進入宮中，宮中衛兵殺死李從榮，但明宗受驚嚇而死，由子李從厚繼位，是爲閔帝（或作愍

帝）。

閔帝即位後，因猜忌李從珂和石敬瑭，就在繼位的第二年，把兩人調離原屬根據地，希望削弱他們的實力，結果李從珂怕在赴任途中被殺，乾脆起兵反抗，殺進後唐都城汴梁，閔帝落荒而逃，由李從珂篡位稱帝，史稱後唐廢帝（或作「末帝」）。

廢帝雖然猜忌石敬瑭，但仍然命他爲河東節度使。只是這時石敬瑭反心已無法阻止，在割讓燕雲十六州，爭取到契丹的外援後，石敬塘就在後唐廢帝清泰三年（九三六年），滅後唐，自立爲帝，是爲高祖，建國號爲「後晉」，建元天福。天福二年

**燕雲十六州**

| 州名 | 今地名 | 備注 |
|---|---|---|
| 幽州 | 今北京一帶 | 治燕州 |
| 薊州 | 今天津市薊縣 | 治薊 |
| 瀛州 | 河北省滄州地區河間縣 | 治河間 |
| 檀州 | 北京市密雲縣 | 治密雲 |
| 順州 | 北京市順義縣 | 治賓義 |
| 新州 | 河北省張家口涿鹿縣 | 治永興 |
| 媯州 | 河北省張家口懷來縣 | 治懷戎 |
| 儒州 | 北京市延慶縣 | 治縉山 |
| 莫州 | 河北省滄州地區任丘市 | 治莫 |
| 涿州 | 河北省保定地區涿州市 | 治涿 |
| 武州 | 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縣 | 治文德 |
| 雲州 | 山西省大同市 | 治雲州 |
| 應州 | 山西省雁北地區應縣 | 治金城 |
| 寰州 | 山西省朔州市東北一帶 | 治寰清 |
| 朔州 | 山西省朔州市 | 治善陽 |
| 蔚州 | 河北省張家口地區蔚縣 | 治安邊 |

燕雲十六州圖

（九三七年），石敬瑭大封諸鎮時，對夏州節度使李彝殷也「並加食邑實封」。[13]

後晉高祖天福八年（九四三年）九月，党項內部也發生一場權力爭逐戰，起因爲夏州牙內指揮使拓跋崇斌與李彝殷的族弟，綏州刺史李彝敏、李彝俊相結合，企圖發動政變，欲刺殺李彝殷奪取節度使大權，結果事機不密，被李彝殷察覺，於是先下手斬了拓跋崇斌等五人，倖存的李彝敏一見事機敗露，乾脆率軍進攻夏州城，但夏州城極其堅固，之前後唐的大軍尚且無法攻破，區區綏州一隅之兵豈能攻下？當然很快就被李彝殷擊潰了。見大勢已去，李彝敏只好攜弟弟李彝俊及親眷等二百七十口投奔後晉延州，只是沒想到後晉朝廷獲報後，竟馬上將李彝敏等人送回夏州，結果這些人自然是被斬首了事，讓這場政變很快也很殘酷的落幕了。

後晉之所以選擇將李彝敏等人送回夏州，還是和「兒皇帝」問題有關。原來石敬瑭對契丹自稱兒皇帝後，契丹就經常威逼後晉，讓心有不甘的石敬瑭只當了七年皇帝就一命嗚呼，空留下千年罵名。石敬瑭崩殂後，由子石重貴嗣立，是爲出帝，因不齒於當兒皇帝，所以出帝常有抗拒契丹的言行，讓後晉跟契丹關係更爲緊張，契丹隨時都有南下攻打後晉的可能，故李彝敏一行前來投靠時，後晉當然不敢收留，畢竟契丹一旦發兵，後晉仍希望在夏州的党項能助其一臂之力，所以才會馬上將李彝敏一行送回夏州，以爭取李彝殷的好感。

出帝開運元年（九四四年），契丹果然率大軍南下，要「懲罰」這個不聽話的「孫皇帝」，出帝詔令党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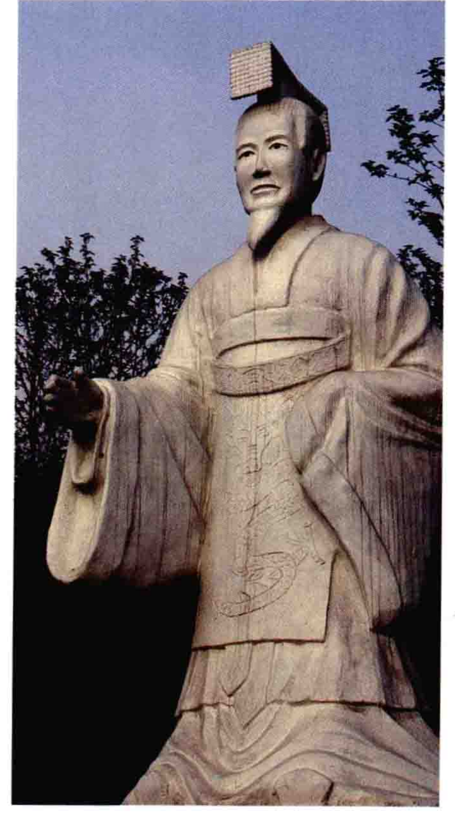
石敬瑭（892～942年）　太原沙陀族人。後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五代時後晉王朝的建立者，即後晉高祖（936年～942年在位）。曾向契丹自稱「兒皇帝」。明刊本《三才圖會》。

夏州節度使李彝殷爲西南招討使出兵協防，李彝殷就奉詔跟銀州刺史李彝沼合番漢兵四萬人，北上麟州，渡過黃河，攻入契丹地界，牽制南下討伐後晉的契丹軍。這場戰役後來因契丹大軍撤退而結束，但兩年後，即後晉出帝開運三年（九四六年），契丹再度大舉南下，滅掉後晉，俘虜出帝北遷[14]。

次年（九四七年），原後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自行稱帝，國號爲漢史稱「後漢」，沿用後晉的「天福」年號，隔年（九四八年）才改元乾祐。然而就在這一年，劉知遠駕崩，由子劉承祐嗣位，是爲隱帝，偏居西北的李彝殷本著傳統「拜廟不拜神」的原則，仍然向後漢稱臣，而後漢也以之爲「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並加兼侍中[15]」。

後漢隱帝初立，鎮國（鎮河中）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就跟原永興節度使趙思綰、鳳翔節度使王景崇聯合謀叛，李守貞自稱秦王，派人以大筆金錢、貨物賄賂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希望他能出兵相助，於是李彝殷上書後漢，表示三年前，羌族唆夜毋殺了綏州刺史李仁裕後叛逃，請求朝廷發兵討伐，後漢以「今歲不利舉兵」爲由，諭止之。[16]李彝殷之所以要發兵討伐三年前叛逃的唆夜毋，當然是個藉口，他只是想發兵屯駐延、丹（今陝西省宜川縣）二州境上，一則爲李守貞的反叛助威，另一方面則是要整軍經武，屯駐邊境，靜觀事態演變，以免中原一旦有警而受池魚之殃。

後漢乾祐元年（九四八年）十



劉知遠　河南禹州森林公園的劉知遠塑像。劉知遠（895～948年），沙陀族人，後晉開運四年（947年）稱帝，建立後漢，為後漢高祖。

月，李守貞謀叛事件敗露，後漢各鎮軍隊圍困李守貞於河中，情勢顯然不利於李守貞，李彝殷一看苗頭不對，立刻撤兵退回夏州，這件事被向來跟李彝殷不和的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偵知，於是向朝廷上奏，報告李彝殷之所以要陣兵邊境，目的就是要呼應李守貞，而今一見大勢已去，才撤兵回夏州。[17]李彝殷也上書朝廷辯解。但其實，此時後漢朝廷實力不強，根本無法約束地方各鎮，一個李守貞都還沒解決，哪還有餘力解決延州跟夏州的爭執？所以只下詔要延、夏兩州自行和解。

隔年（九四九年），李守貞等三鎮亂事還未平定，李彝殷還在此時向後漢朝廷獻馬，要求朝廷把靜州（今陝西省橫山縣）劃給夏州為屬州。靜州乃唐時所設，原內屬銀州，目的是要安置來降的党項人。[18]後漢朝廷准了李彝殷所請，這樣一來，党項李氏就擁有夏、銀、綏、宥及靜五州之地，而後來的西夏建國，也正是以這五州為基礎。從此可看出李彝殷很能掌握機會，尤其懂得在關鍵時刻擴張自己的實力，凡是中原有藩鎮要謀叛時，李彝殷都會暗中加以資助，但是又不介入，所以各謀叛的藩鎮無不極力重賄党項在夏州的力量，而五代各朝實力都不強，對党項李氏也都以重賞羈縻方式，只求名義上的臣服，就心滿意足了，所以《資治通鑑·卷二八八》就指出：「（李）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心，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



郭威（904～954年）　五代時期後周王朝的建立者，即後周太祖（951～954年在位）。明刊本《三才圖會》。

乾祐二年（九四九年）九月，後漢終於平定李守貞等三鎮之亂，後漢隱帝於是大封群臣，党項李彝殷也撈了個「兼中書令」的虛銜。但隱帝只高興了一年，乾祐三年（九五〇年）時，樞密使、侍中、鄴都留守郭威就奪取後漢政權稱帝。郭威建國號為

周，史稱「後周」，是爲後周太祖，建元廣順。同一時間，原河東節度使劉崇在契丹支持下，也在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稱帝，建國爲漢，史稱「北漢」，轄有今山西省內的汾、忻、代及并州等十二州之地。

郭威建立後周後，連近在咫尺的北漢都無法納入版圖，對夏州党項自然無力加以控制。而党項也深知還沒有實力可以自立門戶，所以對延續中原「正統」的後周仍然奉表稱臣，其實後周對夏州党項除了繼續的籠絡羈縻之外，也別無他法。太祖廣順元年（九五一年），後周進封李彝殷爲隴西郡王；李彝殷眼見鄰近的北漢實力頗強，又有契丹作靠山，既惹不起，也就只得討好，所以又「遣使奉表於北漢」[19]。但是北漢畢竟地狹人寡，不如後周廣土眾民，所以在名義上，夏州仍然是隸屬於後周的一個藩鎮。

後周廣順三年（九五三年），轄屬於北漢的麟州刺史楊仲訓（又作楊重訓、楊崇勛）被後周境內各府党項羌人包圍，於是向夏州李彝殷求救，並且表示願意歸附後周，這在當時當然是一個重大政治事件，李彝殷立刻向後周朝廷上奏。麟州歸順對於後周來說，無異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當然極爲欣喜，朝廷於是下詔要党項停止攻擊麟州。事後論功行賞，這件事是由党項李彝殷促成的，故進封

河南新鄭周世宗陵碑記　柴榮（921～959年），為後周太祖郭威的養子。954年，郭威病重臨終前囑柴榮「陵所務從簡約」，葬時用紙衣瓦棺，墓前不得用石人石獸。柴榮同年繼帝位，勵精圖治。柴榮在位6年，959年病逝。按照太祖的遺訓，後周的皇陵都簡樸無華，區別於歷代帝王陵寢，史稱柴榮為五代第一明君。

李彝殷爲西平王；後周世宗顯德元年（九五四年）七月，又增「加守太保」名號。

在此之前，後周府州（今陝西省府谷縣）刺史，党項羌人折德扆（音「移」）因多次出兵攻擊北漢，而有大功於後周，於是世宗要折德扆以他所統的兵於顯德元年五月到京師覲見，以便加以籠絡，這樣在對付北漢、契丹時，後周又能增添不少生力軍。於是後周在府州恢復設置永安軍，以折德扆爲節度使，而折德扆之父折從阮也是後周的武勝軍節度使，父子二人都是節度使，羨煞當時人。但後周的籠絡、禮遇折氏家族，卻引起李彝殷的不滿，他認爲夏州自唐末以來就是節鎭，李氏家族累世承襲節度使，可以說是官宦世家，理應顯貴，而晚起的折氏如今也貴爲節度使，令他深不以爲然，恥與之同列。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九五五年），李彝殷下令拒絕府州使者過境夏州入朝後周，後周世宗知道這件事後，就問計於宰臣，宰臣回答：「夏州邊鎭，朝廷每加優借，府州偏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殷）庶全大體。」但是後周世宗卻認爲：「（折）德扆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北漢）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牛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爲？」[20]後周世宗柴榮認爲夏州民貧地瘠，日常物資都只能仰賴中原，而府州党項折氏多年來效忠後周，所以他寧願得罪夏州李氏，也不願意放棄府州折氏，於是派使者帶著珍寶及責備李氏的詔書至夏州，李彝殷見此時後周力量還相當強大，衡量利害得失之後，對後周使者「惶恐謝罪」，讓這件党項李氏、折氏爭執事件總算是和平落幕了。顯德六年（九五九年）八月，後周再加封李彝殷爲守太傅的官銜。

後周世宗柴榮算得上是五代時難得一見有作爲的君主，他曾在顯德六年親率大軍北伐，先後收復今河北省境內的瀛、莫二州等州，以及原屬燕雲十六州的瓦橋關、益津關及淤口關等處，原想繼續北伐，沒想到正值春秋鼎盛的他卻突然染患重病，不久就與世長辭，由後周宰相范質輔佐柴榮年僅七歲的兒子柴宗訓繼位，史稱後周恭帝。後周世宗曾協助養父太祖郭威出兵滅北漢，對於武將擁兵奪權深懷戒心，所以即位後，他就令手下趙

匡胤從各地挑選強壯兵丁，編爲皇帝的宿衛親軍，並由趙匡胤出殿前司，統轄這支精銳部隊，世宗臨終前，更把他認爲最忠誠、可靠的部下趙匡胤，由殿前都指揮使晉升爲殿前都檢點[21]，掌握後周最重要的軍權，而且許多禁軍將領又都是他的親信或至交，因此世宗一駕崩，整個後周就沒有任何勢力可以跟趙匡胤相提並論，但是繼位的恭帝畢竟只是個七歲的小孩，因此這位被世人認爲最忠誠可靠的殿前都檢點趙匡胤，此時也心懷叵測，決心改寫歷史。

後周恭帝顯德元年（九五九年）十一月，趙匡胤以鎮州（今河北省石家莊市正定縣）、定州（今河北省定縣）動亂的名義，向朝廷謊報北漢會同契丹南侵，後周宰相范質及一些執政大臣沒有評查情報的眞僞，便於顯德二年（九六〇年）正月派時任殿前都檢點、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的趙匡胤率軍前去拒敵。當時後周正處於「主少國疑」、內外交困的關鍵時刻，在禁軍中早有擁立趙匡胤的風聲，當大軍甫出都門到達陳橋驛（約今河南省新鄉市封丘縣陳橋鎮）時，趙匡胤的弟弟趙匡義和部下趙普出面，忽然把一身龍袍「強」加在趙匡胤身上，要趙匡胤就皇帝位，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陳橋兵變」。當然，這齣「黃袍加身」的戲碼是早就預謀好的，不然，軍中怎會忽然有縫好的龍袍呢？而趙匡胤推遲一番後，也就在心甘情願的情況下南面稱孤了；接著，他派人把兵變一事通知守備京城汴梁的禁軍將領石守信和王審琦，這兩人都是趙匡胤的心腹，當然毫無疑問的守好京城，等待新皇帝趙匡胤的歸來。

趙匡胤穿上龍袍之後，契丹也不



河南封丘陳橋驛壁畫　960年，五代末期後周禁軍統帥趙匡胤被部下黃袍加身，逼周恭帝讓位，建立「宋」朝。



宋太宗趙炅（939～997年） 976～997年在位。年號為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宋太祖趙匡胤同母弟，初名匡義，太祖時改名光義，稱帝後又改名炅。

打了，急著趕回汴梁就皇帝位，石守信、王審琦自然是大開城門迎接新皇帝。待趙匡胤坐上龍椅接受群臣拜賀時，宰相范質才恍然大悟，原來之前趙匡胤說要率軍北上討伐契丹完全是謊言，集合軍隊、篡奪帝位才是眞的目的，但這時覺悟已經太遲了，眼見木已成舟，他也只好隨其他大臣一起跪拜在地，齊呼萬歲。雖是竊取後周皇位，但趙匡胤對後周太后及幼帝下達「不得驚犯」的命令，對後周恭帝也沒有趕盡殺絕，封他爲鄭王。趙匡胤即位後建元「建隆」，定國號爲「宋」，而後周的滅亡，也象徵了五代的結束。

宋朝之所以得以建立，依靠的仍然是軍人力量，實力並沒有特別堅強。此時，北邊有強大的契丹，西北則有北漢，所以宋朝對占據夏、銀、綏、宥、靜這五州的党項地方勢力，除了羈縻也別無他法，而党項李氏向來秉持對中原王朝輸誠原則，並不在意這個王朝是誰建立的，所以宋朝建立後，宋太祖趙匡胤就加封夏州定難軍節度使李彝殷爲太尉。宋太祖乾德五年（九六七年），李彝殷過世，宋贈封爲夏王，由李彝殷的兒子李光睿嗣立。這期間，宋朝忙於統一中國的戰事，對北漢、契丹遼都採取息事寧人的消極政策，當然更不會對遠在西陲的党項採取積極的措施。宋太祖開寶九年（九七六年），宋出兵伐北漢，党項李光睿也率軍參戰，並攻破北漢吳堡寨，「斬首七百級，獲牛羊千計，俘寨（音意同「寨」）主侯遇以獻。」[22]因爲有此一功勞，宋朝加封李光睿爲「檢校太尉」，同時爲避宋太宗名諱，在漢文史料中，就把李光睿改爲李克睿。也就是在這一年，李克睿病逝，此時已即位的宋太宗趙光義[23]還爲之廢朝一天，並追贈李克

睿爲侍中，由他兒子李繼筠自行出任權知州事，這時是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年）三月。到了同年五月，宋廷就以李繼筠爲定難節度使留後。次年三月，宋朝再伐北漢，李繼筠及銀州刺史李光遠、綏州刺史李光憲率党項、漢兵沿黃河列寨，渡河以增長宋軍聲勢，終於在這年五月滅北漢，結束自唐安史之亂以來的藩鎮割劇亂局，統一中國。太平興國五年（九八〇年）七月，李繼筠過世；同年十一月，宋廷以李繼筠之弟李繼捧爲定難軍留後。

自從宋朝於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〇年）建立，至太平興國五年（九八〇年），這二十年來皆跟党項維持和平關係，但是李繼捧嗣立後，情勢就有了變化。李繼捧原先也要立他弟弟繼立爲留後，可能由於李繼立不孚人望，因此引起諸位叔伯堂弟的怒怨與反對。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年）五月，李繼捧的堂叔西京作坊使、綏州刺史李克文上書宋廷，指稱不該以李繼捧即位，並「請遣使與偕至夏州諭繼捧令入朝」。宋朝當然樂於看到夏州党項內訌，党項李克文既然有此要求，宋廷自然順水推舟，於是就「命克文權知夏州，以西京作坊使尹憲同知州事」[24]，宋朝早就企圖剷除夏州割據局面，所以有這個機會當然要加以把握。李繼捧對內遭家族反對，對外得不到宋朝的支持，於是自己率家屬到宋朝京城汴京（即汴梁），宋太宗大爲欣喜，賜他白金千兩，絹千匹，錢百萬，李繼捧的祖母，獨孤氏也獻上玉盤一金盤三，宋太宗也予以厚賜。

李繼捧深覺自己既爲自己家族所不容，又覺得宋朝皇帝對他禮遇有加，所以乾脆向宋廷提出：「願留京師，遂獻其管四州八縣」，這裡所說的四州，是指夏、綏、銀、宥四州，因爲靜州時設時廢故不算在內。李繼捧提出後，這正是宋朝「固所願也，不敢求耳」，於是立即遣使到夏州，「護繼捧思麻以上親赴闕」[25]，宋朝這項措施，目的是把党項李氏高層統統接到汴京，連根刨除党項李氏在夏州的力量。但李氏豈會看不出宋朝的意圖？當然引起激烈的反彈。到了同年十月，許多不肯聽從朝廷遷到汴梁的李氏家族，如繼捧的堂弟李繼遷等人逃往山區，聯合起來反抗宋廷，結果都被夏州兵所擊敗，斬首五百級，獲

牛馬百萬計；十一月，宋朝又把原來綏州刺史李克憲、銀州刺史李克文招到汴京，改授李克憲爲單州（今山東省成武縣）刺史，李克文爲澧州（今不詳）刺史，讓他們脫離党項人聚居地區，並改授李繼捧爲彰德節度使。

李繼捧因個人受家族排擠，便意氣用事以這種玉石俱焚的作法，犧牲了整個党項民族的福祉，何其不智！而宋朝因此幾乎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得到盤據夏、銀、綏、宥各州長達百年的党項族聚居地區。自唐朝以來，派往夏、銀、綏等党項羌人聚居地區的邊臣疆吏，對當地邊疆少數民族都是極盡壓榨、剝削、掠奪之能事，如唐憲宗元和元年（八〇六年），宰臣杜佑就曾上疏說：「党項小番，雜處中國，本懷我德，當示撫綏，間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便賄其方物，徵發役徒，勞苦既多，叛亡遂起。」[26]所謂的「邊將非廉」，還只是極其含蓄的說法。這種巧取豪奪當然會激起党項等少數民族的叛逃；宋朝接管了夏、綏、銀、宥各州後，駐守邊郡官員依然沿襲唐代劣習，史傳載：「靈武節度使馮繼業……領鎮頗驕恣，時出兵劫略羌夷，羌夷不附。」[27]又如「（宋太祖）開寶二年（九六九年）……原穆州。西人（党項、回紇人）有犯漢法者，（王）彥升不加刑，召僚屬飮宴，引所犯以手捽（音「卒」，拔起）斷其耳，大嚼，卮酒下之，其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啖（音「淡」，意爲吃）者數人。」[28]這種行爲不僅殘酷，而且野蠻，党項羌人自然會有叛逃之心。

雖然並非所有的邊臣疆吏都是這麼野蠻，但在裁決上的不公，也令人難以心悅誠服，例如規定「諸路番官，不問官職高卑，例在漢官之下。」[29]這明顯是民族歧視；溫仲舒知秦州時，把党項等少數民族強行驅逐到渭水之北，立下碉堡柵欄，限制他們來往；又如翟繼恩知環州（今甘肅省廣河縣）時，「擅配州界熟戶和買糧草。因縱人入諸族帳催督，……催督者憑爲奸欺，誅求數倍，小不如意，則鞭撻隨之。」[30]再如「（指秦州）有質院，質諸羌百餘人，自少至老扃（音「坰」，意關閉）繫之，非死不出。」[31]這是形同終生監禁的不人道作爲，豈是民族融合之道？這些只是史料上找到的資料，史料所未載

或者還沒找到的，必然還有一大堆，由此即可窺知党項羌人在宋朝統治下的處境。

在宋朝要把李繼捧五服之內的親屬都遷到汴京去時，李繼捧的堂弟李繼遷就徹底反對，他曾說：「吾祖宗服食茲土逾三百年，父子兄弟列居州郡，雄視一方；今詔宗族盡入京師，死生束縛之，李氏將不血食矣！」他弟弟李繼沖也認爲党項人不可以離開根據地：「虎不可離於山，魚不可脫於淵。」[32]所以李繼遷兄弟就率領一批党項族人，逃到夏州東北約三百里的地斤澤（今陝西橫山縣東北），結果還是被宋軍追剿，損失慘重。但李氏一族在党項人中一向具有聲望，也有相當的號召力，李繼遷運用和党項豪族通婚的方式，跟另一個党項大姓野利氏建立起反宋聯盟。而宋朝在夏、銀各州的措施，激起党項人普遍的反抗，無形中這些反抗的党項人都向李繼遷靠攏。

宋朝在這地區一方面壓榨剝削党項人，另一方面則又積極扶植當地漢人勢力，以漢人法律治理党項人，完全不合乎處理民族事務的原則。宋朝不考慮民族習俗的差異性，沒有因人、因地制宜，強以漢人的律法加諸党項人，當然引起党項人的反抗，李繼遷深知党項人普遍反抗的心理，跟恢復往日党項人當家作主的共同要求，於是號召党項人團結起來，共同反抗宋朝的統治，恢復党項人「固有」的生存空間，這種訴求就是党項人的心聲，因此得到党項人的全力支持。於是李繼遷有了人民、有了武力，聲勢日益壯大，於宋太宗雍熙二年（九八五年）一舉攻下銀州，自稱定難軍留後，接著推行一連串措施，爲後來的西夏建國奠定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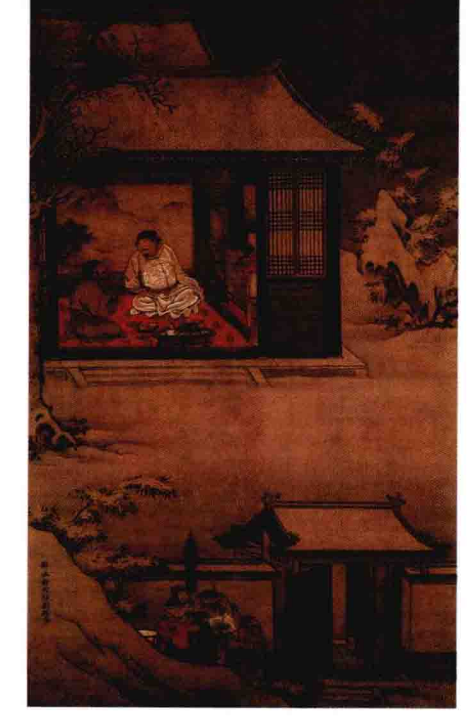
當李繼遷凝聚党項人心又形成勢力時，正是宋朝跟契丹發生激烈戰爭的時刻。李繼遷善於觀察「國際」情勢，覺得契丹的聲勢跟力量似乎比宋朝來得大些，況且之前党項跟契丹沒有恩怨，而此時是党項爭奪故土的關鍵時刻，權衡利害得失後，李繼遷決定向契丹稱臣，以爭取契丹的支援，這時是宋太宗雍熙三年（遼聖宗統和四年，九八六年）。契丹既跟宋朝打得不可開交，党項前來納貢稱臣，豈有不接納的道理，於是授李繼遷爲「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州觀察處使、特進檢校太師，

都督夏州諸軍事」。[33]其實李繼遷的示好，也正中契丹下懷，因爲這時契丹大將耶律盼正在泰州（約今吉林省一帶）跟宋朝作戰，且戰況不佳，於是擅於利用時機的遼聖宗把握機會，以宗室耶律襄的女兒爲義成公主，答應三年後，即遼統和七年（九八九年）時嫁李繼遷。契丹之所以要在三年後才把義成公主嫁出去，一方面可能是因爲義成公主年紀還小，另一方面則要看党項李繼遷是否眞能出兵爲契丹助威。

宋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年），李繼遷認爲有契丹爲外援，激起雄心壯志，開始對宋軍作戰，且獲得勝利。宋太宗則因多次用兵失利，便採用趙普所建議的「以夷制夷」策略，起用之前降宋的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賜姓名爲趙保忠，派他回鎭夏州。於是這時出現了兩個定難軍節度使，一個是契丹封的，一個是宋朝給的；趙保忠（即李繼捧）到夏州後，認爲與其跟李繼遷同室操戈，不如建議朝廷籠絡羈縻李繼遷，宋朝也認爲這個主意不錯，於是任李繼遷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爲趙保吉，但是李繼遷稍早已被契丹封爲夏國王，當然不肯再接受宋朝這個區區觀察使的「安慰獎」，但是李繼遷也不想給宋朝難堪，因此就暫時先跟宋朝虛與周旋，因爲他需要跟宋朝互市，以換取許多生活必需品及經濟上的利益。



宋朝見李繼遷不肯接受銀州觀察使的官職，但是又不得不跟宋朝維持互市關係，於是爲了迫使李繼遷就範，宋朝便想採取經濟制裁，也就是



雪夜訪普圖　明劉俊繪。描繪宋太祖趙匡胤雪夜訪問謀士趙普的故事。

關閉互市。宋朝認為李繼遷所統率的党項人，生活在「銀夏之北，千里不毛」的沙漠地區，除放牧的牛、馬、羊外，就只有天然的池鹽，這種鹽帶有青色，通稱「青鹽」，一向是關隴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民生必需品。此外，當地糧食短缺，織品也少，因此宋朝認為只要一旦停止互市，党項人生活就會成問題，這樣一來，就會造成李繼遷統治上的困難，時間一久，李繼遷必會就範；這個算盤打得是相當如意，但是刀是兩刃的，雖可傷人，也會傷到自己，一旦沒了互市，党項人固然有所不便，關隴人民食無鹽更是難過，如《宋史・鄭文寶傳》所說的：「關隴民無鹽以食，境上騷擾。」所以這項停止互市的措施最後不得不撤銷，如此一來，等於助長了李繼遷的聲勢。

李繼遷聲勢既然看漲，李繼捧心想血濃於水，也轉而跟李繼遷合作，並開始暗通契丹，夏州情勢明顯不利於宋朝。於是宋朝派李繼隆率兵出擊，大軍由綏州馳入今河北省內的撫寧縣，攻克夏州，抓回李繼捧，宋太宗且認為「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地」，因此下令於淳化五年（九九四年）「隳其城」[34]，即毀掉夏州城；之後，把當地居民強制遷往綏、銀等州。同年的秋季，李繼遷又遣使向宋朝納貢謝罪，宋朝見好就收，改授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只是李繼遷仍然不接受，而且率進攻宋的清遠軍（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想要奪取靈州。宋太宗至道二年（九九六年），宋朝為固守靈州，派軍護送四十萬糧草接濟，這支運送糧草的軍隊走到浦洛河（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內）時，被李繼遷軍隊攔截，宋軍大敗，所有糧草都被李繼遷給劫走了[35]。這對李繼遷而言，就像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樣，讓他的部隊增添許多補給，所以不久他又率軍進攻靈州，把靈州團團圍住不肯撤走。這下讓宋太宗想徹底解決李繼遷的勢力，於是親自擬定五路出擊的計畫，派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趨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進攻，準備會師平夏（今不詳），但是由於糧草運送困難，加以各部隊步調不一，而李繼遷由於熟悉地形，採取「敵來我走，敵走我來」的靈活游擊戰術，不跟宋軍正面接觸，使宋軍始終找不到李繼遷的主力，以決勝負，

結果曠日廢時，終至糧草無法接濟，結果不得不撤軍。[36]

宋至道三年（九九七年），宋太宗駕崩，由子趙恆繼位，史稱眞宗。對宋夏雙方來說，這都是個轉機，李繼遷遣使宋朝求和，眞宗初立也不想多事，就任命李繼遷爲定難軍節度使，這次任命使已經納入宋朝版圖長達十五年（九八二～九九七年）的夏、銀、綏、宥四州農貿市場，再次落入党項李氏一族手中，李繼遷總算「光復」傳統的「國土」，就党項人而言，可算得上是民族英雄。

李繼遷深知宋朝爲防藩鎮割劇，所以立國後，即不容許軍人擁有權力，因此對外政策比較消極。在有夏、銀、綏、宥四州後，李繼遷開始覺得不滿意，打算開疆闢土、擴張實力，於是將矛頭對準位於夏州西側，後依賀蘭山、西控河西走廊的靈州。此處地理位置極爲重要，唐宋以來都是邊疆國防重鎮，河西走廊更是通往西域的孔道，也是漢人、回紇、党項及吐蕃各民族混合雜居之處，是四方民族都想控制的據點。靈州既然具如此重要的地緣優勢，宋朝自然不能放棄，可是要扼守靈州，須付出很大的代價。自唐代安史亂後，西北地區始終不得安寧，人寡地瘠，要堅守靈州就得長途運送糧餉，關西人民早已不堪其苦，實無餘力支應靈州糧餉，所以宋朝就有大臣主張乾脆放棄靈州，如楊億、李沆、王旦、李至、張齊賢等人[37]；但是另有一些大臣像通判永興軍何亮，就以《安邊書》上奏朝廷，認爲絕不可放棄靈州，他所持的理由有以下三點：第一，靈武「地方千里，表裡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眞放牧耕戰之地」，如一旦放棄，等於讓李繼遷不勞而獲，會增強他的實力，對宋朝會造成更大的威脅。第二，「自環、慶至靈武僅千里。西域、北庭剖爲二，故地險勢弱，不能爲中國之大患。」北庭指的是唐設在今天山以北的行政單位，如一旦放棄靈州，西域、北庭將連成一氣，會使中國面臨極大的壓力。第三，契丹雄踞北方，要對付契丹的騎兵，宋朝也必須要有騎兵，中國的馬向來依賴河西地區，如一旦放棄靈州，讓李繼遷占有該地，勢必威脅西北各民族，則宋朝戰馬來源就成了問題，更無法面對契丹。[38]

當宋朝官員還在喋喋不休的爭辯

時，李繼遷已經動員大軍進攻靈州，宋朝這時才感覺事態嚴重，立刻增派六萬大軍前往增援，只是援軍未到，靈州已經被李繼遷占領了。李繼遷改靈州爲「西平府」，認爲「西平北控河、朔，南引慶、涼，據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繕城浚壕，練兵積粟，一旦縱橫四出，關中莫知所備。」[39]從這項記載來看，李繼遷不僅對地緣政治相當熟悉，對戰略也已胸有成竹。爲了「繕城浚壕」，使西平府更爲牢固以凸顯其重要性，李繼遷宣布以西平府爲都，這時是宋眞宗咸平五年（一一〇二年）。

次年，李繼遷想向東擴張，於是進攻麟州，但失利。向東既不成，李繼遷於是轉而向西，渡過黃河，翻越賀蘭山，進入吐蕃族聚居地區，攻下河西走廊四鎮之首的西涼府（今甘肅省武威市）。唐安史亂後，西涼府就被吐蕃所占領，漢人或死或逃，留下來的並不多；五代後唐明宗（九二六～九三三年）時，當時的權知西涼府留後孫超，曾派大將拓跋承海入京，後唐明宗接見時，拓跋承海說西涼府原來有來自鄆城（今山東省鄆城縣）的二千五百名戍兵，但黃巢之亂後就跟中原阻絕，此時只剩下一百多戶；待李繼遷占領這裡時，約有三百多戶漢人。

李繼遷攻占西涼府後，不免躊躇志滿且充滿驕氣，卻沒想吐蕃大首領潘羅支趁他不備，發動突襲，李繼遷就這樣身中流矢傷重而死，由子李德明嗣立，這時是宋眞宗景德元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一年，一〇〇四年）。這年對宋朝或契丹遼來說，也別具意義。原本契丹大舉南侵宋朝，眞宗在宰相寇准建議下，御駕親征，一戰之後，雙方協議簽訂了歷史上有名的「澶淵之盟」，宋每年須給契丹「歲幣」十萬兩白銀，二十萬匹絹。如果純就經濟層面看，每年只花白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的確比連年征戰來得廉價許多。

對契丹而言，「澶淵之盟」讓契丹每年可憑空得到絹銀達三十萬，且之後又加碼一倍，於是這個甜蜜的毒藥完全鬆懈了契丹的武力，君臣從此流於逸樂，雖然表面上契丹還是當時中國最強大的國家，但是事實上已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所以後來女眞族完顏阿骨打能以極少數的兵力抗遼成功，可見「澶淵之盟」並無好處。

## 曹利用談判

宋朝派曹利用為簽訂澶淵之約的使者，真宗為息事寧人，盡早簽訂和約，特告訴曹利用，必要時絹銀合計一百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宰相寇准私下警告曹利用，如果超過三十萬，就要斬殺曹利用。

簽約之後，曹利用回來面見真宗，只是恰巧真宗正在用膳，內侍問所謂何事，必須面見皇帝？曹利用以事涉機密必須面稟，內侍問可否稍為透露？曹利用只把三根手指放在面頰，內侍就將這情形演練一遍給真宗看，真宗以為是三百萬，直喊太多，不過之後又說如果真能了事，也無不可。後來曹利用親自入內稟告後，才知道只是三十萬，令真宗頗感欣喜。*

*見（南宋）王稱，《東都事略・曹利用傳》。

而党項的李德明（《遼史》作李德昭）嗣位後，曾遣使向契丹遼告喪，契丹於是追贈李繼遷爲尚書令，並派西上閤門使丁振前往西平府弔慰。宋眞宗景德二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一〇〇五年），契丹封李德明爲西平王；也就在這一年，宋朝覺得既然可以用金錢向契丹買到和平，應該也可對党項如法炮製，於是向李德明提出媾和條件：以李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年頒金、帛、緡（音「民」），成串的錢）錢各四萬，茶二萬斤；給予內地節度使的待遇；准許党項人進入內地貿易；撤銷青鹽內輸禁令。同時宋朝也向李德明提出以下七個條件：（一）歸還靈州；（二）限居住在平夏地區；（三）派遣子弟爲質子，宿衛京城；（四）送回被俘虜的宋朝官吏；（五）解散党項的番漢軍隊；（六）釋放被俘的宋朝兵民；（七）如果邊境發生糾紛，要聽從宋朝政府處理。這七個條件中，歸還靈州跟送子弟宿衛京師這兩項李德明堅不同意，因此宋朝對允許党項人進入內地貿易也有所保留，其餘條件，雙方幾乎都達成協議。

如果宋朝至此能夠奮發圖強，充實國力，以「澶淵之盟」讓契丹耽於逸樂，至被女眞滅亡；以宋党項和約使党項步上契丹後塵，則以金錢外交，換取和平，甚至使敵人腐化未嘗不可行；可惜的是，宋朝並沒有因此奮發向上，反而是党項有蒸蒸日上之

勢。

李德明接掌李繼遷之位時，党項內部並沒有十分團結，各部落仍然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性。但跟宋朝訂下和約後，穩固不少李德明的統治力量，讓李德明比他的歷代祖先擁有更大的統治空間跟統治權；此外，跟宋朝的和約一簽訂，彼此再無戰事，兩國和平維持近二十多年（一○○四～一○三一年），讓党項人民得以專心從事農耕、放牧，經濟有了極大的發展，宋朝范仲淹在他的《范文正公集．答趙元昊書》，就指出党項這時是「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經濟是國力強弱的指標，党項人富起來了，李德明跟著水漲船高，聲望也隨之上升。宋眞宗景德四年（一○○七年），李德明請求在保安軍（今陝西省志丹縣）設置榷場。所謂「榷場」，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位在邊境的貿易市場，准許党項或其他少數民族跟漢人貿易。宋朝以繒、帛、羅、綺，跟党項交換駱駝、馬、牛、羊、玉、氈毯及甘草等；以香藥、瓷器、漆器、薑、桂等物，交換蜜蠟、麝臍（香）、毛褐（獸毛或粗麻製成的短衣）、羱羚角、柴胡、肉蓯蓉、胭脂及翎毛（鳥羽）等。這些還只是官方的貿易，至於民間交易顯然內容更是多樣化，那些以「進貢」爲名的，更准許他們在汴京自由買賣，可見党項跟宋朝的貿易相當發達，雙方的經濟都獲益不少。

党項人盤據之地扼西域（含今天中亞）東來的通路，党項人以這項地理優勢，強行抽取十分之一的「關稅」，引起許多西域商人心生不滿，因而裹足不前；但也有些商人改行海道東來，像大食即爲一例。這樣一來，党項就抽不到過路費，對党項而言，這是一筆不小的損失。所以宋眞宗乾興元年（一○二二年），李德明請示宋朝諭令大食貢使必須取道西夏，但宋朝似乎沒諭知大食，因爲之後的大食商人仍然走海路到中國，這也是何以宋以後海運日見興盛，廣州、廈門、泉州商業日趨發達的一個原因。

李德門一方面盡力擴張領土，並鞏固已有的領地；另一方面又設法討好宋朝，經常向宋朝進貢馬、牛、羊、駱駝等畜產，而宋朝也本著中原王朝厚贈四夷的傳統，大量回贈白銀、緡錢、錦彩、絹帛、布匹、茶、藥以及精心製作的手工藝品，以滿足

## 西域貿易

唐代西域昭武九姓康、史、曹、石等國，就是今天中亞阿姆河、錫爾河之間各個綠洲城市，幾乎都只是一隊五百人左右的商隊前來中國貿易，他們會訛稱自己是各國派來的使者，以少許的貨物當作「貢品」，目的是讓更多的貨物在沿途及唐代京城長安出售，以獲得利益。

兩《唐書》一概把這些商隊當作使者加以載錄；這種情形晚到明末清初，準噶爾前來「進貢」的人馬多達二，三千人。固然真的有些許貢品，但更多的仍是自行販售的商品。以此類推，宋朝從党項來的貢使，必然也兼有貿易的性質。

党項統治階層的需要。當党項聚居地區發生災荒時，宋朝也特別開放榷場，准許党項人來採購糧食，就這一點而言，宋朝確實是無虧於党項，而且也有泱泱大國的風範。

政權穩固之後，李德明也一心想效仿中原王朝天子的物質享受，他早些年已經在夏、綏二州建有驛館，修建道路橋梁，開始講究排場，後來又「役民夫數萬，於鏊子山（今陝西省延川縣）大起宮室，綿亙二十餘里，頗極壯麗。」他由夏州前往巡遊時，更「大輦方輿，鹵簿（儀隊）儀衛」[40]，儼然是中原王朝的天子作風。他在發號施令、任命官吏、建立宮室、旌旗等制度方面，已經有獨立王朝的架勢，「每（宋）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榜置於廡（音「武」，指廳堂兩邊的走廊）下；使輶（音「由」，皇帝使臣的車子）始出餞館已，更赭（音「者」，紅色）袍，鳴鞭鞘鼓，吹導還宮，殊無畏避。」[41]所謂鳴鞭，又叫「靜鞭」，是古代帝王儀仗的一種，就是由二個內侍拿尾端綑上紅絲，再加上蠟的鞭子，在皇帝要出場時，用力甩向地面，使之發出響聲，要大家全神貫注，安靜地恭候皇帝；鞘鼓也是一種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的儀仗。

此外，李德明認爲原屬靈州的懷遠鎮（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內），西北有賀蘭山爲屏障，東南有黃河，更有西平作爲前哨，形勢利便[42]，所以便在此地築城居住，大建宮闕、宗廟、官署，改稱「興州」，以之作爲新都。

李德明雖然已懷有稱帝的雄心壯

## 回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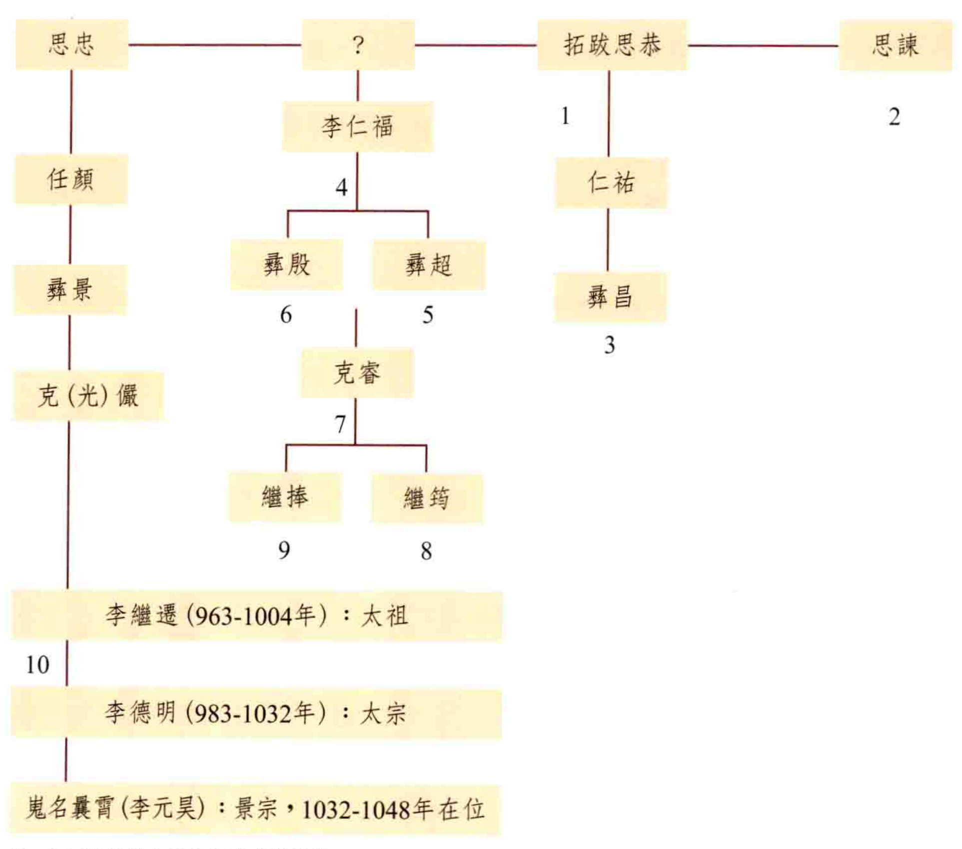
回紇汗國興起於唐朝，盛時雄踞大漠南北，一度且有能力出兵助唐敉平安史之亂，替唐收復東、西兩京，且曾多次迎娶唐朝公主。

但後來，回紇北邊新興起一個「黠戛斯汗國」，這個民族在兩漢時稱「堅昆」或「鬲昆」，元時為「吉利吉思」，即是今天中亞國家吉爾吉斯。極為兇猛的黠戛斯於唐文宗開成五年（八四〇年）滅掉回紇汗國，回紇人因此四處逃亡，逃到河西走廊以甘州為中心即稱「甘州回紇」，此外還有賀蘭山回紇、秦州回紇、涼州回紇、合羅川回紇、肅州回紇及瓜州回紇等，簡言之，整個河西走廊幾乎都被回紇所控制。

志，但苦於經濟上還要依賴宋朝，所以在表面上對宋朝還是畢恭畢敬，北面稱臣，可是他的兒子李元昊雄心更大，認爲不該再向宋朝稱臣，李元昊後來被宋朝賜姓「趙」，所以宋以後的許多文獻都把他寫作趙元昊。他認爲如果繼續向宋稱臣，將無法凝聚各部党項的向心力，並以此勸說李德明，可是李德明另有看法，他告誡元昊：「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辯說：「衣皮毛，事畜牧，番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43]從李德明父子這段對話，就可以看趙元昊的野心更在李德明之上。當時党項北有強大的契丹，碰不得；東與南有富裕的宋朝，也討不了好，要擴張只有向西，侵略當時盤據甘州（今甘肅省張掖）的回紇族，回紇可汗夜落隔兵敗自焚，趙元昊且將夜落隔的妻女抓回來，並派兵戍守甘州，向西擴張一大片土地。

宋仁宗天聖九年（一〇三一年），李德明逝世，由趙元昊嗣立，他外倚契丹，開始規劃脫離宋朝的羈縻；對內則申明號令，以軍事力量勒令各羌人部落，党項從此進入一個全新的境界。西夏國的建立，已是指日可待了。

## 元昊以前的世系表




注：1-10的標號為夏州定難軍節度使。

1 舊《五代史・梁末帝紀》。
2 舊《五代史・唐莊宗紀》。
3 《冊府元龜・卷四三九》。
4 舊《五代史・李仁福傳》。
5 舊《五代史・李仁福傳》。
6 舊《五代史・唐明宗紀》。
7 《冊府元龜・卷九九四》。
8 舊《五代史・唐明宗紀》。
9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10 舊《五代史・李仁福傳》。
11 《資治通鑑・卷二七八》。
12 《冊府元龜・卷一七八》。
13 舊《五代史・晉高祖紀》。
14 關於後晉出帝石重貴被俘後送往契丹的詳情，宋人葉隆禮的《契丹國志・卷三四》有詳載。但葉氏乃據《資治通鑑》及《歐史・晉家人傳》的〈高后李氏傳〉撰成，今人賈敬顏改題爲〈晉出帝北遷記〉《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並加以疏證，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
15 舊《五代史・漢隱帝紀上》。待中，秦始置，本爲丞相屬吏，以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稱侍中，漢時因侍從皇帝左右，出入宮庭，地位漸形貴重，魏晉以後實際已形同宰相，此處只是虛銜，表示重視之意。
16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17 舊《五代史・漢隱帝紀上》。
18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另外，關於靜州設置及沿革，可參考楊蕤，《西夏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19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20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21 後周至宋初的殿前司長官，能總領禁軍及統率各軍防禦、出征之事。
22 《宋史・夏國傳上》。
23 即趙匡胤之弟趙匡義，登基後改名爲趙光義。
24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
2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思麻」是古代喪服名，以細麻製成，五服之內親屬都要宰載，此處代稱五服之內的親屬。
26 樂史，《太平寰宇記・党項羌》。
2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
28 《宋史・王彥升傳》。
29 《宋史・兵志五》。
30 《宋史・寇準傳》。
3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中一〇三・天聖三年・五月條》，天聖是宋仁宗年號，時爲一〇二五年。
32 《續治通鑒長編・卷二十》，另戴錫章，《西夏紀・卷一》也有類似記載。
33 《遼史・聖宗本紀》，特進，爲文散官名，漢時諸侯功德最盛者始封此官。
34 《宋會要輯稿・方城》。
35 宋《太宗皇帝實錄》。
36 《宋會要輯稿・兵》。
37 馮琦，《宋史記事本末・西夏叛服》。另見《宋史》以上各人本傳。
3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四》。
39 《西夏書事・卷七》。
40 《西夏書事・卷九》。
41 田說，《儒林公議・卷上》。
42 《西夏書事・卷十》。
43 《宋史・夏國傳》。

# 第五章 西夏王朝的誕生

## 元昊即位

趙元昊嗣位後，整軍經武，力圖振作，試圖建立一個屬於党項民族的國家，這在党項民族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企圖。

党項民族雖然在夏、銀、綏、宥這幾個州居統治階層，但是在這個地區被統治的人民，仍然以漢人居多數，而這裡的漢人，跟兩漢、魏晉的漢人有很大的不同，是經過諸胡列國（即五胡十六國）時代，與匈奴、羯、鮮卑、瀘水胡、稽胡等邊疆游牧民族互相混融的「新漢人」。這對趙元昊來說是一大考驗，元昊在統治權穩固之後，爲了建立自我的風格，標榜党項民族的獨特性，他揚棄唐宋兩朝所賜予的國姓，而恢復拓跋氏的姓，但又爲了表示拓跋氏有別於一般党項羌，是極爲高貴的，因此把羌人拓跋氏跟建立北魏的鮮卑拓跋氏結合起來。前文提過，党項拓跋氏有可能是建立南涼的鮮卑禿髮氏後裔，元昊雖然標新立異的硬把自己的姓氏「拓跋」說成是北魏皇室後裔，但是仍然無法改變他已經完全羌族化的事實。

元昊生於宋眞宗景德元年（一〇〇四年），小名嵬（音「圍」，意爲山高且起伏不定）理，嵬在党項語裡是「疼愛、憐惜」之意，理則是

## 昊相貌

有關元昊的相貌、器度，在宋朝鎮守邊疆的將領中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但都是道聽途説之言，誰都無緣一識盧山真面目。

宋朝邊防大將曹瑋知秦州，兼知涇、原、儀、渭、鎮戍軍緣邊安撫使時，很想一睹元昊的風采，於是派人四處打聽元昊的行蹤，據報元昊經常會到榷場行走，於是多次先到榷場等候，但是元昊都沒來，真是所謂緣慳一面。後來更派人潛入興州暗中偷畫張元昊的畫像，曹瑋看了後，不禁驚歎地説「真英物也」，可見元昊的相貌一定相當出眾。

「富貴」之意。元昊是李德明元配衛慕氏所生，據文獻記載，他「圓面高准（鼻子高挺），身高五尺餘，性沉勇剛毅多謀略。」可知元昊並不高，只有五尺多，大概是一百六十公分出頭。[1]少年時喜歡穿白色長袖長衫，頭戴黑帽但卻有紅色的裡子，而且在帽子後面加一條下垂的紅色結綬，身佩弓劍，相當與眾不同。外出乘馬時，有一百多個步卒充當護衛，遮以青傘蓋，前面有兩百大旗，作爲開道之用，由此可見他是個很講究排場的人。史傳上說他自幼就很喜歡讀書，那時還沒有創制西夏文字，他所讀的書，當然都是漢文典籍，他多才多藝，精通兵法，也熟曉佛學，更學過吐蕃文，具有繪畫天份，稱讚他是一個罕見的人才絕不爲過。

元昊即位之後，既不姓唐、宋兩朝所賜的李或趙，也不願意再用拓跋氏，而是自行姓嵬名氏，稱「吾祖」，党項語即爲「青天子」之意，以別於漢族的「黃天子」，可知元昊對陰陽五行之學也下過一番功夫。之後，他更命令拓跋氏族及部屬一律改姓「嵬名」。

接著，元昊立即遣使告知契丹，契丹遼興宗因近幾年來党項對遼頗爲恭順，而且彼此又有婚姻關係，所以就派宣徽南院使蕭從順、潘州觀察鄭文囿（音「右」）爲使，冊封元昊爲夏國王，又賜良馬三十匹，精甲二具。

相較於和契丹的關係，元昊在還是儲君時就反對跟宋朝友好，即位後更力圖要擺脫宋朝的控制。宋仁宗時，曾將宮中多餘的宮女，近二百七十名放回民間，以免她們在宮中孤單老死。[2]獨具慧眼的元昊得知




李元昊戎馬塑像　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戎馬塑像，寧夏博物館。

後就出重金把這些宮女都買到党項，留在身邊，以便向她們打聽宋朝宮廷裡各種大小事情，這招確實很高明，所費不多，卻能獲得宋朝宮中的許多祕密，以及宋朝皇帝處理公事的習慣，這種情報有時用再高的代價都不容易取得，可見元昊心思之細密。

元昊即位之後，也效仿中原王朝建立年號，建元「顯道」（宋仁宗天聖十年，一〇三二年），是爲「景宗」。元昊爲人果斷而陰鷙，顯道三年（一〇三四年）十月，族人慕衛山喜想謀殺元昊，由於事機不密，被元昊發覺了，就將山喜一族全都丟進黃河。不只如此，他又進酖毒殺生母衛慕氏，然後派人向宋朝告哀，宋仁宗以內殿崇班祗候王中庸爲致祭使，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郭勸爲吊贈兼起復官告使，宋朝授元昊鎮軍大將軍、金吾衛上將軍。元昊回贈郭勸等百萬，顯然意在收買，所幸郭勸等堅持不收。元昊酖毒生母衛慕氏太后後，不久又立李德明的第三房妻子訛藏屈嚷氏爲「兀泥」，即太后之意。

之前党項都是使用宋朝年號，即所謂的「奉正朔」，中原王朝對周邊國家，只要肯奉正朔，就表示歸順臣服於

中國，中原王朝就會給予封官賞賜。

元昊即位時是宋仁宗明道元年（一〇三二年），到了次年，元昊以他父親是李德明，有「明」字，需要加以避諱，所以改明道爲「顯道」，巧妙利用漢人文化中避君王長輩諱的傳統，創設出自己的年號，讓宋朝難以斥責他的不奉正朔。不過追根究柢，「年號」一說創自漢武帝，此後歷朝歷代帝王無不使用，形成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大特色，影響所及，日本、朝鮮也都使用年號，元昊雖然想標新立異創立党項自己的風格，但就使用年號這件事看，仍然沒能跳出中國歷史文化的框架。自元昊之後，歷代西夏皇帝都有年號，現在把他們的歷代皇帝的廟號、年號列表於下頁以供參考。

元昊初立時（一〇三二年），宋仁宗還以元昊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而且命司封員外郎揚告爲族節官告使，宣讀誥制文。這篇制文文字優美，引錄如下：

「胙（音「作」）土（帝王以土地賜封功臣，以酬勛績受民），維王所以褒有功；建國永家非賢不能保厥世。乃眷西陲之守，方疇外禦之勞。式涓剛辰庸告列位：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鼾押番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夏王、食邑二萬一千戶，食實封七千戶，趙（李）德明，男元昊器懷英達，義節堅明，孝恭盡於事親，恩信長於御眾。惟乃先正奉於本朝，嘉捍難於邊衡，賜同姓於宗籍，象賢繼世，爾實宜之。於戲書盟府之勛既載山河之誓，瞻元侯之略，豈元弓矢之傳。尚體顧懷勿忘，欽率可特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國諸軍事，夏州賴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處置押番落等使，上柱國，平西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推忠保順亮節載勛功臣。」

這篇封誥固然字句工整，文情並茂，但是可以看出宋朝仍然活在虛幻的夢境裡，過著「天朝」的乾癮。夏、銀、綏、宥、靜等州根本不在宋朝統治之下，所謂食邑二萬一千戶，本來就是元昊控制下各州的戶數，如果元昊頑皮些，向宋朝要「食實封七千戶」宋朝將何以回應？

元昊貪圖宋朝的賞賜，表面上仍

## 西夏歷代皇帝廟號、年號表

| 廟號及姓名 | 年號及年數 | 起訖年 | 干支 |
|---|---|---|---|
| 景宗（元昊） | 顯道（三） | 一〇三二至一〇三四 | 壬申—甲戌 |
| | 開運（一） | 一〇三四 | 甲戌 |
| | 廣運（三） | 一〇三四至一〇三六 | 甲戌—丙子 |
| | 大慶（三） | 一〇三六至一〇三八 | 丙子—戊寅 |
| | 天授禮法延祚（十一） | 一〇三八至一〇四八 | 戊寅—戊子 |
| 毅宗（諒祚） | 延嗣寧國（一） | 一〇四九 | 己丑 |
| | 天祐垂聖（三） | 一〇五〇至一〇五二 | 庚寅—壬辰 |
| | 福聖承道（四） | 一〇五三至一〇五六 | 癸巳—丙申 |
| | 奲都（六） | 一〇五七至一〇六二 | 丁酉—壬寅 |
| | 拱化（五） | 一〇六三至一〇六七 | 癸卯—丁未 |
| 惠宗（秉常） | 乾道（二） | 一〇六八至一〇六九 | 戊申—己酉 |
| | 天賜禮盛國慶（五） | 一〇七〇至一〇七四 | 庚戌—甲寅 |
| | 大安（十一） | 一〇七五至一〇八五 | 乙卯—乙丑 |
| | 天安禮定（一） | 一〇八六 | 丙寅 |
| 崇宗（乾順） | 天儀治平（四） | 一〇八六至一〇八九 | 丙寅—己巳 |
| | 天祐民安（八） | 一〇九〇至一〇九七 | 庚午—丁丑 |
| | 永安（三） | 一〇九八至一一〇〇 | 戊寅—庚辰 |
| | 貞觀（十三） | 一一〇一至一一一三 | 辛巳—癸巳 |
| | 雍寧（五） | 一一一四至一一一八 | 甲午—戊戌 |
| | 元德（九） | 一一一九至一一二七 | 己亥—丁未 |
| | 正德（八） | 一一二七至一一三四 | 丁未—甲寅 |
| | 大德（五） | 一一三五至一一三九 | 乙卯—己未 |

| 仁宗（仁孝） | 大慶（五） | 一一四〇至一一四四 | 庚申—甲子 |
|---|---|---|---|
| | 人慶（五） | 一一四四至一一四八 | 甲子—戊辰 |
| | 天盛（二十一） | 一一四九至一一六九 | 己巳—己丑 |
| | 乾祐（二十四） | 一一七〇至一一九三 | 庚寅—癸丑 |
| 桓宗（純祐） | 天慶（十三） | 一一九四至一二〇六 | 甲寅—丙寅 |
| 襄宗（安全） | 應天（四） | 一二〇六至一二〇九 | 丙寅—己巳 |
| | 皇建（二） | 一二一〇至一二一一 | 庚午—辛未 |
| 神宗（遵頊） | 光定（十三） | 一二一一至一二二三 | 辛未—癸未 |
| 獻宗（德旺） | 乾定（四） | 一二二三至一二二六 | 癸未—丙戌 |
| 末主（李晛） | 寶義（二） | 一二二六至一二二七 | 丙戌—丁亥 |

對宋朝貢方物，但對內，車服儀衛完全比擬中原皇帝，他的策士楊守素曾上書說：「（王者）神武立功，德威御眾，要必建元表歲，以示維新。國家累世經營，規模宏遠，猶遵中國舊號，豈足彪炳皇猷，昭示區宇。」這正合元昊的心意，於是立刻下諭改顯道三年爲開運元年，並大赦。但有謀臣告訴他，「開運」是五代後晉出帝石重貴的年號（九四四～九四六年），後晉出帝最後被契丹抓去成爲末代的俘虜皇帝，因此這個年號不祥，於是一個月後又改年號爲「廣運」。在古代，建元或改元，都是重大事件，豈有如此不察之事，可見當時西夏文官制度跟文書作業，仍然相當草率、簡便。

不過元昊確實有心要把西夏建立成一個像樣的國家，「西夏」是契丹對党項所建政權的稱謂，因其以契丹西邊的夏州爲根據地，故有此稱。但党項人稱自己的國家並不叫西夏，而是「白上大夏國」，西夏文寫作「[illegible]」。因爲党項人認爲他們起源於白水江，是嘉陵江上游之一的白龍江，源於西傾山東麓，從疊山、岷山峽谷中奔騰而下，流過古疊

州、西固，而至武都；白龍江南岸是岷江上游最適於種植稻米及其他農作物之地，附近又盛產木材，所以党項人視這裡爲聖地而加以膜拜，此即「白上」的由來；「夏」則是党項人離開白龍江上游後，遷徙到以夏州爲中心之處。不過後人仍多以「西夏」稱之，他們的自稱「白上大夏國」反而沒有多少人知道。

元昊不愧是党項西夏的開國君主，他即皇帝位後，對內作出以下幾項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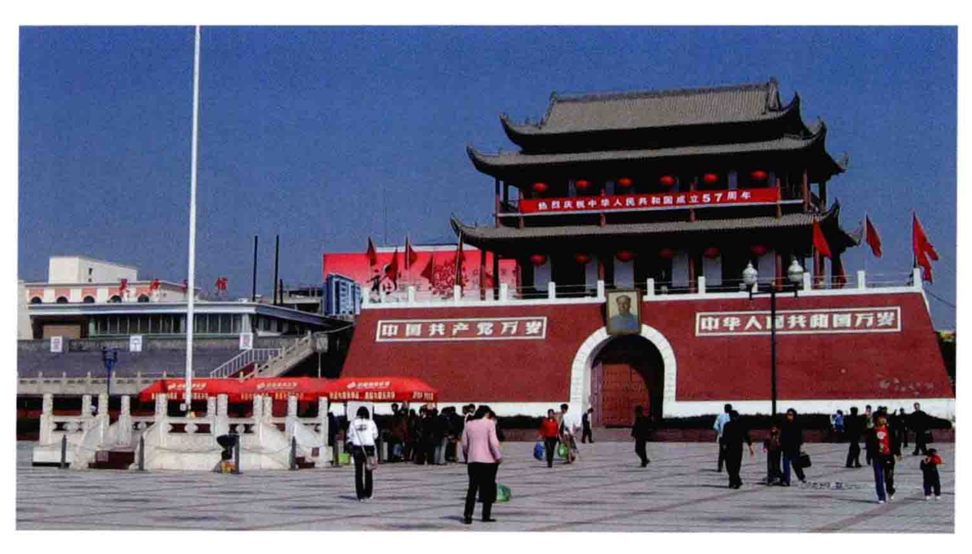
### （一）政治

顯道元年，元昊爲了凸顯党項民族的特色而頒布《禿髮令》，他自己更以身作則先剃了頭髮。元昊頒布《禿髮令》的用意不明，因爲党項民族原本並不剃髮，但在元昊的強制命令下，党項將頭頂全部剃光，只留左、右各一束。猜想可能是元昊認爲先祖拓跋氏出自南涼禿髮氏，元昊再從「禿髮」字面上的意思推敲，所以才下令要留這麼奇特的髮型。根據元昊的命令，党項境內全民都需要禿髮，而且要在三天內完成，否則「許眾共殺之」。

同年五月，元昊將興州改爲「興慶府」，他大興土木，修築宮殿，同時建立官制，分成文武兩班，設中書省、樞密院、三司、御史臺、開封府、翊衛司、受納司、農田司、群牧司、飛龍院、曆勘司、文思院、蕃學院及漢學院等，這些政府機構，大多都參照唐宋制度。到了元昊大慶二年（一○三七年），因覺得中書省無法總理庶務，於是設置尚書令，分設十六司，再置六曹，以總理庶務；至此官制大體完備。這些機構的官員都「皆分命番、漢人爲之」，也就是說党項人、漢人都可以當中書令、宰相、樞密使等官，看起來似乎沒有歧視漢人。

元昊稱帝四個月後，正式告知宋朝從今以後宋夏是平等的兄弟之邦，已經沒有隸屬關係，而且在表文中誇耀自己是北魏皇室之後。

元昊的稱帝詔文以駢文書寫，極爲工整，送到宋朝後，等於向宋朝示威，宋朝自然大爲震怒，仁宗下詔削奪元昊的爵位、撤消朝廷所賜的「趙」姓，但其實，這時的元昊早就自動放棄這個姓氏了。同時，仁宗也下令關閉宋夏間的「邊境貿易」，更進而張貼文告，號召天下勇士，凡




興慶府城門　南薰門，是銀川古城六大城門中保存下來的唯一一座最完整的城門樓，俗稱「南門樓」，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始建於宋景德年間，是西夏國都興慶府城門。通高27.5米，磚包台基高7米，長88米，寬24.5米。清宣統三年（1911年）毀於戰火，民國初年修復。

是能抓到或殺掉元昊的，就賞予定難軍節度使的官位。不過宋朝的這一連串措施就像泥牛入海一樣，了無蹤跡，元昊根本不予理會，而中原境內似乎也沒有出現可以捕殺元昊的勇士。

元昊立國前的疆域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洪、定、威及龍等十八州，加上都城興慶府，共有十九州，但實際管轄的區域還要更大，其中，洪、定、威、龍都是堡鎮而稱爲州；此外，西夏以肅州爲番和郡，甘州爲鎮夷郡，置宣化府，以便擴大政治影響力。

## （二）經濟

党項人聚居地區原本就以畜牧爲主，但在五代後期遷到靈州、夏州的党項人，受當地漢人影響，已經開始農耕。興慶府、靈州涉臨黃河，自秦、漢以來就已經引黃河水從事灌溉耕種，如秦家渠、漢延渠等；北魏時又開鑿艾山渠、唐代開鑿唐徠渠，所以這一帶農業相當發達。党項羌人占有這一地區時，這些古老的渠道還能發揮「灌溉之利」的功能，也讓此區成爲西夏的主要農業區。元昊又在賀蘭山東麓開鑿一

## 元昊稱帝詔文

臣祖宗本出帝冑，當東晉之末運，創後（北）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韃靼，即蒙古）、張掖（甘州回紇）、交河（西州回紇，西州為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於時再讓靡違，群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准允）。謹遣野利仁榮為使奉表以聞。

個新渠，稱之爲「昊王渠」或「李王渠」，並且在政府機構中設有「農田司」，專責管理農業，可見元昊相當重視農業。

畜牧業是党項人最傳統的生產方式，因此西夏可以說是農牧並重的經濟型態，況且在西夏的疆域裡，仍有許多地方是屬於沙漠，只能畜牧而無法農耕，所以政府機構裡也有負責畜牧的「郡牧司」。西夏人的畜牧主要是牛、馬、羊、駱駝，這些動物不僅是衣食來源，也是跟宋朝貿易的主要內容；如宋仁宗慶曆三年（一〇四三年），宋朝在德順軍（今寧夏省隆德縣東北）、原州（今寧夏省固原市）、謂州（今甘肅平涼市）設置買馬司，顯然就是向西夏購買軍馬。此外，西夏也以畜牧產品作爲向契丹進貢的物品，如葉隆禮《契丹國志》裡就明白指出西夏向契丹進貢的物品有：細馬二十匹、粗馬二百匹、駱駝一百峰、沙狐皮一千張，兔鶻五隻、犬子十隻等；可見畜牧業在西夏不但在經濟扮演重要角色，在政治外交上也占有一定地位。

### （三）文教

元昊即位後，爲了要成爲跟宋、遼一樣平等的國家，於是發展文教。在大慶元年（一〇三六年），他親自參與創制能記



唐徠渠　攝於1958年7月，銀川平原上的唐徠渠。

錄党項語言的西夏文字，「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有了文字後，他就「教國人紀事用番書」[3]，許多漢文經典像《孝經》、《爾雅》都出現西夏文譯本，他並建立番學，「命番官子弟習之」。元昊深知漢人文化根深底厚，很多地方值得學習，因此並不故步自封，也設立漢學。上述措施都是因爲元昊了解，唯有發展教育文化，才是立國的根本。

元昊本身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廣運元年（一〇三四年）十二月，西夏向宋朝獻馬五匹，求佛經一藏，宋朝因此准許[4]，之後，他又向宋朝求一套佛教經典，可看出元昊信仰之虔誠。

西夏廣運二年（北宋仁宗景祐二年，一〇三五年），印度（古稱天竺）僧人善成等九個人，至朝首都汴京進貢佛經、佛骨及菩薩像等佛教文物，途經夏州時，元昊也向他們求見《貝葉佛經》，但這幾個印度僧人卻不答應，元昊把他們全部扣留起來。[5]不過，從印度僧人那裡搶來的《貝葉佛經》顯然滿足不了元昊對佛教的渴求，兩年後，也就是西夏大慶二年（宋景祐四年，一〇三七年），元昊又上表宋朝，請求宋朝准許他派使者到五台山禮佛[6]。爲了大興佛教，元昊還規定每年的四個孟朔日[7]爲「聖節」，全國官員百姓都必須焚香禮佛，可見元昊對宗教的迷戀已經超越一個國家元首應有的態

度。

## （四）軍事

槍桿子出政權是古今中外不變的定律。有強大的軍隊，就能奪得或建立政權；而能維持並控制這強大的軍隊，就能延續政權的壽命。除此之外，在游牧國家裡，這些游牧政權裡各個氏族酋長，也都擁有相當分量的決策參與力。而且游牧民族實施全民皆兵制，每個氏族領袖都有自己的武力基礎，所以無論早期匈奴的單于，後來柔然、鮮卑、突厥、高車、回紇、契丹乃至蒙古的可汗，想要專權，就必須先瓦解氏族結構。

党項原是游牧民族，當然也難逃這一歷史窠臼，所以西夏建國之初，各氏族還擁有相當的軍事力量，元昊雖然貴爲西夏皇帝，對那些仍具實力的氏族，不得不予以尊重。雖說如此，元昊仍然是一個有智慧的領導人，他每次要對外用兵時，都會先率領各部落的氏族酋長舉行圍獵。在游牧社會裡，圍獵就等同戰爭，按《魏書》記載，北魏初期即有「圍獵」傳統；清初的狄獮（音「險」，本音爲殺，引申爲秋季的圍獵）也有訓練戰技的含意。

而元昊邀請各酋長各率所部舉行的圍獵，也一樣含有「演習」的意味，一旦獲得獵物，就會跟各部落酋長圍坐暢飲，「各問所見，擇取其長」，等於現場檢討演習成果，既能檢討演習成敗，又能表現出對各酋長的尊重，對之後的出征絕對有正面的意義。

從以上四點來看，除了稍顯佞佛以外，元昊算得上是一個稱職的領導人，可惜歷來漢文文獻史料中，在談到西夏或元昊時，很少會以肯定的語句加以論述。

## 張元與吳昊

除了元昊自己本身的領導能力外，西夏政權的建立，還有兩個很具關鍵性，且有傳奇色彩的漢人，給了元昊很大的助力。雖然正史因爲認定這兩個漢人是從北宋投靠西夏的「漢奸」，因而不載他們的事跡，但私家稗官野史則多少有所傳錄。歷來史家對他們的評價也褒貶不一，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在西夏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大約在宋仁宗景祐年間（十一世紀初），陝西關中華州（今陝西省華

縣）有一位姓張的讀書人，名不詳，爲人性情狂狷而豪邁，遇有路見不平之事，即會拔刀相助，因而有「華州狂士」之稱。相傳有一次，這位「華州狂士」在旅行途中經過一座橋時，見橋下盤據著一條幾丈長的大蛟，嚇得當地人都不敢過橋，他二話不說，立刻找一塊大石頭，走到橋頭狠狠的砸到大蛟身上，大蛟隨即「蜿轉而死，血流數里」，眾人一時間莫不鼓掌叫好，不辱他「華州狂士」的名號。

一般說來，凡是胸懷大志而又性情豁達的人，都會喜歡粗獷渾雄的塞外風景，這位華州狂士也不例外，他經常約一位志同道合的胡姓好友到宋夏邊界去遨遊，領略牧野風光及塞上景色，日子一久，羌笛羯鼓就在他們心中產生了共鳴，張博望（騫）、班定遠（超）經略西域的豪情壯志也湧上他們的心頭；但是自唐朝開科取士以後，科舉成爲報效國家的唯一途徑，可惜這兩個年輕人雖然已是舉人，卻屢試不第，無法成爲進士，甚至還因批評時政而招縣令一頓毒打，從此，他們就更加放任縱情詩酒。

既然無官可做，他們乾脆直接到邊境將領面前，陳述保衛邊疆抗擊西夏的策略，可惜仍然不被重用。既然宋廷看不上他們心中滿懷的「博望志、定遠情」，於是這兩人心想，何不乾脆反其道而行，遠走西陲，投效西夏元昊麾下，一展自我經邦濟世的才華。

幾經奔波之後，張胡兩位年輕人終於來到西夏京城興慶府，爲了見到西夏皇帝元昊，特立獨行的兩人決定拆開元昊的名字作爲自己的名字，於是一個叫張元，另一個連姓都改了，就叫吳昊，他還在興慶府一家酒樓的牆壁上，大喇喇地寫下「張元、吳昊來此飲酒」這幾個字，果然引起當地人的議論。幾經輾轉後，他們被帶到元昊面前，元昊耐著性子問他們，何以觸犯君王的名諱？他們很巧妙的回答：「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暗指元昊當初稱帝前，先是捨棄唐朝賜的「李」，後又捨棄宋朝賜的「趙」，既然元昊連姓都可以不要了，用他的名字又算什麼呢？元昊一聽就知道這兩個人不是尋常人物，而且是有備而來的，於是以禮相待，詢問來意，張、吳二人終於逮住機會，馬上說出一番富國強兵、開疆拓土的

## 張元詩詞選

張元〈詠雪詩〉：

七星仗劍攪天地，倒卷銀河落地機。
戰退玉龍三百萬，斷鱗殘甲滿天飛。

在進入西夏國境之前，心中既矛盾又悲憤的張元也曾寫下：

太公年登八十餘，文王一見便同車。
如今若向江邊釣，也被官中配看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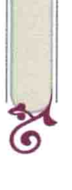
在他倆決心西走之前，仍對故國心存眷念，想以詩句提醒故國官員，不要忽略他們這兩個滿腔才華卻報效無門的年輕人：

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

意思是說：華麗而又有智慧的鸚鵡，應該要以金的籠子來養牠。
這些詩詞雖然不能跟李白、杜甫相提並論，但也不愧他舉人身分。

大計畫，元昊一聽正中下懷，就決定要把這兩人留在身邊，共謀建國大業。中國傳統讀書人講究「良禽擇木而棲」、「士為知己者死」，張元、吳昊二人想不到在故國被當蔽屣，到了異域卻被視為國士，因此死心踏地地為西夏出謀劃策，甚至鼓舞元昊要有「親臨渭水，直據長安」的豪情壯志。

景宗天授禮法延祚四年（宋仁宗慶曆元年，一〇四一年），張元從太師令升任為西夏相國，張元在相國任內，協助元昊訂下聯合北方契丹，共同攻打宋朝的計畫，他不但親身策劃定川寨（今甘肅省固原市）之戰，更親臨沙場指揮這場宋夏經典戰役。可惜的是，張元當了四年相國之後便與世長辭了，而史書也沒有任何更多和他及吳昊相關的記載了。




對宋的戰事儘管時有戰績，但元昊深知此時

西夏的國力仍無力向東、向北擴張，於是只好向西南開疆拓土。擊敗甘州回紇之後，元昊把矛頭指向吐蕃。

之前有吐蕃贊普的嫡系後裔，本名叫欺南陵溫籛逋（「贊普」的另一種音譯），十二歲時被吐蕃大姓聳昌廝均帶到移公城（今甘肅省夏河縣），準備在河州（今甘肅省臨夏縣）建立吐蕃政權。欺南陵溫到了河州後，就改名爲「唃廝囉」，意思是佛祖之子。之後宗哥城（今青海省平安縣）喇嘛李立遵（或作「李遵」）和邈川（今青海省樂都縣）大酋長溫逋奇，再設法把唃廝囉帶到廓州（今青海省尖扎縣），擁立他爲贊普，然後遷往宗哥城，由李立遵自任「論逋」，即宰相之意。李立遵爲人生性殘忍好殺，曾先後攻打党項的三都谷（今甘肅省甘谷縣）和西涼（今甘肅、寧夏、青海一帶），但都吃了敗仗，於是唃廝囉改立溫逋奇爲論逋，遷居邈川，這時唃廝囉可動員的兵力已經有六、七萬人之多，經常跟党項的李德明發生爭執。

爲了要和党項作戰，唃廝囉深知聯宋就成爲必要的手段，於是據推測，宋眞宗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年），唃廝囉曾致書宋朝，表示將率眾數十萬以討伐西夏，宋朝也命曹瑋知秦州，以防有變。西夏顯道元年（北宋仁宗天聖十年，一〇三二年）八月，溫逋奇叛亂，唃廝囉殺了他後，把吐蕃遷到青唐城（今青省西寧市）。

西夏顯道三年（宋景祐元年，一〇三四年）十二月初，陝西走馬承受（官名）上報宋廷：「趙元昊舉兵攻唃廝囉，請下陝西，預爲邊備。從之。」[8]次年，秦州走馬承受又上奏朝廷稱：「趙元昊舉兵攻唃廝囉。」之後，宋朝就以唃廝囉爲保川夏軍節度觀察留後，歲給俸錢，責由秦州支給並派屯田員外郎劉渙告訴唃廝囉，要唃廝囉率兵攻討西夏元昊，利用唃廝囉對付西夏。

當時趙元昊正派手下大將蘇奴兒率兵二萬五千人，進攻吐蕃的氂牛城（今不詳），但被唃廝囉所擊敗，且活捉蘇奴兒。於是元昊親率大軍進攻氂牛城，圍攻了一個月都沒能攻下，元昊只好使詐說要議和，城中不疑有詐，剛打開城門，元昊立刻縱兵入城，大肆屠殺，然後再乘勝進攻青唐、宗哥等城。唃廝囉遣部將安子羅

率十萬人斷元昊後路，經過八個多月的奮戰，元昊戰勝安子羅，安子羅的兵淹死在宗哥河以及餓死的就幾乎有五、六萬人之多；然後，元昊再一鼓作氣進抵河、湟，唃廝囉自忖力不如人，只好堅壁清野，固守鄯州。但不甘心的唃廝囉仍暗中派人打聽西夏虛實，此時元昊所部因長期作戰，後勤補給不足，有糧草短缺情況，不少士兵飢餓而死，已打算要撤兵，爲了要安全渡過宗哥河，西夏特別先派哨兵在河中水淺之處插上竹竿作爲記號，以便大軍撤退時，能夠安全涉水而過，這情形被唃廝囉探聽到後，他就暗中派人把原來插在水淺處的竹竿全移到水深處，結果元昊大軍在撤退時淹死十之八、九。唃廝囉自知力不敵元昊，但仍以奇計取勝，從此西夏不敢再小覷吐蕃。

之後，元昊便轉向西涼擴張，使得聚居在西涼一帶的吐蕃人在酋長潘羅支的帶領下，和幾萬個回紇人一同投歸唃廝囉，唃廝囉所有的根據地因此富強起來，而宋朝又在仁宗內拜唃廝囉爲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目的就是要唃廝囉從後面牽制西夏，這一招還眞管用，逼得元昊不得不在西南各處布下重兵以防備唃廝囉；爲了使這個戰略關係更加鞏固，宋朝又派劉渙爲使，加授唃廝囉爲河西節度使及洮、涼兩州刺史。

但可惜的是，唃廝囉之後並沒有發揮宋朝所預期的功能，主要原因就在於唃廝囉家中有了變化。唃廝囉最初娶的是李立遵的女兒，並生有兩個兒子，分別是瞎氈和磨氈角，李立遵過世後，李夫人就失寵了，被唃廝囉貶爲尼姑，並下放至廓州，但她生的這兩個兒子心向母親，於是瞎氈占據河州，磨氈角也帶著母親暗中占據邈川，唃廝囉對這兩個兒子可說是無可奈何，只好帶著新歡喬氏遷居。元昊得知後便見縫插針，以重金離間唃廝囉父子，此外又暗中誘煽唃廝囉手下酋豪溫逋奇之子伊實濟嚕，擁兵一萬多人投向元昊，這下唃廝囉吐蕃政權從內部徹底分裂，等於爲西夏解除後顧之憂，於是元昊才有餘力於大慶元年（一〇三六年）出兵攻甘州回紇，也就是今天的裕固族。

早在宋眞宗大中祥符年間（一〇〇八～一〇一六年），甘州回紇夜落紇可汗在向宋朝進貢時，就經常在途中被党項所攔截，而吐蕃宗哥部落感



馬蹄寺外的裕固族婦女　甘肅張掖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裕固族祖先是古老的民族回鶻人。

念宋朝向來善待他們，所以沿途護送回紇貢使以回報。後來，唃廝囉想娶夜落紇可汗的女兒爲妻，夜落紇不答應，這下兩族親家沒當成，反倒成了仇家，吐蕃從此不再護送甘州回紇貢使。兩族交惡的結果，就是讓西夏元昊有了可趁之機，於是西夏廣運三年（一〇三六年），西夏奪取瓜、沙、肅三州，爲防備唃廝囉的牽制，又攻下蘭州諸羌，緊接著又南侵馬銜山（今甘肅省內），在當地瓦川會修築城堡，並留兵駐守於此，以切斷宋朝跟西域的聯繫。

西夏元昊一方面向河西走廊擴張，另一方面還不斷南下侵掠宋朝的邊境，他之所以甘冒兩面作戰的兵家大忌，目的就是在測試宋朝的防衛力量，以作爲之後大舉侵宋的參考。

西夏所處位置在中國境內算是貧瘠地區，想要富國強兵，就必須要占有更富裕的地區。宋朝所擁有的資源，相比於西夏自然是富裕許多，所以從顯道三年，即廣運元年（一〇三四年）起，元昊就經常派兵在宋夏邊界挑釁，而這些年可能氣候反常，宋朝西北邊區幾州都收成不好鬧饑荒，再加上宋朝建國之後，重文輕武，不讓將領擁有軍隊，軍隊沒有將

領，就沒有訓練，只在有預警時，才派將領去帶領部隊，所以形成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毫無作戰力可言。將領爲打勝仗，又向朝廷要求召募訓練新兵，因此兵愈養愈多，戰力卻是愈來愈弱，這個情形使得朝廷更不願意對外發動戰爭，對於西夏的挑釁也只是盡量容忍，且多次下令邊境熟戶番部「毋得寇鈔境外」[9]。所謂的「熟戶番部」，是指已經相當漢化的邊疆少數民族；相對於還沒有漢化的「生戶部番」而言。從宋朝的這個舉措可知，宋朝的對外政策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切只求苟安。

同年六月，宋朝府州向朝廷上奏，自正月以來，西夏元昊多次入寇，又「進攻環慶路，殺掠居人」，但宋朝只下令并、代邊郡要「嚴只備之」[10]，而不是下令予以反擊。

宋朝朝廷如此消極，但是邊境官吏或守將中，倒是有不甘守勢者。慶州柔遠寨番部都巡檢嵬逋[11]就覺得處處退讓、容忍不像個軍人，是軍人就該執干戈以衛社稷，所以他率領手下攻破西夏邊境的幾個堡寨。嵬逋的反擊，反倒給元昊找到進攻的藉口。於是不久後，元昊就親率大軍一萬多人入寇宋朝邊境，守城的官兵只帶了七百個騎兵就倉促應戰，由於眾寡太過懸殊，宋軍在龍馬嶺戰敗。環慶路分都監[12]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及寧州都監王文等出兵救援，大軍走到節義峰，深知党項人用兵之法的党項通事（翻譯人員）知道党項人習慣在壕溝設下伏兵，所以建言「敵多伏兵，不可過壕」，可是齊宗矩、王德宣跟王文這三人剛愎自用，把通事的建議當作耳邊風，不予理會，直接揮軍過壕，結果西夏果眞在壕中設伏，一見宋軍到來，立即伏兵四起，活捉齊宗矩。

這一仗還沒開始打，宋軍就吃了個敗仗。宋朝之鄜延路兵馬鈐轄[13]李渭發了封公函給元昊，元昊才送回齊宗矩。[14]同年八月，宋朝命周惟德到環慶路調查沿邊地區的防務，又調派永州（今湖南省西南）防禦使劉平爲環慶路副都部署，緊接著詔令涇原、環慶、秦鳳、鄜延四路部署鈐轄司調查緣邊各寨都監、監押、巡檢等直接帶兵的武官，以資考核，凡是不能勝任的都要上報朝廷，看來宋朝是想要有一番作爲，只是當時陝西駐防的大將早已經把部隊中能征善戰的勇壯之

士挑到自己的身邊作爲衛士，以備危急之時保住自己的生命，所以眞正在前線衝鋒陷陣的將領，身邊已經少有能征善戰的驍勇之士。宋廷在這次的考察中，總算發現這個問題，所以九月時，宋朝樞密院奏請朝廷，沒有朝廷允准，不准邊區大將任意挑選精銳戰士留在身邊，這對提高宋朝邊防作戰力確有助益。

此外，自唐中葉以來，邊臣疆吏對少數民族，常有壓榨剝削的作爲，這次改革後，宋廷改派向來以廉潔、奉公聞名的郭勸出任延州知州。當年元昊承襲父親李德明的爵位時，宋朝就是派郭勸爲官告使，當時元昊還曾經送很貴重的禮給郭勸，但潔身自愛的郭勸拒絕接受這份形同重賄的禮物，此次任命可見宋朝整頓邊務的決心。同年年底，宋廷調張亢知鎮戎軍（今寧夏省固原市），張亢爲人有膽略，又熟讀兵法，更難得的是他也熟知邊務，曾十度上疏朝廷，暢論西北邊務興革意見，由此可知，宋朝任命張亢可算得上是適才適所。

宋朝這一連串的邊政興革措施，想來元昊必定也有所察覺，常言道，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宋朝這一連串措施的確去腐並新生功效。次年（一〇三五年），鎮戎軍轄區農作物歉收，宋朝反應很快，立即以六萬斛（音「胡」，十斗）的粟貸給鎮戎軍，只要邊區不鬧饑荒，情勢自然安定了下來。七月，西夏某部多次出兵侵犯環、慶邊界。宋朝本著維持兩國和平、不生事的原則，命鄜延路去書西夏，要求約束所部不要挑釁。元昊眼見宋朝一連串邊政措施都具有正面意義，彌補以往的縫隙，了解無機可乘的他，也就請各部不要再寇掠宋的邊境。兩國間的和平在宋朝努力下，維持達兩年之久。由此可見，正確的邊疆政策和合適的邊臣疆吏，是穩定邊疆的重要決策。而西夏元昊也捉緊時機，利用這兩年從事內政改革。

西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二年（宋仁宗寶元二年，一〇三九年）三月，宋臣夏竦上疏朝廷分析宋夏關係及因應之道，夏竦認爲西夏遠在西北邊陲，如「分兵深入，糗（乾糧）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聯絡而進，我師半渡，賊乘勢掩擊，

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他並獻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并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人入粟贖罪，銅一斤爲粟五鬥，以贍邊計；十、損并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舒饋運。」[15]

夏竦對宋、夏情勢分析，雖然未必十分正確，尤其他認爲「分兵深入，糗（乾糧）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這情形跟兩漢之與匈奴極爲相似，但漢武帝以自身堅強的意志力，與豐厚之國力，加上衛青、霍去病等精悍將領的努力，才將匈奴打得落花流水，一蹶不振，終至分裂成南，北兩部；而北宋時，諸帝皆厭戰畏戰，難與漢武帝相比，況且北宋國力財富也不能跟漢初相提並論。但夏竦所提出的十項建議，確實能針對時弊，朝廷若能加以採納，徹底實行，必可收立竿見影之效。

夏竦的奏疏朝廷多半都加以採納，這年秋天，朝廷以夏竦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略使、馬步軍都督總管，並詔范雍察訪邊地應興應革之事，同時考核邊地官員是否稱職，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考核今陝西省各級文臣武將有否失職，這樣看來，北宋朝廷似乎有心振作圖強，以抵禦西夏。

而西夏在元昊統治之下，經過二年的內政改革之後，實力顯然也有所增強。天授禮法延祚三年（宋仁宗康定元年，一一四〇年），元昊靜極思動，在春天出兵侵掠宋延州，宋知延州范雍聽說元昊將入寇，心生恐懼，於是請各地增援，但援師尚未到，元昊就派部將賀眞到延州，向范雍詐稱西夏要投降歸順宋朝，信以爲眞的范雍於是飛書奏報朝廷，並以厚禮款贈賀眞，防禦完全鬆懈下來，忽略「受降如受敵」的教訓。見詐降成功的元昊使詐突率大軍，從土門路攻宋，聲稱要奪下金明寨（延州西北）。

宋都監李士彬率兵嚴陣以待，只

## 李士彬

李士彬一家，世世代代都奉命扼守金明寨，擁有十萬大軍，雄踞中路以禦西夏，由於兵多，城寨也堅固，故李家有「鐵壁相公」之稱。元昊也曾經想以重金賄賂招降李士彬，都沒能成功，於是要一些党項部落詐降李士彬，後來得知范雍知延州，李士彬請移防南方，范雍沒答應，反而賞以重金，要李士彬直接隸屬范雍麾下，李士彬得到范雍的重金賞賜，於是党項部落來詐降的就更多了。

李士彬對來降的党項部落，都不加考核，分配到各堡寨參與防禦。這無形中等於把敵人安置到各堡寨，這些堡寨雖有防禦之名，實際上已發揮不了作用。元昊更命令部下，如果遇到李士彬，不但不要跟他對抗，更要說出：「我等聞鐵壁相公名，莫不膽墜地也！」以此養成李士彬驕傲之氣，還真以為自己神勇無比。元昊得知李士彬對部下極為嚴酷，後又暗中以金錢收買李士彬部將，而這些情形李士彬竟然都一無所知，所以當元昊攻金明寨時，那些詐降的党項部落就成為最佳內應。

見到了深夜，元昊還沒來攻，就以爲只是假情報，也就放心的拋戈卸甲就寢。沒想到，次日凌晨，元昊大軍突然來襲，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李士彬父子都成爲西夏俘虜。

### 三川口戰役

元昊攻下金明寨後，乘勝逼近延州，這下知延州的范雍心慌了，稍早他曾召喚當時人在慶州的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要求他到保安（今河北省涿鹿縣），跟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會合後，立刻趕至土門，現在發現元昊直撲延州而來，他又立刻要劉平、石元孫率軍救延州，劉平早先已經撥了三千騎兵從慶州出發，走了四天，到保安跟石元孫部隊會合後要趕到土門，這時又接到范雍的第二道命令，於是劉平、石元孫又引兵回到保安，日夜趕路到距三川口（今陝西省榆林市內）西面十里的地方紮營休息，要騎兵先到延州報訊。

當時鄜延都監黃德和率二千多人屯駐保安北邊的碎谷，巡檢萬（音「未」）俟政、郭遵也將所部分屯延州外境，范雍也把他們都召來以防衛延州，這五個將領的兵加起來有五萬人之多，於是聯軍向東而行，到三川口時遇到西夏軍，當時天寒地

凍，地面積雪好幾寸，泥濘難行，宋軍初勝後敗，黃德和又跟劉平步調不一，結果劉平、石元孫二將被元昊所俘，西夏兵進而圍延州七天。憂心如焚的范雍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正好這時天降大雪，而宋麟州都教練折繼閔、柔遠寨主張先擊破西夏浪黃、黨兒二部落，西夏軍主敖保被殺，宋軍并代鈐轄王仲寶已率軍進入賀蘭谷，以及西夏將領羅逋又敗於長雞嶺，這一連串不利於西夏的消息傳到延州前線，考慮再三之後元昊決定撤軍，延州才得以保全。

西夏天授禮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一〇四〇年）春，宋朝因三川口之敗，改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另以內侍王守忠爲鈐轄，另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范仲淹知永興軍，在人事上對西夏重新布署。這時西夏軍還仍圍住柔遠寨，但駐紮在延州的宋朝將領們各個畏戰，都不敢前去救援，宋廷只好要大臣陳說對陝西局勢攻守之策。其中，陳執中說：「元昊……竊發西垂，以游兵困勁卒，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自金明李士彬破，而并邊籬落大壞，塞門、金明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屯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鬥。……以兵二千屬之，使爲三寨之援。」宋仁宗採納了這個建議。

五月，元昊攻下塞門寨，並活捉寨主高延德，附近一些堡寨也都落入元昊之手。塞門寨原爲党項部落舊址，在盧子關之南，距金明二百里。宋太宗淳化年間（九九二年），金明守將李繼周始建塞門，但是與延州有一段距離，且一路上杳無人煙。元昊在二月中時，曾因久圍延州未果而退回金明，派手下約遇沒兀等率七百騎在塞門附近駐紮，之後自率大軍進攻，寨中宋兵只有一千多人，堅守五個月，派人向鄜延州總管趙振告急，趙振派了一百多人前來救援，但都被元昊給殲滅了。元昊且向塞門喊話，說宋朝已放棄塞門，西夏軍終於攻進塞門，進城之後，還會殺兵馬監押王繼元，活捉寨主高延德，搜刮寨中所存糧草兵器，以瓦解宋軍士氣。這時天降大雨，路上泥濘，蓬蒿（野草）高及人膝，讓行軍更顯困難，元昊擔心延州援軍前來，所以在金明西北的渾州川設下埋伏，以阻斷援軍歸路，就這樣又攻下安遠，於是分兵再攻下

栲栳（今中山西省永濟市）、黑水（今四川省羌族自治州中部）各寨，五龍川（今山西省沁源縣內）一帶全被掠奪一空。

宋朝眼見吃了敗仗，再次調整人事，啓用夏竦爲陝西都部署兼略安撫使，緣邊招討使，知永興軍；以起居舍人韓琦爲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以天章閣侍制范仲淹爲龍圖閣直學士，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句都部部署司事，後來又知延州。范仲淹深知兵法，因此到任後作了一番變革，他將軍隊以三千人爲一組加以訓練，看敵人之多寡，調配人數以應對，捨棄之前不論來敵多寡，都傾巢出擊的方法。范仲淹這種作法使部隊不致過於疲勞，於是西北各路也都效法加以採用。西夏人眼看范仲淹攻守有度，進退得宜，不再像之前諸將的顢頇無能，所以不再以延州爲攻擊目標，更流傳出：「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范雍）老子可欺也。」

范仲淹等謀臣將西夏逐出塞門寨後，延州兵馬都監周美因目睹金明各堡寨破爛不堪，因而向范仲淹建議說：「（夏人）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范仲淹認爲周美說得有道理，於是就要周美負責修復。果然幾天之後，西夏兵就再奔向金明，列陣延州城北，周美領三千兵應戰，但從旦至暮援軍都沒到。入夜後，周美把部隊移到北山，並設下疑兵，西夏以爲周美的援軍來了，就領兵退去，周美馬上趁勢收復許多堡寨。在宋夏對峙的歷史中，宋軍多是失利，周美的表現是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一頁。

九月，西夏又寇三川寨，宋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戰死沙場，涇原都監劉繼宗等所率精銳部隊也在戰場上失利，總計宋官兵陣亡者五千多人。自西夏元昊於宋仁宗景祐五年（一〇三八年）稱帝以來，宋朝動員好幾十萬兵員以禦西夏，幾乎連年用兵，十分消耗國力，時任館閣校勘的歐陽修覺得若長此以往，國力將消耗殆盡，因此上書朝廷：「自元昊叛逆，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也。……上便宜三事：一、通漕運；二、盡地利；

三、權商貿。」想以此增加國庫收入，應付西北所需戰費，看起來也頗合理，只是這三項建議都不是一蹴可幾的，而對西夏的戰事，卻是不能等待的，因此朝廷未予採用。

次年春，知延州范仲淹提出未來作戰計畫，他說：「正月內起兵，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眾，況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之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饑，其勢易制。又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接著他又說：「頃已下敕招攜番族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恐隔絕情意，偃兵無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據其要害，屯兵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一帶番漢人戶，去昊賊相遠，懼漢兵威，可以招降，或即奔竄，亦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宋仁宗採納了這部分的建議，但仍詔范仲淹、夏竦與韓琦等人共同商量，指示如果有合適的機會，不必等到春暖則剿討之。

范仲淹前後上了六道奏疏，談如何防範西夏之策，而且也修築了十二處城寨，一時之間番漢人民都能安居樂業，他又建議「關中民苦遠輸，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音「笛」，意爲買進穀物）價什之三，它所減不與」，宋仁宗也准了，並且把鄜城縣建爲位階高於縣的「康定軍」。范仲淹主張以招降的方式處理西夏問題，而不贊同武力討伐，並獲得宋廷的支持，但這卻正中西夏元昊之計。因爲當時元昊正想進犯秦、渭（今甘肅省平涼市），唯恐延州宋軍前來支援，所以元昊就派因戰敗被俘的前塞門寨主高延德至延州，向范仲淹求和，這其中免不了卑辭厚禮，以使范仲淹信以爲眞，完全忽略「兵不厭詐」的戰略守則，使一代名臣也墜入元昊陰柔詐術之中。

## 好水川戰役



宋朝勉強採納范仲淹的和平策略

之後，西夏元昊慶幸自己「巧計」得逞，天授禮法延祚四年（宋仁宗慶曆元年，一〇四一年）春，派兵攻打渭州，引發西夏跟北宋間最激烈的一場戰爭，史稱「好水川之役」。

好水川只是個很小的地名，如果不是有這一場戰役，可能永遠不會出現在歷史文獻中。好水川位於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地區的隆德縣北，源於六盤山主峰西麓山根下，川水自東而西，經隆德縣的好水、楊河兩鄉，全長約六十餘公里。源頭好水鎮附近的紅土路村有一泉，水湧甘洌，經久不涸，俗稱「好水泉」，川也因泉而得名。[16]



范仲淹（989～1052年）　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文學家。

天授禮法延祚四年，元昊的軍隊佯裝戰敗，引誘宋軍進入好水川。當時宋軍分爲兩路，一路由任福、桑懌所率領，屯駐好水川；另一路由朱觀、武英所統領，屯駐龍落川，兩處相隔約五里，雙方約定次日會師川口，務求殲滅西夏軍，沒想到宋軍探聽到的消息是西夏隊人數短缺，而任福又求功心切，於是不管這是否爲西夏的欺敵戰術，而率軍深入，結果愈追愈遠，導致糧草不繼，隨行的士兵已經有三天缺食，而任福仍不知道已經墜入西夏的誘敵陷阱之中，還在盡力追逐。到了籠竿城（今寧夏省隆德縣）北，遇到西夏大軍，這支西

夏大軍沿著好水川，在距辜牧隆城五里的地方布下陣勢，等候任福的疲憊之師，直到這時，任福及手下諸將才知道自己中了西夏誘敵之計，當下反應是險地不可久留，準備馬上撤離，就在此時，桑懌見路旁有幾個盒子，封得很密，但是裡面很像有東西在跳動，謹慎的桑懌不敢把盒子打開，後來任福一到，馬上打開盒子，結果盒子裡面裝的是一百多隻綁有哨子的鴿子，盒子一開馬上一飛衝天，一時哨聲四起，在宋軍上空盤旋不已，這下西夏隊從四面蜂湧而出，桑懌正面對上，而任福所部還來不及列陣，只好胡亂應戰。自辰時打到午時，西夏軍是蓄勢待發、有備而來，宋軍則是意料之外、倉促應戰，兩方優劣立判。結果桑懌戰死沙場，任福則遍體鱗傷，身邊的小將領勸他趕快逃命，任福回說：「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又提起武器，挺身作戰，結果先是左頰被擊中，西夏兵又刺中他的頸部，因此犧牲。他兒子任懷亮也命喪沙場。任福、桑懌這一路可說是全軍覆沒。

原先約定要會師於好水川口的朱觀、武英，在走到姚家川（今不詳）就得知任福、桑懌一路遭西夏軍殲滅，原想撤離，然而西夏軍隊豈肯輕易放過，兩軍經過一番激戰，西夏軍既輕易以逸待勞殲滅任福所部，士氣高昂，戰力自然增長，而朱觀、武英一軍得知任福戰歿，不免心生怯畏，結果又是宋軍大敗，主帥也為國捐軀。

這一場好水川之役，宋朝死傷兩、三萬人，據現在到好水川古戰場實地考察的學者所述，還能看到「上面都是纍纍白骨，其中一個被箭射穿了鎖骨……」[17]，此戰使朝中大震，宋仁宗也「為之吁（音「虛」，感歎狀）食」。之後，朝廷認為這都是因為范仲淹主張招降而引來的敗仗，范仲淹也因此被貶官。雖然在漢人史料中，總是說西夏元昊不光明磊落，好使詐術，但其實「兵不厭詐」；就西夏党項人來說，元昊當然是「英明偉大、能征善戰、精於用兵」的領袖，可惜撰寫歷史、詮釋歷史的筆總是握在漢人的手中，所以對西夏元昊的評價，很少從客觀角度落筆。

1 關於歷代度量衡演變，請參見魏勵，《中國文史簡表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七年出版。

2《宋史》作二七〇人，但《續資通鑒長編》作二〇七人，這裡採《宋史》之說。

3《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九》。

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五》。

5《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八》。

6 五台山自古即爲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另三個爲普陀山，峨嵋山及九華山。

7 孟，每一季的第一個月；朔，每個月的初一。孟朔，也就是每年正、四、七、十月的初一。

8《宋會要輯稿．兵二七》。

9《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四》。

10《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四》。

11「嵬逋」《宋史．夏國傳》中被寫作「嵬通」：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則作「威布」，可能是「嵬逋」的另一種音譯，綜合交義比對後，「嵬逋」應該是比較正確的。

12 官名，曹魏始設，以宦官任之，掌監察宮廷之事。到唐代則爲「監軍」之異稱：宋代置於路、州、府、軍，掌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

13 官名，簡稱「兵鈐」，北宋前期臨時委派的軍區武官，常以朝官或諸司使以上官員出任，位在都部署，都監之上。

1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五》。

15《宋史．夏竦傳》。

16 轉引自唐榮堯，《王朝湮滅——爲西夏叫魂》，光明日報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頁十四。

17 轉引自唐榮堯，《王朝湮滅——爲西夏叫魂》，光明日報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頁十五。



# 第六章 西夏的經濟文化與社會習俗

建構西夏政權的党項羌聚居於中國西部，約在今天青海、甘肅南部、四川西北部及寧夏一帶，屬於半農半牧，跟純農業的漢人在經濟、生活習俗上相當不同。

党項羌聚居地區的自然條件是以畜牧爲主、農業爲輔，所以談論西夏的經濟要先從畜牧業談起。當党項人向北遷徙到鄂爾多斯高原及阿拉善善（今寧夏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地區後，游牧業又成主要的經濟生活方式。到了李繼遷在位時（九九一～一〇〇四年），雖然極力提倡農墾，但是成效並不大，党項人仍以畜牧爲主要生產方式。宋仁宗景祐五年（一〇三八年），元昊正式建立夏政權，首都興慶府瀕臨黃河，土地平坦、水分充足，於是開始發展農業，但是從事農耕的還是以漢人居多，党項、吐蕃、回紇人也還是世代傳統的畜牧業。

## 農業

西夏境內適合發展農業的地區，主要在銀、夏、鹽等州以及稍北的鄂爾多斯高原。另外，今蒙古自治區境內的阿拉善、額濟納河和居延海附近也適合發展農業。至於畜牧業方面，主要牲畜有羊、馬、牛、駱駝，次要的有驢、騾、豬等，提供了肉、乳、皮、毛等党項人飲食衣著的主要生活



西夏綠城遺址　內蒙古阿拉善盟額濟納旗。

必需品，但無法提供紡織品、茶、糧食等其他生活必需品，因此西夏始終無法擺脫跟中原漢人進行貿易的互市。而當貿易一旦發生糾紛，無法和平解決時，戰爭就會隨之而來。

西夏的主要農業地區，如興慶府、西平府及甘、涼等幾個府州的地方水利灌溉設施都非常發達。據有關文獻記載，這些地方有大、小六十八條水渠，支應農業所需要的水，興慶府的漢源渠長達二百五十里，唐梁渠更長達三百二十里，各有支渠好幾十條，可用黃河之水灌溉。在靈州附近有秦家、漢伯、艾山、七級、特進等五渠，跟蓮源、唐梁二渠相連。元昊時又修建「昊王渠」（或稱「李王渠」），是從今天寧夏省青銅峽到平羅的水渠。由於昊王渠的修成，使甘、涼二州成爲主要糧食生產地，並可利用祁連山上融化的雪水來灌溉農田。爲了妥善管理各種水利設施，西夏還在中央政府特設「農田司」，對農業重視程度可見一般。

西夏在元昊時不斷開疆拓土，占領許多原屬宋朝的州縣，這些州縣原來就是以務農爲主，因此西夏將這些州縣中的強壯農民一同編入軍隊，其餘多被遷至黃河以北去開墾土地，從事農耕，爲西夏的農業增添生力軍。由於農業的豐收，自然也吸引不少党項人棄牧從農，讓西夏的農業發展愈來愈有規模，更由於主要的農民都是漢人，所以整體的農業水準也跟中原地區不相上下。

西夏的農產品在糧食作物中有大小麥，蕎麥、青稞、粟、稻米、豌

豆、黑豆、華豆、青麻子等；蔬菜方面有芥菜、芫荽（香菜）、蕪菁（大頭菜）、蘿蔔、茄子、胡蘿蔔、蔥、蒜、韭菜等；另有各種水果，及中藥材，如枸杞等，可說應有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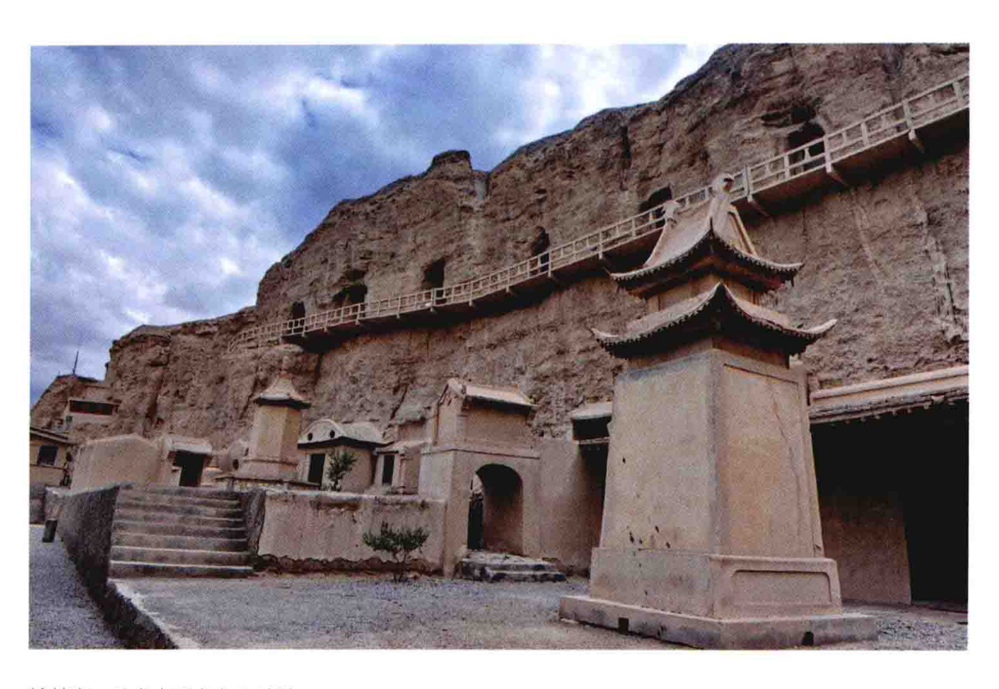
由於西夏疆城廣闊，人口也不少，因此農業地區相對而言還是太小了，農產品無法完全提供人民所需，因此西夏人民在對外作戰或缺糧時，多以大麥、華豆、青麻子等作爲主食，如果遭逢災荒，農作物歉收時，或者宋朝關閉互市時，一般人民就要採擷野菜充飢。宋朝文人曾鞏在他的《隆平集．西夏傳》裡就說：「其（指西夏）民春食鼓子蔓、鹹蓬子；夏食蓯蓉苗、小芫荑；秋食席雞子、地黃葉、登廂草；冬則蓄沙蔥、野韭、拒霜、灰條子、白蒿、鹹松子，以爲歲計。」可見西夏人民食物相當短缺。

爲了防備戰亂及災荒時缺糧的問題，西夏政府特別在許多地區設置「御倉」以貯存穀物，並派有軍隊看守，這一類倉、窖多設在宋朝相鄰的沿邊地區，例如德靖鎮（今陝西省志丹縣）的七里平山上，就有穀窖大小一百多個，可貯粟約十萬石；青銅峽南方的鳴沙川御倉窖藏米多達百萬石，另有粟豆萬斛、草萬束。在葭蘆（今甘肅省武都縣東南）、米脂（今陝西省榆林市）地區則有良田一．二萬頃，因盛產禾黍，而有「珍珠山」、「七寶山」之稱。在賀蘭山西北還有「攤糧城」，是西夏後方重要的儲糧地。元昊之子，毅宗諒祚（一〇四八～一〇六七年在位）在西市城（今甘肅省定西縣）建造行衙，置倉積穀。大量的御倉、窖藏，正凸顯出西夏糧食生產的不足，不過從另一層面看，能夠建置倉窖貯藏糧食，也可證明西夏農業技術已達到某一水準。



## 手工業

西夏的主要手工業都由政府掌管，政府設有文思院、工藝院、全工院、絹織院、鐵工院、木工院、造紙院、磚瓦院及出車院，從這些名稱就可以看出西夏手工業的多元化。由於西夏仍以畜牧爲主要經濟活動，所以畜產品的加工就占手工業的重要地位。像氈氌、毛褐、氈、毯的編織都很發達，這些毛織品經中原商人採購後，銷售的地區極其寬廣，表示這些毛織業必然具有相當的水準。



榆林窟　甘肅省酒泉市瓜州縣。

元昊在位時，在夏州東境設置冶鐵務，專責管理鐵礦的開採跟冶煉，在今甘肅省榆林窟的西夏壁畫中就有鍛鐵圖，可以明白看出當時已知使用鼓風爐等工具的鍛鐵情形。另外，一九七六年，西夏王陵出土的鎏金銅牛，體形碩大，重達一百八十八公斤，形態逼真，可顯示當時冶煉合金的技術，以及高超的工藝水準。既然能冶煉在當時而言如此高難度的合金，必然也能鍛煉出鋒利的兵器，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時西夏的兵器製造業一定也相當發達。

中國考古學者曾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於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挖掘出一批西夏瓷器，內有白瓷碗、瓷盤、醬色瓷碟、玉壺春瓶及瓷人頭像等。據學者考證，這些瓷器都是西夏初期的產品，質地較爲粗厚，與此同時，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南地區靈武縣崇興也出土一批西夏窖藏，共有瓷器一百多件，器壁較薄，雖然不能跟同時期宋朝瓷器相提並論，但是足以反映出當時西夏瓷器製造業也已經具有相當水準。此外，在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也發現醬褐色釉剔花瓶，瓶身刻有牡丹花紋，形制穩重大方，是西夏陶瓷藝術的精品。


鎏金銅牛　1977年寧夏銀川西夏陵區出土，寧夏自治區博物館。

雕版印刷也是西夏手工業中的重要項目，西夏除了從宋朝輸入漢文典籍印刷品外，由於西夏文的創制，西夏自身也發展出一套雕版印刷，印刷許多西夏文、漢文書籍，尤其以佛經爲最大宗。

西夏仁宗仁孝乾祐二十年（一一九九年），仁宗在大度民寺辦法會，念佛誦經，一次就散發雕版印刷的西夏文、漢文合璧的《觀彌勒上升兜率天經》十萬卷，漢文《金剛普賢行願經》、《觀音經》等五萬卷。佛經之外，在西夏還盛行雕版詩集、文章、小說、諺語、字典、音韻、律法、曆法、醫術、卜筮及咒文等印刷品，另有西夏文翻譯漢文經典，諸子、史傳、兵法等書籍；現存印本書籍西夏崇宗大德四年（一一三八年）刻行的《音同》、仁宗乾祐二十一年（一一九〇年）刊行的《番漢合時掌中珠》及桓宗天慶七年（一二〇〇年）雕版印刷的《密咒圓內往生集》等，都可以看出西夏雕版印刷的技術。

## 商業

西夏內部是半牧半農，且牧重於農，因此西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有許多仍然需要依賴以農業爲主的宋朝提供，其次是契丹的遼，及後來的金，乃至西域的回紇。既然有些物資必須從境外獲得，境外貿易活動自然應運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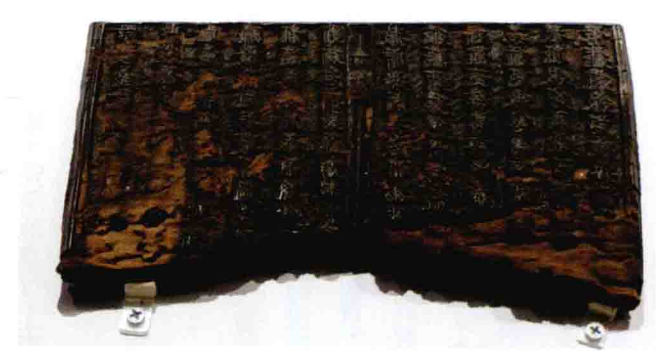
### ・宋朝

先看西夏跟宋朝的貿易，歷代中

原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總是高高在上，視同臣僕，只要這些少數民族政權肯奉「正朔」、再進貢些許「方物」，中原王朝就必然給予重重的「賞賜」。這些賞賜的內容可以是金銀珠寶，也可以是絹帛茶米，更可以是車馬衣裘乃至樂器經籍，可以說是包羅萬象，論價值往往千百倍於少數民族政權所進貢的方物，這種朝貢與賞賜，作爲中原王朝處理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方式，既是外交手段也是經貿方式；而四周少數民族對中原王朝這一套「外交經貿」措施，也都有深刻的認知，如果力量夠強大，往往直接進行掠奪，如果力不如人時，則假「朝貢」之名，進行貿易之實。



西夏文中號木雕刻版



西夏文小號木雕刻版

党項人自遷居夏、銀、綏、宥、靜各州之後，早已跟漢人混雜而居，而且已有相當程度的漢化。李德明繼位的第二年（宋真宗景德二年，一〇〇五年），可能由於初繼位權力尚未穩固，也可能由於境內物質不足，因此遣使向宋朝通好並貢方物，宋朝賞賜了金、帛、緡錢各四萬，茶葉二萬斤；隔年，宋朝又賞賜李德明襲衣、金帶、金鞍勒馬，以及銀萬兩、絹萬匹、錢兩萬貫、茶二萬斤，數量之多顯然超出餽贈範圍，而具有經濟上的

意義。又如西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七年（宋仁宗慶曆四年，一〇四四年），元昊表示臣服於宋，宋仁宗決定歲賜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可見「朝貢」所獲得的商業利益，有時還超過純粹的貿易行爲，而這些「賞賜」都歸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所有，所以「朝貢」對中國周邊民族政權而言，與其說是「外交政治」行爲，不如說是經貿商業行爲。

當然除了朝貢賞賜外，眞正雙方民間的商業活動還是有的。當時的邊關貿易稱爲「榷場」，進行雙邊大宗貿易，通常是以以物易物的形式，西夏李繼遷於宋眞宗咸平五年（一〇〇二年）在靈、夏二州党項人聚居的赤沙川、駱駝口等地，設置榷場跟宋朝人民進行交易；爲了讓雙方貿易能穩定、安全地進行，宋朝也於眞宗景德四年（一〇〇七年），正式在保安軍設置榷場，還制訂相關規章以管理邊界交易往來，如：「非官市者，聽其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爲市。」表示純民間的貿易自由進行，如果以「朝貢」名義到京城，也准許他在京城作買賣。設若入貢的使團人數是五百人，各自帶了貨物，其中可能只有一個人的貨物是「貢品」，其餘四百九十九人所帶的貨物都是商品。京城通常是消費力比較大的人居多，這其中的商機，何其之大？我們有理由認爲，能出任西夏貢使團的成員，在西夏與宋可能都有很好的官方關係。

西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八年（宋仁宗慶曆五年，一〇四五年），夏、宋議和，元昊要求宋朝重新開放之前被關閉的保安軍及鎭戎軍榷場。在衡量雙方的軍事實力和貿易利益後，向來主和的宋朝也就順理成章的答應了。兩年後，保安軍榷場被遷到順寧寨。西夏毅宗𧦬都四年（宋仁宗嘉祐五年，一〇六〇年），宋朝在今陝西內的秦州古渭寨、原州，和今寧夏省內的永寧、德順，設置馬的交易市場。宋朝每年由中央支銀四萬兩、綢絹七萬五千匹充當馬價，向西夏買良馬八千匹，如果加以細算，每匹良馬約合五兩白銀外加約一匹綢絹，就宋代的物價指數來看，馬的身價還頂貴的。在以上幾個榷場中，僅秦州古渭寨一地，每年就已用錢十多萬緡。而榷場的開放或關閉，往往跟宋、夏的和戰

有連帶關係，這也是自古以來中原王朝經常把邊地互市作爲制約少數民族政權的一項利器。

「和市」也是西夏跟北宋間另一種貿易方式，基本上和市也是榷場的一種，但是規模比較小，目的只在滿足雙方邊境人民生活上的需要。宋朝在河東路、陝西路沿邊一帶的久良津、吳堡、銀星、金湯、白豹、蝦麻、折姜等地都設有「和市」，成爲邊境貿易點，位置大概在今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靠近今中亞哈薩克、吉爾吉思的一些城鎮。

以上無論朝貢、榷場或和市，都是宋朝政府核准的，除此之外，也有透過雙方人民私自進行的「私市」，邊民以此謀利。西夏人民，不一定都是党項羌人，也可能有漢人、吐蕃人或回紇人，通常是趕著牛、馬到邊境，跟宋朝人博糴（音「笛」，意爲買進穀物）米穀。宋朝查禁情況較嚴重時，西夏人就用打包好的牛羊肉、青鹽等，私下跟宋人交換產品。麟、府各州人民，也有帶著輕便貨物，直接到西夏境內的榷場從事貿易活動，有點像今天的「跑單幫」。總之，西夏跟宋朝的貿易活動無論戰時或平時，都相當活躍。

### ・遼與金

西夏跟契丹遼的貿易活動，也相當發達，雖然比不上跟宋朝的貿易額，但是西夏跟契丹的經濟聯繫卻極爲頻繁。契丹上京的「臨潢澤」、中京的「來賓館」[2]，都設有接待西夏使臣之館驛，可見雙方關係之密切，契丹在雲中西北的過腰帶、上石楞城、天德、雲內等地也都設有榷場，作爲跟西夏貿易的場所。

遼天祚帝保大五年（西夏崇宗元德七年，一一二五年），女眞金滅契丹，完全占有契丹原有的疆域。而西夏也繼續跟金維持經貿商業的往來，金除了維持契丹原有的榷場外，另新開設環州、保安軍、蘭州、綏德（今陝西省內）等榷場，可見西夏跟金也有相當頻繁的商業往來。

### ・西域

自遠古以來，河西走廊就是中亞、西域到中國的交通孔道，西夏正好控制了河西走廊。中亞、西域所產的玉石、棉織物[3]、藥材、香料、鑌鐵刀、烏金銀器等，都必須經過河西走廊才能運到宋、契丹以及後來的金境內販售，河西走廊在西夏控制時，

強行規定過境商品要繳十分之一的稅。當時所抽的稅通常都是實物，西夏人拿到這些實物後，又運到中原來販賣。爲了要發展貿易，西夏並大肆修築交通道路，也就是修闢驛道，東西貫穿全境，總計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驛，從西夏首都興慶府東北行二十驛可到契丹境。由於驛道的修闢，使西夏的商業更爲發達。

西夏輸出的商品中，以牲畜、皮毛及毛織品爲大宗，而青鹽更是宋朝西北地區人民生活上不可缺的必需品，所以即使宋朝有意以斷絕互市，來迫使西夏就範，但由於人民對青鹽需求的迫切，這種斷市往往令而不行，無疾而終。西夏從宋、契丹或金輸入的貨物，主要是茶葉、繒、帛、羅（質地輕軟，經緯顯椒眼紋的絲織品）、綺（素地織紋起花的絲織物）、瓷器、漆器、薑、桂等。

早期西夏的商業活動，是以以物易物的方式進行，後來見宋朝使用貨幣，西夏就借用宋朝的貨幣。一直到宋仁宗景祐五年（一〇三八年），元昊正式稱帝，建立「夏」國後，就不願再用宋朝的鑄錢，據《宋史、夏國傳》所載，西夏在毅宗奲都二年（一一五八年）「始立通濟監鑄錢」。但事實上，西夏在奲都二年之前一個世紀之久就開始鑄錢了，只是當時沒有設置一個專門負責鑄錢的機構而已。目前中國山西省博物館藏有一枚「天授通寶」，而景宗元昊又有一個叫「天授禮法延祚」的年號，因此許多中國考古學家認定西夏早在元昊任內時就開始鑄造自己的貨幣。

在古籍中，最早提到西夏貨幣的是南宋人洪遵所著的《泉志》，但洪遵無法辨識錢幣上的西夏文，因此籠統的將錢幣歸類爲「梵字錢」（指印度），一直到清道光年間（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年），初尚齡在他所著的《吉金所見錄》中，才明白指出那是西夏文錢幣。到目前爲止，出土的西夏文錢幣已有五種可供辨識，這五種錢幣的形制，跟北宋通用的圓形中間有一方孔幾乎一模一樣，直徑大約都在二・三至二・五公分之間。這五枚錢幣經考證是：

一、福聖寶錢：毅宗福聖承道年間（一〇五三～一〇五六年）所鑄造。

二、大安寶錢：惠宗大安年間（一〇七四～一〇八四年）所鑄造，直徑二・三公分，又有直徑稍大爲二・

八公分的，一枚可抵二錢；另有直徑更大到三．五公分的，可抵三錢。

三、貞觀元寶：崇宗年間（一一○一～一一一三年）所鑄造。

四、乾祐寶錢：西夏仁宗仁孝年間（一一七○～一一九三年）所鑄造。

五、天慶寶錢：西夏桓宗天慶年間（一一九四～一二○六年）所鑄造。

根據文獻上的記載，西夏自毅宗奲都二年（一一五八年）設立通濟監開始鑄錢後，前後共鑄造了一、二十種錢；在材質上有銅跟鐵兩種，錢幣上都鑄有西夏文跟漢文，一般又稱爲「屋馱錢」。

西夏漢文貨幣，天慶元寶　中國國家博物館。

除了鑄有西夏文的錢幣外，由於党項羌人已有相當程度的漢化，加上西夏境內有很大比例的漢人，所以爲了方便起見，西夏還另外鑄有一些漢文銅錢。清乾隆年間（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所撰著的《欽定錢錄》，就收錄西夏所鑄的一些漢文銅錢。但是西夏皇帝所用的年號有些跟中原王朝皇帝的年號雷同，像西夏崇宗就襲用唐太宗「貞觀」這個年號；景宗元昊也用過後晉出帝的「開運」年號，所以這些銅錢比較難以確定鑄造的年代。

到目前爲止能確定是西夏時所鑄造的漢文銅錢者，有以下七種，這七種銅錢直徑都在二．二至二．五公分之間，大部分都是漢字楷書，間或有一、二種用隸書或篆書：

一、天授通寶：鑄於景宗天授禮法延祚年間（一○三八～一○四八年）。

二、元德通寶：鑄於崇宗元德年間（一一一九～一一二六年），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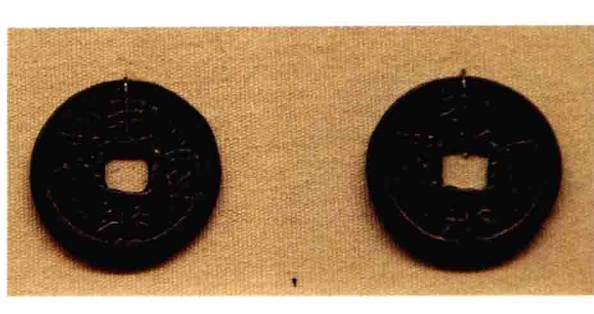
三、大德通寶：鑄於崇宗大德年間（一一三五～一一三九年）。

四、天盛元寶：鑄於仁宗天盛年間（一一四九～一一六九年）。

五、乾祐元寶：鑄於仁宗乾祐年間（一一七○～一一九三年），有不同的數品。

六、天慶元寶：鑄於桓宗天慶年間（一一九四～一二○五年）。

七、光定元寶：鑄於神宗光定



西夏文貨幣，福聖寶錢（小平）　中國國家博物館。



西夏文貨幣，大安寶錢（小平）　中國國家博物館。

年間（一二一一～一二二三年），有篆書、楷書二品。

西夏國祚之長，卻只有區區二、三十種銅錢，可能是因爲西夏境內缺乏銅礦所致，而宋及契丹又經常下令禁止向西夏輸出銅，所以西夏要鑄造銅錢，只能依賴邊境走私跟宋朝的「歲賜」，但靠這兩種方式得到的銅，數量都不會很多，要想鑄造足以應付市面交易所需要的銅錢，顯然是大大不足的。但西夏之所以仍然要鑄造銅錢，最主要的一個理由就是要彰顯自己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王朝。以政治原因強行介入純經濟領域，未必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因此在西夏前期，西夏銅錢跟宋朝銅錢同時流通，而在西夏後期，又跟金朝的銅錢共同流通，這是經濟現實面的無奈，從而也可以了解西夏對宋和金有很大的依賴關係。



## 西夏文字

接下來要介紹既神祕又難解的西夏文字。不同的史料，對西夏文字的創制時間有不同的說法，茲引下列四項史料的記載，來看西夏文是由何人、在何時所創制的。

一、《宋史・夏國傳》稱：「元昊自制番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記事用番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番語。」

二、《遼史補遺》則說：「元昊自制番書十二卷，字面繁冗，曲屈類符篆。教國人記事悉用番語。」

三、《夢溪筆談》[4]云：「景德中，党項首領李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之，……其徒遇乞，先創造番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番書、胡禮，自稱大夏。」景德是宋眞宗年號，自一〇〇四～一〇〇七年，共四年。

四、《遼史．西夏外記》載：「子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嘗觀《太一金鑒訣》、《野戰歌》，制番書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

《宋史》、《遼史》都是元代托克托所修，但是兩者對西夏文字的創制卻有著南轅北轍的說法；而《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於二十五歲（一〇五五年）時踏上仕途，最初任海州沭陽縣（今江蘇省淮陰市沭陽縣）主簿，後來參與王安石變法，失敗後，沈括被誣劾貶官，兼任鄜延路經略安撫使，鄰近西夏，所以他的說法應該是比較可靠的。但是沈括說西夏文是遇乞所創，而《宋史》則說是「元昊自制番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兩者還是有很大的出入。

依常理推論，元昊是一國之君，理應日理萬機，片刻不得安寧；而創制文字必得平心靜氣，不受外界干擾，就像《夢溪筆談》裡所說的「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這兩者可以說互相矛盾，所以我們可以確定的說：西夏文不可能是元昊創制的。不過以元昊強烈的民族自尊心，爲了擺脫漢人的文化陰影，所以想自創文字，以便跟漢人作個徹底的區隔，因此由他下令要創造屬於党項人的文字，這種推測應該是可以成立的。最初可能命遇乞創制，遇乞花了一年的時間後，也許是因爲元昊催得很急，但創制文字實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程，只有一年不可能完成這項重大的工作，所以遇乞可能只是先提出幾項創制西夏文字的原則，在元昊催促之下，就把這原則呈獻給元昊，只有造字原則，當然還不是西夏文，所以元昊就將這造字原則交給野利仁榮，要他完成這項工作。這種推測可以成立的話，《宋史》上所說的「元昊自制番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就可以解釋的通，當然這只是筆者「師心自用」的推測，眞實性還有待考證。

當野利仁榮完成這項空前創舉後，把十二卷西夏文呈獻給元昊核



西夏文字的創立者——野利仁榮塑像　寧夏銀川西夏王陵博物館。

定，元昊當然是欣喜有加，於是下令在全國推行，要西夏國人民「記事悉用番語（西夏文）」。在設計完成西夏文之後六年，野利仁榮在景宗天授禮法延祚五年（一〇四二年）就去世了。

野利氏是党項八大部族之一，而野利仁榮本人又是元昊任內的主要謀士之一，備受元昊的重視，造字完成後，更成爲西夏國內首席學者。爲了推行西夏文，特別設立了「番學院」，收編了三千七百個權貴子弟到番學院學習西夏文，由野利仁榮主持番學院，除了教授西夏文外，還負責把漢文經典譯成西夏文。同時更在西夏國境內全面推行西夏文，由於成效卓著，元昊封野利仁榮爲「謨寧令」，意思是「天大王」，可見野利仁榮在西夏國內具有何等崇高的地位。他過世後，西夏皇帝曾多次親臨吊唁，並且號啕大哭說「何奪我股肱之速也！」可見元昊對野利仁榮依賴之深。可惜在文獻上有關野利仁榮的記載並不多，但在有限的史料中，仍然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務實而冷靜的政治人物，他對西夏立

國的趨勢有以下一段精確的分析：

「一王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議者咸謂化民成俗，道在用夏變夷，說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國霸，趙武胡服而兵強。國家表裡山河，番、漢雜處，好勇喜獵，日以兵馬爲務，非有禮樂詩書之氣也。惟順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嚴其刑賞，則民樂戰征，習尚剛勁，可以制中國、馭戎夷，豈斤斤言禮言義可敵哉？」

野利仁榮這一段「敵我」情勢的分析，可以稱得上是精闢入微，他指出建立國家，必得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治理國家，就須依靠法律；想要富國，只有發展經濟。他認爲國家草創之初，不必過分注意禮樂詩書，他這一番話雖然沒有什麼高深的哲理，對西夏而言，卻是一針見血之論，可以視爲西夏的「建國大綱」。他過世一百二十年後，西夏仁宗（一一四〇～一一九三年在位）爲了要宣揚文治，還把這位創制西夏文的政治學者從歷史裡請出來，追封爲「廣惠王」；此後，西夏就流傳著一首歌謠，來讚頌野利仁榮創制西夏文的「豐功偉業」，這歌謠中的兩句爲：「天上文星東方出，用字引導西方明」，或作「天上文星東方出，帶來文字亮西方」，可見党項人對野利仁榮的推崇。

西夏經文書　河南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

元昊爲了要呈現党項民族的特性，極力抵制漢文化的影響，因此要創制西夏文，但是這具有民族特色的西夏文字，仍然沒有擺脫漢字的影響。深刻研究西夏歷史的清代學者張澍，曾著有《西夏姓氏錄》[5]一書，對西夏文字曾有如下的評語：「乍視，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可見西夏文字創制的思想源頭是來自漢字，所以在形體上類似漢字。然而野利仁榮在創制西夏文字時，又沒有按照漢字六書原則來創制，只擷取漢字偏旁再添加筆畫，付

予党項語讀音作爲音標，來拼寫党項語言，所以看在懂中文人的眼裡，才會熟視，卻無一字可識。

創制文字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契丹的遼、女眞的金也是仿漢字創制契丹大、小字及女眞字[6]，可是在仿制過程中，還是借用了一些漢字，而西夏文則完全摒棄漢字，就創造性而言，似乎比契丹人、女眞人高明些。西夏文既複雜又神祕，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辦法完全解讀。就目前已知的西夏文造字規則中，漢字六書中的「會意」成爲最重要的一項規則，例如西夏文的「泥」字，是由一個當「水」解的字，跟一個作「土」解的字合起來，就成爲西夏文的「泥」字；又如西夏字的「不」、「熱」和「冷」這三個字合在一起，便成了「溫」。只是這樣造出來的字，筆畫過於複雜，很難書寫，也不容易記住，所以又想出一個權宜的辦法，就是如果用筆畫較多的字去造另一個字時，只用原字的一部分，這種便宜行事的作法，使新造的字筆畫減少一些，但是也增加學習的困難。

除了上述「會意」外，西夏文的造字規則還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西夏文中的單純字，這些字單獨表示一種意義，也是構成合成字的字根或字義。如□（人）、□（一）、□（半）、□（小）、□（老）、□（高）、□（聖）、□（腰）、□（禾）、□（帶）、□（梯）、□（辛）、□（觀）、□（皮）、□（馬）、□（手）。

二、用以上字根或字義的全部或其中的一部分，跟另外的字根合併，就造成一個新字。例如：人在山中修煉，久了可能成仙，所以把「山」（□）的字頭（□）跟「人」（□）的全部合成一個「仙」（□）字。又如「懈」（□），是用「無」（□）的右邊（□）跟「爲」（□）的右邊（□）合併而成（因爲「無爲」這個字的左邊都是□，所以各取其右邊），西夏人認爲終日無所事事，無所作爲，必然會懈怠下來，所以就把「無爲」當作「懈」的注腳。

又如西夏人認爲一個人步行起來孔武有力，就會顯得威風凜凜，所以就用「步」（□）的右邊（□）跟「力」（□）的中間（□）合成一個「威」（□）字。再如党項人認爲「泥」土燒成的器皿，可以裝

「盛」東西，這個器皿叫「罐」，所以「罐」是由「泥」（[illegible]）和「盛」（[illegible]）合成的，所以用「盛」的左邊（[illegible]）跟「泥」的全部合成「罐」（[illegible]）字。又如「使」者具有傳話的功能，所以用「傳」（[illegible]）字的左邊（[illegible]）跟「話」（[illegible]）的右邊（[illegible]）合成一個「使」（[illegible]）字。

這種合成字用兩個字根的全部或一部分，或一個字根的一部分和另一個字根的全部，看來像是有一套規則，可是卻沒有規定那一個字根該用左、右、中或上、下，也沒有規定這些被用的字根應該放在左邊或右邊，就這一點而言，西夏字的成熟度明顯稍嫌不足。

西夏文八棱經幢木塔　寧夏銀川西夏王陵博物館。

談到西夏或党項語法，大致可分為「並列式構詞」跟「支配式構詞」兩大類。並列式構詞法和漢語基本相同，就是把兩個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單字並列組合成一個新詞，如「衣裳」、「恐怖」、「功德」、「寂靜」、「高貴」、「吉祥」等。支配式構詞，在漢語語法裡，是支配的字在前，被支配的字在後，如「掃地」、「打人」、「劈柴」、「開門」、「吃飯」等等；但在党項語中則正好相反，是被支配的字放在前面，支配的字擺在後面，例如：漢語「聚寶」在西夏文裡要說「寶聚」，「突圍」要說「圍突」等。吐蕃語，也就是今天的西藏話也具有這種特色，

所以在語言歸類上，党項羌語跟藏語同屬漢藏語系的藏緬語族，雖然現在找不到還在使用党項語言的民族，但近年來有一些學者認爲，在喜瑪拉雅山麓的夏爾巴（雪巴）人就是党項人的後裔[7]，如果確實的話，考察雪巴人的語言或許可以重新發現党項人的語言，以之解讀現存的西夏文文獻。

党項語動詞往往擺在名詞的後面，爲了加強語氣，可以重疊使用動詞，茲舉幾例如下[8]：

◎[西夏字]（有）──[西夏字][西夏字]（所有，一切）。

◎[西夏字]（現）──[西夏字][西夏字]（所現一切之物）。

◎[西夏字]（見）──[西夏字][西夏字]（所見全部之物）。

◎[西夏字]（做）──[西夏字][西夏字]（所做的全部）。

◎[西夏字]（居）──[西夏字][西夏字]（所有居住者）。

「詞綴」也是党項語構詞法的一種特殊現象，通常附著於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之後。用以表示複數、狀態、秩序、性質、特徵等。常用詞綴有「等」（[西夏字]）、「如」（[西夏字]）、「所」（[西夏字]）、「可」（[西夏字]）、「表示處所」（[西夏字]）、「表示用具」（[西夏字]）、「表示複數」（[西夏字]）、「表示狀態」（[西夏字]）、「表示主體」（[西夏字]）等等。此外，還有一個跟漢語語法有著較大差異之處，就是党項語形容詞或副詞放在名詞、代名詞或動詞的後面，例如「青龍、白虎」要說成「龍青、虎白」，但由於受到漢語影響，有些語序跟漢語一樣，如「三丘五墳」、「天羅地網」等。

總之，西夏文雖然不是很成熟的文字，而且也欠缺原創性，但是能在很短的時間創制出來，充分顯現出党項人的獨特性。俄羅斯人曾在黑水城發現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有一塊碑銘鐫刻党項族讚揚西夏文的創制，以詩歌體裁來頌揚西夏文，如下[9]：

藏漢番（指党項人）族為同母，
分地異處而言殊。
極西逾高為吐蕃，
番人國家用番文。
極東逾低為漢族，
漢人國家用漢文。
各有語言各自愛，
各有文字各自敬。
番國師尊有野利，
天上文星東方出，
帶來文字亮西方。
野利挑選弟子三千七，
全都教誨走正途，
全國沒有一個

他們不曾為學海奉獻的地區，
天下各自誦讀各自的典籍，
遵守本國的禮儀，
不隨吐蕃吐蕃服，
地上我等各有事務，
奉獻和國家秩序，
征服了漢敵、漢人服，
其中我國君主和統治氏族
成員相更迭，
共同發號施令作決定。
番人學者傑作出不窮，
各級官銜和官吏，
番人供職尤具多，
試看這些數字字，
若無尊師誰之功？

上引這闕歌謠，可見党項人對野利仁榮創制西夏文一事極爲重視，因爲有了西夏文，象徵党項民族不再是漢人的附庸，而是完全自主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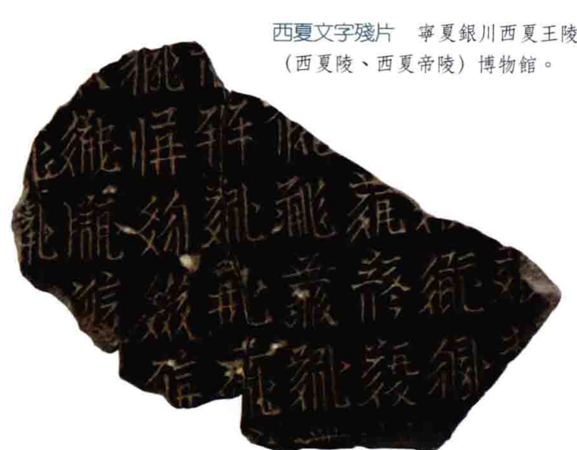
西夏文極爲複雜，到目前爲止似乎還沒能完全解讀，西夏留下不少文獻，現在根據這些相關文獻，介紹幾本西夏文的字書跟辭典：

### 一、《同音》

或按照党項語法直接譯爲《音同》，此書一共收錄五千八百多個單字，幾乎收錄現存所能見到的西夏文字。這本書版本很多，已發現的就有六種以上，其中通行的是西夏崇宗正德六年（一一三二年）的刻本，距今將近千年。《同音》顧名思義，是以讀音分類，全書所有的大字按聲母分爲九品，分別是：重唇音、輕唇音、舌頭音、舌上音、牙音、齒頭音、正齒音、喉音及流風音，這種劃分各類的名稱，是從漢語音的學理借用，可見漢語音韻學對西夏的影響之深。

### 二、《文海》

《文海》爲字典。可惜這本《文海》目前只剩下平聲部分，保留二千五百七十七個大字，但缺乏序



西夏文字殘片　寧夏銀川西夏王陵（西夏陵、西夏帝陵）博物館。

跋，所以無法考查刻印年代和作者，但是據相關學者推估，大約成書於西夏中期[10]。

《文海》採左、右兩頁對折方式列印，每頁七行，被注釋的字體較大，注釋的字字體較小，採雙行占一格方式排印，跟宋代的刻版印刷頗爲接近。例如第三十四頁對「詩歌」的直譯解釋爲「同語流行詞合也」。如果意譯的話，是「帶對仗的（同語），人人都說的（流行）諺語（詞合）」。[11]

## 三、《文海雜類》

這部書基本上是《文海》的補充作品，目前只發現二十一頁半。這部書對每個字的形、義、音的解釋跟書寫形式，都與《文海》完全一樣，只是大字的排列方式是按聲母分類，而《文海》是按韻母分類，從而可以推測《文海》與《文海雜類》應該是不同的作者所撰，而《文海》成書的年代則較早。

## 四、《番漢合時掌中珠》

這是一部西夏文、漢文音義雙解的字典，編於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一一九〇年），原書爲蝴蝶裝刻本，共三十七面，一說約五十頁，目前已發現兩種以上的版本。作者骨勒茂才是一位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党項學者。要破譯複雜而神祕的西夏文，《番漢合時掌中珠》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入門書。這本書在西夏文旁注漢字音讀，及漢字釋義；同樣的在漢字旁以西夏文注党項語的讀音，及党項語的意義，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雙語字典」，就憑這一點，党項人在世界文明史上，就占有光輝的一頁。

骨勒茂才在這本書的序中說：「以書所以備番人之會漢語，漢人之學番語，以和番漢之眾，增兩國之誼。」[12]可見這本書的價值和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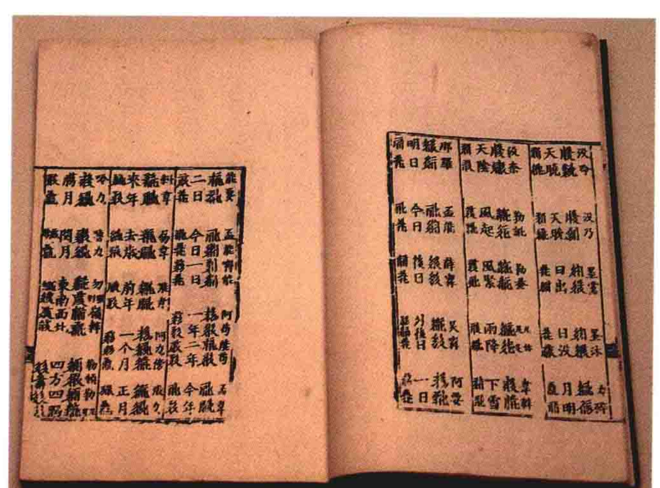
## 五、《聖立義海》

這本書類似百科全書，因爲第一卷終有「乾祐壬寅十三年五月十日刻字司重刻印」字樣，所以可以確定這本書在仁宗乾祐十三年（一一八二年）之前曾經刻印過。全書共五集十五卷，分爲一百四十二類，包括天體日月、月令節氣、地貌山川、樹草花石、金銀布帛、飛禽走獸、帝后嬪妃、仗儀制度、佛法器具、文房四寶等，可以說包羅萬象、應有盡有。此書在解釋各種事物的名稱時，並引用

了大量的神話故事跟歷史傳說，眾所周知，神話故事或歷史傳說，都是探討一個民族源起的最佳素材，而這部書裡的故事或傳說，有些是轉引自漢文典籍，正可以印證党項跟漢文化的相互混融。

西夏王朝雖然於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被蒙古滅亡，但是西夏文仍然在中國西北地區流傳，蒙古人稱党項爲「河西」，所以西夏字也就被稱爲「河西字」。元成宗大德年間（一二九七～一三〇七年），距西夏滅亡已經八十幾年，在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縣、南方杭州等地都還有西夏文的雕版印刷品。元成宗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年），宣化有民間出資印刷的西夏文《法華經》及西夏詩文，當時有從日本到中國遊學的日本僧人把這些西夏文印刷品帶回日本。大德六年在杭州又雕印了西夏文《大藏經》，共有三千六百二十多卷，由僧官管主印造了三十多藏，布施給西北地區各寺廟「流通供養」，這時距西夏滅亡已經七十多年了。

不僅如此，元順帝[13]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年）所完成的居庸關過街式塔洞壁中有六種字體的石碑，分別是漢文、八思巴蒙文[14]、藏文、西夏文、回紇文及梵文。西夏文所鐫刻的是兩大咒文《如來心經》、《造塔功德記》，參與這項工作的是党項人中書平章政事納璘，主持西夏文譯寫的是党項人智妙酩部（酩部或作「咩布」，是党項族姓）及那征師，這時距西夏滅亡已經近一百二十年，以往



《番漢合時掌中珠》　西夏骨勒茂才著，原書20世紀初內蒙古黑水城遺址出土。西夏文是參照漢字的構字方式創制而成的，共有6000餘字。西夏滅亡後，西夏文仍被使用至明朝中期。此書編寫於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是一部西夏文和漢文的雙語、雙解字典。

## 西夏文研究

西夏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党項人是中華民族構成的一部分，西夏文當然也是中文的一種，很可惜西夏文的研究人口實在太少了，目前在中國大陸的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歷史研究所、中山大學、西南民族大學、甘肅省博物館等單位，有幾位著名的學者如王靜如、劉福頤、羅雪橋、史金波、李範文、吳天墀等投入這方面的研究。

臺灣方面，則似乎只有語言學家龔煌城先生一人。反觀國外，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前，俄人伊鳳閣利就已用《番漢合時掌中珠》進行對西夏文的研究，稍後日本的石濱純太郎、前蘇聯的聶歷山、龍果夫（Alexandre Dragunov）；德國的本漢底夫人（Mrs. Anna Bemhadi）、勞弗爾（Mark Knopfler）等學者，都曾從事西夏文的研究。近現代較知名的西夏文研究者有日本的西田龍雄、橋本萬太郎；以及前蘇聯的克恰諾夫（Kychanov）、索弗羅諾夫等人。

西夏文是一門全新的學術領域，希望今後會有較多的有志人士投入，讓西夏文成為可完全解讀的文字。

曾有人以為這是最晚出現的西夏文文物，然而之後在敦煌莫高窟又發現一件鐫刻有漢、西夏、梵、藏、回紇及蒙文六種字體的「六字眞言」碑，這個碑刻於元至正八年，比過街塔的碑晚了三年。事實上，一直到明朝都還有刻印西夏文的佛經，現藏的一軸西夏文經卷，經考證就是明太祖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的遺物，卷首有版畫，圖後有文，文末有《高王觀世音經》，最末端還有《施經發願文》。

一九六二年，中國考古學者在河北省保定市發掘出明孝宗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年）所建立的西夏文經幢（音「牀」），幢身各面都有西夏文《尊聖院羅尼經》，經文之前及之後還夾有漢文年號跟刻工姓名，可知建立這兩座經幢及書寫西夏文、漢文的，都是党項人，這時距西夏滅亡已經二百七十多年，而且這些党項人並不是居住在原西夏國境內，而是在漢人人口密集的河北省，至少可以說明有党項人進入中原跟漢人混合居住後，儘管離西夏滅亡已經二百七十多年，但是仍然傳承著本民族的文字。




接著來看党項人的社會風俗。

### ・服飾

党項人初期聚居今青海、甘肅及四川西北，後來向北遷徙到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帶。遷徙前，党項人游牧於山谷之間，以犛牛、羊及馬爲主，並以之爲主要的生活資源，在服飾上多取材於所放牧的牲畜，所以《隋書・党項傳》說党項人的服飾是「服裘褐，披氈以爲上飾」。褐的意思爲無光澤的粗布衣服。舊《唐書・党項羌傳》也說：「男女並衣裘褐，仍披大氈」。早期党項人的服飾類似吐蕃人跟苗人，但是西遷夏、銀地區後，由於接近中原農業地區，而且位處「絲綢之路」的樞紐地帶，是中國跟西域（含中亞）交通的重鎮，往來貨物以絲綢、玉石等爲主，党項人目睹並親身感受絲綢布帛等紡織品的輕便舒適，所以在服飾上也有了改變。到了元昊建立西夏後，對上自皇帝、中及文武百官、下至一般人民的服飾都作了規定[15]。

從元昊稱帝規定官民的服飾（一○三八年），到西夏滅亡（一二二七年），有將近二百年的時間，西夏官民的服飾就如左表所列的形式呈現。

| 類別 | 服飾規定 |
|---|---|
| 皇帝 | 衣白窄衫，氈冠紅裡，冠頂後垂紅結綬。 |
| 文官 | 襆頭、鞾笏、紫衣、緋衣。 |
| 武官 | 金帖起雲鏤冠、銀帖間金鏤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漆銀束帶、垂蹀躞、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韣、馬乘鯢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 |
| 官便服 | 紫皂地繡盤毬子花旋襴、束帶。 |
| 普通百姓 | 民庶青綠，以別貴賤。 |

### ・姓氏

清代張澍的《西夏姓氏錄》一書，收錄了上百個西夏姓氏，如果詳加分析可以發現，党項人的姓氏，除了早期八大部落如野利、拓跋等八大姓外，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多爲雙音節，如野利、沒藏、拓跋等。

（二）以數字爲姓，如訛一、訛二、訛三等。

（三）以身體部位或動植物名



西夏武將服飾　出土於寧夏銀川的西夏王陵遺址，圖為西夏史話藝術館之西夏武將服飾展示。

稱爲姓，如讀音爲「吳」（意爲尖頭）、讀音爲「能兒」（意爲沙狐）、讀音爲「腮底」（音爲潔鳥）、讀音爲「則韋」（意爲茶獸）、讀音爲「則磨」（意爲茶尖）等。

（四）漢姓跟党項姓合併的複姓，如「渾嵬名」，其中「渾」爲漢姓，「嵬名」爲元昊改「拓跋」爲「嵬名」，還有姓「張訛三」的。

（五）以地支順序爲姓的，如「耶巳」、「耶午」、「耶酉」等。

（六）以地名或部落名爲姓的，如「賀蘭」、「靈州」、「弭藥」等。

### ・婚俗

党項人的婚俗，跟漢人也有絕大的不同，在介紹分析党項人婚俗之前，必須先了解人類婚姻的多樣化，有其演變的過程，無論是掠奪婚、服務婚、買賣婚、交換婚、賜婚、收繼婚，乃至目前之自由戀愛[16]，本質上只代表人類演化的一個過程，無所謂好或壞。

然而以往漢文史料，總是以漢人的方式來衡量四周少數民族生活習俗，對於婚姻更是如此，例如《隋書・党項傳》對党項人的婚姻說是：「淫穢蒸報，於諸夷中最爲甚」。舊《唐書》則說得更爲詳細：「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媳，淫穢蒸褻，諸夷中最爲甚，然不婚同姓。」像這樣以己度人的方式，並不恰當。每一個不同條件的生存空間，都會孕育出不同的生活模式，所以民族與民族間的生活模式只有不同，而無法加以比較。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自匈奴、烏孫、鮮卑、柔然、高車、突厥乃至後來的女眞、蒙古等民族都曾實行過收繼婚或蒸報婚，而中亞兩河地區的民族，更不避諱近親通婚，因此不該以漢人的標準，認定「淫穢蒸報」。

### ・喪俗

党項人早期由於遷徙不定，因此人死後多爲火葬，所以舊《唐書》說党項人「死則焚屍，名爲火葬」。在「焚屍」前，死者的親屬會在靈柩經過處蓋一間木屋，覆以金錦綢緞，靈柩經過這木屋時，屋裡面的人以酒肉加以奠祭，以供死者在另一世界享用。到了焚屍處，親屬再以紙紮的人、馬、駱駝、錢幣等跟屍體一起焚燒，這跟中原漢人的祭拜習俗已經十分接近了。

党項人在火葬之前，一定要請占星師選擇合適的日期，有時候爲了等待這個合適的日子，會停屍家中長達半年之久。在焚屍之前，每天都要以食物放在柩前的桌上，以供死者靈魂食用[17]，這種奠祭死者的習俗也跟漢人相去不遠。西夏建國後的党項人，由於已經定居，也開始流行土葬、厚葬，尤其西夏皇室及顯貴大臣的土葬，更是極盡奢靡之能事。對西夏皇室的墓葬，文獻上有如下的記載：「賀蘭之東，數冢巍然，即爲夏所謂嘉、裕諸陵是也，其制度仿鞏縣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無一物。」[18]從這段史料可以看出西夏皇室的墓葬，跟中原帝室的葬俗已經幾乎一模一樣，甚至也有陵號。

最後要介紹党項人特別重視「復仇」觀念。党項人由於舊時聚族而居，部落分立，難有正常的溝通管道，遇到有不同意見時，往往生衅（音義同「釁」）結怨，於是就只有訴諸武力，而失敗的一方也總會以復仇方式討回公道。舊《唐書》就說

党項人「尤重復仇，若仇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仇人而後復常。」這跟西南地區羅羅（今稱彝族）的「打冠家」極爲相似，也跟中原地區小說中所描述的「武林中人」十分相似。

## 西夏王朝陵號表

| 姓名 | 生卒年月 | 廟號 | 謚號 | 陵號 | 備註 |
| --- | --- | --- | --- | --- | --- |
| 李繼遷 | 九六三年二月至一〇〇四年一月 | 太祖 | 神武 | 裕陵 | 元昊追封 |
| 李德明 | 九八〇年至一〇三一年十月 | 太宗 | 光聖 | 嘉陵 | 元昊追封 |
| 元昊 | 一〇〇二年五月至一〇四八年一月 | 景宗 | 武烈 | 泰陵 | |
| 諒祚 | 一〇四七年二月至一〇六七年十二月 | 毅宗 | 昭英 | 安陵 | |
| 秉常 | 一〇六〇年至一〇八六年七月 | 惠宗 | 康靖 | 獻陵 | |
| 李乾順 | 一〇八二年至一一三九年六月 | 崇宗 | 聖文 | 顯陵 | |
| 李仁孝 | 一一二三年至一一九三年九月 | 仁宗 | 聖德 | 壽陵 | |
| 李純祐 | 一一七六年至一二〇六年二月 | 桓宗 | 昭簡 | 莊陵 | |
| 李安全 | 一一六八年至一二一一年八月 | 襄宗 | 敬穆 | 康陵 | |
| 李遵頊 | 一一六二年至一二二六年六月 | 神宗 | | | |
| 李德旺 | 一一八六年至一二二六年七月 | 獻宗 | | | |
| 李睍 | ?至一二二七年七月 | | | | 為蒙古所殺 |

1 《西夏紀．卷四》。

2 契丹有上、中、東、南、北五京。其中上京治臨潢府，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東南波羅城、中京在今內蒙古寧城縣西南大明城。

3 中亞盛產棉花，棉花向爲中國所無，金人丘處機到中亞見成吉思汗時，曾見到棉花，但他當時還不知道這就是後來的棉花。詳見《長春眞人西遊記》。

4 《夢溪筆談》，作者爲宋人沈括（一〇三一～一〇九四年），正是西夏李德明、元昊、諒祚、秉常、乾順在位時期。

5 此書原稿爲法國取走，原附於遼金元姓氏錄之後，後經人抄錄回中國，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付梓，羅振玉爲之題跋。

6 後期女眞族所用的滿文，是借用蒙文字母，外加圈點而成滿文，蒙文則是成吉思汗時命乃蠻人（回紇族）塔塔統阿以回紇字母拼寫蒙古語言，是爲蒙文。而回紇文又是從中亞粟特文演變而來，都不是原創性的文字。回紇人皈依伊斯蘭教後，改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寫回紇語，就是今天的維吾爾文。

7 可參看聶鴻音，《古道遺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唐榮堯，《王朝湮滅——爲西夏帝國叫魂》，北京光明日報社，二〇〇六年。白濱，《尋找被遺忘的王朝》，山東畫報社，一九九七年。上述三書都認爲雪巴是党項人的後裔。

8 相關西夏文全引自李範文，《西夏通史》一書，寧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修正出版。

9 （俄）克恰諾夫，〈獻給西文字創造者的頌詩〉《中國民族史研究》第二輯，北京中央民族學院，一九八九年出版。此處轉引自《西夏通史》頁五六一～五六二。

10 《西夏通史》頁五六七。

11 《古道遺音》頁四一。

12 羅福頤，〈西夏文存〉《待時軒叢刊》第六冊。但此處係轉引自吳天墀，《西夏史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頁二一〇。

13 元順帝的謚號是明朝以其順天應人退出北京，所以謚之爲「順帝」。但蒙文史料如《蒙古源流》等，並不認同這個謚號，另行謚之爲「惠宗」。

14 成吉思汗曾命乃蠻人塔塔河以回紇字母寫蒙古語，是謂「老蒙文」，至今仍流行於內蒙古；忽必烈建立元朝後，命藏人薩迦派高僧八思巴另造新蒙文，是謂「八思巴蒙文」，元亡後不再通行。一九二四年，蘇聯占領蒙古後，以息立克字母拼寫蒙語，是謂「新蒙文」。

15 本表錄自《西夏通史》，頁五七九。其中「鞾」（音「靴」），爲靴之本字，意爲長筒鞋。⿰衤旋（音「旋」），意爲男子短褂。襴（音「闌」），短袖單衣。蹀（音「蝶」），意爲踏。躞（音「謝」），意爲軸心。蹀躞，意爲下垂物。韣（音「讀」），裝弓的袋子。鯢（音「倪」），意爲雌鯨魚。

16 蘇冰、魏林，《中國婚姻史》，臺灣文津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17 馬可波羅著，馮承鈞譯，《馬可波羅遊記．唐古忒州》，北京東方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頁一二七～一二八。

18 《嘉靖寧夏新志》。

# 第七章 西夏與宋、遼、金

## 西夏與宋

西夏、兩宋、遼、跟金，是由党項、漢、契丹、女眞四個不同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權，除了西夏，其餘三個都是中國的正統王朝。這幾個王朝同時並立，從某一角度看，可以說是第二次南北朝，位於北方的有西夏、遼、金，位於南方的是北宋、南宋，其中女眞的金取代了契丹的遼，北宋滅亡後，南宋繼之而立。只有党項的西夏一脈相承，就這個面向看，党項人能屈能伸，具有極大的韌性，這應該是我們研究西夏史或西藏問題時，必須要有的認識。

無論北宋或南宋，在中國歷史長河中，都不是強勢的朝代，但是以往都沒有這種自覺，而且還沈醉在漢、唐盛世的迷夢中，以上國天朝自居，只要四周少數民族政權貢方物、奉正朔，就心滿意足，然後給予厚重的賞賜；或者在交戰未能取勝而對方願意鳴金收兵和平收場時，宋朝也願以年賞「歲幣」、綾羅綢緞若干的方式作爲回應。這種「天朝」狂妄自大的習性，党項人早就摸得一清二楚，所以党項人從李繼遷、李德明到元昊，一路順著宋朝的「特性」，在力量夠大時就向外擴張、侵城奪池，如果在戰場上討不到便宜，就設法遣使求和，

卑顏厚辭在所不惜，而宋朝就吃這一套，立刻予以賞賜。西夏跟北宋就在戰爭與和平中度過一百多年。

西夏元昊更是深知宋朝好名、不務實的特性。元昊於宋仁宗景祐五年（一〇三八年）稱帝後，宋朝上下果然急如熱鍋上的螞蟻，想盡方法，不惜代價要元昊放棄帝號。就在此際，西夏跟契丹遼的關係也有了變化（一〇四五年），遼派出大軍駐紮遼夏邊境的九十九泉，雙方戰雲密布，頗有一觸即發之勢，情勢極為嚴峻。而此之前，元昊正式稱帝後向宋朝發出表文（詳見第五章）後所引起西夏跟北宋的緊張關係，還沒有和緩下來，如果此時又跟遼朝發生戰爭，兩面作戰，對西夏極為不利，何況西夏根本無此實力，迫於形勢，元昊不得不遣使向北宋求和，並進誓表，其誓表文為：

「兩國不通和好，已歷七年，邊陲屢經久敵，今立誓之後，其掠奪過將校及番漢人戶，各更不取索。自今緣邊番漢人逃背過境，不得遞相襲逐酬賽，並逐時送還宥州、保安軍，無或隱避。臣近者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繫栲栳、鐮刀、南安、承平四處地分及他處邊境，見今番漢人住坐之處，並乞以番漢為界，仍於本界修築城堡，各從其便，朝廷每年所賜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兩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萬斤，進奉賀正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賜中冬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並賜臣生日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衣著一匹，伏迄無致改更。臣更不他事輒干朝廷，只今本國獨進誓文不合，亦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承，永以為好，倘君親之義不存，君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受誅。其誓表伏請藏於盟府，事具悉之。」[1]

上項誓表可以說是情詞懇切，像是真有求和且願世世遵守之義，可是誓表文中也同時提出每年所給的賞賜合計白銀六萬兩、絹十五萬匹、茶七萬五千斤（元昊的生日賀禮尚不在內），仍要援例賞賜，不得變更，這份誓表到底求和還是護財，或許兩者兼而有之，從而也可以看出草原游牧文化所孕育出各民族處理問題的務實性，明明是遣使求和，卻要求每年賞賜，仍援舊例不得減少。於是西夏跟北宋展開談判，幾經磋商，終於達成

協議，宋朝允許元昊稱「夏國主」，而宋朝每年賜西夏銀、絹、茶等，合錢二十五萬五千，當時宋大臣富弼對這個協議曾上疏稱：

「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表奏，辭禮恭順，一遵朝廷所約，只是榷場上微有商量，候賜守素到闕日，乞與婉順商議，示以必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為其恭順，卻於元約外，別有詰難邀勒。所宜多方容納令無備我之意，則必盡力與契丹相持。若二寇自相殺伐，兩有所損，此朝廷之福，天所假。苟議絕和約，或大大段拖延，則元昊必復與契丹合，而為患如故，此必然之理也。臣料契丹必未肯與朝廷絕好，余靖此去，保無他虞。特來若遣謝使，所賚謝物，不可過數，苟多無益，更乞深加詳察。」[2]

當時范仲淹也認為和議可行，對於邊界爭執，可以暫不加問，他以《奏元昊求和所爭疆界乞更不問》向朝廷說明他的看法，他說：「……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洲之地，舊有屬戶居之，則為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為隙地，中國利害，不繫於此。今眾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今西戎驕恡（音義皆同「吝」），不足與爭，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富民強，以待四夷之變。」[3]

范仲淹雖然也認同此時應該議和，而且主張對邊界爭執，可以暫時不予聞問，暫減軍事戰備，節省糧草，人民可以勤於稼穡，如此則國可富民可強，並趁此機會訓練將士，以等待四周局勢的變化。范仲淹這份奏疏重點在最後的「減省糧草，蘇我民生，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以待四夷之變」。可惜因循苟且的朝廷，似乎完全沒注意到「選將練兵」也就是整軍經武這回事，只圖一時之安逸，沒有去規劃如何才能富國強兵，長治久安。而西夏元昊雖然同意在對宋朝行文時用「夏國主」這個名稱，對內依然是大夏國皇帝，充其量只能說是損了一些面子，可是得到了每年銀、絹、茶等折合現金二十五萬五千的巨額收入，我們不得不承認西夏在外交談判中，較之宋朝實在是高明許多。且不久宋夏又陷入時戰時和的局面。

這裡要敍述一下長期以來在民間

流傳的楊家將演義，無論是小說或戲劇，楊家將都是熱門話題，其實跟楊家有密切關係的是党項西夏，而非契丹遼。

楊家將第一代主人翁楊令公，全名是楊繼業，原是五代十國時北漢的一員猛將，後來降於北宋，從此楊門幾代都投入宋朝跟契丹遼的戰爭，楊繼業本人且戰死沙場。相傳他的第四個兒子楊延輝被遼國活活抓去，成了俘虜，民間演義中又本諸大漢族主義，把楊延輝描繪成藝高膽大貌美的奇男子，迷倒了契丹的代戰公主，把他招爲駙馬。於是這個楊駙馬在契丹一待多年，後來宋遼又發生衝突，楊門諸將在楊令公遺孀佘太君領軍下，率軍駐紮宋遼邊境，這個楊駙馬聽說母親來到邊境，於是設法盜取令箭夜奔宋營，探望母親，這就是戲劇中著名的「四郎探母」，從京劇到各地方戲劇都有這齣戲。

四郎探母　清代楊家埠年畫，四條屏，半印半繪。

楊家將演義傳誦千年膾炙人口，其中加油添醋的固然不少，但是也有很多部分是經得起考證的。按楊氏一門世爲代北豪族，代北就是指今山西北部，從諸胡列國時代起就是拓跋鮮卑的地盤，楊氏一門具有少數民族血胤的可能性非常大。另有一些人考證認爲楊氏是党項人，但是以現有史料已難於考證。不過楊繼業的夫人佘太君，佘音折，她的娘家是活動在府州的豪門大族，府州折氏，從唐末的折宗本到南宋的折可求，二百多年來一直在府州、麟州擔任要職。「折」




清代楊家埠年畫《楊家將》　描繪《楊家將》故事中佘太君點兵、新帥點名、穆家寨餞行、雙掛印四個情節。

這個姓是党項人的一支，據折氏自家的說法，他們族出鮮卑，可是折氏又是党項人的姓，可見楊家將雖難以斷定是族出鮮卑或是党項，至少可以確定具有少數民族的血胤，而佘太君是党項人應該是沒有爭議的。我們如果暫且拋開楊令公是鮮卑還是党項族後裔，或者是漢人，至少楊家府第二代已經一半是党項血統，楊家第三代楊宗保，就是在北宋、西夏戰爭時，死於沙場。楊家將故事之所以膾炙人口、傳誦千古，那是因爲宋朝在疆場向來表現羸弱，楊門無論男女，都能提槍上馬馳騁沙場，就顯得格外突出。論在沙場的表現，楊門未必強過漢代的衛青、霍去病，但是衛、霍兩人事跡，鮮少寫成小說，更別說編爲戲劇了；羸弱的宋朝，給了楊家將表現的舞臺，演義中更提到楊家將對党項的戰事。

宋、夏的戰爭，給關陝及四川西北部帶來極大的破壞性，當然也給人民帶來莫大的痛苦，死的死、傷的傷，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者更是不在少數，楊家將對契丹及對西夏的幾場戰爭，無可避免的死傷慘重。西夏元昊雖然在三川口、好水川及定川寨這三大戰役都打了勝仗，但元昊的野心或實力還沒有大到要滅掉宋朝，問鼎大原，基本上西夏之所以對宋作戰，還是掠奪的成分居多，希望透過戰爭擴大一些疆土、掠奪些財物，然後再以低姿態求

和，希望獲得宋朝的賞賜。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西夏之對宋的態度，雖然是以戰爭的形式出現，但骨子裡則是以戰逼和，以獲得有形的財物賞賜，以及無形的文化（指佛經及學術）輸出。因為元昊深深明白西夏所處的地理位置，雖然扼東西交通的孔道，可以收取些往來貨物的稅款，只是當時海上交通已經開始發展，而西夏為了多得財物，對西域東來的商人以近乎殺雞取卵式的強征暴斂，使阿拉伯商人改走海道，使西夏可收的貨物稅又減少了許多。西夏所控制的疆域，多為草原沙漠，農畜收穫有限，所以不得不仰賴宋朝，但是又不甘心成為宋朝的屬國或附庸，所以西夏在元昊時代是用以戰逼和的方式，跟宋朝周旋。我們如果站在西夏的立場來看元昊的作法，並無不妥。可是自古以來戰爭從表面上看，是在戰場上決一勝負，然而骨子裡是拼比雙方的國力。西夏土瘠民窮，戰爭後繼無力；反過來看宋朝，土沃民富，可以支持長時間的戰爭；兩相對照，最後的勝負也就不言而喻，再加上元昊死後，後繼者都不如元昊的雄才大略，西夏跟北宋的對峙，西夏就處於劣勢。照道理說，北宋如果能掌握經濟上的優勢，好好整軍經武，未必沒有機會殲滅西夏，恢復漢唐時的榮光，可惜北宋自立國以來就是重文輕武，對外戰爭不求勝利，但求苟安，所以對西夏雖然在總體戰力上居於優勢，總是無法一鼓作氣徹底解決西夏問題。

西夏自從元昊死後，內部就開始了豪門的權力鬥爭，西夏沒有再出現第二個元昊，因此國力漸走下坡。與宋朝的戰爭，雖然還是經常在戰場上獲得一時的勝利，但是一旦開始了戰爭，就得有持久戰的準備，持久戰打的是經濟力，而這一塊是西夏所最欠缺的。西夏崇宗雍寧元年（北宋徽宗政和四年，一一一四年），北宋以宦者童貫為陝西經略使，總領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及熙河六路軍事，全權主持對西夏用兵，雙方既經接觸，初期互有勝負，但是童貫堅持在塞外修築堡寨的策略，以優勢的兵力步步進逼，收復橫山地區各城堡，使西夏失去屏障，處於相當不利的態勢，戰事進行了四年後，西夏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央求遼朝出面，向宋朝請和。照理說宋朝應該乘勝直追，很有機會迫使西夏投降，然而宋朝一本見

好就收、苟且偷安的心理，再加上雖精於「瘦金體」書法，卻沈緬於歌管樓臺的宋徽宗根本無心治國，居然下令全面停戰（一一一九年），使西夏國祚又延長了一百多年。

這中間當然也有客觀的「國際」因素，那就是契丹的遼自從跟北宋簽訂澶淵之盟後，武備不修，而君主貴族都熱衷狩獵，國力日益羸弱，

宋徽宗趙佶瘦金體書法《穠芳依翠萼詩》

所以契丹雖然聲名遠播在外，可是已經是金玉其表、敗絮其中。不過，實際的情形，當時的西夏或北宋都不清楚，後來女真族的完顏阿骨打，起兵叛遼，連戰皆捷，完顏阿骨打建立政權，定國號為金，很快的就滅了遼，而且把遼末帝耶律延禧活捉去當俘虜，女真的金滅掉契丹的遼後，盡有遼的疆域，而且很快也就滅了北宋。金的疆域比遼又大了許多，党項的西夏本諸民族的陰柔韌性，見風轉舵向金朝納貢稱臣，保全了西夏的國祚。南渡的宋宗室康王趙構，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站穩陣腳後，史稱南宋，根本不想光復國土、還都汴梁，將主張並力行北伐的岳飛以「莫須有」的罪名殺了，安逸地在杭州坐大，宋人林升對這種現象感慨萬千，以《西胡》為題吟了以下一首詩，既紓心中的悶氣，也嘲諷當朝的苟且偷安：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煖風薰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西夏在這種客觀的有利條件下，再加上主觀上的民族陰柔韌性及見風轉舵的本事，所以能夠在錯綜複雜的第二個南北朝代（指遼、金、兩宋及西夏），延續西夏國祚達一百九十

年之久（自元昊正式稱帝的一〇三八年至李晛被成吉思汗蒙古軍殺的一二二七年），如果從李繼遷自稱定難軍節度使算起，更長達二百三十七年（九九一～一二二七年）。

西夏跟南宋並不接壤，所以不可能發生邊界戰爭，西夏跟南宋的關係，以往文獻上較少提到，或許眞的沒有什麼來往。

## 西夏與遼

西夏跟遼的關係極爲複雜，西夏與遼既有姻親關係，又有君臣關係，遼曾封李德明爲西夏國王；但有時又是兵戎相見的敵我關係，我們探討西夏跟遼的關係，過程中不但是饒富趣味，而且還能夠了解党項的民族性。首先來看党項跟遼的姻親關係，按西夏跟遼前後共有三次和親，我們且逐次加以探討。

第一次和親是在遼聖宗耶律隆緒統和七年（九八九年），稍早契丹大將耶律盼跟北宋在秦州作戰，戰事不利於契丹，契丹很是苦惱，這時正好李繼遷以「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婚大國，永作藩輔。」[4] 契丹想利用李繼遷的党項兵馬牽制宋朝，就答應了這門婚事。契丹之所以應允，據相關文獻記載，當李繼遷派張浦持重幣到契丹請婚時，起初遼聖宗耶律隆緒還在猶豫不決時，遼西南抬討使韓德威向遼聖宗說：河西地區向來是中國的右臂，以前府州的折氏（注意這個折氏就是楊家將佘太君的娘家）與銀、夏兩州的党項人，都傾向北漢劉氏政權，所以契丹屢次攻討北漢都徒勞無功。現在党項李氏前來歸順，大有利於遼國，應該准允他的請婚。漢人韓氏在耶律阿保機建立遼朝之初，就極受重視，位居要津，經過韓德威這一番分析，耶律隆緒答應了這門婚事。

至於党項李繼遷之所以倒向契丹以及向契丹請婚，也有其政治動機，《西夏書事・卷四》對此有如下的記載：「契丹西境直對夏州，党項東山諸部臣事者多，李氏自思恭賜姓，未嘗外附。繼遷見部落潰散，謀於眾曰：吾不能克服舊業，致茲喪敗，兵單力弱，勢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強，吾將假其援助，以爲後圖。」因而才派張浦向遼請婚。耶律隆緒既已允婚，於是將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的女兒耶律汀封爲義成公主，遼聖宗統和七年三月，義成公主嫁党項李繼遷，並賜

馬三千匹。

古代地無分中外，國與國間的婚姻，向來都是以政治需求作爲是否聯姻的標準，就像兩漢與匈奴、烏孫；北魏與柔然、沮渠氏的北涼；突厥與北周；唐與突厥、回紇、黠戛斯……，沒有一次聯姻不是從政治考量著手，歐洲古代也是如此，所以党項與契丹的聯姻出於政治動機，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第二次西夏與遼的和親，是在遼興宗在位時（一〇三一～一〇五五年），遼以興平公主嫁党項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其時李元昊尚未稱帝，也還沒廢李、趙兩姓，所以這裡用李元昊），並封李元昊爲夏國公、駙馬都尉[5]。元昊後來嗣位後建白上大夏國，並於宋仁宗景祐五年（一〇三八年）正式稱皇帝。他野心勃勃而又雄才大略，可能恥於爲遼附庸，顯然跟契丹的興安公主相處得並不和睦，《西夏書事》卷十二就載：「（興安）公主素與元昊不睦。先是，元昊遣使貢於契丹，不以病告，既卒，契丹主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詰問。」可憐這位契丹興安公主遠嫁到人生地不熟的西夏，在語言上除非雙方都通漢語，否則也有溝通的困難。事實上當時遼也已經相當漢化，遼道宗（一〇五五～一一〇一年）的皇后蕭觀音，精通漢文，還會吟詩填詞（關於蕭觀音生平事蹟，請參看《五胡興華》一書中〈契丹宮廷的才女皇后〉一文，臺北知書房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出版），所以興安公主雖未必如蕭皇后一樣能以漢文吟詩填詞，但能操漢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而元昊的漢文程度，絕不在一般漢人秀才、舉人之下，所以興安公主只能以漢語跟元昊溝通，但元昊一心要擺脫漢文人的影響，他不惜大費功夫命人創造西夏文、更改服飾髮飾，而跟契丹妻子卻不得不以漢語溝通，這中間的矛盾可想而知，興安公主之不得寵實是意料中事。

至於西夏與遼的第三次和親，是在西夏崇宗乾順貞觀二年（一一〇二年），先是前一年遼天祚帝耶律延禧嗣立西夏遣使來賀，次年就遣使向遼請婚，又以爲宋所侵，遣李造福、田若水爲使求援，貞觀四年又遣使請婚，最後以族女耶律南仙封爲成安公主，嫁西夏皇帝李乾順，這時已經是遼的末世了。

綜觀党項或西夏跟遼的聯姻，是雙方各有目的，先看党項或西夏，李繼遷崛起之初，內部並不穩固，他鑒於「部下攜貳」的嚴峻情勢，就曾經對部屬張浦明白透露他心中的憂慮，他說：「我宗社久墟，番眾飢敝，今中國（指北宋）以財粟招撫流民，親眾離散，殆不可支。」[6] 這時是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年），可見當時李繼遷雖占有銀州，地位並不穩固，而宋朝又時時想消滅党項這股新興的力量，所以李繼遷急於要找一個外援，當時能制衡北宋的，只有契丹的遼，所以要跟遼結盟。而結盟最有效的方式莫過聯姻，自古以來四周少數民族政權都以能跟中原王朝聯姻爲榮，而且有利於他的統治，對他周圍的其他少數民族也產生羨慕、敬畏的作用，契丹的遼朝雖然本身也是少數民族，但是已經統治北部中國近百年，而本身也已相當漢化，對其他少數民族而言，遼朝無異就是中原王朝，李繼遷如果能夠跟遼朝聯姻，會提高他在群羌中的聲望跟地位。李繼遷顯然對歷史相當熟悉，深知如果能跟遼朝聯姻，不但有個有力的外援，可以牽制北宋，形成党項、北宋三國鼎立局勢，對內可以提高自己在羌族中的聲望，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積極向遼請婚。當遼朝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的女兒耶律汀爲義成公主嫁李繼遷後，據《西夏書事・卷四》載：「契丹妻（李繼遷）以公主，羌部懾服。」可見党項或西夏跟遼聯姻，無論對外或對內都能「複利」。至於雙方聯姻在遼方面來看，前面提到韓德威所說：「河西爲中國右臂，向年府州折氏與銀、夏共衡劉漢，致大兵援應無功；今李氏來歸，國之利也。」可見遼跟西夏的聯姻也是奠基於牽制北宋。遼自從跟宋訂下澶淵之盟後，實力已大不如前，有幾次與宋衝突，不但沒討到便宜，反以失利收

遼代・文官圖　圖中的遼代文官的服飾與北宋的文官有點相似，反映出契丹人的漢化程度。

場，因而士氣低落，既然党項或西夏前來請婚聯盟，正好可以西夏牽制宋軍，所以《西夏書事．卷四》說西夏、遼的結盟可以「令益困中國（指北宋）」。可見遼視西夏爲手中的一顆棋子，並也染上中原王朝的上國心態，視西夏如「番邦」，這點正如史家所詳論：「西夏自繼遷跳梁，德明款附，雖有逆順之分，然其心總易視中國，畏視契丹，非唯資其援助，抑亦憚其兵威也。契丹知其然，一切不稍假借，故其勢常尊。」[7]儘管要利用西夏以牽制北宋，但是在對待西夏的態度上，就特別告誡他要「善事公主」（這是遼把義成公主嫁李繼遷，李德明是李繼遷的兒子，所以用「善事公主」字眼，「事」者侍奉也。），李德明向遼保證「恪遵諭詔，未敢有違也。」[8]一〇三一年，遼以興安公主嫁李元昊，公主出嫁時，遼興宗「遣兵衛公主至興州」，[9]完全是一副上國的姿態。

西夏跟遼的第三次聯姻，是西夏崇宗乾順經過多次請婚，最早在一一〇〇年（遼道宗死前一年）提出請婚，遼朝沒有答應，等到天祚帝嗣位後，又分別在一一〇二、一一〇三年兩度請婚，遼朝還是沒有答應，一直到一一〇五年，遼天祚帝乾統五年才答應這門婚事，以宗女耶律南仙爲安成公主嫁西夏崇宗。遼朝對這次聯姻相當重視，特派撻馬李合達（撻馬，是遼朝所設的扈從官，初稱撻馬狨沙里，這是契丹話的音譯，後簡稱撻馬。狨，音穴，本意爲獸類受驚嚇而跑的樣子）「扈安成公主至夏」，據相關文獻指稱這個李合達「有口才，驍勇長騎射。乾順留之，始授文思使，轉右侍禁，嘗從征討有勞，升副都統，賜國姓……以功提都統，鎮夏州。」[10]一個扈送公主出嫁的使者，而能夠在異國爲官，最後且官拜方面大員（鎮夏州），這在中國和親史上相當罕見。

接著來看看西夏跟遼的和戰關係，李繼遷崛起之初，爲了穩定內部以及追求外援，曾卑辭厚顏希冀透過聯姻跟遼結盟，但是爲了內部經濟需求，對宋朝又用以戰逼和的手段，得到物質上的好處，所以西夏跟宋朝的關係可以時好時壞、若即若離來形容。這樣不免引起遼的猜忌，九九一年，遼聖宗耶律隆緒對党項李繼遷暗通宋朝感到不滿，特別派遼西南招討

使韓德威持詔書前往夏州警告李繼遷，李繼遷自知理虧，不敢面對遼使，託辭率軍西征，來個避不見面，這下惹怒了遼朝，乾脆派軍大掠銀州而還。由此可以了解党項跟遼的結盟並不穩固，尤以元昊建立夏國開疆拓土，力量擴張到某一個程度時，遼朝對西夏的猜忌跟顧慮就更深，但是又不能予與割捨，因爲西夏具有牽制宋朝的作用，雙方的關係極其微妙，似乎可以用剪不斷、理還亂來形容。

一〇一三年，當時党項是由李德明主政，遼西南屬地有一些党項羌部落，由於不堪遼朝的強征暴斂，紛紛叛逃，隱匿在黃河北岸，依模赧山一帶，其中曷黨、烏迷兩個部落，又跑回原來的地方，只是不久又向西遷徙，不聽遼政府的阻止。這些叛逃的党項羌部落，有不少都降於李德明，遼聖宗爲了堵塞這些叛逃的党項羌跟李德明的聯絡通道，於是便下詔李德明說：「今党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毋失犄角之勢。」[11]李德明置之不理，這件事自然引起遼的不快，其實遼聖宗沒搞清楚，那些叛逃的党項羌部落，跟李德明的党項是同族，基於血濃於水的道理，李德明哪有幫著契丹誅殺自己同胞的道理？遼聖宗的要求未免有些違反人性。儘管遼朝不滿，但是遼朝此時士氣不振，而李德明的聲勢則是蒸蒸日上，遼朝只好忍下這口怨氣。

另有一事更是引發遼朝強烈的不滿，在今青海西寧市東邊，當時有一吐蕃（今西藏）部落叫宗哥城，其首領爲李立遵[12]，他曾多次上書宋朝頒給「贊普」的名號，宋朝都沒有答應，這個李立遵也向遼朝奉表進貢，以往貢使都是進入宋境後，再迂迴北上，不但路程遠，也耗費許多時間，於是向遼朝要求假道党項國境。這原是小事一樁，既合情又合理，遼朝當然答應了，可是党項李德明卻不同意，這事當然更加深了遼朝對党項的不滿。這其中可能是遼朝以上國自居慣了，認爲借道於党項無損，於吐蕃及遼有利，在沒有知會党項李德明的情況下，就答應了吐蕃李立遵的請求；可是在李德明的立場來看，借道固然是小事一樁，可是党項畢竟不屬於遼，在沒有事先被知會的情況下，就答應了吐蕃李立遵借道党項的要求，就是對党項的不尊重，所以斷然加以拒絕。我們必須承認李德明的拒

絕，是師出有名，合情合理的。

李德明此舉既然引起遼朝的不滿，二年後，遼聖宗開泰九年（一〇二〇年），聖宗以狩獵爲名，親率大軍直撲涼州（今甘肅省武威地區武威市）北境，擺明是向党項示威。而李德明也不甘示弱，竟然出兵抵抗，一副小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可是很快的戲劇性的雙方又恢復和好，遼朝派金吾衛上將軍蕭孝成帶了玉冊金印，到党項冊封李德明爲尚書令，更封他爲大夏國王[13]，像這樣戲劇性的轉折，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六年後（一〇二六年），遼一度曾派兵討伐背叛的甘州回紇阿薩蘭部（回紇語意爲獅子，在這裡作獅子王解）。李德明曾出兵相助，党項、契丹聯軍圍甘州城好幾天，後來因契丹軍中的阻卜叛變，聯軍只好撤離，甘州城完好如故。在這裡要對阻卜稍作介紹，所謂阻卜在遼、金時代是指分布在大興安嶺以西、今天內蒙古那片地方的各民族，當時蒙古族還沒有進入今天的內蒙古，女眞的金稱之爲阻卜，是個泛稱，不是單指那一個民族，在唐、宋時稱之爲韃靼。阻卜分布很廣，中心點鄰近西夏，在甘州以西、沙州及和州（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附近）等地的阻卜，稱之爲西阻卜，蒙古興起後，把汪古部或汪古惕（惕，意特，是蒙古語汪古的複數）稱爲阻卜。

宋仁宗天聖九年（一〇三一年），党項李德明在位的第二十八年，爲兒子元昊向遼國請婚，遼以興平公主嫁元昊，可是元昊從來就沒有好好對待過這位契丹公主，到了宋仁宗景祐五年（一〇三八年），也就是元昊正式稱帝的這一年，興平公主就死於這一年，遼朝曾遣使到西夏詰問，可是元昊似乎也是置之不理。這一年西夏對宋發動一系列戰爭。西夏跟宋發生了戰爭，凸顯了遼的重要地位，因爲宋、夏都希望遼能站在自己這一邊，或者至少不要協助對方；宋朝曾經遣使告知要討伐西夏，而西夏則把戰爭中俘獲的宋軍，作爲戰利品呈獻給遼。遼在宋、夏之戰中，採取觀望態度，希望能獲得漁翁之利，到了宋仁宗慶曆二年（一〇四二年），遼朝「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或作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浚水澤、增兵益戍之故。」[14]

另據《宋會要輯稿番夷》二之十三，也錄有遼朝的「國書」，這封國書文字優美，且加引錄以爲參考：

「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就是河西，指西夏，在古文獻中，地圖的左、右是背向地點，西夏主要在黃河之西，故稱河右），炎涼屢更，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指遼）久已稱番，累曾入貢，克保君臣之道，實爲甥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略具音題，而但虞詐諜。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堤，堵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虞難敦於信睦。倘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朝，共康黎人。」

這份國書，論文章四六對駢，確屬佳作；論用心，大有趁火打劫之嫌。自古以來國與國交往，都是誠信放兩邊，利益擺中間，遼朝如此作法，站在遼朝的立場看，也是無可厚非的。遼朝的這份國書，對宋朝確實發揮了恫嚇的效果，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五》記載，宋仁宗看到這份國書後「爲之旰食」。旰（音「淦」）食是指過了吃飯時間才進食，比喻做事勤勞，也可以說，仁宗爲這份國書反覆思考，以致誤了吃飯時間。之後，宋仁宗遣富弼使遼國，同意每年增加「歲賜」銀十萬兩、絹十萬匹。本來遼對西夏就不十分滿意，現在宋朝又許以厚利，遼的立場轉變了，而西夏跟遼的裂痕也立刻擴大了，也就在這一年，西夏跟遼公開決裂，所謂的「份同君臣、誼同甥舅」都拋到九霄雲外，只差還沒有兵戎相見而已。到了宋仁宗慶曆三年（西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六年、遼興宗重熙十二年，一〇四三年），遼以耶律敵烈、王維吉到西夏，要元昊停止對宋用兵，元昊雖然表面上唯唯諾諾，但心裡怨恨遼的反覆無常，遼也恐西夏侵犯邊境，於是先下手修築威塞州（在天德軍境內，故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巴彥諾爾盟烏拉特前旗北、五加河東岸），對西夏形成一種壓力。而在修築威塞州時，經常有阻卜[15]人出沒殺害修築城堡的役夫，遼朝以爲這都是元昊在背後唆使，於是出兵討伐西夏。當時散布在遼境夾山（今內蒙古自治區薩拉齊縣西北、烏拉特中後聯合旗境）一帶的阻卜八百多戶，叛遼投奔西夏；而党項羌更由於民族因素，

也多投向西夏；此外，在遼境夜來山西邊有五大部落，各自為政，互不統屬，但是卻極為強悍，以具在夜來山之西，所以有些文獻稱之為「山西族」，也都投向西夏。當契丹軍討伐境內党項羌各部落時，元昊在暗中支援同種的党項羌，使契丹軍的討伐徒勞無功，於是遼興宗遣使責問元昊，元昊態度傲慢地說：我是西朝，你是北朝，請你管好自己的屬部，你我兩朝仍然是好盟邦。元昊完全以跟遼朝平起平坐的態度回答遼使，而遼朝對西夏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連宋朝對遼都畏懼三分，現在眼中之蕞爾小國西夏，居然如此回話，眞是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決定於次年（一〇四四年）御駕親征。

一〇四四年（遼興宗重熙十三年，西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七年），遼興宗耶律宗眞親率十萬騎兵為中軍出金肅州，東京留守、趙王蕭存友率師相隨；皇太弟、天齊王、馬步軍大元帥耶律重元率七千騎為南路；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率兵六萬為北路。北路軍出雲內，在賀蘭山北向西夏展開攻擊。西夏元昊一見遼軍來勢洶洶，於是使用緩兵之計，在十天之內，三度遣使到遼營上表謝罪，表示願意把遼境叛逃未歸的阻卜、韃靼、党項羌等，送回遼國，並貢方物，這是軟的一手，另一方面元昊在軍事上也作了積極的部署。

當契丹大軍進入河曲地區時，西夏部隊也已到達河曲地區，所謂河曲地區就是今天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境內的鄂爾多斯高原，也是秦始皇派蒙恬擊敗匈奴所收復的河南地，是西北地區極重要戰略重地。西夏、契丹大軍各據一山，掌握制高點，嚴兵對峙，一場大戰頗有一觸即發之勢，就在這時善於謀略的元昊，親率党項三部酋長進入遼營請降，遼興宗派右夷离堇（契丹官名，初為統軍馬的大官；遼太宗會同年間改為大王。見《遼史·國語解》）蕭滴冽到西夏軍營去實地察看元昊所謂請降的眞僞，蕭滴冽向元昊當面陳述頑強抵抗或者誠心投降的禍福，元昊表面上唯唯諾諾，表示願意聽從大國之命，這個蕭滴冽顯然不善於察言觀色，不知道元昊的眞意所在，但憑耳聞，回營如實稟報。遼興宗再派蕭革詰問元昊「納叛背盟」之罪，元昊則低頭認罪，看起來誠意十足，於是遼興宗賜酒，元昊更親自

拿酒壺替遼興宗斟酒以示誠意，遼興宗親眼目睹元昊如此卑躬屈膝，於是就「許以自新」，而元昊更進一步折箭為誓[16]，先前的烏雲密布，似乎已經雨過天青。然而不然，當元昊親率党項三部酋長到遼營時，已經把左廂軍部署在賀蘭山之北，早已作好戰爭的準備，他的請降只是緩兵之計，雖然他親身入遼營，的確是個險招，如果當時遼興宗把他扣下來，那麼這場戲就落幕了，然而元昊之所以為元昊，他早就摸清遼興宗的性格，按契丹人在建立遼朝前，就已經相當漢化，建立遼朝後，幾乎跟漢人已無大差別，漢人習慣上有所謂「見面三分情」、「伸手不打笑面人」，所以他料定只要低頭認罪，不只可以安然回來，更可以鬆懈遼興宗的戒心，所謂藝高膽自大，元昊的這一招，跟三國時代傳說中諸葛孔明的「空城計」有異曲同工之妙。就從這點看，西夏景宗元昊的智慧，要比遼興宗耶律宗真高明的多。

且說元昊離開遼營後，遼國的眾大臣都認為：「以大軍既集，宜加討伐。」蕭惠也說：「夏人忘奕世恩，萌奸計，車駕親臨，大軍并集，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17]經過一番討論，遼興宗總算接受了大家的意見，隔日清晨就展開對西夏軍的攻擊，蕭惠派殿前副檢點蕭迭里得、護衛宿值官古迭縱兵搏鬥，蕭迭里得率所部衝進西夏軍中，有很大的斬獲；西夏伏兵出擊，古迭力戰，手下多死於疆場，古迭單騎突圍衝出，正遇上元昊所率軍隊前來攔擊，重重把古迭包圍起來，情勢相當不利於古迭，只是古迭驍勇異常，邊騎邊射，幾乎每射必中，更躍馬直奔西夏中軍，西夏陣勢大亂，終於潰不成軍，遼軍雖然頗有傷亡，但總算打了一場勝仗。

西夏遭逢一場敗仗，又眼見遼的援軍源源不絕的到來，元昊心中不免感到驚駭，對部屬說：「何如此之眾也！」於是又派使者前去遼營請和。遼興宗沒答應，元昊只好引兵退避三舍，以避遼軍，而且在撤退時，將沿途方圓數十里的田園火焚一空，來個堅壁清野，讓追擊的兵馬找不到糧草，遼朝軍隊在補給上果然發生了問題，只好同意談和。元昊一見此計得逞，故意拖延談和之事，這時遼朝軍隊已經是人疲馬飢，這一切都在元昊

的算計之中，元昊決定閃電式的予以反擊，遼蕭惠指揮先鋒及右翼軍應戰，忽然刮起大風吹向遼軍，在草原地區的大風，猛烈無比，令遼軍眼睛都睜不開，於是軍陣大亂，元昊趁著順風縱兵出擊，遼軍在目不能視的情況下大敗，自相蹂踐而死不計其數。遼興宗在西夏兵重重包圍中，僅僅單騎脫圍，後來遼興宗在數騎護衛下狼狽而逃，元昊並不追殺，任由遼興宗逃去。元昊又率軍攻入蕭孝友營中，俘虜遼蕭胡洓等近臣好幾十人，遼興宗的器物、服裝與所乘的車輛，統統掠奪而去。這一戰西夏可以說是大獲全勝，如果說那一陣大風，事前也在元昊計算之中，那豈不是重現了「借東風」的劇本？這一戰發生在河曲地區，所以又叫「河曲之戰」。

河曲之戰西夏元昊雖然獲勝，但是元昊並沒有被勝利沖昏了頭，他深知就國力而言，西夏是民寡地瘠，而遼則相對物阜民富，兩者無法相提並論。俗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想滅掉遼國，是根本辦不到的事，不如趁這次戰勝的機會，向遼求和，還可以爭取到比較好的條件。於是遣使帶著被西夏所俘的遼國戰俘，向遼國求和，在這種情形下，遼興宗根本沒有不答應的條件，因此也把之前所扣留的西夏使者放回，於是雙方撤兵，只是西夏之前把遼的蕭胡洓扣留，並沒有放回來，於是遼派耶律裹持詔書前去討索，往返三次，西夏才將蕭胡洓放回來。

西夏跟遼的關係就是這樣，有時西夏對遼恭順無比，有時卻又劍拔弩張乃至兵戎相見，這其中各有考量。遼以西夏作爲制衡北宋的棋子，西夏何嘗不是利用遼來牽制北宋，無論北宋或遼，對西夏而言都是泱泱大國，俗語說：兩大之間難爲小，西夏如何在這兩大之間求生存，靠的是智慧，而不是武力。西夏元昊確實能掌握到其中微妙之處，不管元昊用的是什麼方式，西夏熬過來了，反而是這兩個所謂的泱泱大國，遼於一一二五年被女真的金滅亡，北宋也不過多撐了兩年，於一一二七年也亡於金。遼的末帝天祚帝耶律延禧，跟北宋的末帝徽、欽二宗，都成了金朝俘虜，假設當年女真完顏氏把這三個俘虜皇帝擺在一起，會是一個什麼景象？北宋滅亡後，西夏還繼續存在一百年，才被有「世界征服者」之稱的蒙古成吉思

汗滅掉，党項人的韌性跟求生存的意志力，不得不令人敬佩。



## 西夏與金

女眞族完顏氏的金，起初只是被遼統治的許多部落中一個不起眼的小部落，沒想到遼朝到天祚帝耶律延禧時，已經是虛有其表的「大國」，遇到女眞叛變，出兵鎭壓，又是每戰必敗，很快的在一一二五年，曾經盛極一時，享祚二百一十年的遼朝，就成爲一個歷史朝代。按中國自秦統一天下之後，到清朝滅亡，前後二千一百三十三年，曾經命王稱帝，建元立號的政權，不下四、五十個之多（含諸胡列國二十幾個及十國），其享祚超過兩百年的，只有唐、遼、明、清四個朝代，遼跟清是現在所謂少數民族所建的政權，明朝算是漢人建立的政權，至於唐朝，很客觀的說，應該是胡族與漢族混融的政權，從而可以了解無論那一個民族，在中國歷史上都居於同樣地位，不應該再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

當契丹耶律氏的遼朝退出歷史舞臺後，女眞完顏氏的金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在遼朝將滅未滅之時，政治嗅覺敏銳的西夏，已經察覺到「國際」局勢將有大變化。西夏位處西陲，民寡地瘠，之前所以能跟北宋、遼鼎足而立，靠的是伸屈自如靈活的外交手腕，依違於兩大國之間。現在女眞崛起，其勢如旭日初升，銳不可當，西夏必須早作準備，否則鼎足之勢，將不再存在。一一二二年（西夏崇宗乾順元德四年，金太祖完顏旻天輔六年，遼天祚帝保大二年），當時金伐遼，西夏還派李良輔率兵三萬前去救援；兩年後（一一二四年），西夏已經看出女眞的金終將取代遼而擁有北中國，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就在這年遣使奉表於金，請金准許西夏以事遼之禮事金。同年三月，西夏以芭黑公亮爲使，率使團赴金上誓表；閏三月，金也派王阿海、楊天吉爲使對西夏賜以誓詔，這份誓詔不止文字優美，而且別具意味，全文不長，且照如下：

「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三月戊寅朔，皇帝賜詔誓於夏國王乾順，先帝誕膺駿命，肇啓鴻圖，而卿國據夏臺，境連遼右，以効力於昏主，致結衅於王師，先皇以爲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過，迨眇躬而纂詔，

仰遺訓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樂從內附，飭使軺而奉貢，効臣節以稱藩，載錫寵光，用彰復好，所有割賜地土、使聘禮節、相爲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詔，其依應徵兵，所請宜允，三辰在上，朕豈食言，苟或變渝，亦如卿誓，遠垂戒諭，毋替厥誠。」[18]

這份誓詔全然視西夏爲屬國臣子，之前，遼朝使者進見西夏皇帝時，是行臣子見君王之禮，這次金朝使者阿海到西夏，西夏希望援遼時舊例行禮，可是金使阿海硬是不肯，阿海說：「遼與夏，甥舅也，故夏主坐受使者之禮，今大金與夏國，君臣也，見大國使者當如儀。」爲了這事雙方爭執了好幾天都不能決定，最後以西夏皇帝乾順起立接見阿海，這個方式從此成爲定例。

這年（一一二四年）十月，西夏遣使奉金，表示感謝金朝所頒誓詔，並訴說前朝所割讓給西夏的下塞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剌吐淥濼西之地，現在北宋時常來侵略，向金朝求援，金皇帝下詔說：「省所上表具悉，已命西南北兩路都統府從宜定奪。」次年（一一二五年，也就是遼滅亡、遼天祚帝被俘之年）春，西夏遣使賀金春節，這是西夏遣使賀金正旦的開始，此後就成爲定例。西夏皇帝曾上表，這也是好文章，可以看出西夏主政者身段何其柔軟，且把這份表文節略引錄如下：

「斗柄建寅，當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被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神於窔奧，務行政於要荒（要荒，指邊遠地區）。四表無虞，群黎至治。爰鳳闕屆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群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祉，克堅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副使宣德郎季膺等奉表以聞。」[19]

這篇四六對駢的好文章，自唐代韓愈提倡古文運動後，中原文壇已少見駢文佳作，而党項人所建的西夏，還流傳著這麼華麗的六朝文，令人稱奇，所謂「禮失求諸野」，確實有其道理。西夏跟金朝來往非常密切，綜計從一一二四年首次遣使金，到西夏滅亡的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頭尾共一百零四年。西夏一共遣使金有九十三次之多[20]，幾乎連年

遣使，這可以看出金朝給西夏很大的壓力。我們且從較大的角度看，金滅遼後不久，就滅了北宋，原來三國鼎立的平衡狀態被破壞了，西夏在金朝獨大的情況下，無法像以往那樣挾北宋以制遼。新興的南宋，在最初幾年，被金兵追得顛沛流離，一直要到以杭州爲都，才臨時安定下來，所以才把杭州稱爲臨安，因此西夏爲求生存，只得不斷的遣使金朝以示好，這是大環境使然，乃不得不的作爲。

西夏崇宗乾順於一一三九年死，由兒子仁孝嗣立，是爲仁宗，也就在這一年，金跟南宋議和，起初金朝以河南、陝西歸還南宋，但不久就反悔了，又把這兩塊地方奪回來，這樣一來不僅隔絕了西夏跟南宋的往來通道，更直接對西夏構成更大的壓力。西夏仁宗初，即對金朝的勢力感到畏懼，不得不對金朝表現出更爲恭順的態度。西夏夏州統軍蕭合達，也就是前面所提過的扈送遼安成公主嫁西夏崇宗時的李合達，因爲此人「有口才，驍勇長騎射，速順留之，……賜國姓……以功提都統，鎮夏州。」所以寫作李合達，他是契丹人，眼見故國被金所滅，心中自是對女眞充滿怨恨，現在又目睹西夏仁宗對金朝卑躬屈膝，心中當然更是不滿，於是在一一四〇年據夏州叛變，蕭合達派人到陰山一帶聯絡流落這一帶的契丹部落，以復興遼國作爲政治號召，這招頗有說服力。按遼朝滅亡後，有遼宗室耶律大石者，只帶了少許兵馬，北上今外蒙古，就是以恢復遼國爲號召，招募了一萬多騎，向西前進，過高昌，立足於葉密立，建立政權，漢文史料稱之爲西遼。但西方文獻都稱之爲喀喇契丹[21]，力量盛時擁有今新疆及中亞錫爾河、阿姆河的河中地區，所以有許多遼朝契丹部落向西遷徙，希望西去投靠西遼，陰山一帶之所以有許多契丹部落，或許與此有關。且說蕭合達以恢復遼國爲號召，自然會得到這些契丹部落的響應，蕭合達就率領這些散兵游勇四處掠地，進圍西平府（靈州），並攻陷鹽州，於是「據鹽地、發倉庫，盡掠諸州所牧地，游騎直逼賀蘭，興州（就是西夏都城興慶府）大震。」[22]後來雖然被西夏靜州統軍任得敬所平定，但是西夏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受到莫大的傷害，西夏已經在走下坡路了。

任得敬以平定蕭合達有功，而日

益驕橫，按任得敬原是北宋安西州（今寧夏回族自治區海原縣西）通判，地位並不高，當西夏進攻安西州時，任得敬率領兵民投降西夏，被提升為知州事。他並把女兒獻給乾順為妃，為人機靈經常向朝中權貴行賄，又善於逢迎，終於其女得以立為皇后。他憑此扶搖直上，更以外戚身分竊取大權，窮兵黷武，官越做越大，野心也隨之水漲船高，一一四七年（仁宗仁孝人慶四年）時他請求入朝，企圖任職中樞，當時御史大夫熱辣公濟曾向仁宗進諫說：「從古外戚擅權，國無不亂，得敬雖屬懿親，非我族類（任得敬是漢人），能保其心不異乎？」當時濮王仁忠也認為不該讓任得敬到中樞為官，只是不久濮王就死了，任得敬重賄晉王察哥，終於如願以償入朝為尚書令，不久就升為中書令。到了西夏仁宗天盛八年（一一五六年）晉王察哥死後，任得敬更躍居國相之位，可以說是西夏的第二號人物，於是在朝中廣植黨羽，培植私人勢力，以弟弟任得仁為南院宣徽使，另一個弟弟任得聰為殿前太尉，任得興為恭慶府尹（這個職位等於是首都市長），又任命姪兒任純忠為樞密副都承旨，眞是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任氏一門把持朝政。即使這樣，任得敬乃不滿足，竟然脅迫西夏仁宗封他為楚王，出入鹵簿（儀仗）幾與皇帝相同，不僅如此，他得隴望蜀，居然想篡奪大位，「欲以仁孝處瓜、沙，己據靈、夏」。於是他積極營建自己的根據地靈州，「役民夫十萬，大築靈州城，以翔慶軍監軍司所為宮殿，盛夏溽暑，役者糜爛，怨聲四起」[23]。一一七〇年（西夏仁宗仁孝乾祐元年），西夏仁宗仁孝以國境西南路及靈州、羅龐嶺（在涼州境內）一帶地方，作為楚王任得敬的封地，並且把這個作法向金朝奏報，更妙的是居然還向金朝請求冊封任得敬，所幸金世宗完顏雍沒有答應，他認為：「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乃退還貢物，並且下詔給西夏仁宗說：「自我國家勘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劃疆於乃父，繼而賜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24]

任得敬向金朝討封，碰了釘

子，反過來附於南宋，以求自立。南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回書，約任得敬出兵夾攻金人，沒想到南宋所派的送信密使被西夏捕獲，西夏仁宗這才發現任得敬居然想圖謀不軌。西夏仁宗爲了自保，在得到金朝的支持下，命他弟弟仁友等人設計誘捕任得聰、任得仁等，更設計將任得敬及其黨羽處死[25]。瀕臨分裂的西夏，由於金朝的置疑冊封任得敬一事，讓西夏逃過一劫。

女眞的金興起之初，其勢銳不可當，其滅遼的過程勢如破竹，西夏懾於金兵的威勢，見風轉舵，叛遼投金，同時把矛頭指向宋朝，趁機奪取宋的西安州及懷德軍，更曾一度占領麟、府、豐三州。一一二七年，金軍揮軍汴梁，擄去徽、欽二帝，以宋朝宰相張邦昌爲楚帝，在中原扶立一個傀儡政權，同時金朝對西夏跟這楚傀儡政權的疆界，也作了如下的劃分：

「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逾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距黃河，依見流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或指定地名有懸邈者，相地勢從便分劃。」[26]這份史料極具珍貴，雖然一些小地名如委布谷口、九星原等，已不可考，但從中仍然可以大體看出麟府路、鄜延路、環慶路的西夏與金的疆界，大致上仍是原西夏跟北宋的疆界，如果從今天的地望來看，大體上是內蒙古自治區包頭附近爲基準，以東爲金朝疆域，以西則爲西夏所有。

西夏仁宗仁孝時，西夏跟金朝時有局部性的衝突，西夏仁宗乾祐九年（金世宗大定十八年，一一七八年），



黑龍江依蘭　北宋徽、欽二帝坐井觀天幽禁遺址



成吉思汗塑像

西夏派將蒲魯合野率軍進攻麟州，因得到邛都部酋長祿東賀「從中而叛」，得以首尾夾擊金人，終於攻陷麟州，大事掠奪之後，才撤出麟州[27]。西夏仁宗仁孝乾祐二十年（一一九〇年），西夏兵進攻嵐（今山西省呂梁地區嵐縣）、石（今山西省呂梁地區離石縣）等州，掠劫人畜而還。次年又攻破麟州、坊州（今山西省黃陵縣），並大掠保安州。西夏之所以如此騷擾金朝的西部邊陲，一則是不滿前此所劃定的邊界，再則是稍早西夏使者到金朝，准許攜帶貨物跟金境商人交易，可是在金大定年間有西夏使者攜帶了違禁品，於是金世宗下令只能在都亭也就是西夏使者所住的招待所，拿今天的話來說應該就是西夏的使館販賣，這麼一來獲利就大爲減少，因而引起西夏不滿，而進行邊境騷擾。不過在西夏仁宗仁孝死後，西夏跟金的關係大致上是和平友好的。

十二世紀後期，漠北草原情勢有了極大的變化。在遼朝時，對漠北用力頗深，所以遼末耶律大石能在漠北募到一萬多人及無數牲畜，但金朝則沒有在漠北

下多大功夫。此時漠北蒙古族崛起，鐵木眞先是統一原先不相統屬的各蒙古部落，占有今外蒙古的東部，於一一八九年稱蒙古汗，繼而擴張勢力，滅原盤據今外蒙古中部的突厥系克列部，又於十三世紀初滅了在今外蒙古西部同爲突厥系的乃蠻部，並在一二〇六年稱成吉思汗[28]，從此開疆拓土，可以說是所向無敵，志在征服全世界。與之相鄰的金、西夏、回紇都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嚴峻局勢，由於蒙古的崛起，迫使西夏更向金靠攏，可是金朝另有盤算，不肯移助西夏抵抗蒙古，激起西夏的怨恨，所以反過來進侵金朝的葭州。[29]

西夏與金的關係就在既聯合又競爭的狀態中，度過了一百多年。

1《宋大詔令集・卷二三三》。
2《續資治通覽長編・卷一五一》。
3《續資治通覽長編・卷一五一》。
4《西夏事書・卷四》。
5《遼史・興宗本紀》。
6《西夏書事・卷三》。
7《西夏書事・卷十》。
8《西夏書事・卷八》。
9《西夏書事・卷十一》。
10《西夏書事・卷三十五》。
11《遼史・聖宗本紀》。
12《續資治通鑑長編》作李埒克遵。又叫鄂成藺逋乞，有時也作李遵、立遵。
13《宋史・夏國傳上》。
14《遼史・興宗本紀》。
15 阻卜，也有文獻寫作岱爾族、塔塔、韃靼等。
16《西夏書事・卷十七》。
17《西夏書事・卷十七》。
18《西夏書事・卷三十三》。
19《西夏書事・卷三十三》。
20 請參看林旅芝，《西夏史》，香港自行出版，一九七五年，頁二三一～二四六。
21「喀喇」在突厥、回紇語中原意是黑，但可引伸爲純潔、神聖，耶律大石對西域各民族菊爾汗，也就是汗中之汗的意思，關於這部可參考劉學銚，《大遼王朝》，知書房出版社，二〇一二。
22《西夏書事・卷三十五》。
23《西夏書事・卷三十七》。
24《金史・西夏傳及交聘表》。
25《宋史・夏國傳下》。
26《金史・西夏傳》及〈地理志下〉。
27 宇文懋昭，《大金志・卷十七》。
28 成吉思汗的意思向來眾說紛紜，其實眞正的意思還是「汗中之汗」或「萬王之王」，跟菊爾汗的意思大致相當，詳見劉學銚，《成吉思汗傳略》，蒙藏委員會，一九七五年。
29《西夏書事・卷二十六》。

# 第八章 西夏的信仰與宗教

## 西夏人的信仰

從考古發現的許多岩畫，證明了從遠古的初民時代起，人類因爲對自然界的不解，對諸多自然現象，例如狂風、暴雨、閃電、打雷、地震……，是既敬且畏，而對於上天所賜萬物以滿足初民的飲食衣著，也使初民對冥冥中的主宰者產生感恩及祈願的心理，因此畏懼、感恩、許願就成爲人類產生信仰的心理基礎。所以凡是人都會有信仰，或許有人嘴硬會說：「我沒有信仰」，但其實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已經告訴人家他是信仰一個「沒有信仰」的信仰，所以我們可以說：凡是人都有信仰，但是信仰跟宗教信仰，其中還有很大的距離。構成宗教又須具備以下七個形式要件：[1]

（一）自有的神靈。

（二）自有的經典。

（三）專業的神職人員。

（四）有固定公開的禮拜場所。

（五）有傳統的禮拜儀式。

（六）神職人員有傳統的服飾。

（七）趨吉避凶，勸善去惡及最後審判。

因此初民社會只有信仰，尚無宗教信仰。宗教是人類演化過程中，較後起的文明現象，能夠合乎上面所說

七個條件的宗教，最早不會超過五千年，而北京猿人距今已經有五十萬年，所以說宗教是人類文明演進中晚期的產物。

在人類信仰宗教之前，幾乎都有過泛靈的薩滿信仰，所謂薩滿信仰，是指萬物有靈，舉凡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川河海、飛禽走獸乃至於花草樹木，莫不有神。党項人在接觸佛教之前，也是尊奉萬物有靈的薩滿信仰，在這種泛靈信仰中，認爲宇宙是立體的，最上層是諸神所居，中間層是人與萬物所居，地下界則爲眾魔鬼所居；最上層也就是天上界，眾神也是有階級，同樣的地下界魔鬼也有其層次[2]。党項人之有薩滿信仰，一點也不足爲奇，在薩滿信仰中，人類如何跟天上界或地下界溝通？必須仰賴具魔法的巫師，党項人想必也曾經有過巫師，我們且看文獻上有關党項人的泛靈薩滿信仰：（一）爲善消災，如「六月，天鳴有聲，在西南方，已而熒惑犯太微，右執法群臣上章請赦。」[3]（二）祈禳，如「秋，九月，火神入南斗，西州謠言：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德明出居賀蘭山禳之。」（三）卜求預爲預防，如：「塡星犯輿鬼，占者云：大臣有元昊大肆殺戮。」這些作爲都帶有泛靈的薩滿信仰色彩。

我們再進一步看党項人以下的作爲，更證實党項人的泛靈信仰：

「（西夏党項）篤信機鬼，尚詛（音「阻」，意爲祈禱么神降災禍給人）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



賀蘭山岩畫　賀蘭山岩畫是中國遊牧民族的藝術畫廊。賀蘭山在古代是匈奴、鮮卑、突厥、回鶻、吐蕃、党項等北方少數民族駐牧遊獵、生息繁衍的地方。他們把生產生活的場景，鑿刻在賀蘭山的岩石上，來表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追求，再現了他們當時的審美觀、社會習俗和生活情趣。在南北長200多公里的賀蘭山腹地，就有20多處遺存岩畫。

一、以艾灼羊脾骨以求（徵）兆名炙勃焦。二、擗竹於地，若揲（音「奢」，取、拿）著以求數（以蓍草卜卦，用蓍草五十，先取其一，餘下四十九分為兩疊，然後四根一數，以定陽爻或陰爻），謂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擊弓弦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螽祥，五穀之凶稔。」[4]

這份史料活生生的描述巫師「作法」時的圖像，党項人之有薩滿信仰是無庸置疑的。

後來從中原的佛教信仰中，體會到佛教教義的博大精深，就逐漸開始信奉佛教，終至整個西夏幾乎都皈依佛教，佛教也幾乎成為西夏的國教，但也有少數基督教聶思脫里派信徒，以及一些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5]。西夏建國前，党項首領李德明就已經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北宋仁宗天聖七年（一〇二九年），李德明曾遣使到北宋獻馬七十匹，請宋朝賜給佛經一藏，宋朝同意了。後來他兒子李元昊，雖然殘忍好殺，但也篤信佛教，對佛教有相當的認識，於宋仁宗景祐元年（一〇三四年），又向宋朝獻馬五十匹，同樣請頒賜佛經一藏，宋朝也援例同意。西夏毅宗諒祚福聖承道三年（北宋仁宗至和二年，一〇五五年），西夏第二個皇帝諒祚又遣使北宋求佛經；此後又分別於北宋仁宗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年）、北宋英宗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年）都遣使獻馬求佛經，宋朝也都給了；到了西夏惠宗時，其母親梁氏遣使宋朝仍是獻馬請賜《大藏經》，這次宋英宗趙曙准賜卷帙浩繁的《大藏經》一部，但是退回所獻的馬，充分展現泱泱大國的氣度。總計從一〇二九年到一〇六五年的三十餘年間，党項或西夏總共六度向北宋求佛經，可見西夏對佛經需求的渴切，以及對佛教信仰的虔誠。

西夏毅宗諒祚的母親沒藏氏篤信佛教，向宋朝求得《大藏經》後，為了存放這部佛教的大經典，特別在興慶府偏西興建大寺塔來存放，動用了好幾萬民夫，蓋成之後賜名「承天」，特別延請回紇高僧（當時回紇尚未皈依伊斯蘭教）登座演經，這座承天寺塔在今天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內，有關興建寺塔的緣起及年月，曾經鐫刻在《夏國皇太后新建承天寺

瘞（瘞，音異，意為理葬）佛頂骨舍利軌》的碑上，可惜在明代以後這塊具有歷史與佛教史意義的碑下落不明了，所幸編修《修靖寧夏新志》的人，見過這塊碑，嘉靖是明世宗年號（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可證明在十六世紀下半葉時，這塊碑還完好存在，在碑上記載了「因中國所賜大藏經，役兵民數萬，相妥興慶府西偏起大寺，貯經其中，賜額《承天》，延回鶻（即紇）僧座演經，沒藏氏與諒祚時臨聽。」同時碑文中也明確指出這座承天寺是在「天祐紀歷歲在攝提季春二十五日壬子建塔之晨」，也就是西夏毅宗諒祚天祐重聖元年（一○五○年）春三月開始建寺，工程頭尾共進行了五年，於西夏毅宗福聖承道三年（一○五五年）完工，算算距今已經九百五十多年了。說來也巧，就在西夏承天寺塔完工的第二年（一○五六年），契丹的遼也在今山西省雁北地區應縣興建有名的木塔，兩者建築材料雖然不同，但同樣都是匠心獨具、巧奪天工，都可稱為中國建築界的瑰寶。

山西應縣木塔

## 承天寺塔

且說承天寺塔原是一座塔之外，四周還有幾座寺院，只是在元代（一二六○～一三六八年）寺院全毀，只一塔獨存，明太祖朱元璋的兒子慶靖王曾加以重修，並增建了佛殿，後來慶靖王的長孫懷王又增建了毗盧閣。承天寺塔位於寺院的中心，是多層閣樓式的磚塔，塔的平面為八角形，高十一層，每層向內縮小，形成比例均勻的向上收縮，總高六十四公



承天寺塔　在銀川古城西南部，有一座著名的寺院叫承天寺，寺內中間一座聳立雲端的古塔，就是承天寺塔。這是寧夏現存的一百多座古塔中最高的一座磚塔。

尺五十公分，塔心室爲方形，內置木質樓梯可以盤旋而上，下部三層沒有開窗，第四到第十層，各層交錯，四面開闢拱形窗戶，頂層四面開闢圓形較大窗戶，塔頂以向內傾斜收成八角錐形的刹座，其上做成桃形綠琉璃塔頂，極爲壯觀。承天寺塔塔身外周壁上的「腳手眼」以綠琉璃磚鑲嵌。塔身第二層以上，每層都以平磚砌出疊澀的淺檐。外形線條雖然簡略，卻更顯得肅穆莊嚴、挺拔俊秀。清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曾因地震受到嚴重的損毀，破損的承天寺塔擺在銀川市郊八十二年，一直到清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年）又加以重修，除塔刹、塔頂形狀稍加改變化，基本形制仍保留西夏塔的建築風格。

承天寺塔雖然是閣樓式磚塔，但是並沒有受到當時已經十分流行的外形雕砌屋檐、斗拱、拉額、門窗等繁雜華麗建築風氣的影響，仍然保持早期簡化閣樓式的特色，這也可能由於西夏位處西陲，中原建築風格傳入較慢。如果跟遼應縣木塔相較，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承天寺塔比較簡樸，但是對於莊嚴肅穆，毫無損減。



## 寶海塔

另外，在西夏都城興慶府北郊的寶海塔，可以確定是在西夏建國之前已經有了這座塔，正確的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但有證據顯示西夏曾經使用過這座塔，這也是一座閣樓式的磚塔，聳立於高大的磚砌雙



拜寺口雙塔　寧夏銀川市賀蘭縣金山鄉拜寺口村。始建於西夏。雙塔為兩座八角十三級密簷式磚塔，空心無基座。

層方形基臺之上，如果不計塔基跟塔頂，寶海塔共有九層，四壁出軒，塔身四隅向內折成兩角，從而使平面呈「亞」字形。方形塔心室內用木樓梯架構，可以盤旋而上至塔頂。塔身每邊正面中券形塔窗，每層以磚平砌疊澀出淺檐。塔頂檐口以上，塔的四角及立軒部分向上傾斜收成方形刹座，其上跟承天寺塔一樣立桃形塔頂。這座塔在清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及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曾加以重修，這裡不免令人覺得奇怪，乾隆三年，承天寺塔被地震震得嚴重損毀，何以拖了八十二年之後才修？而寶海塔，卻在乾隆四十三年就進行重修，或許因爲寶海塔登高遠眺，巍巍賀蘭、蜿蜒黃河、千頃綠洲，萬畝良田可以盡收眼底，具有「觀光遊覽」的價值，所以先行修繕，由於文獻無徵，也不好作過多的揣測。

## 拜寺口雙塔

西夏王朝崇奉佛教，不恤民力，大肆興建佛教寺塔，更有名的是在西夏都城西邊賀蘭山拜寺口的雙塔（今銀川市西北約五十公里），其爲西夏王朝極重要的佛教聖地。拜寺口北側不僅聳立看兩座東西對峙的雙塔，還有六十多座僧侶的墓塔；南側、溝口等處存在大量規模浩大的佛教寺院建築遺址，溝內深處則有以方塔爲中心的寺廟遺址，其至深入溝口二十多公里的「殿臺子」，還有西夏時期寺院的遺址。

拜寺口雙塔始建時間在文獻上也還沒找到，不過《嘉靖寧夏新志・卷一・關隘、拜寺口》中曾引用遊歷西夏皇陵的安塞王朱秩炅（音「窘」，



西夏琉璃剎頂寶蓋寶瓶　寧夏銀川拜寺口雙塔出土，寧夏博物館。

意爲火光），他曾作有一首詩，提到西夏無論鐵馬干戈或綺羅歌舞，早已不見了蹤影，感慨之餘不免吟道：「文殊有殿存遺址，拜寺無僧話舊遊」，按朱秩炅是十四世紀中時人，那時拜寺口寺廢僧去，只留下雙塔供人憑吊。其所以如此凄涼，很可能是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蒙古滅西夏時，進行大屠殺使然。拜寺口雙塔東西相距八十公尺，是八角形密檐空心磚塔；西面一座，殘高三五．九六公尺，沒有基座，由塔身跟殘存塔刹構成，塔身共十三層，高三○．四四公尺，底層塔身六．二四公尺，越往上塔身高度漸減，到第十三層時，塔身高度只比半公尺多一些，第二層以上塔身八面各設一個長方形佛龕，龕內各塑一尊佛像，有僧、羅漢、護法金剛、供養人像以及馬、象、相輪、花卉、寶蓋等。龕的兩側有影塑，內容是口含聯珠流蘇的怪獸。第二層塔身的每一轉角處，又影塑有火焰寶珠或雲托日月、蓮瓣等，使塔身呈現華麗的色彩。

東西的塔也是十三層八角形密檐空心磚塔，全塔殘高三四．○一公尺，由塔身與塔刹構成，塔身高三一．一一公尺，底層高五．八公尺，占塔身總高度超過五分之一。以上各層高度漸減，第十三層塔身高度只有三十三公分，每層塔身之間也以疊澀磚砌塔檐分隔。塔刹殘高二．九公尺，塔座是八角形平臺，平臺每個轉角處有石柱礎，刹座上殘存相輪八種。東塔第二層塔身各面佛龕，彩塑跟西塔大致相同，但不及西塔富麗。

拜寺口雙塔雖然平面變爲八角形，但塔體仍然是空筒的結構，塔頂上的「十三天」相輪殘存，也顯示出

其塔刹濃厚的喇嘛教色彩，在塔身的影塑和西塔天宮內曾發現喇嘛教密宗藝術特有的絹畫、木雕上樂金剛像等，都充分顯示西夏佛教除了來自中原外，也深受吐蕃佛教的影響。

除了以上所說這幾座名氣較大的佛教寺塔外，在距今銀川東北約二十公里的賀蘭縣，還有一座不具於文獻記載、閣樓式與喇嘛塔複合型的磚塔——宏佛塔，相關部門在一九九一年對這座塔進行維修時，在天宮內發現了大量西夏文物，從而考證這座塔始建於西夏仁宗仁孝末年。



## 宏佛塔

宏佛塔沒有基座，直接興建在夯土地基之上，當一九九一年拆除重砌時，在地基裡發現許多被打碎的灰、紅陶板瓦，及筒瓦、綠琉璃碎片，只有少量還能夠認出是龍首、龍爪和瓦當。這座塔在夯築地基之上是三層八角形閣樓式空心塔，最底一層高五．三一公尺，具中塔高三．四五公尺，第二層高四．六八公尺，第三層高四．三九公尺，層與層之間磚雕斗拱、闌額、普柏方，第三層之上是十字折角覆鉢式塔，總高一五．五三公尺。塔心爲八角形，從式層直通上部覆鉢體中部，高二三．五公尺，天宮在覆體的上部。

宏佛塔　寧夏銀川賀蘭金貴鎮王澄村。

宏佛塔所用的磚有條磚、方磚；磚上有手掌印痕磚、忍冬紋磚、劃線磚以及素面磚四種，而方磚中有跟西夏皇陵相似的手掌印痕磚，還有戳記文字的方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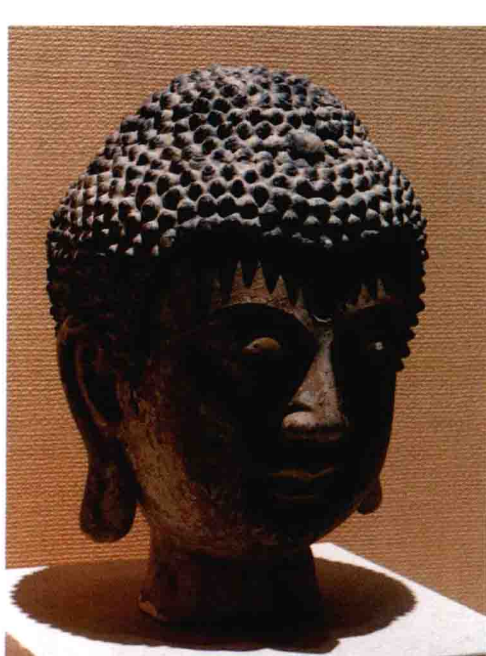
在高一．六三公尺、底邊長二．二公尺的方形天宮內，堆放著絹繪佛像、西夏文木雕板、彩繪泥塑佛像等大量西夏文物，在狹小的天宮之中，除經卷殘葉、織品外，還有彩繪絹質佛畫十四幀、玄武大佛頭像六尊，羅

漢頭像十六尊及其他佛像，這些都是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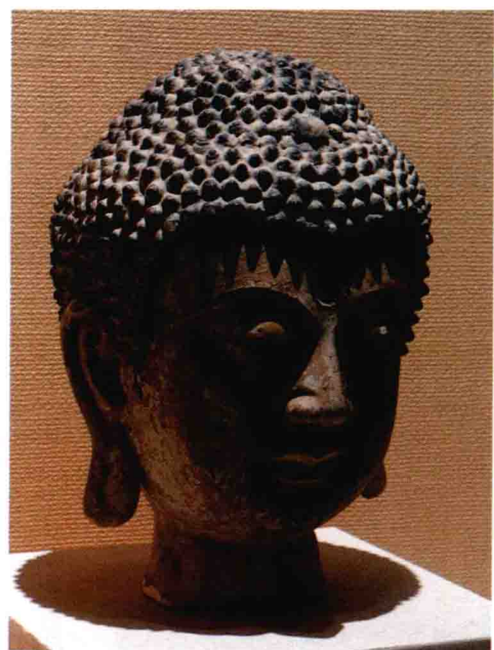
## 西夏佛教

西夏佛教帶有濃厚的吐蕃後期佛教色彩，也就是帶有濃濃的喇嘛教色彩。在西夏仁宗仁孝天盛十一年（一一五九年），吐蕃喇嘛教噶瑪噶舉派初祖都松欽巴建立祖普寺，西夏仁宗遣使入藏迎請都松欽巴，但都松欽巴不能親來，就派大弟子格西藏瑣布帶著經像隨西夏使者來到興慶府，西夏仁宗尊格西藏瑣布爲上師，動用了大量人力開始翻譯佛經，現存《佛說寶雨經》的西夏文譯本，就是從當時藏文譯本翻譯過來的。

吐蕃喇嘛在西夏不僅譯經、弘揚佛法，有時參與政治事務，甚至還有介入軍事行動的。西夏仁宗乾祐九年（一一七八年），西夏軍攻破金兵占領的麟州，因有邛都部落酋長祿東作內應，所以才能攻下麟州，而擔任跟祿東賀聯絡的人，就是在西夏境內的吐蕃喇嘛諦剌。西夏神宗光定四年



西夏彩繪泥塑佛頭　寧夏銀川賀蘭縣宏佛塔出土，寧夏博物館。



西夏彩繪泥塑羅漢頭　寧夏銀川賀蘭縣宏佛塔出土，寧夏博物館。

（一二一四年），西夏右樞密使、吐蕃路招討使萬慶義勇建議跟宋朝聯合夾擊金人，派遣吐蕃喇嘛減波、把波等帶著蠟丸書前往宕昌塞跟宋朝進行聯繫，這件事後來雖然不了了之，但吐蕃喇嘛確實具有弘揚佛法以外的多方面「功能」。

在西夏，僧侶也是分階級的，最高的一級是帝師，在《聖勝慧到彼岸寶集功德偈》中提到的帝師，足足比元朝忽必烈封吐蕃喇嘛八思巴爲帝師，要早了一百多年。在帝師之下有國師，按照《西夏官階封號表》中的排序，國師地位跟中書、樞密相當。

回紇僧人在西夏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回紇僧人是西夏早期譯經的主力。早期西夏貢獻給遼國的《梵覺經》就是回紇僧人花了二十幾年才翻譯完成的，此外，西夏還曾把回紇僧人當貢品一樣獻給遼朝。

西夏出家僧侶人數眾多，僅一次佛事活動，就有三千人剃度出家，散齋僧有三萬五千九百人，多得驚人。西夏朝廷爲了管理如此眾多的僧人和寺廟，還特別設置了功德司，在功德司內再分和尚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及護法功德司，在西夏五級政府機構中，功德司屬第二級，僅次於中書、樞密，可見西夏對佛教的重視，西夏境內僧眾既多，寺廟當然也就廣布，皇帝經常對寺廟布施，不只布施財物，還有大量的土地，僧人以誦經弘法爲務，既不從事勞務，更不事生產，這些布施來的土地，必得有人耕種或放牧，於是又布施了勞動力，等於專爲寺廟耕種或放牧，收入全歸寺廟。寺廟坐收這些勞動所得，於

西夏彩繪泥塑力士面像　寧夏銀川賀蘭縣宏佛塔出土，寧夏博物館。

是設立當鋪（古代稱質坊），放高利貸，經營農、牧業，完全脫離了佛門「戒、定、慧」的戒律，與民爭利，形成龐大的經濟體，而這個經濟體卻獨立於西夏整體經濟之外；換言之，寺廟經濟越發達，西夏的經濟就萎縮，更何況在西夏，高級僧侶還享有政治特權，躋身統治階級最上層，西夏的僧侶既握有龐大的經濟資源，又享有極大的政治特權，所謂權力使人腐化，難免有些僧侶奢靡腐化，成爲西夏社會的寄生蟲，如果寄生蟲很少，對人體尚無大礙，但是寄生蟲如果超過人體的負擔極限，勢必危及宿主的生命。且看西夏的僧侶有多少，前面說過一次剃度三千人出家，散齋僧有三萬五千九百人，以此推估，西夏在整個世代（以三十年計）裡，至少有十萬個僧侶，這個數字初看很像不多，但是如果稍加分析，就知道僧侶所占人口比例卻是不低，據推估西夏全國人口大約三百萬左右[6]，男女各半，幼兒耄老去掉，成年男人大約有八十萬上下，換言之每八個西夏成年男子要供養一個僧侶，這個負擔是極其沉重的，西夏中期以後，國勢日漸衰微，原因固然不少，但過份佞佛也有一定的關係。

歷史上因過份佞佛而致國力衰微者，北魏也是一例。北魏自孝文帝遷都洛陽，國力達臻於鼎盛，而佞佛也達到頂點，洛陽寺廟之多、之華麗奢靡，《洛陽伽藍記》有詳細的載錄[7]，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四四七年），光是洛陽一地就有寺廟一百所，全北魏共有寺廟六千四百七十八座，全國僧尼共有七萬七千二百多人；到了北魏末年，全國共有寺廟三萬所、僧侶二百萬人[8]，北魏之衰微跟佞佛絕對有密切的關係。沒想到七個世紀後，跟鮮卑民族在血緣上藕斷絲連的党項拓跋氏，也步上北魏佞佛的後塵，終至國亡族滅，那些享威作福的國師，也得到佛家所說的「業報」。當蒙古成吉思汗率大軍進攻西夏，抓到西夏的國師，用刀在這些國師身上把肉一塊一塊割下來凌遲到死，正如同這些國師平時享福作威時吸食西夏人民的血肉一樣，這是業報。

這裡還要再介紹一處西夏佛教遺蹟，是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南地區青銅峽市西岸向東的陡峭山坡上，有由一〇八座覆鉢式塔組成等腰三角

形的巨大塔群，爲全中國內地所僅見，也是西夏眾多塔寺建築中具有最濃厚吐蕃佛教色彩的寺塔。一九六二年，中國想要在這裡興建水庫，將會淹沒這一〇八塔群下面的寺廟遺址跟另外幾座墓塔，經過大陸寧夏博物館館長及鍾侃對其中兩座墓塔進行挖掘清理，才得知一座是清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的墓塔；另一座則年代稍早，是清順治五年（一六四八年）的墓塔。從塔中出土的碑記得知：所葬僧人因明末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年）洪水氾濫，全家離散，徒步流浪到此時出家爲僧，歷經十五年向四方募化，重修了這一〇八座墓塔。



## 一〇八塔

青銅峽東西兩山遙遙相對，黃河流經其中，爲黃河上游著名峽口之一，在西側陡峭山坡上，順著地勢營建墓塔一〇八座，自上到下按一、三、三、五、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十九，十二級排列數，組成一個等腰三角形的墓塔群，這個「一〇八」數字，是參照佛經裡說有一〇八種方法可以解除煩惱，進入清淨界，所以「一〇八」在佛教裡有特別意義，且看寺廟鐘聲是一〇八響、念珠有一〇八顆，所以

寧夏青銅峽一〇八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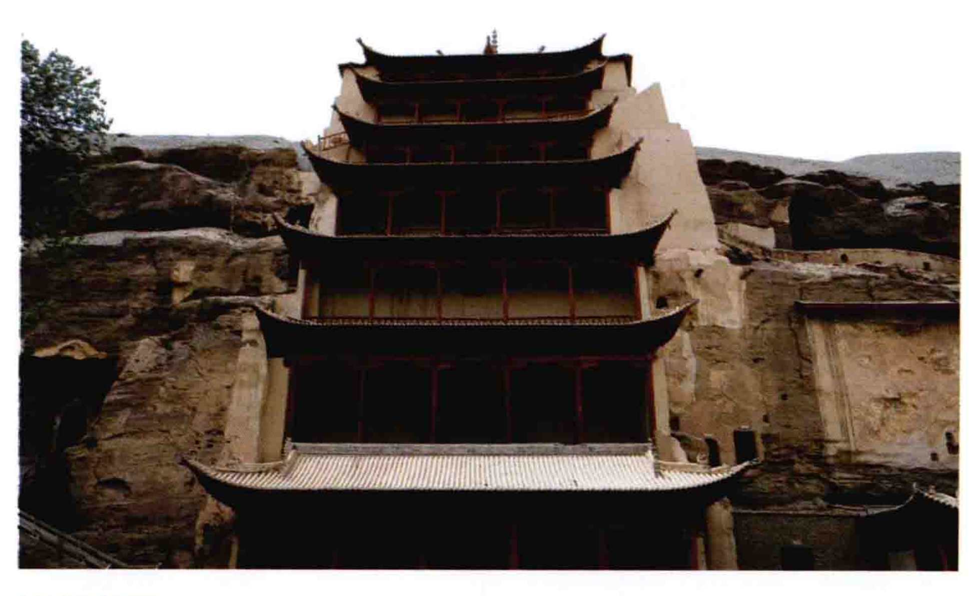

一〇八塔頂部最大的佛塔

這組墓塔有一〇八座。

這組墓塔最早見於文獻的，是明英宗天順五年（一四六一年）所修的《大明一統志》卷三十七，在文獻中稱之爲「古塔」，再以出土的西夏絹畫、佛經等物的比對，可以確定這組墓塔始建於西夏王朝晚期。將一〇八塔排成一排的習俗，在藏地是十分常見的，在中國內地則十分罕見，從而可以證明西夏佛教深受西藏喇嘛教（現在則多稱之爲藏佛教）的影響。

## 開鑿石窟

西夏王朝立國幾有二百年之久，而河西走廊又是西夏國土，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早在諸胡列國時代前秦苻堅建元二年（三六六年）時，據傳有沙門（沙門就是指後來的和尚，當時和尚一詞尚未傳入，對出家人泛稱之爲沙門，其實沙門就是沙薩滿的另一種音譯）樂傳，因爲感受三危山有佛光萬道的啓示，於是就在三危山對面的鳴沙山開鑿石窟，這就是中國有名的敦煌莫高窟，莫高窟既在西夏境內，西夏又極崇佛，現在已經確定的是西夏所開鑿的洞窟有八十八座，其中在莫高窟的有七十七座，有十一座在榆林窟，而榆林一般也認爲是廣義的莫高窟。此外，在武威的天梯山、張掖的馬蹄寺、酒泉的文殊山、玉門昌馬、肅北五廟以及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百眼窯和西千佛洞，都有西夏時所建造的石窟，固然建鑿石窟花費巨大，但是對人類精神需求以及在



甘肅敦煌莫高窟

文化、歷史上的意義，絕非形而下的金錢所可比擬的，如果國家財力許可，在不過份勞民傷財的情況下，從事類似的文化建設，仍然具有歷史上正面的意義，如果從這個角度看，西夏在佛教藝術上，也給中國留下珍貴的遺產。

如所周知，佛教本身強調慈悲與智慧，慈悲重在實踐，是對世人、對萬物，具有憐憫之心、推己及人的胸懷，也就是基督文明裡所強調的「博愛」，無論佛家的慈悲或基督的博愛，都不是掛在嘴上或擺個樣子，而是在於實踐，所以以「行」衡量慈悲或博愛才有意義，基督文明裡又說「爲善不善」，就是說如果是爲搏得善名而行善，那就不是善行，這不就是跟佛家所說的一切不可著相，一旦著相，不得見如來有異曲同工之妙嗎？可惜自古以來的信徒們，大多數都沒能滲透這個道理，都在「相」上作功夫，也就是說只在形式上作慈悲的樣子，如誦經、禮拜、布施、建廟乃至開鑿石窟，這一切只是形式，基本上都著了「相」，根本見不到如來，所以佛教的慈悲或基督的博愛，重在「行」（身體力行）而



甘肅敦煌莫高窟

非「形」（形式上看起來很慈悲或博愛），所以我們可以說西夏那些寺塔、墓塔、石窟的建築或開鑿，在藝術上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宗教意義上反而不大，如果想藉此死後靈魂能登上極樂世界或天堂，恐怕是嘎嘎乎其難矣！

至於智慧，則重在修行，從修行中開悟，強調一切無常，只能秉持平常心，放下一切，空便是有，能擁有空（就是「沒有」），便是擁有「有」，這其間是既矛盾又統一，需要大智慧才能省悟，這應該便是佛家的智慧，可惜古往今來多少佛門弟子，對此從不開悟，只以不停的誦經、持咒、膜拜以求開悟，那是無效的。況且政治跟宗教根本是無法連結起來的，古往今來高明的政治領袖，都是利用宗教來統治人民，高明的宗教領袖則是利用政治力量來擴張宗教領域，西夏各代帝王，沒有駕馭宗教的智慧跟手腕，到頭來反被宗教給吞噬了。

1 劉學銚，《中國文化史講稿》，臺北知書房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頁五八～五九。
2 護雅夫著、鄭欽仁譯，《匈奴》。
3《西夏書事．卷十》。
4《宋史．夏國傳》。
5《馬可波羅行紀．第五十七章》，回教正確名稱應爲「伊斯蘭教」，信徒稱「穆斯林」。
6 安介生，《歷史民族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下冊頁五六二。但另有一說爲四百五十萬人。
7《洛陽伽藍記》乃陽衒之所撰。後人多把陽衒之作楊衒之，但仍應作陽衒之，詳見劉學銚，〈從洛陽伽藍記看六世紀初之西域〉《中國邊政》季刊第一六八期，中國邊政協會出版，二〇〇六年。
8 劉學銚，〈從洛陽伽藍記看六世紀初之西域〉《中國邊政》季刊第一六八期，中國邊政協會出版，二〇〇六年。

# 第九章 西夏內部的變化

西夏元昊，也就是嵬名曩宵，是一個不世出的人才，在中國四、五百個帝王中，論智慧、論才幹、論魄力，元昊都可以排名在前五十名，當然古今畢竟難得有一個十全十美的完人，「秦皇漢武，略輸文彩，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何況元昊?他生於北宋眞宗咸平六年（一〇〇四年），他母親是党項大族衛慕氏，二十四歲時被父親李德明立爲太子，據相關文獻記載，他長相俊美，雄姿英發，博覽群籍，兼及音律、佛學，就這一點而言，他的確要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高明多了。之前李德明想奪取甘州，以便控制河西走廊，曾經於北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年）、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年）兩度出兵，可是都沒成功，李德明在力所不能及的情況下，只好不再對河西用兵，但甘州對党項的發展，極其重要，因此心中始終對河西沒有忘情，眼見兒子元昊器宇非凡，文韜武略都有所成，立他爲太子後，便把奪取甘州的重責大任，交給了元昊，元昊於北宋仁宗天聖六年（一〇二八年）率兵出征甘州，元昊突襲甘州回紇可汗夜落隔在通順的城池，成功的占領了甘州，完成李德明二十年前的夙願，党項的聲勢，震撼了河西，使盤據在瓜州的回紇賢順王自動歸附党項。至

於涼州則在吐蕃與党項的爭奪中，歷經數度易手，到了北宋仁宗朝（一○三二年），涼州終於也落入元昊手中。經過戰火洗煉的元昊，更顯得強悍、剛毅與果斷，而且在政治上也透過戰爭體會到只要實力夠強，野心也可以無限擴張，槍桿子出政權，這是千古不變的硬道理。

元昊於一○三八年時正式稱帝，他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不甘心成爲漢人的附庸，要突出党項民族的特色。他首先揚棄了唐朝所賜的「李」姓和宋朝所賜的「趙」姓，又認爲「拓跋」這個姓不具有党項民族特色，於是他改姓「嵬名」氏，改名「曩霄」，關於嵬名，是党項語的音譯，也有人音譯爲「威明」、「烏密」、「吾密」、「於彌」等不一而足，有人考證認爲在中亞、阿拉伯地區都有「嵬名」氏的不同音譯，有的稱胎盤和陰戶爲umai。喜馬拉雅山大王Himart的女兒叫uma，阿拉伯相傳撒巴島第一代女王之母叫umeiva，也是不同語言的異譯[1]，如果這個說法可以成立的話，党項族曾經有過母系社會以及生殖器崇拜的習俗，其實在人類演化過程中，幾乎每個民族都經歷過這兩個階段，現在漢字中的「祖」字，就是男根崇拜的遺跡。元昊稱帝後，又自稱「吾祖」或音譯爲「烏珠」、「兀卒」，在党項語裡是「青天子」的意思，元昊認爲漢人自稱是黃天子，所以他也自稱青天子，這樣就可以跟漢人平起平坐，而且他用「吾祖」這兩個字來音譯「青天子」党項語音，可以看出他在潛意識裡對漢文化有些自卑感，所以反應在表面上討便宜。這且不論，元昊建立西夏王朝之後，盱衡當時「國際」情勢，無論契丹的遼、或漢人的宋，不是兵強馬壯、就是人眾之腴，各擅勝場，而西夏則局處西北一隅，人寡地瘠，想要正面跟遼、宋相爭，實在是力有未逮，既不能力爭，就只有智取了。憑他敏銳的政治嗅覺跟靈活的外交手腕，北與契丹聯姻，以壯大聲勢，南或東對宋則以戰逼和，獲取龐大的經濟利益，在不對等的三角形中，維持鼎立之勢，我們讀史對諸葛亮輔佐劉備形成三分天下，極度加以稱讚，爲甚麼對西夏元昊創見跟遼、宋鼎足而立的壯舉，就捨不得給予掌聲呢？

任何國家內部都不會是一團和氣，一定有各種問題存在，西夏當然

也不會例外，元昊的母親是党項大族衛慕氏，這個家族在銀、夏一帶很有勢力，衛慕氏既被李德明立爲皇后，元昊嗣立後，衛慕皇后當然升格爲太后，衛慕族的酋長衛慕山喜野心勃勃，居然想篡奪最高統治權，憑皇太后爲靠山，於一〇三四年（西夏元昊開運元年）密謀殺害元昊，不料事機不密，元昊豈肯輕易饒過他，不僅殺了衛慕山喜，更以藥酒毒死親生母親衛慕皇太后，元昊有個妃子衛慕氏，是元昊的表姐，曾經勸元昊不可毒殺皇太后（很可能是妃子的姑姑），這下惹惱元昊，乾脆一不作二不休，又處死了妃子衛慕氏跟他所生的兩個兒子，這兩個兒子也是元昊的親生骨肉，這年元昊不過三十一歲，這兩個兒子充其量不過十歲左右，俗語說虎毒不食子，而元昊竟然下得了手，他的心的確夠狠，跟諸胡列國時的羯旋後趙的石虎同樣的狠毒。

元昊的妻子到底有幾位，很難說清楚，但是文獻上有記載的共有八位：契丹的興平公主耶律氏、皇太后的姪女衛慕氏（也是元昊的表姐）、索氏、多拉氏（也有的文獻寫成都羅氏）、密克默特氏（或作咩迷氏）、野利氏（或作葉勒氏）、沒移氏（也作摩移克氏）、沒藏氏。

其中野利氏生的兒子叫寧令哥，被立爲太子，野利氏母以子爲貴，於是娘家兩個哥哥野利旺榮跟野利遇乞，也跟著水漲船高，成爲元昊的肱股重臣，兩人分統左、右兩廂兵馬，野利旺榮稱野利王，野利遇乞稱天都王，這兩人驍勇善戰，讓宋朝很頭痛，想用招降的方式，許以重利，但是沒用，又想派刺客去西夏進行暗殺，但是也沒得逞，後來宋朝青澗城守將种世衡用了反間計，元昊果然上當了，除去了捍衛西夏的兩員大將，這使西夏皇室跟世家大族公開第二次決裂（上次殺衛慕山喜及衛慕太后、衛慕妃子）。當野利旺榮、野利遇乞被殺後，野利遇乞的妻子沒藏氏先是在丈夫死後出家爲尼，然而她年輕貌美，元昊對她一見鍾情，極爲迷戀，把她從寺中接回宮中私通，可惜被野利氏發現，很可能吵了一架，元昊只好把這位沒藏氏送到興慶府戒壇寺裡再度爲尼，然而元昊並沒有就此斬斷情絲，仍然繼續私通，元昊對這出家爲尼的沒藏氏情有獨鍾，寵愛異常，並常帶她去打獵遊玩。在西夏天授禮

法延祚十年（一〇四七年）的一次狩獵途中，沒藏氏產下一子，因爲狩獵的營地搭在兩岔河邊，所以元昊爲這個新生的兒子取名寧令兩岔，「寧令」是党項語歡喜或可愛的意思，寧令兩岔出生後，當然不方便養在戒壇寺，帶回宮中又不安全，只好寄養在沒藏氏哥哥沒藏訛龐家中，沒藏訛龐因此被提拔爲西夏的國相。這個寧令兩岔後長大後，可能覺得「兩岔」不雅，所以便改諒祚。

原來的太子寧令哥長得英俊挺拔，很像元昊，很令元昊喜歡，因而寧令哥從小嬌生慣養，相當任性，長大後元昊爲他選妃，選定党項大族沒移皆山的女兒爲太子妃，後來元昊看到這位未來的兒媳婦有羞花閉月之容、沈魚落雁之貌，竟然據爲己有，稱之爲「新皇后」，此舉當然引起寧令哥的不滿，他母親野利氏早就成爲深宮怨婦，此時西夏宮廷裡矛盾重重，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在這情況下，皇帝、太子同住宮中會覺得很彆扭，於是元昊便在天都山大興土木，建造別宮，以便安置「新皇后」與之朝夕相處，這座別宮在三十九年後的西夏惠宗秉常大安七年（北宋神宗元豐四年，一〇八一年），被宋軍統帥李憲一把火給燒掉了。據當代學者考證，認爲這座別宮的遺址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地區海原縣西華山下西安鄉的北灘，遺址四周開闊、地勢平坦，南、北、西三面環山，東瀕園河，在將近百畝的土地上，到現在還散布著許多殘磚破瓦，這些殘磚破瓦，有大方磚、琉璃瓦、屋脊獸等，似乎還可以看見當年的華麗建築。據實地勘踏過這個地方的研究者說：「據村上高齡老者回憶，早在民國時期，此地就是一片廢墟，遺址內還有幾口深井。在北灘的古墩子村，一些老人都知道祖輩流下來的傳說：古代的昊王娶了個小老婆，與家人不和，便跑到天都山來了，這些傳說完全可以印證於歷史。」[2]

且說之前元昊跟沒藏氏（野利遇乞的妻子）所生的兒子寧令兩岔（諒祚）寄養在沒藏氏哥哥沒藏訛龐家，而沒藏訛龐也因此當上了國相，此人城府極深，眼見元昊又迷上了「新皇后」沒移氏，更爲沒移氏營建別宮，顯然自己妹妹已經失寵了，在古代后妃一旦失寵，娘家親人在官場也將失勢，於是便跟妹妹沒藏氏商量設法除


太子寧令哥刺殺父皇李元昊場景　寧夏銀川西夏王陵博物館。

去太子，只有這樣寧令兩岔（諒祚）才有可能被立爲太子，未來入承大統，沒藏氏當然就是皇太后，而沒藏家族也可以長保富貴，太子寧令哥因爲未婚妻沒移氏被父親元昊搶先一步奪走，心中早已對元昊充滿怨懟。沒藏訛龐覺得這是一個絕佳的切入點，於是以奪妻之恨爲名，挑唆寧令哥去刺殺元昊，蠱惑寧令哥只要刺殺成功，寧令哥便是新皇帝，到時便可以再把沒移氏搶回來，色令智昏丟去思考能力的寧令哥，果然被挑動了，在沒藏訛龐的盤算中，如果寧令哥刺殺失敗，元昊自然會收拾寧令哥，只要一除去寧令哥，諒祚（寧令兩岔）自然而然就會被立爲太子；如果寧令哥刺殺得手，沒藏訛龐身爲國相，可以發動朝廷以弒君之罪捕殺寧令哥，屆時諒祚便可以直接身登大寶。所以這個計畫無論那種結果，沒藏訛龐都是穩賺不賠，寧令哥被挑唆後，便暗中聯絡野利部族人浪烈等，也作了一番部署，等待適當的時機，便可下手。

元昊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一〇四八年）正月十五日，這是傳統的元宵節，元昊鎮日都跟各嬪妃飲酒作樂，晚間更是觀賞各式各樣的花燈，一直鬧到夜深人靜，而元昊已經是酩酊大醉，在侍者服伺下準備進入寢宮，寧令哥身穿鎧甲手拿銳劍，滿腔怒火衝進寢宮，迎面便砍，元昊在醉意中驚醒過來，但已經閃躲不及，鼻子被硬生生給削了下來，寧令哥一看不能一擊而中，恐驚動宮中警衛，便倉皇而逃，一時之間覺得天下雖大，竟無一地可以藏身，想到當初是國相沒藏訛龐獻計刺父，於是逃到沒藏訛龐府邸，試想寧令哥沒把元昊刺死，沒藏訛龐覺得這根本就是自投羅網，於是沒藏訛龐以弒君之罪逮捕寧令哥以及他母親野利氏，弒君之罪，何其

重大，當然處以死罪，這下諒祚自然而然便成爲元昊唯一的合法繼承人。

元昊被削去鼻子後，因爲失血過多，第二天就龍馭上賓，當時元昊才四十五歲。死後廟號景宗，謚號武烈皇帝，所葬之處稱爲泰陵。元昊一死，繼承大統的問題立刻就浮出檯面，按元昊臨終時曾留下遺言要傳位給堂弟委哥寧令，這個遺言不在沒藏訛龐盤算之中，他當然要極力反對，他堅決主張要維持西夏父死子承的傳統，說：「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傳統」這頂帽子讓群臣啞口無言，於是還不滿週歲的諒祚（也就是寧令兩岔）便登上了西夏皇帝的寶座。沒藏訛龐以外戚國舅身分，把持了西夏的朝政。

諒祚登基後，循例尊母親沒藏氏爲太后，徽號爲宣穆惠文皇太后，沒藏訛龐以國相身分主持中樞大政，這時西夏王朝的實權落入沒藏家族手中。這個沒藏皇太后年輕貌美，加上個性開放，難耐後宮清冷，先是跟已死去的前夫野利遇乞的財物總管李守貴私通，後來又勾搭上元昊的侍從人員吃多己，一馬雙鞍，良宵苦短，兒女情長，好不快活，可是李守貴跟吃多己卻因爭風吃醋而心懷不滿，李守貴色令智昏，認爲我既不能獨享，也絕不讓別人分享，在忌妒之下，殺死了皇太后沒藏氏跟吃多己，事後沒藏訛龐當然饒不過李守貴，一殺了事。

沒藏訛龐爲了能繼續控制小皇帝諒祚，於是便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諒祚，這下沒藏訛龐以國丈身分，更理所當然的全盤操控朝政。諒祚登基之後改元延嗣寧國，只一年（一〇四九年），又改元天祐垂聖（一〇五

寧夏銀川，西夏王陵泰陵（3號陵）陵台　泰陵是西夏王陵九座帝王陵園中占地最大的和保護最好的一座，考古專家認定其為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的陵墓。

○～一○五二年），也只三年；然後又改元爲福聖承道，也只四年（一○五三～一○五六年），這次改元奲都（一○五七～一○六二年），這期間國政幾乎都由沒藏訛龐把持，到了諒祚十二歲時（西夏奲都三年，一○五九年），諒祚已稍知人事，並且開始參與國事，對曾經爲他乳母的六宅使高懷正、毛維昌這兩人的妻子，認爲有哺育之恩，因此對高、毛二人予以拔擢，讓他們參與朝政。諒祚此舉，原爲報恩，可是卻引起沒藏訛龐的不滿，他藉口高懷正放高利貸，剝削百姓；而毛維昌則曾偷穿元昊的龍袍，顯然有不軌之心，於是擅自將高、毛兩人逮捕治罪，處以死刑，皇帝諒祚之所以要提拔高、毛二人，除了報恩，也有要建立自己勢力的用意，於是向國丈沒藏訛龐求情，免除高、毛二人的死罪，卻被拒絕了，這對諒祚而言，眞是情何以堪，原本提拔他們，一爲報答他們妻子的哺育之恩，再則希望引爲心腹，然後可以擺脫沒藏家族的控制，沒想到事與願違，愛之反而害之，於是諒祚跟沒藏訛龐翁婿之間有了嚴重的心結。在沒藏皇太后還在世時，就曾經跟哥哥沒藏訛龐在對宋朝邊境屈野河土地的歸屬，有過歧見，當時沒藏訛龐對皇太后多少還有些畏懼，現在皇太后已死，沒藏訛龐就毫無忌憚爲所欲爲，下令屯兵屈野河，想把河西部分作爲西夏耕地，但是引發宋朝反對，以兵戎相見，結果宋軍吃了敗戰，就在這一時期，西夏跟遼也經常爲一些小事，而發生一些局部性戰爭，但西夏都贏得軍事上的勝利，看來沒藏訛龐似乎確實有些治國的本事，因而在態度上不免有些躊躇志滿、得意忘形，西夏政壇正在醞釀一場風波。

沒藏訛龐憑外戚身分專權跋扈，早已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元老重臣漫咩等人，原本都是位居沒藏訛龐之上，但是因爲不具外戚身分，在討論朝政時，反而屈居沒藏訛龐之下，心中的忿怒跟怨懟可想而知，而皇帝諒祚更因高懷正、毛維昌二人之被殺，對岳父國相沒藏訛龐也是滿腔恨意，朝中大臣更希望恢復皇權，不任由沒藏訛龐飛揚跋扈，就這樣，一場政治上的暴風雨眼見即將到來。沒藏訛龐老謀深算，豈會沒有感覺？於是便想先下手除掉這些反對派，可是偏偏就在這時，皇帝諒祚跟沒藏訛龐的兒媳

婦梁氏勾搭成姦，事爲沒藏訛龐父子察覺，綠雲罩頂，是可忍，孰不可忍，沒藏父子設計在梁氏的寢室中誘殺諒祚，沒想到沒藏父子在密議時，被梁氏竊聽到，趕忙通知諒祚，諒祚佯作不知，用計誘擒沒藏訛龐，這時元老重臣漫咩等見「罪魁元凶」沒藏訛龐既已被擒，所謂牆倒眾人推，一下子把沒藏家族一網成擒、斬殺殆盡，西夏政壇從此不見沒藏家族身影。想想沒藏訛藏當年以借刀殺人的詭計，一舉除去元昊跟寧令哥父子，一切照計畫演出，讓還在襁褓的諒祚當上皇帝，沒藏家族的崛起西夏政壇，是起於沒藏氏跟元昊私通，沒藏氏產子寄養在沒藏訛藏家中，得爲國相，從此縱橫西夏政壇十多年，沒想到最後卻因自己媳婦跟諒祚私通而毀滅了整個家族，可以說是成也是家族一個女子與皇帝私通（元昊與沒藏氏），敗也是家族一個女子跟皇帝私通（諒祚與梁氏），這是巧合？還是佛家所說的因果報應？還眞令人難以判斷。

沒藏訛龐跟沒藏家族清除後，諒祚親政，馬上立梁氏爲皇后，原來訛龐的女兒沒藏氏則如果不是被打入冷宮，很可能就是跟父、兄共赴九泉相會了。梁氏被立爲皇后後，梁氏家族立刻雞犬升天，她弟弟梁乙埋被任命爲家相，另任用投靠西夏的漢族人士景詢作樞密使，西夏王朝進入另一個階段。

西夏諒祚雖然在位長達十八年（一〇四九～一〇六七年），但前面十幾年還只是個小孩，從十二歲以後，才開始預聞朝政，一直到誅殺沒藏家族之後，才算眞正掌握實權，算算不過才六、七年。這個諒祚傾心中原文化，經常遣使宋朝請頒贈《九經》、《唐書》、《冊府元龜》等書籍，更要求頒賜宋太宗趙炅的詩文。還上書宋朝想娶宋皇室女子，宋朝則以曾賜元昊姓趙，基於同姓不婚的原則，拒絕了西夏「和親」之請，宋朝這一招似是而非，就算賜西夏皇帝姓趙，也跟宋皇室的趙姓毫無血緣關係，所以宋朝的拒婚，基本上心態還是大漢民族意識形態作祟。諒祚的醉心華化，並不因宋朝的拒婚而改變，他於拱化元年（一〇六三年）恢復使用唐朝所頒賜的「李」姓，所以我們在下筆行文時，對一〇六三年之前的元昊或諒祚，都不應該寫成李或趙元昊、李或

趙諒祚，這樣才合於史實。

諒祚掌權之後，曾對西夏中央文武官制作了一些調整，使地方軍政分立，讓文、武官相互制衡，算是相當進步的改革，其名稱及職掌相當複雜，散見《西夏書事》、《宋史·夏國傳》，很難作完整的敘述，現在就相關文獻所見有關西夏官名，擔任此官之人名，以表列方式呈現，下頁列表是採自吳天墀所著的《西夏史稿》。

其實光從表列的資料中，還是無法具體了解西夏官制的眞實狀況，不過資料只有這麼多，也很難作更深入的探討。

諒祚在位時還曾對盤據在青海的吐蕃部落發動戰爭，早年元昊之所以不敢深入關中，是擔心西夏如向東深入，在青海的吐蕃唃斯囉會趁虛攻擊西夏的後方，沒藏訛龐握政權時，每年從宋朝得到不少賞賜，國力漸豐，很想向青海吐蕃部落用兵，說來也巧，就在此時青海唃斯囉所屬的撦羅部、捺羅部的阿作向西夏投降，沒藏訛龐當然都予以接納，而且封了他們官職，當時漢文史料稱這些吐蕃部落爲西番，沒藏訛龐想討伐西番，就命捺羅部的阿作爲嚮導，攻掠西番，圍青唐城，跟唃斯囉大戰，結果西夏大敗，西夏軍中的部落酋長被唃斯囉抓走了六個，西夏損失了許多馬匹、駱駝。這時是諒祚䪥都二年（一〇五八年）六月。到了九月時，原來已經歸降西夏的龍逋、公立、馬頗三大族，目睹西夏戰敗，就於這年九月率領族人投降唃斯囉，唃斯囉得到鼓舞，就率兵進攻西夏，大肆掠奪而回。

到了諒祚䪥都六年（一〇六二年）八月，西夏諒祚又攻西番，又吃了敗仗。之前契丹的遼曾以宗女嫁唃斯囉的兒子董氈，已經四年了，遼遣使唃斯囉想接這位宗女回契丹，董氈不同意，這使得唃斯囉跟遼之間有了嫌隙，最後演變成互不來往，這事被西夏知道了，諒祚就想在唃斯囉失去外援的情況下，攻擊唃斯囉，於是率兵先屯駐古渭州，進軍青唐城，結果西夏又吃了敗仗。

諒祚拱化元年春（一〇六三年），宋朝河州刺史王熙攻打熙河，各西番部落都降於宋，只有西使城[3]西番酋長禹藏花麻不肯降宋，宋秦州鈐轄（官名）向寶率兵攻掠，禹藏花麻不敵，於是就以西使城及蘭州一帶

## 西夏官制表

| 官名 | 人名 | 時間 | 出處 | 附注 |
| --- | --- | --- | --- | --- |
| 寧令、謨寧令 | 野利旺榮 | 宋仁宗慶曆二年 | 《宋史》卷三一一及曾鞏《隆平集·龐籍傳》 |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寧令者，華言大王也。」又：「沒寧令者，華言天大王也。」 |
| 祖儒 | 嵬多 | 宋仁宗嘉祐元年 | 《宋史·夏國傳上》 | 《西夏紀》卷一三載：嘉祐七年，夏遣大首領祖儒嵬名聿正、副首領樞銘靳允中赴宋賀正。 |
| 聿則 | 慶唐 | 同右 | 同右 | |
| 呂寧 | 拽浪撩黎 | 宋仁宗嘉祐二年 | 《宋史·夏國傳上》及《長編》卷三九六 | 《續通志》作「壘寧伊朗羅壘」。 |
| 樞銘 | 靳允中 | 宋仁宗嘉祐七年正月 | 《西夏紀》卷一三 | 據龔鼎臣《東原錄》及《西夏紀事本末》。 |
| 領盧 | | 宋英宗治平初 | 《宋史·程戡傳》 | 夏使初稱「樞密」，宋朝不許。 |
| 昂星 | 嵬名濟 | 宋神宗元豐五年 | 《宋史·夏國傳下》 | 嵬名濟時為西南都統。 |
| 謨箇 | 咩迷乞遇 | 宋神宗元豐六年閏六月 | 同右 | |
| 丁拿 | 嵬名謨鐸 | 宋神宗元豐八年七月 | 同右 | |
| 呂則 | 陳聿精 | 同右 | 同右 | 元祐元年十月遣使呂則罔聿謨赴宋告哀，見《宋史·夏國傳下》及《長編》卷三八二。 |
| 芭良 | 嵬名濟等 | 宋神宗元豐八年十月 | 同右 | |
| 鼎利 | 罔豫章 | 宋哲宗元祐元年五月 | 同右 | |
| 春約 | 勒阿拉雅賽 | 宋哲宗元祐元年六月 | 《長編》卷三八〇 | |
| 祝能 | 野鳥裕實克 | 宋哲宗元祐二年三月 | 《長編》卷三九六 | 野鳥裕實克係大使，尚有副使呂寧勒喀馬。 |
| 映吳 | 嵬名諭密 | 同右 | 《宋史·夏國傳下》 | 《長編》卷三九六，大使作揚鳥威明裕默，副使作恭羅們色勒裕勒。 |
| 廣樂 | 毛示聿 | 同右 | 同右 | |
| 葉令、吳箇 | 伊實巴特瑪（《宋會要》作石悖七） | 宋哲宗元符二年六月 | 《長編》卷五一一及《宋會要輯稿·兵》一七之六 | 《長編》謂本官在旺精之下，正鈐轄之上。《宋會要》謂：「石悖七系西界業令吳箇官，與偽天使一般。」葉作業。 |
| 令能 | 嵬名濟 | 宋哲宗元符二年十二月 | 《宋史·夏國傳下》 | |

土地獻給西夏，諒祚一再攻打西番都以戰敗收場，現在憑空得到這兩筆土地，自然高興非常，立刻派兵戍守，並且以西夏宗女嫁禹藏花麻，封之爲駙馬。三年後，西夏把西使城升格爲保泰軍，建造行衙，置倉積穀，以駙馬禹藏花麻爲統軍，守保泰軍（原西使城）。諒祚以保泰軍爲基礎，向附近的河州發展，招誘河州來降，果然河州、青唐各族都降於西夏，諒祚對西夏總算也有所貢獻。諒祚死於一〇六七年，得年僅二十一歲，廟號毅宗，謚爲昭英皇帝，所葬之處稱爲安陵。在整個西夏近二百年的歷史中，諒祚在位雖然有二十年，但眞正掌握實權，只有六、七年，在這有限的時間裡，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應該算得上是一位不錯的帝王，只是一般史學家對諒祚的評價並不高，說他「好色滅倫」、「兇狠好淫」，這些都是負面的評語，試想國丈沒藏訛龐飛揚跋扈、篡奪皇權，最後意圖謀殺他，他不殺這位岳父跟妻子成嗎？至於跟沒藏訛龐的媳婦梁氏私通，古往今來帝王有幾個潔身自愛？所以儒家才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至少他後來娶了梁氏，並沒有始亂終棄，這比起明武宗朱厚照正德皇帝的「遊龍戲鳳」要高明多了；又有文獻說他「過酋豪大宅，輒亂其婦女」，這純然是以漢人受儒家思想影響後所形成的倫理思想來衡量，對還存有游牧習俗的党項社會並不合適，這裡不是要替諒祚辯駁什麼，而是要說明評論一個歷史人物，必須注意到階段性、面向性、歷史性及綜合性，否則只是評論者個人情緒發洩，距離歷史眞面貌還是很遠。

諒祚死後，由兒子李秉常嗣位（西元前面說過諒祚於一〇六三年下詔恢復使用唐代所賜的國姓「李」氏，所以從此又可以寫作李秉常），這時李秉常才七歲，朝政又落入后族手中，梁太后（就是原來沒藏訛龐的兒媳婦）垂簾聽政，她任命自己的弟弟梁乙埋爲國相，西夏歷史又一次進入外戚干政的局面。梁太后姊弟主政期間，大力擴張梁氏家族的勢力，另一方面重用党項大族都羅尾以及罔萌訛，這個罔萌訛又是梁太后的面首（情夫），皇室的情慾生活很難以常情來衡量，梁太后的私通罔萌訛，或者純粹出於男歡女愛，也可能是出於罔萌訛是党項大族，有相當勢力，可以引爲外



寧夏銀川賀蘭山西夏王陵碑林　西夏王陵為西夏王李元昊及其祖、父、後世諸王、陵寢。陵區南北長10千米，東西寬4千米，隨著地勢錯落八座西夏帝王陵園及七十餘座陪葬墓。

援，因而梁太后與之私通，既滿足了私慾，也維護了政權。政治原本就是極其複雜的一件事，經常是爲達目的而不擇手段，如果能從這個角度看，梁太后的所爲，或許也就不該加以苛責。

在梁氏姊弟把持朝政期間，當然會有党項貴族不以爲然，而加以反對，例如創建西夏王朝的元昊，他有一個弟弟叫嵬名浪遇，他就堅決不向梁太后俯首聽命，此人精讀兵法，在諒祚時且曾一度擔任國相，李秉常嗣位後，他任都統軍，領兵在外，從輩份上，他還是小皇帝李秉常的叔公，由於他抗拒梁氏主政，而被免官賦閒在家，可想而知心中必然充滿怨懟，所有嵬名皇族幾乎都受到冷落，朝中重要職位都由梁氏姊弟所把持，梁氏勢力益形擴大。

到了西夏惠宗秉常大安二年（一〇七六年），皇帝已年滿十六歲，可以親政了，但是享受過權力滋味的梁太后，豈肯就此放手，於是母子之間就有了嫌隙，皇帝得到党項嵬名一族的支持，力圖恢復皇權，但是母后梁氏一黨早已坐大，握有實權，絕不甘心既

有的權力有所減損，雙方幾乎處於對立狀態，到了秉常大安六年（一〇八〇年），西夏皇帝李秉常在嵬名皇族支持下，下詔取消党項傳統禮俗，恢復使用漢人禮俗（諒祚時通令行漢禮），但是梁太后一黨堅決反對，結果皇帝只好作罷，由此可見梁氏集團勢力之大。不過這件事卻透露一個極其矛盾的現象，皇帝及皇族，是党項人，照道理應該維護党項傳統禮俗才是，但是卻提出使用漢人禮俗的主張，而梁太后是漢人，梁氏集團應該以推行漢俗為目標才是，然而在跟皇族的鬥爭中，卻堅持主張使用党項禮俗，這其間何其弔詭。不過至少說明在當時西夏社會，党項人跟漢人的差別已經不大了，也可能已經沒有民族歧視問題了。這一回合為禮俗的鬥爭，皇帝這一黨算是失敗了，但必然是心有未甘；次年（西夏大安七年，一〇八一年），西夏將領李清勸李秉常將河南地區一些地方歸還宋朝，想藉宋朝的力量來削弱梁氏集團的勢力，李秉常表示贊成，正準備派李清為使到宋朝談這件事，不料事機不密，梁太后跟面首罔萌訛下令捕殺李清[4]，並將皇帝李秉常幽禁起來，關在距皇宮五里外的木寨，斬斷河梁，派人監守，切斷秉常對外一切聯絡，秉常成為西夏史上第一個被軟禁的皇帝。這麼一來驚動了西夏朝野，各部落酋長都擁兵自固，梁乙埋（梁太后之弟）幾度以銀牌招諭，各部酋都不理會，西夏大亂，此時是西夏大安七年正月。

到了這年五月，早先獻地（西使城、蘭州一帶）降西夏的吐蕃人禹藏花麻，他早就不喜歡梁太后，現在又見西夏皇帝李秉常被幽禁，於是向宋朝熙州送出了文書，說是西夏太后、皇帝母子不和，又殺了許多大臣，全國騷動不安，如果宋朝此時發兵討伐西夏，他願舉族響應。六月，宋朝鄜延路總管种諤也以李秉常被幽禁事上奏朝廷，並說應趁機出兵討伐西夏，從消息面來說，確實對宋朝有利，於是北宋神宗趙頊就召种諤入朝，要當面問個清楚，种諤大言不慚的說：「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來耳！」宋神宗聽了膽一壯，決定出兵西討伐西夏，命宣州宣慶使李憲為經制使，出熙河；行營經略使高遵裕出環慶；副總管劉昌祚出涇原；簽書經略使事內侍王中正出河東；种諤出鄜延；準備

五路出擊西夏，在出征之前曾致書西夏，表示已經知道秉常被幽禁以及將派使到西夏，請西夏指定接待人員，但梁太后根本不予理會。

及至八月，西夏更入寇宋臨州堡，宋朝下詔吐蕃唃斯囉的兒子董毡，要他調兵馬，準備會同宋五路大軍，會齊後討伐西夏。於是董毡發動所屬六部十二萬兵馬，分為三路，準備跟宋五路大軍會合。种諤派請將出界大殺西夏軍，殺了一千多人，初期得勝，並不保證一路得勝，這次戰爭過程極其複雜，我們不想詳細描述，以免成為「相砍書」，只說北宋五路大軍，會同吐蕃董毡三路大軍，可以說是聲勢浩大，按理說西夏應該難以抗拒才是，然而強悍的梁太后指揮若定，以堅壁清野戰略，對付來勢洶洶的宋、番聯軍，結果北宋又吃了一次敗戰，當初种諤說只要大軍一出擊，就會把李秉常抓來，而今吃了敗仗，种諤也降了官。

俗語說兵凶戰危，這次西夏雖然在戰場上取得勝利，但是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所謂：殺敵一萬，自損三千。戰爭實際上是最大的消耗，因為這場戰爭，宋朝停止了「歲賜」，關閉了邊境「榷場」。這對西夏而言，可是致命傷，由於物質的缺乏，使市面物價大幅波動，經濟問題會引起政局不安，梁太后也知道問題的嚴重性，於是便跟弟弟梁乙埋商量，決定讓李秉常在大安九年（一〇八三年）復位，以平息國內豪族的不安，另一方面遣使者到宋朝入貢修好，西夏在「外交」的靈活手腕，真令人歎為觀止，放眼當今世界各國領袖，處理國際事務時，往往還是意氣用事者多，理性思考者少。

西夏李秉常雖然重新坐上皇帝大位，但實權還是抓在梁太后手裡，梁乙埋死後，由他兒子梁乙逋繼任西夏國相，梁氏集團的權力結構並沒有改變，而且又把梁乙逋的妹妹嫁給李秉常，且立為皇后，所以梁太后、梁皇后既是婆媳，又是姑姪，太后黨跟皇后黨是一家人，后黨的氣焰熏天，秉常在母、妻雙重壓力之下，憂憤而卒。死時只有二十六歲，廟號惠宗。

西夏惠宗李秉常鬱鬱一生，可以說了無作為，死後由他年僅三歲的兒子李乾順嗣皇帝位，原來的梁太后（沒藏訛龐的媳婦）在李秉常死前一年去世，原來的梁皇后，此時升格成

了梁太后，這位新梁太后不止強悍不輸她姑母老梁太后，更加上她生性好戰，經常親自統軍作戰，馳騁沙場，巾幗不讓鬚眉，尤勝於鬚眉；而梁乙逋更是熱衷於戰爭，以發動戰爭作爲紓解國內壓力的管道，而他的戰爭又經常獲勝，所以他時常在朝廷上誇耀自己的戰績，大言不慚的說：嵬名家族可有如此戰功？宋朝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怕西夏。事實確是如此，所以那些大臣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大話任由梁乙逋去說。這個梁乙逋忘了自己權力的源頭是來自梁太后，他在得意忘形之際，居然跟梁太后有了磨擦，起因於西夏跟宋有環慶之戰，梁乙逋要求領兵出戰，梁太后不許，兄妹之間起了爭執，梁乙逋居然有了「取而代之」的篡奪想法，結果事機不密，大酋領嵬名阿吳、仁多保忠、撒辰等在梁太后授意下，出兵逮捕了梁乙逋，並予以處死，在眾大臣鼓譟下，把梁乙逋全家，其實就是梁太后的娘家，都給殺了。

梁太后殺光娘家親人後，西夏大權由她一人獨攬，作爲西夏宗主國的遼，對梁太后並無好感，遼朝把這幾年遼、夏戰爭失利的帳（其實都是梁乙逋打的），都算在梁太后的頭上，心裡也想把她除掉，而她渾然不知，對宋朝用兵時居然還遣使向遼朝請求援助，遼朝當然都予以拒絕，梁太后也感到不滿，在之後幾次上表遼朝時，也都出言不遜。及至西夏崇宗永安二年（遼道宗壽昌五年，一〇九九年），遼道宗遣使到西夏，暗中做了手腳用毒藥把梁太后毒死，梁太后執政十三年，從此畫上句點，李乾順這才開始親政。

在李乾順親政之前，橫山落入宋朝之手，從此西夏處境日趨艱困，乾順親政之後，甚至於要請求遼朝出面來斡旋北宋跟西夏的關係，而西夏也遣使向北宋輸誠，這份輸誠的誓表，不僅文字優美，而且極盡阿諛、自譴之能事，很值得「奇文共賞」，現在且把它引錄如下：

「竊念臣國久不幸，時多遇凶。兩經母黨之擅權（指前後兩位梁太后），累爲奸臣之竊命。頻生邊患，頗虧事大之儀；增怒上心，恭行弔民之伐。因削世封之故地，又罷歲頒之舊規。釁隙既深，理訴難達，昨幸蒙上天之祐，假聖朝之威，致凶黨之伏誅，獲稚躬之反正。故得遐馳懇奏，

陳前咎之所歸；乞紹先盟，果淵衷之俯納。故頒詔而申諭，俾貢誓以輸誠。備冒恩隆，實增慶躍。臣仰符聖諭，直陳誓言。願傾一心，修臣職以無怠；庶斯百世，述貢儀而益虔。飭疆吏而永絕爭端，誡國人而恒遵聖化。若違茲約，則咎凶再降；儻背此盟，則基緒非延。所有諸路，係漢緣邊界至，已恭依詔旨施行。本國亦於漢爲界處已外側近，各令安立卓望併寨子去處，更其餘舊行條例併約束事節，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

這份誓表態度之謙卑、用詞之懇切，可以說都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而宋朝本是毫無鬥志，凡事但求息事寧人的態度，再加上以處理人際關係的方式來處理國際關係，就這樣，宋朝不再攻打西夏，宋、夏之間又維持一段短暫的和平。

一一〇一年，北宋由趙佶嗣位爲皇帝，史稱宋徽宗，在宋徽宗統治期間，推行所謂「詔聖開邊」政策，似是想有一番作爲。西夏崇宗雍寧元年（北宋徽宗政和四年，一一一四年），北宋童貫任陝西經略使，總領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六路軍事，開始對西夏用兵，西夏一見來勢洶洶銳不可當，便要求遼朝出面調停，幾經使者往返洽商，北宋於一一一九年下令全面停戰。其實此時西夏國力固然已大不如前，契丹的遼也已腐敗不堪，至於北宋徽宗，更是但知玩樂、不知治國的昏君，契丹、西夏、北宋這三國都已經是搖搖欲墜、不堪一擊。如果論生命的韌性，西夏還是比其他兩者要強些。

一一二五年，女真金滅掉契丹遼，據有遼的疆域。過兩年（一一二七年），又滅掉北宋，儼然以大國自居。西夏本著見風轉舵的慣性，早在遼滅亡前一年，就遣使向金輸誠納貢，及至金先後滅遼及北宋後，自認就是中原天朝。之前西夏對北宋是以戰逼和，以換取北宋的物質賞賜，一旦力不能敵北宋時，則央求遼出面支援，而遼也總是偏袒西夏，視西夏爲制衡北宋的棋子，西夏就在這種微妙的情勢下，首鼠兩端，不惜卑顏厚辭，但求實際上的好處。但自金朝建立後，原北宋所統治的中原地區，全落入金朝控制之下，以往對北宋以戰逼和換取物質的策略，已經行不通了；以往跟北宋相爭一旦不利

時，可以央求遼朝出面調解，如今這個靠山也不見了，因而西夏處境日益困難，所幸趙氏在江南建立政權，使金朝又需嚴肅面對，金朝無法全力對付西夏，西夏又有了喘息的空間，但也只是苟延殘喘而已，再加上西夏在李乾順之後的幾個皇帝才華不足，識見有限，西夏政情可以說是每況愈下，何況又發生內訌，西夏幾已國不成國。

且看西夏崇宗李乾順於一一三九年死後，李仁孝嗣位，是爲仁宗，這位西夏仁宗寵信漢人任得敬，竟然封他爲楚王，任得敬後來更圖篡奪大位，幾經周折才除去任氏一門，國力爲之損耗不少。一一九三年，仁孝去世，由李純祐嗣立，是爲桓宗，這時北亞草原起了極大的變化，而西夏一無察覺，未作任何應變的準備。此時西夏國內又發生政變，政權由堂弟李安全奪取，是爲西夏襄宗，在位五年，又被齊王李遵頊所頂替，是爲西夏神宗，這時北亞草原的蒙古成吉思汗崛起，像一頭猛獅一般，四處搜尋獵物，西夏神宗處理蒙古、金朝的關係時，搖擺不定招致蒙古的入侵，於一二二三年被迫退位，由次子李德旺嗣立，是爲西夏獻宗，但仍然無法抵擋蒙古的入侵，在位四年（一二二三～一二二六年），於憂悸恐懼中病死，後由他弟弟清平郡王之子南平王李睍嗣立，只一年便被蒙古軍所殺，西夏王朝就此走進歷史。總計從元昊於宋仁宗景祐五年（一〇三八年）正式稱帝，到李睍於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被殺，前後一百九十年，比兩漢、兩晉、北魏、兩宋國祚都還長，這是中國史上的一個異數。

1 李躍龍，《西夏王國與東方金字塔》，臺北世潮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頁八五。

2 李躍龍，《西夏王國與東方金字塔》，臺北世潮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頁一〇五。

3《宋史》〈夏國傳〉及〈李憲傳〉都作西市新城，但〈地理志〉作西使城。這裡從《地理志》。

4 據《東都事略》，李清不是將軍，而是替李秉常媒介漢人娼妓、樂伎的人，所以梁太后殺了他，這個說法跟《宋史．夏國傳》不合，所以不採用。



# 第十章 蒙古的崛起敲響了西夏的喪鐘

蒙古作為一個民族的稱謂，最早出現在史冊上的是兩《唐書》，分別記載為「蒙瓦」及「蒙兀」，當時並不出色，只是五個室韋中的一部。「室韋」很可能是古代東朝的族裔，分布在大興嶺北段西端，在今天內、外蒙古交界的額爾古納河東岸靠近呼倫、貝爾兩湖附近，原是許多氏族各成部落，彼此互不統屬，後來逐漸越過額爾古納河到達今外蒙古東部，這時大約是十二世紀初，當時今外蒙古地區部族林立，較大的部族大致為：塔古、塔塔爾、篾爾乞、克烈、乃蠻以及為數眾多的林木中百姓，其分布情況如下頁圖所示。

蒙古部也速該初步統一諸部蒙古，他於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年）跟塔塔爾部作戰，俘獲塔塔爾部酋長鐵木真兀格，恰好這年他妻子生下一個兒子，為了紀念戰功，就把兒子取名鐵木真[1]。但也速該死後，蒙古部又行分裂[2]，當時鐵木真只有九歲，由於也速該的死，人民都離散了，鐵木真母子情況堪憐，此時鐵木真想起也速該生前曾跟克烈部王汗[3]交稱莫逆，結為「安答」（蒙語，意為朋友或盟友），而鐵木真的妻子又被篾爾乞部搶去，於是前往克烈部向王汗求助，在王汗協助下，收聚失散的百姓，也搶回了妻子，此




後在王汗多次的合作下，鐵木眞力量日漸壯大，於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西夏仁宗仁孝乾祐二十年，一一八九年）統一蒙古各部落，稱蒙古汗。勢力大了之後，跟當初鼎力協助他的克烈部長王汗卻鬧翻了，根據《元朝祕史》[4]的記載，當然錯在王汗，但是我們要知道，《元朝祕史》是窩闊臺時由蒙古耆宿口述，以老蒙文[5]記錄下來的，當然不會說是成吉思汗背叛了王汗，在草原只比力量，沒有道義可言。蒙古汗鐵木眞滅克烈部時，王汗被殺，他兒子亦刺合桑昆曾逃到西夏，這也埋下之後鐵木眞討伐西夏的藉口，不過這是後話了。草原游牧民族有個習慣，就是在自己的力量許可下，絕不准另一個力量存在，這可以說是極端的唯我獨尊，這點跟漢人所說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倒是十分相似。當鐵木眞併吞克烈部後，把克烈部人民編爲護衛軍，在蒙古語裡「護衛」可以讀作「土爾扈」，變成名詞複數時，則讀作「土爾扈特」，後來衛拉特（或作厄魯特或額魯特，也就是明朝時瓦剌）四部中的土爾扈特，就是克烈部的後裔。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還有研究討論的空間。

按克烈部、乃蠻部都是屬於突厥語系的民族，跟蒙古族並不相同，只是都生活在北亞草原地區。但因爲生活習俗大致相同，若干語彙也彼此都在使用，所以彼此間的混融，並無難處。不過爲了區隔你我，還是有了不同的稱呼，純粹的蒙古族，習慣上稱爲「黑韃韃」；原先不是蒙古族、後

來被征服而併入蒙古族者，如克烈部；或有眼見蒙古力量強大而自動併入者，像這種「原非蒙古而入於蒙古者」，就稱之爲「野韃韃」或「白韃韃」，一般文獻就將「黑韃韃」稱爲蒙古本支，把「野韃韃」或「白韃韃」稱爲蒙古別支。鐵木眞滅了克烈部後，疆域向西擴充到今天的外蒙古中部，就跟操突厥語的乃蠻部接壤，在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心態下，蒙古鐵木眞跟乃蠻部太陽汗勢必要發生一場戰爭。

乃蠻部聚居地區大約在今天外蒙古西部科布多盆地及至唐努烏梁海一帶[6]，是北亞草原的文明古國，使用以粟特字母拼寫突厥、回紇語，稱爲回紇文。西遼強盛時[7]，乃蠻曾臣服於西遼，西遼衰微後，乃蠻獨立稱汗，成爲漠北大國。蒙古滅克烈部時，乃蠻的汗叫太陽汗，他本名叫臺不花，曾受女眞金朝封爲王，所以自稱大王，由於音譯的原因，把「大王」訛讀爲太陽或塔陽，又自行稱汗，所以就稱之爲太陽汗。當蒙古鐵木眞攻打克烈部時，克烈部長王汗逃到乃蠻界內，乃蠻守將把王汗給殺了，太陽汗把王汗的頭供在白氈上，奏樂追悼，據《元朝祕史》載：「王汗頭笑了」，太陽汗認爲不吉利，就把王汗的頭丟在地上加以踐踏。太陽汗對東邊蒙古族的崛起深感不安，而蒙古族以及自匈奴以來的草原游牧民

鐵木眞即蒙古大汗圖　1206年，鐵木眞在斡難河（今蒙古鄂嫩河）召開大會，即蒙古大汗位，眾臣上尊號成吉思汗。

族性格，就如同沙漠一樣，有向外無限擴張的天性，除非遇到河流或森林，否則就會無限制的向外擴張。試想唐詩人王維的《渭城曲》說：「渭城朝雨浥清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至少陽關在唐朝時還是個胡漢交界的邊關城鎮，可是如今已經深埋在黃沙之中，沙漠向外擴張的天性，於焉可見；草原游牧民族的向外擴張，一如沙漠，除非遇到更大的力量或本身死亡，否則不會終止。

蒙古鐵木眞既已滅克烈部跟乃蠻接壤，彼此終將兵戎相見。在西夏桓宗應天元年（一二〇五年），蒙古滅乃蠻，統一了今天整個外蒙古。次年（一二〇六年），鐵木眞召集各部大會於斡難河，接受了「成吉思汗」的尊號，從此展開蒙古向外擴張的「大業」。乃蠻滅亡後，太陽汗之子屈出律，西方文獻多記載爲古出魯克[8]，逃到西遼，後來篡了西遼，這也是蒙古西征的另一個原因。

鐵木眞自稱成吉思汗之後，野心更熾，想作人類的帝王，從此四出征戰，但是戰爭需要藉口，才能師出有名，師出有名，將師才能齊心協力，所以成吉思汗每次出征都有一個藉口；戰爭需要有底線有原則，成吉思汗對於戰爭，都是先要求對方不戰而降，並且威脅如果頑強抵抗，必然會遭到類似屠城式的懲罰，如有逃脫，必將趕盡殺絕。例如他滅克烈部後，王汗的兒子亦剌合桑昆逃到西夏，所以他就以此爲藉口首度征討西夏；成吉思汗要西征西遼，必須經高昌，他就遣使高昌回紇阿斯蘭汗，要他投降，可以換取秋毫無犯，阿斯蘭汗果然投降了，成吉思汗也實踐了他的諾言。他之所以要討伐西遼，是由於乃蠻太陽汗的兒子屈出律在國破家亡之後逃到西遼，且又篡了西遼，成吉思汗擔憂，屈出律在西遼如果假以時日，乃蠻可能會死灰復燃，爲了斬草除根必須加以討伐；成吉思汗親率大軍西征花剌子模，經過屠城式的殺戮後，花剌子模滅亡了，可是太子札蘭丁卻逃走了，成吉思汗死命追趕必欲置之死地而後才肯罷手，就這樣一直從裡海沿岸追到印度河邊，親眼看著札蘭丁跳進滾滾大河才鳴金收兵。成吉思汗這套戰略、戰術，使他成爲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戰神，也創建了人類有史以來疆域最大的帝國。能夠

明瞭成吉思汗的戰略、戰術，再來看蒙古是如何敲響西夏的喪鐘，以及如何屠殺西夏人民、毀壞党項民族兩三百年所創建的具有党項特色的西夏文明，才能明白那些都是「事所必然，理所當然」的作爲。

成吉思汗攻滅乃蠻後，志在天下，就像西征花剌子模穆罕默德汗所說：「天下還沒有大到需要兩個皇帝」那樣，回想早年金朝對蒙古極盡虐殺之能事，更曾對蒙古下過「滅丁令」，蒙古對金可以說是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此時金朝統治著黃河流域，是城市國家，有著高大厚實的城牆，而蒙古人還沒有攻城的經驗。此時跟蒙古毗鄰的西夏，則是半城市國家，要攻打已經城市化的金朝，就必須以類似金朝，但具體而微的西夏作爲假想敵，進行練習戰，以訓練蒙古軍攻堅的經驗，西夏正應了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是金朝的縮小版）」，說來還眞無辜。

由於地緣的關係，西夏跟早先的克烈部維持著不錯的關係，克烈部王汗野心不大，並沒有向外擴張的打算，否則他大可趁也速該死後，蒙古部群龍無首之時，向東征服蒙古。以克烈部當時的實力，他絕對有餘力做到這一點，可惜他雄心不足，所以他也沒有向南擴張，還跟西夏維持著很好的「邦交」。克烈部的札阿紺孛（或作札合敢不）還把女兒嫁給西夏國王，所以當蒙古鐵木眞滅克烈部時，王汗的兒子亦剌合桑昆才會逃到西夏。西夏桓宗天慶十二年（一二〇五年），蒙古鐵木眞就以西夏收留亦剌合桑昆爲藉口，親率騎兵南下攻打西夏，首下西夏的力吉里寨，蒙古軍經過落思城時，把當地人的財物、牲畜掠奪殆盡。按力吉里寨、落思城是西夏北方邊境的重要軍事要塞，但是因爲距離西夏腹地太遠，所以當時西夏桓宗以及西夏文武大臣都沒有意識到北方這個新崛起的蒙古，才是眞正可怕的敵人，因此並沒有在力吉里寨及落思城部署必要的武力，也因此輕易的被鐵木眞所率的蒙古軍打得落花流水。不過，鐵木眞當時並沒有打算占領這兩個地方，目的主在測試西夏的虛實，蒙古稱西夏爲河西或唐兀，所以在掠奪財物、牲畜後，只停留了一個月，便自動撤走。蒙古軍撤走後，西夏桓宗下令修復被破壞的城寨，同時大赦國內，並且把都城興慶

府改名爲中興府，希望能夠氣象一新，其實能否氣象一新，是看有沒有實際的作爲，不是靠改名字，更不是靠大赦國內。這一年蒙古軍還圍攻金朝河東地區，就在蒙、金兩軍對峙之時，西夏並沒有就大環境的變化，從宏觀的角度，擬定西夏未來的策略，反而貪圖小利，想趁火打劫，派軍進入今天外蒙古境內，以報力吉里寨等二寨被破之仇，當然也希望掠奪一些牲畜，可是漠北除風沙外，幾乎一無所有，就在這年底蒙古軍大敗金兵，消息傳來後，西夏嚇得趕快撤軍，退回西夏境內。

一二〇六年，鐵木眞稱成吉思汗之後，以征服天下爲己任，回想上年自己老家曾被西夏趁自己伐金時侵入，於是就在隔年第二次伐金時，藉口西夏不向蒙古納貢再次進逼西夏，這原因未免太牽強了，所以骨子裡還是因爲在伐金河東地區，因爲攻城並不順利，所以又要拿西夏作靶子，進行練習戰，同時要西夏廢除跟金的盟約[9]，站到蒙古這邊來。這次進攻的目標是西夏北方重鎮斡羅孩城，這年冬天，攻破西夏軍事要地兀剌海城（就是斡羅孩城），蒙古軍駐紮北城，並以此城爲基地，四出擄掠，按斡羅孩城位於今河套以北、狼山山隘北口附近，地理位置極爲重要，西夏調集右廂各路軍奮力抵抗，西夏軍隊向來都相當驍勇，也有相當戰力，蒙古軍很難順利挺進，加上遠道而來，糧草補給也有了困難，當攻入此城後，成吉思汗實行屠城政策，最後因糧食不繼才退兵。

成吉思汗於一二〇五年滅乃蠻後，太陽汗的兒子屈出律逃到西遼，西遼末帝直魯古政治警覺性不夠，見屈出律一表人才復又能言善道，誤認他是人中之龍，不僅加以收留，而且還把女兒渾忽嫁給屈出律，這個消息傳到蒙古，基於成吉思汗趕盡殺絕、斬草除根的草原游牧民族性格，西遼也必須加以滅絕。但是要攻討西遼，必須經過高昌，當時高昌回紇仍然向西遼納貢稱臣，西遼則派有官員監臨，西遼當時對河中地區[10]許多國家都派有「監臨」，此官波斯語讀作沙黑納SHAHRA，突厥、回紇語讀作八思哈BASGAQ，後來蒙古語的達魯花赤DARUGHCHI很可能就是源於沙黑納。高昌回紇汗耳聞蒙古成吉思汗威名遠播，且成吉思汗表明要假道

高昌，回紇阿斯蘭汗在兩害相衡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考量下，殺了西遼的監臨官，投向蒙古，成爲蒙古的附庸。這麼一來，西夏西北就完全暴露在蒙古的威脅之下了。蒙古軍既然占有地理優勢，而且蒙古的目的在滅金，如何攻破堅固的城牆，只有以西夏爲靶子多加練習，以磨練蒙古軍攻堅的戰技，於是成吉思汗又三度親率大軍攻西夏。

蒙古大軍全是騎兵，深入河西，出黑水城北（後面會有專章介紹謎樣的黑水城），突擊斡羅孩關口，西夏襄宗派他兒子李承禎掛帥領兵拒敵，蒙古鐵騎攻勢極爲凌厲，西夏軍隊幾乎無法抵擋，副帥高逸被俘，勸降，不屈而死，這時是西夏襄宗應天四年（一二〇九年）三月。到了這年四月，蒙古大軍進攻斡羅孩城，西夏太傅西壁訛答堅守這座孤城，這時城中有豐州人謝睦歡勸守將降蒙古，這位守將本來是北宋的邊將，城爲西夏所奪後，成爲西夏的守將，所以史載謝睦歡「與其帥迎降」[11]，斡羅孩城遂入蒙古軍手中。西夏太傅西壁訛答還率兵抵抗，結果力盡被俘，蒙古再度占領這座城，並且乘勝長驅直入，進逼西夏都城中興府（原興慶府）外圍最後一道防線——克夷門，整個中興府爲之震驚，西夏派大將嵬名令公率五萬兵往援克夷門，蒙古兵到時嵬名令公從山坡上往下衝，蒙古軍失利，雙方相持兩個月，西夏軍漸漸喪失鬥志，成吉思汗設下埋伏，然後派些許蒙古兵引誘西夏軍進入埋伏，終於「獲其嵬名令公」[12]，成吉思汗攻占克夷門。

西夏都城中興府的屏障克夷門既已失守，蒙古軍趁勢圍攻中興府，西夏爲了生存，當然固守都城，西夏襄宗李安全親自督促將士保土衛國，一時之間蒙古軍也無法得逞，這時恰逢大雨，河水暴漲，蒙古軍修築堤壩，引河水灌入中興府，城內不少民眾確被河水淹死，城牆也有坍塌之虞，可是不久蒙古軍所築的堤壩決口，河水四潰，蒙古軍營反而被河水淹沒，死了不少蒙古兵，蒙軍只好撤退，但是成吉思汗派之前所俘的西夏太傅西壁訛答進入中興府勸降，「（李）安全登城隔水相見，面約和好」[13]，並答應以公主嫁成吉思汗。

西夏經過蒙古這一連串的攻擊，幾至滅亡，其間曾經多次遣使向金朝

求救，可是金朝都置之不應，西夏在求救不應之後，反過來想不如臣服蒙古，轉而攻掠金朝。西夏的轉變，原本就是成吉思汗討伐所要達成的目標之一（破壞夏金聯盟），何況在前後三次討伐西夏，成吉思汗是個大贏家，但這還是小焉者，更大的戰略意義，是爲後來攻打金朝時，少了後顧之憂，可惜金主衛紹王完顏永濟雞腸鳥肚識見不足，當蒙古攻打西夏，西夏遣使求援時，竟然置之不應，他不了解唇亡齒寒的道理，所以從戰略層面看，成吉思汗確實有過人之處。

西夏在面臨續絕存亡的緊要關頭，內部又發生了問題，齊王嵬名遵項發動政變，廢了襄宗李安全，自立爲帝，改元光定，是爲西夏神宗，這時是一二一一年七月。據史傳所載這個李遵頊端重明粹，少年時曾刻苦讀書，稍長時更博覽群籍，尤工書法，桓宗純祐時，進士及第唱名第一。他當上西夏皇帝後，仍然覺得前此蒙古三度攻打西夏，請求金朝支援，都被拒絕，於是延續李安全時向蒙古稱臣納貢，跟金爲敵的政策，因此李遵頊嗣位後，西夏跟金的爭端不停，干戈時起。如西夏光定元年「夏人五萬圍東勝」，金派西南路軍馬萬戶紇石烈鶴壽率軍往救，「突圍入城，夏兵解去」[14]，又如同年十一月，西夏李遵項趁蒙古大軍圍攻金中都時，出兵攻陷金邠州及涇州，金陝西安撫司檄同知轉運使韓玉募軍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韓玉「又戰於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15]西夏、金彼此還在互相消耗所剩不多的戰力，蒙古成吉思汗此時可能正在隔山觀虎鬥，等待坐收漁翁之利。不過金朝可能意識到金、夏應該聯合，因此態度轉而善待西夏。

西夏光定二年（一二一二年），金衛紹王遣使冊封李遵頊爲夏國王，李遵頊不僅不謝恩，反而進行掠金作爲，又出兵攻掠金葭州，金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率兵抵禦。光定三年六月，西夏又出兵攻掠金保安州，更殺了金保安州刺史，進而圍慶陽府，殺同知府事。緊接又攻平涼府，知平涼府蒲察鄭留「招潰卒爲御守計，夏兵退。」[16]西夏跟金就這樣彼此消耗自己的國力。西夏光定三年（一二一三年）冬，金衛紹王完顏永濟被殺，國內大亂，西夏又趁機大事

掠奪金邊境各州，十二月攻破金鞏州，俘獲金節度使夾谷守中，脅迫他投降，夾谷守中寧死不屈，結果被殺。此後幾年，西夏跟金都在干戈戰火中度過。

回過頭來看，蒙古得知乃蠻太陽汗的兒子屈出律得意於西遼，成吉思汗本諸趕盡殺絕、斬草除根的意識形態，必須加以討伐，因此向西夏征兵、收貢，西夏「不堪奔命，禮意漸疏」。[17] 這引起了蒙古的不滿，成吉思汗派大將木華黎南下攻金的同時，於西夏光定七年（一二一七年）七月，也派軍第四次進攻西夏，由於這幾年蒙古並未對西夏用兵，而西夏反而經常對金用兵，所以這次蒙古兵的出現，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幾乎在沒有抵抗之下，蒙古大軍便包圍了西夏中興府，西夏神宗李遵頊驚恐之餘，逃往涼州，把中興府的防衛任務交給太子李德任，德任眼見蒙古軍攻勢凌厲，根本無法抵擋，再度向蒙古軍投降，這時成吉思汗以西征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而西夏是定居的國家，跑不掉，可以等西征後再來解決，所以暫時放下西夏，答應了西夏的投降。

西夏經過蒙古四次的討伐，損失慘重，姑且不談，幾乎面臨滅絕的危機，此時才眞正體會到蒙古人的可怕。因爲不論契丹的遼或女眞的金，如何對待西夏，西夏都能夠與之周旋幾十年，甚至百多年，而且遼或金都沒有要滅絕西夏的意圖，而蒙古才崛起十來年（從一二〇六年鐵木眞滅乃蠻稱成吉思汗算起），就讓西夏面臨滅亡的威脅，顯然附蒙抗金的策略，有重新檢討的必要。西夏神宗李遵頊於一二二三年被迫宣布退位，由次子李德旺嗣立，是爲西夏獻宗，改元乾定；於是一改附蒙抗金的政策，決定趁成吉思汗率軍西征時，派出使者到漠北游說漠北各部落，這些部落都是近一、二十年被蒙古所征服，西夏希望透過游說，激起這些游牧部落被成吉思汗滅族的舊恨，然後同仇敵愾，組成反蒙古聯盟。西夏這個戰略方向是正確的，可惜西夏沒有瞭解到草原游牧民族「唯力是尚」的個性，在草原只比拳頭、不談道義，試看匈奴盛時，諸引弓之國皆號匈奴；鮮卑強時，情況亦復如此，並沒有多大的民族意識，現在蒙古成吉思汗聲望正如日中天，草原上各游牧部落，依附蒙

古都還怕來不及，怎麼可能去組成什麼反蒙古聯盟呢？党項人原來也是游牧民族，怎麼會不清楚游牧民族的民族性呢？想來如果不是漢化已深，就是當局者迷了。

西夏的使者在漠北草原向各部落游說之事，被蒙古主管華北諸軍的孛魯（大將木華黎的兒子）知道了，而且他也洞悉西夏的意圖，於是便率軍從東面攻打西夏的銀州，在蒙古鐵騎衝鋒陷陣之下，西夏兵又戰死幾萬人，守銀州的主將塔海被俘，這時是西夏獻宗乾定二年（一二二四年）；也就是這年，成吉思汗西征凱旋歸來，順便從西邊攻打西夏的沙州，沙州守將籍辣思義閉城堅守，蒙古軍一時之間無法攻入，於是便想挖一條地道，從地道攻進城中，但是籍辣思義在地道中放火，燒死了許多蒙古兵。然而蒙古軍兵多將廣，前仆後繼，最後西夏還是被迫接受蒙古所提出的和平條件，派送人質，三次向蒙古投降，成吉思汗也以師老兵疲，回師漠北，這是蒙古的第五次攻打西夏。

或者大家會覺得何以蒙古軍能夠前仆後繼，不懼傷亡，蒙古軍到底有多少？何以蒙古軍能夠逢山開路，遇水架橋，難道蒙古軍都具有工程專業？其實眞正蒙古軍人數不多，但是戰鬥力很強，每征服一個部落或一個國家，便將其中年輕力壯者編入蒙古軍中，作爲前鋒，眞正的蒙古軍則在後督陣，若作戰不力或有退縮情況，眞正蒙古軍便從後面加以砍殺，在前有敵人，後有督軍的情勢下，只有努力殺敵，只要能征服眼前的敵人，自己就會成爲第二線，被征服者則成爲新的前鋒，如此周而復始，蒙古軍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至於技術人員方面，蒙古軍每征服一個部落或一個國家，對於有一技之長者，都留在軍中，時間一久，形同擁有一個技術兵團，就拿一二二四年攻打西夏沙州來說，由於城牆堅固，便想到挖地道的方式，如所周知挖地道是需要專門技術的，可見蒙古軍中確實有一批技術或工程人才。

蒙古攻打沙州時，西夏獻宗李德旺承諾派遣質子，並降於蒙古，他本人擔憂不知如何善後，不久便憂鬱而死，由他弟弟清平郡王的兒子，南平王李睍繼立，是爲西夏末帝。且說在一二二四年，成吉思汗五度攻打西夏後，班師回到漠北整頓休養。他想到

長子朮赤，命他攻打「林木中百姓」向西北而去，征服俄羅斯，建立欽察汗國，由於朮赤身分特殊，建立汗國後，就不願意再回來，原來鐵木眞婚後不久，妻子就被蔑爾乞人搶去，事隔年餘，後來在克烈部王汗的協助下，搶回妻子，只是這時妻子已大腹便便臨盆待產，不久就生下成吉思汗的長子，其所以取名朮赤，因爲「朮赤」在蒙古語裡就是「客人」的意思，這就暗示朮赤不是博爾濟錦家族（鐵木眞姓博爾濟錦）的一份子，因此鐵木眞的次子察哈臺曾經爲此事跟朮赤既吵又打，也因此朮赤有了欽察汗國後，便不再回來。這次西征中亞後，把兩河之間地方封給次子察哈臺，建立了察哈臺汗國；三子窩闊臺成熟穩重，就把天山南北、古西域之地封給窩闊臺，就是所謂窩闊臺汗國；四子也是幼子拖雷，依照蒙古族習俗留在身邊。成吉思汗覺得家族的事都處理得差不多了，只是上年改打西夏時，西夏雖然投降，但是答應送質子來，到如今還沒送來，而金朝也還沒滅掉，在靜極思動的情況下，以西夏質子尚未送來爲藉口，於一二二六年又親自率軍第六次討伐西夏。

這次蒙古軍分爲東、西兩路，東路軍直接由今天外蒙古南下，這也是此次攻擊行動的主力。一二二六年，蒙古軍攻破黑水城，進入賀蘭山，擒

察哈臺汗葬禮圖　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察哈臺受命留守蒙古，察哈臺熟悉箚撒（法令），執法嚴峻。1241年5月，察哈臺病逝。

獲西夏大將阿沙敢不，然後駐紮賀蘭山，等待西路軍齊後再全力攻打中興府。這支西路軍原是之前西征花剌子模時的部隊，還駐紮在西域，所以命其由西向東經過高昌回紇，攻打沙州，這支蒙古軍由忽都鐵穆兒統領，他覺得蒙古鐵騎有絕對優勢，必然可以獲勝奪下沙州，但是如果能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情況下奪取沙州，減少雙方傷亡，豈不更好，於是向沙州守將招降，西夏沙州守將將計就計玩詐降策略，以牛肉、美酒犒賞蒙古軍，另外設下埋伏，可惜在人數上有很大的差距，結果還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沙州落入蒙古之手，從此勢如破竹，一路東進，攻破肅州、甘州。這年八月，成吉思汗發動猛烈攻擊，穿越沙陀（今騰格里沙漠南緣的甘塘、營盤水一帶），進至黃河九渡，占領應理（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南地區中衛縣）；十一月攻破夏州，成吉思汗又親率大軍攻靈州，蒙古西路軍也血洗靈州，十二月又攻破鹽州（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南地區鹽池縣），直逼中興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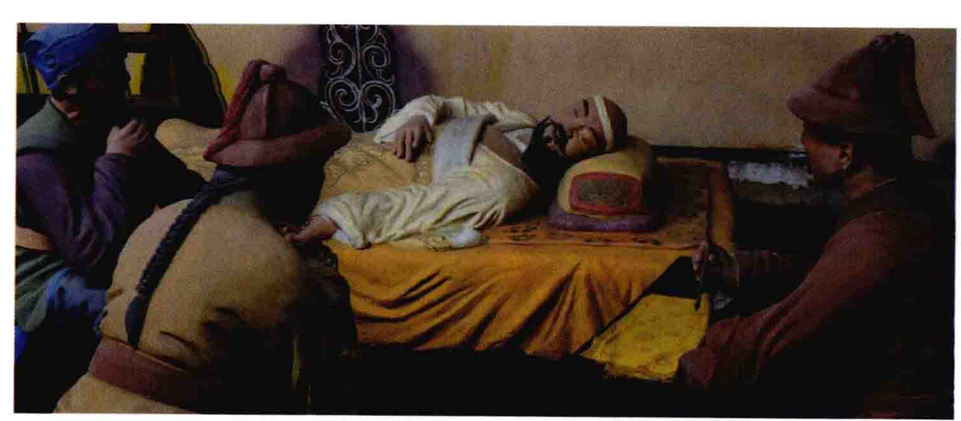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於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一月，除了留下一部分兵力繼續圍攻中興府外，他自己則率領大部分軍隊，渡過黃河，切斷西夏兵的後路，西夏末帝李睍被圍困在中興府，正千方百計想辦法脫困，西夏右丞相高良惠一則「內鎮百官，外勵將士」，讓中興府能多撐些日子；另一方面則悄悄然安排了保存西夏命脈的一些作法，這一切都在暗中悄然進行，命令一批精壯的党項人，帶著必要的武器、糧食、各種穀類蔬菜種子、醫藥以及有生育力的女人，沿著還沒有被蒙古人占領的西南方撤退，也就是退回最古老党項人聚居的地區，在這些逃亡的人群中，是否包括了西夏末帝李睍，始終是一個解不開的謎，有些傳說指出後來到蒙古軍營投降的李睍，只是替身，當然這種傳說是不會有正確答案的，此處姑且錄之，聊備參考。

西夏都城中興府城池修築得極其堅固，蒙古軍從歷次戰爭時擄來各部族、各國家的「工程技術」人員，組成工程技術兵團，所以在圍攻西夏中興府時，蒙古軍已經學會使用雲梯、發炮石來攻城的戰術，無奈中興府太堅固，蒙古久攻不下，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到六盤

山駐夏，這期間他派使者到中興府，降諭西夏末帝李睍，要李睍投降，李睍（或許真的李睍已經帶著一批党項人逃走了，這個李睍只是替身）眼見國土盡失，中興府固然堅固，但孤城難守，終究要被蒙古大軍攻陷，到時照蒙古軍的作法，勢必會遭到屠城的下場，不如盡早投降，以免生靈塗炭，所以同意投降，但請求給予一個月的寬限，以便把城中老百姓遷出，並準備呈獻成吉思汗的禮物，李睍這個請求，是不是在拖延時間，讓出逃的党項人（可能包括真的李睍在內）可以逃得更遠些，這都是千古難解之謎。

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第六度攻打西夏時，他已經是個七十三歲的老人了（成吉思汗出生年分有多種不同說法，這裡採用出生於一一五五年的說法，所以是虛歲七十三歲），上年他曾經墜馬受傷，在興隆山養好了傷（興隆山在今甘肅省蘭州市榆中縣），此時舊傷復發，他自知將不久於人世，臨終前交待諸子及諸大將，死後祕不發喪，萬不可讓西夏人知道，以防西夏改變投降的決定，並且交待當西夏末帝開城投降時，要全部把他們殺死。一個月期限到了，西夏末帝李睍（或許只是替身）依約前往蒙古軍營請降，結果全部被殺死，蒙古軍進入中興府，極盡殺戮之能事，西夏王朝正式滅亡。

總計從元昊（嵬名曩霄）於北宋仁宗景祐五年（一○三八年）正式稱帝，到元太祖二十二年，享祚一百九十年，在中國歷史上也算是一個長命的朝代。如果從元昊的老祖宗拓跋思



成吉思汗留遺囑蕩平西夏解遺恨場景　寧夏銀川西夏王陵博物館。

恭於唐僖宗中和元年（八八一年），因參與平定黃巢有功，授夏、綏、銀節度使，賜號定難軍算起，則有三百四十六年之久，更是一個長命的政權。現在把党項或西夏的世系表列如下頁。

事後諸葛容易做，後人讀史也常會有事後的先見之明，這裡也不能免俗的對西夏王朝的興衰，提出一些看法。唐朝自安史亂後，地方藩鎮割據，唐朝中央實際上已經無法控制全國，形成君弱臣強局面，党項民族占據夏州，形成一股地方力量，及至黃巢之亂，党項首領拓跋思恭憑據敏銳的政治判斷力，看清黃巢只是土匪式的造反，終將難成氣候，儘管當時黃巢聲勢浩大，占地極廣闊，但拓跋思恭立定主意參與了反黃巢的陣營，這一個正確的政治判斷，使党項人得到中央王朝正式的任命爲夏、綏、銀節度使，賜號定難軍，有了根據地、有了名號，這是少數民族建立政權的重要步驟。翻開中國歷史看，所有少數民族政權，除非力量大到可以跟中原王朝對抗，諸如漢武帝以前的匈奴，北周、北齊時代的突厥等，可以不在乎中原王朝的封號（有了封號等於承認其合法性），否則都會千方百計要求中原王朝給予封號，一旦有了封號，不但可以名正言順的成爲本部落的領袖，對周邊部落也具有號召力。試看匈奴分裂爲南北兩部後，唐滅東突厥後的東突厥都渴望能得到中原王朝的封號，就可以知道拓跋思恭受唐封爲夏、綏、銀或定難軍節度使後，對西北群羌就有了號召力，党項就成爲羌人的領袖。

拓跋思恭之後，接著党項的幾代領導人，都具有相當的智慧跟領導能力，反觀中原王朝，自黃巢之亂後，唐朝已經沒有能力統治國家，緊接著五代十國，更是動亂不已，而後晉割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使契丹力量進入華北，北宋雖然有了半壁天下，但由於北方幾已無險可守，加上北宋武力不張，但求苟安，党項在這個情況下，依違於遼、宋之間，形成並不對等的三國鼎立形勢，可以看出党項領導人的政治智慧，能在夾縫中求生存。其後女真的金崛起，先後滅遼及北宋，憑女真的實力，可以滅掉西夏，但西夏本具陰柔的民族性，不惜卑辭厚顏討好於金，終使西夏依然存活了下來。

## 党項或西夏的世系表

| 世系 | 朝代 | 官爵 |
|---|---|---|
| 拓跋赤辭 | 唐貞觀八年（六三四年） | 西戎州都督 |
| 思泰（赤辭子） | 唐開元九年（七二一年） | 靜邊州都督 |
| 守寂（思泰子） | 唐開元、天寶年間（七〇七～七三六年） | 靜邊州都督 西平公 容州刺史 天柱軍使 |
| 乾暉（守寂孫） | 唐貞元年間（七八五～八〇五年） | 銀州刺史 |
| 思恭（乾暉裔孫） | 唐中和元年至乾寧二年（八八一～八九五年） | 定難軍節度使 夏國公 |
| 思諫（思恭弟） | 唐乾寧二年至後梁開平二年（八九五～九〇八年） | 定難軍節度使 |
| 仁祐（思恭子） | 早卒 | |
| 彝昌（思恭孫） | 後梁開平二年至三年（九〇八～九〇九年） | 定難軍節度使 塑方主 |
| 仁福（彝昌族父） | 後梁開平三年至後唐長興四年（九〇九～九三三年） | 定難軍節度使 |
| 彝超（仁福子） | 後唐長興四年至清泰二年（九三三～九三五年） | 定難軍節度使 |
| 彝殷（彝超弟） | 後唐末帝清泰二年至宋乾德三年（九三五～九六七年） | 定難軍節度使 西平王 |
| 光睿（彝殷子） | 宋乾德三年至太平興國三年（九六七～九七八年） | 定難軍節度使 |
| 繼筠（光睿子） | 宋太平興國三年至五年（九七八～九八〇年） | 定難軍留後 |
| 繼捧（繼筠弟） | 宋太平興國五年至景德元年（九八〇～一〇〇四年） | 定難軍節度使 |
| 思忠（思恭弟） | 唐中和元年卒（？～八八一年） | 贈宥州刺史 |
| 仁顏（思忠子） | | 銀州防禦使 |

| | | |
|---|---|---|
| 彝景（仁顏子） | | 銀州防禦使 |
| 光儼（彝景子） | | 銀州防禦使 |
| 繼遷（光儼子） | （九九一～一〇〇四年） | 廟號　太祖；謚號　神武皇帝 |
| 明德（繼遷子） | （一〇〇四～一〇三二年） | 廟號　太宗；謚號　光聖皇帝 |
| 元昊（德明子） | （一〇三二～一〇四八年） | 廟號　景宗；謚號　武烈皇帝 |
| 諒祚（元昊子） | （一〇四九～一〇六七年） | 廟號　毅宗；謚號　昭英皇帝 |
| 秉常（諒祚子） | （一〇六八～一〇八六年） | 廟號　惠宗；謚號　康靖皇帝 |
| 乾順（秉常子） | （一〇八七～一一三九年） | 廟號　崇宗；謚號　聖文皇帝 |
| 仁孝（乾順子） | （一一四〇～一一九三年） | 廟號　仁宗；謚號　聖德皇帝 |
| 純祐（仁孝子） | （一一九四～一二〇六年） | 廟號　桓宗；謚號　昭簡皇帝 |
| 安全（仁孝從子） | （一二〇六～一二一一年） | 廟號　襄宗；謚號　敬穆皇帝 |
| 遵頊（安全族子） | （一二一一～一二二三年） | 廟號　神宗；謚號　英文皇帝 |
| 德旺（遵頊子） | （一二二三～一二二六年） | 廟號　獻宗 |
| 晛（清平王子） | （一二二六～一二二七年） | 廟號　南平王 |

可惜，西夏自元昊之後，各皇帝的政治嗅覺都不夠敏銳。試想遼朝被滅之後，遼宗室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西遼帝國，當時正是西夏崇宗李乾順時代，照道理說西夏不可能不知道西方有這麼一個新興的王國崛起，而耶律大石志在恢復故國，西夏居然沒有設法跟西遼結盟，這說明西夏自元昊之後，缺乏有遠見的帝王。再看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漠北情勢已有了極大的變化，尤其跟西夏關係友善且有婚姻關係的克烈部被滅亡時，居然沒有提高警覺，按當時鐵木真力量並不大，新征服的篾爾乞、塔塔兒、汪古以及克烈，都還存有反抗念頭，然



內蒙古鄂爾多斯成吉思汗陵　主體由三個蒙古包式的宮殿一字排開構成。

而西夏對這種情勢渾然未覺，始終在聯蒙抗金或聯金抗蒙上搖擺不定，再加上內部又有專權之爭，試問如何能跟新興的蒙古對抗？

蒙古鐵木眞是人類史上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才型帝王，憑藉他的天生睿智，匯聚了自匈奴昌頓單于（昌頓應讀作墨毒）以來，所有游牧民族的戰略、戰技，經過他的靈活運用，再加上他趕盡殺絕、斬草除根以及不投降便屠城的恐怖手段，讓所有面對他的部落或國家心生恐懼，當他滅掉乃蠻部，被請尊爲成吉思汗時，他已經成爲一個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戰神，古往今來所有帝王都無法跟成吉思汗並駕齊驅，勉強能緊跟他後面的，大概只有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以及晚他二百年已經突厥化的帖木兒大帝了。鐵木眞是歷史的奇蹟，臨死前還想到祕不發喪，務使西夏末帝李晛如約前來投降，然後殺得他國亡族滅，西夏被這麼一位戰神所滅，就主客觀條件來看，一點都不冤枉。

西夏滅亡了，然而鐵木眞是經過六度討伐，才把西夏滅亡，綜觀鐵木眞一生，還沒有一個敵人，像西夏這麼頑強，經過六次親征才滅掉，至少讓後人了解西夏的兵是能打仗的，而帝王大臣的戰略是不及格的。



銅雕《征》 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海拉爾成吉思汗廣場。《征》是成吉思汗與其二弟哈撒兒、四駿（撥斡兒出、木華黎、撥羅忽勒、赤老溫）、四獒（忽必來、者勒篾、者別、速別勒台）的騎馬出征像。

1 關於鐵木眞出生年分，向來有不同說法，可參考程發軔，《成吉思汗生殂年月考》，蒙藏委員會，一九五三年出版。

2 關於蒙古早期史事可參看《蒙古祕史》，臺灣商務印書館，二〇一〇年。

3 王汗本名爲脫斡憐納，以曾受契丹封爲「尹禼堇」，意爲王，又自稱汗，故稱王汗。

4《元朝祕史》收錄《永樂文典》中，只記載到窩闊臺三年，其時元朝尚未建立，因此現代許多學者就直接稱之爲《蒙古祕史》，不過原書名確是叫《元朝祕史》。

5 老蒙文是指成吉思汗命乃蠻人塔塔統阿以回紇字母拼寫蒙古語言，這種蒙文叫老蒙文，內蒙古今天還在使用。元朝建立後，元世祖命藏僧八思巴另行創制蒙文，叫八思巴蒙文，一九二四年蘇聯強行在外蒙古推行以息立克字母拼寫蒙語，叫新蒙文。現在外蒙古還在使用。至於八思巴蒙文，元朝亡後，就不再使用了。

6 烏梁海有三處，介於薩彥嶺與唐奴山之間的稱「唐努烏梁海」；在阿爾泰山一帶游牧的突厥語系民族，叫「阿爾泰烏梁海」；在今天中國境外的叫「阿爾泰淖爾烏梁海」，「淖爾」是「湖泊」的意思。直到一九二〇年被蘇聯占領前，唐努烏梁海一直都是中國的領土；一九四四年，被列入蘇聯領土，建立「土瓦自治共和國」，蘇聯解體後，仍屬獨聯的一部分，地位相當於省。

7 西遼或作喀喇契丹，意爲黑契丹，是遼朝滅亡後，宗室耶律大石在西域及中亞所建的國家，有關西遼的詳情，請參見劉學銚《十二世紀中亞與中國之關係，日、西遼爲例》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第一七五期，〈中國邊政協會〉二〇〇八年九月出刊。又該文已輯入劉著《從古籍看中亞與中國關係史》，臺北知書房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

8（法）格魯塞，《草原帝國》；多桑，《蒙古史》。

9（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

10 河中指今中亞阿姆河、錫爾河之間地方，因在兩河之中，故西遼稱之爲河中府。

11《元史．卷一六九．謝仲溫傳》。

12《元史．太祖紀》。

13《西夏紀．卷二十六》。

14《金史．紇石烈鶴壽傳》。

15《金史．衛紹王本紀》。

16《金史．衛紹王本紀》。

17《西夏書事．卷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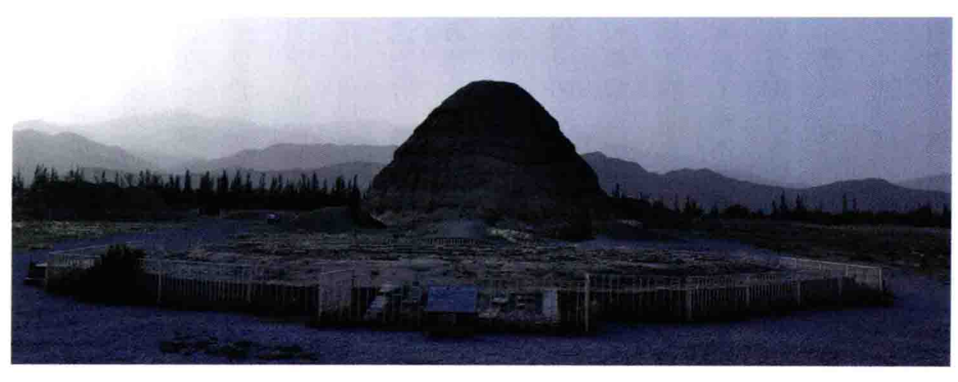
## 第十一章

# 神祕的西夏王陵，謎樣的黑水城

凡是人，都會死，火葬、天葬、水葬……等比較特殊方式姑且不論，常見多爲土葬方式，所葬之處，一般都稱爲墳或墓，但是從秦以後，帝王所葬之處，稱爲陵，而且每個皇帝的陵有陵號，不管合不合理，這構成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党項族建立西夏王朝後，也採用土葬的方式，而且每個皇帝的陵，都有陵號，西夏從元昊於宋仁宗景祐五年（一〇三八年）稱帝到末帝李晛於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被蒙古所滅，頭尾一百九十年，只比契丹的遼少二十年，比北宋多了二十二年，比金多了七十年；不論北宋、遼或金，都有專史，而且屬於所謂的「正史」，唯獨西夏沒有一部專史，這對党項或西夏而言，相當不公平。因此本書前面幾章對西夏歷史稍作介紹，現在來談談神祕的西夏王陵。

### 夕陽下的西夏王陵

西夏王朝建立後，完全採用中原埋葬帝王的方式埋葬西夏歷代皇帝，而且每座陵都有陵號，西夏自元昊起選擇賀蘭山東麓作爲帝王陵寢的所在，提起賀蘭山，可是一座大有名氣的山，南宋初期名將岳飛在《滿江紅》詞裡「踏破賀蘭山闕」，讓這座山名垂千古，其實這座山名爲賀蘭，



被譽為「東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

是匈奴語，匈奴有一個部落以賀蘭爲姓，另外，在匈奴語裡「賀蘭」又是馬的意思；所以這座山既可能是早年匈奴賀蘭部游牧之地，也可能是這座山盛產名馬，或者形狀像一匹馬，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總之，這座山絕非等閒之山！

賀蘭山脈大體呈自東北向西南走向，山以北，以今天的地理分布來說，是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阿拉善旗，那裡是戈壁及草原，莽莽黃沙無垠，賀蘭山以其龐大的身軀，阻擋了滾滾黃沙，也攔住冬季自西伯利亞吹來的刺骨寒風。賀蘭山以東是銀川平原，沃野綠洲，林木葱蘢，綠意盎然，唐代詩人譽之爲「塞上江南」。至於賀蘭山南北綿延二百五十公里，東西縱深五十至六十公里，最高處海拔三千五百五十六公尺，群峰險峻，巍峨雄偉，從遠處望去，形同駿馬，其名賀蘭，於此又得一解。賀蘭山東麓是一片扇形坡地，地勢高亢而平坦，海拔在一一七〇公尺至一二〇〇公尺之間，較銀川平原高約三十公尺，如果在山坡上向東南遠眺，銀川平原千頃田疇盡收眼底，在賀蘭山北的泉濟溝南到榆樹溝，是西夏皇室陵區所在，這一區域的賀蘭山山口少而且狹小，幾乎沒有山洪爆發之虞，加上地層深厚，下爲黃土沉積，上則有砂礫覆蓋，西北地區原本就是氣候乾燥，雨水稀少，最適合作墳墓地形，即使時至今日，銀川地區許多市民，還是選擇賀蘭山東麓作爲長眠之所。

## 二號西夏皇陵

在西夏還沒有建國前，李繼遷死

後就葬於賀蘭山東麓，時爲北宋眞宗景德元年（一〇〇四年），到了北宋眞宗天禧元年（一〇一七年），李德明（李繼遷之子，元昊之父）又以有龍見於懷遠鎭（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北的賀蘭山，認爲這是祥瑞之兆，並以之爲藉口，要把党項首府從西平府（其地約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南地區靈武縣西南）遷到懷遠鎭，之後便派賀承珍率領好幾萬民工在懷遠鎭大造屋宇、宗社、神廟；到了北宋眞宗天禧四年（一〇二〇年），把懷遠鎭改爲興州，把党項首都遷到興州，興州西有賀蘭山作爲屏障，東有黃河天險，北宋仁宗時（一〇三二年），李德明死，也葬於賀蘭山東麓。元昊嗣位後，承祖宗之制，就把賀蘭山東麓北起泉齊溝、南至榆樹構闢爲西夏皇陵，據明《嘉靖寧夏新志．卷二．陵墓》所載，西夏皇陵形制「仿鞏縣宋陵而作」，可見西夏皇陵是模仿北宋。按北宋皇陵在今河南省鞏義市西南，東距北宋都城汴梁約一百二十二公里，南依嵩山北麓，北靠伊、洛二水，地勢南高北低，具俯瞰伊、洛之勢，依傳統風水理論來看，確實是風水寶地。而賀蘭山東麓的西夏皇陵，跟伊、洛宋陵比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氣候乾燥，土壤厚實似較宋陵猶勝一籌。既然模仿宋陵，所以西夏皇陵也有陵號，現在把西夏諸帝陵號，以表列方式整理如後表。

這些皇陵建築的時候，可以說都是不恤民力，極盡奢華之能事，力求宏偉美觀，也染上中原皇陵厚葬的習俗，有很多的陪葬品，越是厚葬，越容易招致盜墓者的覬覦，古往今來的皇陵，或達官貴人的墳墓鮮少沒有不被盜墓者光顧過，連號稱天下第一陵的秦始皇陵，在諸胡列國時羯族後趙石勒就曾經下令挖掘過秦始皇陵[1]，只是秦始皇陵建築太過雄偉，石勒並沒有得逞。西夏皇陵每一帝陵一般而言占地十萬平方公尺左右，設有內外神城、闕臺、碑亭、獻殿、角闕、角臺以及高大的陵臺，另有陪葬墓群，也設有神城、碑亭和封土等。這些陪葬墓群，有的也大到好幾萬平方公尺，而且從遠處看，就像許多水泡一樣，煞是壯觀，明代地方志曾提到：明安塞王朱秩炅在憑吊這些西夏皇陵跟陪葬墓群後，目睹一片荒涼景象，隨口吟了一首《古冢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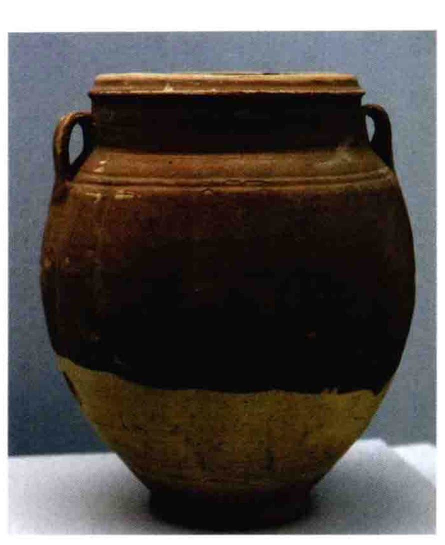
賀蘭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

| 姓名 | 生卒年月 | 廟號 | 謚號 | 陵號 | 備註 |
|---|---|---|---|---|---|
| 李繼遷 | 九六三年二月至一〇〇四年一月 | 太祖 | 神武 | 裕陵 | 元昊追封 |
| 李德明 | 九八〇年至一〇三一年十月 | 太宗 | 光聖 | 嘉陵 | 元昊追封 |
| 元昊 | 一〇〇二年五月至一〇四八年一月 | 景宗 | 武烈 | 泰陵 | |
| 諒祚 | 一〇四七年二月至一〇六七年十二月 | 毅宗 | 昭英 | 安陵 | |
| 秉常 | 一〇六〇年至一〇八六年七月 | 惠宗 | 康靖 | 獻陵 | |
| 李乾順 | 一〇八三年至一一三九年六月 | 崇宗 | 聖文 | 顯陵 | |
| 李仁孝 | 一一二三年至一一九三年九月 | 仁宗 | 聖德 | 壽陵 | |
| 李純祐 | 一一七六年至一二〇六年二月 | 桓宗 | 昭簡 | 莊陵 | |
| 李安全 | 一一六八年至一二一一年八月 | 襄宗 | 敬穆 | 康陵 | |
| 李遵頊 | 一一六二年至一二二六年六月 | 神宗 | | | |
| 李德旺 | 一一八六年至一二二六年七月 | 獻宗 | | | |
| 李晛 | ？至一二二七年七月 | | | | 為蒙古所殺 |

漚。（漚，音歐去聲，水泡）

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與侯。

從這首《古冢謠》可知西夏皇陵在明代已經破損不堪，一副荒涼景象，而明孝宗弘治年間（一四八八年～一五〇五年）的地方志曾明確記載：曾有盜者在西夏皇陵進行盜挖，可是一無所獲。可見在明代，西夏皇陵不僅外觀破損不堪，皇陵內部也幾乎被盜掘一空，西夏皇陵規模宏大，結構堅實，一般盜墓者絕難輕易得手，按盜墓是一種「高風險」行業，很容易發生「黑吃黑」情況，比方說挖好盜洞之後，進入墓穴的人（越大的墓，墓穴越深，皇陵當然更深），把盜得的珍寶以吊籃裝妥寶物，通知在外面的人起出吊籃，然後再協助入穴的人爬出來，這時如果在外面的人，有了私心，把寶物拿走，把盜洞封死，那麼進入墓穴的人將跟墓主一樣長眠地下，所以盜墓者通常都是父子檔或叔姪檔的至親組合，人數不會很多，而且都暗中進行，因此西夏皇陵



陶罐　寧夏銀川西夏王陵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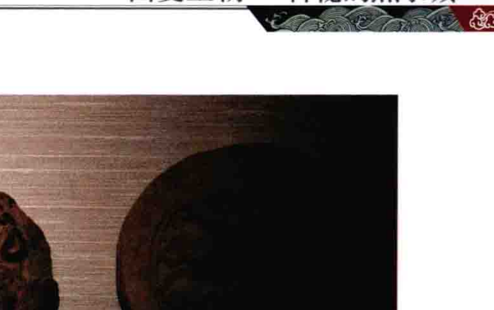
外觀的破壞，應該不是一般盜墓所爲。西夏皇陵建築宏偉而且極其堅實，一般盜墓者爲避人耳目，所使用的工具都是可以隨身攜帶的小型工具，這種小型工具對西夏皇陵是無能爲力的，所以明代地方志記載盜墓者雖曾針對西夏皇陵，可是一無所獲，可見在之前西夏皇陵就曾經被破壞、被盜掘過了，而且是大規模，使用大型工具公開進行破壞跟盜掘，且來探討看是誰有這能力以眾多的人力、大型的工具，而且是以公開的方式，對西夏皇陵進行破壞與盜掘？

既然在明代西夏皇陵已經被無情的破壞，依普通邏輯推論，西夏皇陵的破壞跟盜掘，必然是在明以前的元代或更早的蒙古帝國時代。按元朝是忽必烈於一二六〇年正式建立，當時以《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定國號爲「元」，顯然已經擺脫草原游牧民族掠奪式的思維模式，公然下令由元朝軍隊對西夏皇朝進行破壞跟盜掘的可能性應該不大，那麼最有可能就是在西夏滅亡後，元朝建立前的這一段時間，我們且來試著作一個分析：蒙古鐵木眞在滅克烈部之後，力量頓形膨脹，一二〇五年滅乃蠻並於次年稱成吉思汗之後，更是每戰必勝，但唯一的例外，就是討伐西夏，他曾經六度親率大軍進討西夏，還是無法完全滅掉西夏，最後更命喪討伐西夏的戰役之中，對一代戰神而言，心中不免有憾，所以他臨終遺言以祕不發喪方式，務期西夏末主李晛如約前來投降時，全部加以殺害。如果西夏知道成吉思汗已經龍御上賓，以党項民族的韌性，未必肯如期獻城投降。所以攻伐西夏之役，對蒙古軍而言，心中充滿恨意，而蒙古人對自己的墳墓，充滿敬意，儘量以祕密方式埋葬，以免被他人所挖掘，此所以成吉思汗的陵寢到目前都還沒有被發現。蒙古軍以

己度人，認爲毀壞西夏皇陵，是對西夏人的莫大羞辱，又可以一洩心中久攻不下的怨恨，所以依常情推論，在物質條件上，只有蒙古軍具備人力眾多、工具完備且可以公開進行；在心理又可以一洩久攻不下的積怨，更可一報主帥（成吉思汗）命喪此役的忿怒，再加上西夏皇陵內埋有眾多金銀珠玉，價值連城，也構成盜挖的一大誘因。這種推論並非全屬憑空，據相關文獻所載，一九八七年，大陸寧夏考古工作者，對西夏皇陵三號陵東碑亭進行挖掘時，在碑亭的西、北兩側發現了五個大火土坑，灶口直徑爲一百一十八公分，可見放在灶上的鍋子直徑至少也有一公尺之大，裡面所煮的食物容量有多大，何況有五個大火坑，這足以說明當年曾有大批人員長時間駐紮西夏皇陵區，不僅如此，還在附近地區堆積物中發現陶瓷器皿、銅鐵器具，還有棋盤[2]，可見這一批駐紮在陵區的人，在「工作」之餘，以下棋打發時間。這些事物都跟蒙古軍於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滅掉西夏之前，曾經駐紮賀蘭山相吻合，我們很合理的懷疑，西夏皇陵是毀於蒙古軍。

西夏皇陵，當地人稱之爲「昊王墳」，可是在文人的筆下，則移之爲「東方金字塔」，據現存殘餘的情況推估，西夏皇陵的形制大致是模仿北宋的陵園規格，如果從南向北進入一個皇帝的陵園，迎面看到的是東西相對的兩座闕樓，後面幾十公尺處是兩三座碑亭；碑亭臺階高二公尺多，方磚鋪地，裡面立著以西夏文、漢文鐫刻的石碑。穿過碑亭及過殿，就進入以石塊疊砌作爲神牆的外城與夯土砌磚的月城，月城磚鋪的神道兩側有文臣武將的石刻像肅立，進入內城後，正面是獻殿，此爲舉行祭祀典禮的長方形殿堂，也是陵園的中心建築，獻殿之後，內城西北端就是靈臺；靈臺一般高二十公尺左右，分爲七級夯土築成，底部呈圓形或八角形，外沿平砌方磚，據估計，當初在靈臺寶頂之外，可能還有塔樓庇護，可惜經過破壞後，如今連痕跡都沒留下。

獻殿後面直通靈臺有一條魚脊形的立梁，是當年入葬後的封土。墓道是一條三十度的斜坡，一直深入地下二十五公尺左右的地方，進入墓道再通過一道門，便到了以青磚鋪地的甬道，甬道側壁以白灰粉刷，上面畫



瓦當　陵區建築裝飾，寧夏銀川西夏王陵博物館。

有彩色的壁畫，甬道盡頭有一道綠漆的木門，封閉著西夏皇帝的靈柩。

西夏帝王的墓室是穹隆券頂的地下建築，主室居中。大約有四十多平方公尺大小是安放靈柩及陪葬品的地方，主室的兩側有一間六平方公尺左右的耳室，可能只是用來存放一些隨葬物品。跟西夏陵比較，陵區的陪葬陵要小多了，這是由於陪葬陵的墓主大多是西夏的王公貴戚臣僚之類的人物，地位既不如皇帝，墳墓的形制自然也要比皇帝小多了，這些陪葬墓群一般邊長不過百公尺，圓牆夯土塗以白石灰，牆外也有碑亭，牆內只有高出地面的魚脊形的墓道封土及圓錐形的寶頂。墓道爲階梯狀，盡頭深度爲皇陵之半，木門裡面是一間單獨的墓室，面積不過二十平方公尺左右，高不過四公尺，四周及地面都是當地原生黃土，沒有磚木石灰的維護。

## 陶迦陵頻伽

一九九九年秋天，在西夏皇陵考古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搶救性挖掘中，在三號陵出土了一尊精美的陶像，經考證是名爲「迦陵頻迦」的陶像。「迦陵頻迦」在佛教史上享有盛名，光在漢文文獻上，就有好多種譯名，如歌羅頻伽、加蘭伽、迦蘭頻迦、羯羅頻伽、迦楞頻伽、迦陵迦、迦尾羅等。相傳是產於雪山中的神鳥，牠的叫聲特別美妙，大有「此音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所以在漢文文獻中也有意譯爲「好音鳥」或「妙音鳥」的，《慧苑音義》中還稱之爲「美音鳥」，相傳牠還在卵中，就能鳴叫，其音和雅，百聽不厭；《探玄記》也說牠在卵中未出，

就已經發音微妙，遠勝他鳥。史傳稱唐憲宗元和六年（八一一年），中亞昭武九姓國家還把這種鳥作爲貢品，獻給唐朝[3]。由於牠的聲音美妙而特異，被佛教界人士神化爲西方極樂世界的鳥，後來又將牠神話化，變成人首鳥身，牠已經不再是鳥，而是神物了。這種神話中的鳥，只存在傳說中，具體的樣子始終沒有人見過，現在從西夏三號皇陵出土的這尊陶製迦陵頻迦，在當今世界是獨一無二的，代表著傳說中的神鳥具體化了，這不僅是考古學上的一大發現，更具有重大的學術研究意義，光從製作技巧來看，迦陵頻迦陶像並不是一次製作成形，而是用分模合製的方式。其頭部、面部的雕刻極爲細緻，讓人看來有栩栩如生之感，看他眉骨聳立，鼻稜頂拔，具有濃厚的中亞粟特人的體質特徵，如果沒有高度的藝術修養，曷克臻此？較之敦煌的許多泥塑佛像，更能凸顯佛教從中亞（廣義的西域）東傳的歷史意義。儘管在製作的時間上，比埃及的人首獅身要晚多了，但是在考古、藝術的價值，實難分軒輊，無怪乎在許多文人筆下，把西夏皇陵譽爲東方金字塔，不止是在外觀上相似，內在的文化意義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西夏建築垂脊紅陶花冠迦陵頻迦　寧夏博物館。

以上有關西夏皇陵這部分，多是參考研究西夏學卓然有成的先進學者的大作來撰寫的，如李躍龍《西夏王朝與東方金字塔》（臺灣世潮出版社，二〇〇三年）、聶鴻音《古道遺

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塞北三朝》（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唐榮堯《王朝湮滅——爲西夏帝國叫魂》（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鍾侃、鍾雅玲《東方金字塔》（天津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等，不敢掠人之美，同時也對以上諸位先進學者敬表最高的謝意。

## 黑水城

東方金字塔充滿了神祕，許多考古工作還正在進行中，未來必然會有許多考古的成就，可以把許多神祕解開，也可以填補國史上的一些空白，我們且耐心的等待。西夏另有一個謎樣的地方，那就是黑水城。

黑水城，在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達賴湖波鎮東南二十五公里處。其實「達賴」是蒙古語「海洋」或「大湖」的意思，所以「達賴湖」是多餘的譯法。達賴湖波鎮在丹巴吉林沙漠邊緣，如今只能看到古城的遺址，那就是黑水城。黑水城是西夏語意譯過來的，在西夏語裡，水讀作「亦集」，黑讀作「乃」，党項語法是形容詞在名詞後面，「黑水」要讀作「水黑」，所以「亦集乃」就是黑水。有一條源於祁連山，向東北流入居延海的河，這條河西夏人稱之爲亦集乃水，也就是黑水，此河古稱弱水[4]，西夏占有此地後稱亦集乃，蒙古也稱亦集乃，而現在通用的「額濟納」就是「亦集乃」的另一種音譯。黑水城在黑水下游近居延海邊緣。

居延海首見於《漢書》，原本是一個大湖，所以稱爲海，後來分爲西、東二泊，東泊叫朔博泊，西泊叫朔博克泊。《水經注》[5]稱：「居延海形如月生五日，蓋古本一湖，其後中段淤塞，遂成二泊耳」；西漢武帝劉徹（西元前一四〇～前八七年）曾經命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居延城在居延海的西南，居延城也叫居延塞，這就是黑水城的前身，自古以來就是中原地區防範北方游牧民族的要塞，只是這個地方像謎一樣，在歷史文獻上很少提到居延塞或黑水城的情形，只有《元史・地理志》簡略的說：「亦集乃路（黑水城），下。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之西海郡居延故城。（西）夏國嘗立威福軍，元太祖二十一年（一二二七年）內附，（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

（一二八六年）立總管府。同年以新軍二百人鑿合即渠于亦集乃地，計屯田九十餘頃。」可是對黑水城內部情形還是語焉不詳，讓人對黑水城像霧裡看花一樣，只知道有黑水城，卻看不清城裡面究竟是個什麼樣子，我們且從歷史文獻中找尋黑水城的一些記載。匈奴在漢武帝之前，是聚居在中國北方的一支偉大的草原游牧民族，其中有一個部落可能稱爲「居延」，所以把居延部落賴以爲生的大湖泊稱之爲居延海。漢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命霍去病討伐匈奴，擊敗匈奴渾邪王跟休屠王的部眾，把匈奴人逐出河西地區，河西地區幾百年來始終是匈奴生息的空間，尤其祁連山哺育著匈奴的牲畜，使匈奴人衣食無缺。而祁連山支脈燕支（或作爲支）山，長著一種小紅花，它的汁匈奴女子拿來抹在面頰，可以讓女孩子看起更嬌豔可愛（後來傳到中原，就叫做胭脂，類似今天的腮紅），當漢朝奪得河西地區後，陸續設置了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形成河西走廊，使絲綢之路暢行無阻，這對漢朝而言，固然是好事一樁，但對匈奴而言，則是莫大的損失，由於祁連山、燕支山的失去，匈奴人以哀怨的口氣，唱出如下的悲歌：

亡我祁連山，
使我六畜蕃息；
失我燕支山，
使我婦女無顏色。

這首歌謠本來當然是以匈奴語唱的，傳入漢地後譯成如上的漢語，河西地段既入於漢帝國版圖，居延海一帶也成漢領土，漢武帝於太初三年（西元前一〇二年），命強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海邊築城，正式設爲居延縣，置都尉，居延城之名由此開始，次年，又在居延城修築遮虜障的軍事要塞，駐軍屯守，後來西漢帝國又沿弱水（就是西夏時的亦集乃水或元時的額濟納河）修築百里長城、烽燧等防禦性軍事設施，以便跟遮虜障遙相呼應，居延從此就成爲西漢王朝防禦匈奴南下的第一道防線，同時也成爲西漢出擊匈奴的橋頭堡，如漢武帝天漢二年（西元前九十九年），命李陵率五千騎出擊匈奴，就是從居延出發，沒想到李陵碰上匈奴單于所率十萬以上大軍，儘管李陵奮勇作戰，殺敵萬人，但是終究寡不敵眾，被匈奴大軍團團圍住，苦戰力竭，身又受傷，想

退回居延，又未能如願，結果被匈奴所俘，釀成一場歷史悲劇，司馬遷且因此而身受宮刑，也唯其身受重刑，才發奮寫下中國第一部正史。天漢四年（西元前九十七年），漢武帝又命貳師將軍李廣利率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並命屯兵居延城的路博德率步騎萬人助戰，居延城可以屯兵萬人以上，可以想見此地在前一世紀時不僅是水草豐美，而且還有農業，否則何以支應萬餘人糧草的需求？

三國時中原王朝力不及於居延，於是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如匈奴、鮮卑、柔然、高車、突厥、回紇、吐蕃、党項等民族，陸續登上居延這個歷史舞臺。唐代自安史之亂後，包括居延地區在內的河西走廊都被吐蕃占領；北宋時，居延及河西地區又成爲吐蕃、回紇、党項的競技場，最後落入党項之手，西夏在這裡設黑水鎮燕軍司。西夏時期很可能因亦集乃水量減少，或居延海已經分裂爲東、西兩泊，貯水不足，所以西夏所築的黑水城規格很小，面積大概不到六平方公里，城牆是用夾沙的夯土築成，相當堅固，從遺址上看，城內院落很少，估計只供屯墾戍邊的軍隊駐紮。它雖然只是一座遠在西北邊陲的小小孤城，可是卻是漠北進入中原的重要交通孔道，北宋、金、西夏都曾經在這裡駐紮過軍隊，所以留下許多歷史文獻。而西夏篤信佛教，在黑水城也留下不計其數的佛教經卷、佛像、繪畫。很可惜的是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獻或佛教文物，卻被俄羅斯探險人員給運到俄國去，使俄國成爲當今世界擁有最多西夏文物的國家，所以有人戲說「西夏雖然在中國，西夏學卻在俄羅斯」。

## 黑水城遺址

在運到俄國去的黑水城西夏文書中，有一份是西夏獻宗乾定二年（一二二四年），黑水城守將向上級的呈文，今人譯爲《黑水守將告近稟帖》，其中大意爲：「黑水守將名仁勇，出身仕途，原籍鳴沙鄉里人氏。因有七十七高齡老母在堂，雖有妻兒子女奉侍，今母病重，天各一方，迄不得見。故迭次呈請轉任，迄（似應爲祈）放歸老母近處。未蒙上司見重，而原籍司院辦不獲准，遂致離家多年。今國基已正，聖上之德暨諸大人之功已顯，卑職等亦得脫死難，當

銘記恩德。惟仁勇原籍司院不准調運嗚沙窖糧，遠邊之人，貧而無靠，惟恃食祿各一緡，當得之糧無著。今食糧將斷，恐致羸瘦而死。仁勇不辭冒犯，以憐萱堂等，乞加恩免除守城事，別遣守將來此，仁勇則請遣往老母近處司院任職，事無大小，當盡心供職。是否允當，專此祈請議司大小慈鑒。乾定申年七月，仁勇。」這分文書作於西夏獻宗乾定二年（一二二四年），當時西夏已經危在旦夕，之前蒙古鐵木眞曾經四度攻掠西夏，且逼近都城中興府，西夏神宗李遵頊在驚懼無奈中禪位給兒子李德旺，是爲獻宗。獻宗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即位，得知成吉思汗又想南侵，於是想出聯合漠北被蒙古征服的非蒙古各民族，組成反蒙古聯盟，在戰略上看這是很正確的作法，可惜在時機上已經太晚了，因爲草原游牧民族的民族意識並不強烈，只向力量跟利益看齊，成吉思汗滅乃蠻，威服高昌，征服中亞西遼花剌子模之後，已是莫之能禦的龐然大國了，沒有一個部落或民族敢攖其鋒，游牧民族基本上不善於守密，而且利益擺中間，道義放兩道，難保沒有被聯絡的部落或民族，爲了自身的利益，向成吉思汗告密，所以就在黑水城守將仁勇上書的這一年（一二二四年），成吉思汗五度親征西夏，進圍沙州、攻陷銀州，逼得西夏獻宗遣使到蒙古軍營乞降，許以送兒子爲質，以取信於蒙古，此時黑水城孤懸沙漠，城內糧草不足，實際上已經是朝不保夕的地步，所以黑水城守將仁勇才以侍奉高齡老母爲名，請求調離黑水城。在呈文中用了「今國基已正，聖上之德暨諸大人之功已顯」這樣充滿奉承阿諛的詞，跟中原王朝官場習俗，幾乎沒有兩樣，從此可以看出党項人所建立的西夏王朝，經過近兩百年的「歷練」後，已經漢化到骨子裡去了，遙想當年元昊正式建立西夏時，爲了凸顯党項人的獨特性，創制西夏文、改變服飾等作法，如今看來都付諸東流了。

元朝建立後，海都立刻高舉叛旗，元世祖忽必烈爲了討伐海都之叛，於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西夏滅亡後五十年）在居延地區設置亦集乃路，黑水城就成爲亦集乃路總管府的所在地，顯然元朝在原黑水城基礎上，增加了許多建築，包括城牆屋宇，據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內

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跟阿拉善文物工作站，在黑水城進行了實地考古，證實元代曾在黑水城大行建設，包括在城中修建總管府衙署、商店民居、寺廟儒學以及一座聳立在黑水城西南角的伊斯蘭教清眞寺（城西北角則有佛塔），足以證明當時黑水城曾有許多中亞的穆斯林（信仰伊斯蘭教者）經過或停留在黑水城。稍早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時，曾有義大利馬可波羅隨同他父親與叔父到元朝上都，後來他在《馬可波羅行紀》中提到黑水城，他是這樣記載的：

「從此甘州首途，若騎行十六日，可抵一城，名曰亦集乃（Edjina），城在北方沙漠邊界，屬唐古忒州。居民是偶像教徒。頗有駱駝牲畜，恃農業牧畜爲生。蓋其人不爲商賈也。其地產鷹甚眾。行人宜在城預備四十日糧，蓋離此亦集乃城後，北行即入沙漠。行四十日，冬季酷寒，路絕人煙，亦無草木。惟在夏季始見有人，其中亦見野獸，緣有若干處所有小松林也。行此四十日沙漠畢，抵一北方之州……」。[6]

可見馬可波羅東來時，黑水城還是大漠南北之間一座重要的城鎮。元帝脫歡帖木耳雖然退出大都（今北京），但元朝並沒有滅亡，只是以往歷史或教科書都是由漢人執筆撰寫，所以把元帝退出大都，就算元朝滅亡了，而且脫歡帖木耳死後，明朝謚之爲順帝，表示他順天應人退出大都，把天下讓給朱。

其實元帝退出大都，元朝並沒有滅亡，仍然以大元帝國名號在大漠南北行使統治權，還傳了五個皇帝，所以我們應該稱之爲北元或後元，這樣才算忠於史實，也才合乎史德。北元或後元直到鬼力赤時，才去掉元國號，改稱韃靼；去掉帝號，改稱可汗，這時我們才可以說元朝滅亡了。所以在蒙文史料中，不承認元順帝這個謚號，另行謚爲元惠帝。終明一代，都是跟北元或後元、韃靼相對峙，這是史實，不應該也不需要加以扭曲。

## 謎樣的黑水城

北元或後元時，亦集乃路屬北元管轄，明太祖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北元昭宗宣光二年），明征西將軍馮勝率軍北伐，攻西涼、永昌、山



黑水城遺址　黑水城始建於西夏時期，是現今已知唯一一座用党項族語音命名的城市。党項人叫黑水為額濟納，黑水城就是額濟納城。

丹，再進亦集乃，蒙古守將卜顏帖木兒以城降，並至瓜、沙二州，克服今甘肅全境；亦集乃經過這次襲擊，其中居民被明朝強迫遷入內地；之後明朝爲了消滅北元、韃靼勢力，從洪武五年到明英宗朱祁鎮正統三年（一四三八年），曾派遣官員進行鎮撫，亦集乃地方酋長也接受明朝的賞賜跟封爵，但明朝並沒有眞正統治過黑水城，仍然沿用元代的「亦集乃路」的名稱，黑水城歷經明與蒙古的戰爭，很可能在戰爭中，爲了取勝，於是不擇手段，導致亦集乃（黑水，或額濟納河）改道，一旦水源斷絕，黑水城也隨之而廢了。

之後蒙古雖然又占領了黑水城，但歷經兵火洗禮，居民又已遷空，成爲一座僅有駐軍的空城。

改道後的額濟納河（就是亦集乃或黑水）沿巴丹吉林沙漠在距黑水城以西三十里處，向北經達蘭庫布鎮，在這裡河水分爲二，一支向東流入索果諾爾海（其實在蒙古語裡，諾爾或淖爾，就是湖的意思，湖大到某種程度，就可以稱爲海）；一支向西流入嘎順諾爾海。把額濟納流過的地區，就以額濟納稱之，幾乎是一片荒涼，明朝列爲甘州、肅州二衛邊外地。清初綏服大漠南北各部，蒙古、元、明時的亦集乃當然列入大清版圖，但是並未設立任何行政區劃（因爲沒有人在此地游牧），到了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年），有駐牧在裡海北岸、伏爾加河下游東西岸的土爾扈特蒙古部阿玉奇汗的從弟阿喇布珠爾率領了一批人到西藏拉薩禮佛，回程時歸路被準

噶爾所阻，變成無法回去，只好向大清歸順，請求清廷予以收留，於是清廷就以額濟納這個地方（當時清朝稱之爲黨色爾騰）賜給阿喇布珠爾這一批人作爲游牧之地，並封他爲固山貝子，設爲一旗（不屬任何盟、民國時代稱之爲特別旗），稱之爲額濟納土爾扈特旗[7]，西夏時的黑水城就在額濟納旗境內。

黑水城，從漢時的居延城，到西夏時的黑水城，始終是漠北游牧民族進入漠南必經之路，地理位置雖然非常重要，但是也由於地理條件的制約，黑水城始終只能定位在邊境的一個軍事基地，而不是一個商業城市。一個單純的軍事基地，照理說應該是沒有太多文物留下來，然而謎樣的黑水城卻不是這樣，清德宗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初，由俄國人科茲洛夫組成全副武裝的探險隊，進入早已荒廢的黑水城，從那年四月一日到十三日，科茲洛夫跟手下的人，在黑水城裡已經荒廢的衙署、民居、寺廟、佛塔等地進行破壞式的挖掘，[8]搜刮了許多文物，包括佛像、麻及絹質佛畫、錢幣、金屬碗、婦女飾物、日常用品、佛教用品、波斯文殘卷、伊斯蘭教手寫經文及西夏文手抄本殘卷，在城西南一座佛塔中挖出了三本西夏文書、三十本西夏文小冊子，一下子就裝滿了九箱，而每箱可裝十六公斤。這些文物立刻透過外蒙古郵驛，分批經由庫倫運到俄京聖彼得堡[9]。

當這批文物運到俄都聖彼得堡後，經過學者專家審定後，認爲這是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物，原先科茲洛夫一行盜挖了黑水城文物後，準備到四川去繼續盜挖文物的行爲，可是由於黑水城所盜取的文物太有價值了，很可能黑水城還有其他的文物，於是俄國地理學會副會長格利戈利耶夫立即通知科茲洛夫，取消四川之行，重返黑水城，作更深入的挖掘，而且是不惜人力、物力，務求搜刮殆盡。科茲洛夫一行於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六月四日再度進入黑水城，雇用當地土爾扈特蒙古人替他們運送水跟糧食，以及挖掘土方；科茲洛夫把手下分爲兩組，從城裡到城外，盡情的探索，結果在一座高大的佛塔中發現了大量的書籍、文獻、佛畫、雕像等各種寶物。

科茲洛夫究竟從黑水城盜運走多

少文物呢?據科茲洛夫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八日在俄國的演講中提到:「十九年前曾從黑(水)城廢墟運出二十駝,駱駝運出了一個保存完好的圖書館,計有二.四萬卷。」他還舉出佛塔中發現的一部西夏文字典,就能幫助讀懂其中七百卷西夏文書籍。佛塔中僅佛畫就有五百三十七幅。[10]

科茲洛夫盜挖黑水城文物消息傳開後,引起許多國家的許多人注意,其中當然有眞正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但更多的是尋寶的探險家,心懷叵測想發一筆古董財的冒險家。可是這時中國學術界也有了自省,建議政府不能再讓外國人私自進入黑水城,因此便有了一九二七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到黑水城探察,之後又有中法,乃至國內的各種考察團,仍然都有所獲,謎樣的黑水城,像是有挖不完的珍藏,還在等著有緣的人前去探尋呢!

1《晉書.石勒載記》。
2 李躍龍,《西夏王國與東方金字塔》臺北世潮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二一七。
3 漢時,月氏被匈奴攻擊後西遷今新疆伊犁河一帶,後來又得到匈奴支持的烏孫攻擊,西走至今中亞錫爾河、阿姆河兩河之間,後建貴霜帝國統治兩河流域,之後分裂爲康、朱、史、石等九姓各國,都以昭武爲姓,唐時稱「昭武九姓諸國」。詳情請見劉學銚,《從古籍看中亞與中國關係史》。臺北知書房出版社,二〇〇九年。
4 弱水有許多說法,有指今甘肅境內的張掖河:《史記.大宛傳》稱條支有弱水;《後漢書》指大秦國境內有弱水;《晉書.乞伏熾盤載記》稱吐谷渾境內有弱水;而額濟納河也有弱水之稱。
5 北魏酈道元爲《水經》作注,稱《水經注》,詳述所有江河之始末,爲一部極有價值的地理、歷史、民俗著作。
6 馮承鈞譯,《馬可波羅遊記》,北京東方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頁一四三。
7 關於土爾扈特部如何從今新疆西北,遷往伏爾加河流域,後來何以又從伏爾加河遷回天山北部,以及一部分仍滯留伏爾加河西岸之詳情,可參看劉學銚,《土爾扈特源流考證與校補》,蒙藏委員會,一九七〇年。
8 白濱,《尋找被遺忘的王朝》,山東畫報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五八。
9 當時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已經極度親俄,有關俄國如何蠱惑外蒙古,請參看師博(張國安、宋大川、王新光)《外蒙古獨立內幕》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
10 劉學銚,《土爾扈特源流考證與校補》,蒙藏委員會,一九七〇年,頁六〇。

# 第十二章 党項遺裔今何在

以党項民族爲主體的西夏王朝，前後跟契丹的遼、漢人的北宋、女真的金及漢人的南宋，兩度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遼、北宋、夏；金、西夏、南宋），西夏的表現並不遜色，充分呈現党項人強大的韌性、不逞強、不意氣用事、順著「國際」情勢行事，所以能夠享祚近兩百年。西夏人口據現代一些研究西夏民族地理的估計，大約有四百五十萬左右[1]，這個數字在今天看起來毫不起眼，但是我們如果再看看同時期北宋真宗景德三年（一〇〇六年），北宋只有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人，再看看南宋寧宗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也就是西夏滅亡前夕，南宋只有二千八百三十二萬人[2]，無論北宋或南宋都是擁有土地肥沃、氣候溫和、雨水充足等優良條件的地區；而西夏偏促西北一隅，境內草原沙漠居多，可耕地很少，冬祁寒、夏酷暑，在自然條件上，可說是得天獨薄，而能夠擁有四百五十萬人口，約爲北宋的四分之一、南宋的七分之一，就知道西夏的人口不算少了。試想二〇〇〇年時，全中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人口總和，只有中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3]，當時西夏人口占全中國人口比例之高，是相當驚人的，然而元、明時，党項人幾乎不見於中國的文獻，這個

問題很值得探究。

蒙古鐵木眞滅克烈部時，克烈部長王汗的兒子亦剌合桑昆曾逃入西夏，鐵木眞就以這個爲藉口，首度親率討伐西夏（骨子裡是爲未來進攻金朝的練習戰），蒙古軍大勝；之後滅乃蠻稱成吉思汗後，又曾多次攻打西夏，而且都獲勝。党項人或草原游牧民族都有崇拜英雄、向勝利者靠攏的習性，例如「匈奴盛時，請引弓之國皆號匈奴」（見《史記》、《漢書》）；鮮卑、突厥盛時，也莫不如此。所以當蒙古成吉思汗威風凜凜時，有一些党項人慕蒙古之名而降於蒙古，或者戰敗被俘，而編入蒙古軍中，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時，曾召山東全眞教教主長春眞人到中亞，當長春眞人邱處機於一二二一年抵達花剌子模首府邪米思干（就是薩馬爾汗）時，親眼見這座中亞第一大城有許多西夏人，長春眞人回到中原後，由他口述命門下弟子李志常筆錄成《長春眞人西遊記》一書，關於這部分是這樣說的：「邪米思干……方算端（按當時中亞已經伊斯蘭化，花剌子模君王稱算端，而算端就是蘇丹的另一音譯）氏之末敗也，城中常十餘萬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回紇人（長春眞人把中亞所有伊斯蘭化的粟特人都泛稱爲回紇人），田園不能自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這裡契丹人是指西遼，漢人是西遼時由中原帶去中亞的漢人後裔。而河西，則是蒙古人對西夏或党項的稱呼），其長官亦以諸色人爲之。」[4]可見在西夏亡國前，已經有党項人投入蒙古軍陣營，而且在中亞當上了官，後來成吉思汗把中亞兩河之地，封給次子察哈臺，成爲察哈臺汗國，党項人在察哈臺汗國爲官，久了，他們的子孫就融入察哈臺汗國蒙古人了，時間更久一些，這些察哈臺汗國的蒙古人又融入當地伊斯蘭化的當地土著之中，不但党項的特色不見了，連蒙古人的特色也沒有了，到了十四、五世紀時的帖木耳建立大帝國時，已經是個不折不扣，說突厥語的民族了。

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親統大軍六伐西夏，西夏末帝李晛願意獻城投降，但是希望能寬限一個月，以便遷出城中父老及準備投降時的獻禮，成吉思汗答應了，就在這一月期間，有一個說法是中興府裡暗中挑選一批精壯的党項男

女，帶著各種牲畜、植物種子、藥材，乃至必要的武器，沿著還沒有被蒙古占領的西南方撤退，這批外逃的党項人群中，是否包括末帝李晛本人，目前還是個謎，如果逃亡群眾中確實有李晛其人，那麼之後前往蒙古軍營請降的就是替身。就在這一個月的期間，成吉思汗舊傷復發，自知痊癒無望，爲了不影響西夏一個月後來降，交待死後祕不發喪，以免消息走漏後，西夏改變如期投降的計畫，可見成吉思汗對党項人見風轉舵的個性，已有相當了解。同時還交待一旦西夏末帝李晛率眾來降，要將他們全部殺光，後來蒙古軍也確實這麼做，大軍進入中興府，毫無忌憚的大開殺戒。党項人向來善於揣摩對方的特性，對契丹、對北宋、對女眞莫不如此，所以能在力不如人的複雜環境中，存活了近二百年，對於蒙古軍的殘忍好殺，焉能不預爲防範？所以在開城投降之前，讓可以逃亡的人，先行逃亡，爲党項民族延續生命，而李晛混入難民潮中的傳說未必全爲空穴來風，當然要拿出確切的證據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務。

西夏滅亡後，應該有不少党項人被擄，也有不少人投降蒙古。蒙古把党項人列入色目人的位階，按元朝把全國人民分爲以下四大類，第一類當然是蒙古人，地位最高；第二類就是色目人，包括党項、吐蕃、阿拉伯人、回紇、中亞各民族等，地位僅次於蒙古人，在政治、經濟上享有很大的特權；第三類是漢人，這是指原來在華北地區金朝統治下的漢人以及契丹、女眞人，地位比色目人要差一些，更不能跟蒙古人比了；第四類是南人，是指南宋統治下的人民，地位最低。所以在元朝時期党項人還是享有相當的社經地位，然而何以在明朝之後，党項人都不見了呢？當然不會是死光滅絕，其所以消聲匿跡，這裡打算分爲以下幾個面向來探討：

第一個面向：西夏滅亡後，党項人逃到原始的聚居地區，也就是今天青海、四川、甘肅三省交界地區，這地區在兩漢時就是群羌分布之地，群羌以聚居地不同，而給予不同的名稱，党項羌以聚居於宕昌而稱爲党項羌，基本上還是羌族的一支。前面說過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西夏末帝李晛眼見蒙古軍攻勢凌厲，中興府已經無法守住，除了投降只有

死路一條，但党項人韌性極大，深知民族的存續比一時的屈辱來的重要，所以決定投降，但投降之前請蒙古軍給予一個月的寬限期，就在這一個月裡，西夏政府有計畫、有組織地，將中興府裡年輕力壯的党項男女組織起逃亡隊伍，要他們逃往還沒有被蒙古軍占領的西南方，也就是青海東部、四川西北及甘肅南部傳統羌族聚居的地區。及至中興府陷落之後，蒙古軍果然大肆屠殺，消息傳開，原西夏境內的党項人怎不感到膽顫心驚，爲了活命，一家一族的往老祖宗的原始居地遷徙，之後再往更南、更西遷徙。

據近現代一些研究西夏的學者研究調查，今天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都有古党項人的遺裔，甚至遠到雲南、乃至喜馬拉雅山區的夏爾巴人都可能是党項人的後裔，近代研究西夏學卓然有成的學者吳天墀氏在所著的《西夏史稿》對西夏滅亡後党項人的遷徙有如下的說法：

「當蒙古鐵騎進侵西夏大肆蹂躪的時候，西夏居民有的向境外逃走……另一支大約是從事畜牧生產、帶有樸野精神的以党項人爲主的番族，他們向著遼闊祖國的南方冒險長征，經過數千里的跋涉，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方（即今康定縣折多山以西、雅寨江以東，乾寧縣以南，九龍縣以北的地區）定居下來，建立了一個政權；至今在本地的藏族居民中留下傳說，他們把這個小政權的首領叫做『西吳王』，實際也就是『西夏王』的稱號。這一批從戰火中逃奔出來的西夏遺民，他們選擇的路線，據我們推測，最可能的一條是南渡洮河，橫越松潘草原，沿金川河谷南下，經丹巴、乾寧到木雅的。因爲這一條路線，沿途有著豐美的水草，對大隊人馬的遷徙不致成爲問題。……在明太祖（朱元璋）統治時期（按係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有旺甲布參（或譯昂旺加村《四川通志、武備、土司》作阿克旺加爾參）曾參加討明玉珍，立有戰功，一四〇八年被授爲長河西魚通寧遠軍民宣慰使司，從此世爲明正土司，直到一七〇〇年（清聖祖康熙三十九年）因絕嗣才停止世襲。」[5]

這一條逃亡路線應該是合於史實的，現在且把其遷徙路線試以圖示置於下頁以供參考。




現代有頗多學者認爲以下幾種人，很可能是古代党項人的後裔，他們是：

一、弜藥人：認爲弜藥人是最初的党項人，弜藥這個詞彙最早見於舊《唐書・党項傳》，認爲党項的名稱，其書稱：「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吐蕃謂之弜藥。」可見弜藥、党項一樣的都是他稱。當初西夏自己所編的《文海》裡，就自稱是「夏」、「番」、「嵬名」、「弜藥」，這一部分是沒有北徙的原党項人，其分布地區大約在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二、木雅人：木雅人自稱「博巴」（Bod pa），意思是藏人，但是藏族並不認爲他們是藏人，只稱他們是「木雅巴」（mi nyag pa），意思是木雅地方的人。其實不管「木雅」或是「弜藥」，都是一個音用不同的漢字音譯，據到當地作實際田野調查的學者調查所得，木雅人「在外說藏語，在家講木雅話。……這種語言的基本詞彙有的與西夏語相同。」[6] 這些木雅人經考證是西夏滅亡後，党項人向外逃亡到木雅地區的遺族，當然這裡也有可能包含了西夏滅亡前一個月，由中興府有組織、有計畫的逃出的那一批難民，他們到達木雅地區後跟吐蕃人混融，所以現在一般都把他們當作藏族。

三、明正土司：明正土司管轄的地方大約有今天的康定、乾寧全部及道孚、丹巴、雅江等地，相傳這部分是西夏滅亡後，向外逃亡到這一地區，建立了地方性的政權，稱「西吳王」，據學者鄧少琴所撰的《西康木雅鄉西吳王考》一書說：吳的古音讀夏，所以西吳王就是西夏王[7]。如果這一說法成立的話，那麼傳說中西夏末帝李睍在投降前一個月，隨同難民

們外逃的可能性，就大爲提高了。所以這一部分党項人對自己所建立的地方性政權叫西夏王（西吳王），到了明代就成爲明正土司，這是由於這一地方勢力，於明成祖朱棣永樂初隨同討伐明玉珍之亂有功，於明成祖永樂五年（一四〇七年）授其酋長爲明正長河西魚通寧遠軍民宣慰使，這就是明正土司的由來。明正土司大約爲今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康定縣爲中心的一帶地方，目前都歸類爲藏族，而且也確實說藏語、信喇嘛教（或作藏傳佛教），但是就血緣而言則是党項族的遺胤。

四、道孚：道孚，原來名叫「大務」或「道鴻」，都是藏語（rta vu）的音譯，前面提到「西吳王」的「吳」，古音讀「夏」，那麼道孚、大務、道鴻，當然也可以讀做大夏。經過許多學者的田野調查，道孚當地的土話，既非藏語，也不是嘉戎語，基本語彙跟西夏語相似，研究認爲是古代党項八部之一，所以這個地方的土著人民，應該是党項人。

從以上幾種情形看，今天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裡都有西夏党項人的遺胤，但更多的是西夏滅亡後，党項人又逃回他們的始居地，不過由於這個地區長期被吐蕃統治，所以在語言、宗教信仰、服飾各方面，都已經完全吐蕃（西藏）化了，如果不是經過許多學者、專家的田野實際調查，很難發現他們原是西夏党項的遺胤，民族混融原是在長時間、不知不覺中運行，過去這樣，現在、未來也會循這種方式進行。

第二個面向：西夏滅亡前，蒙古曾經六次攻打西夏，而且都獲勝，因而有一些党項人降於蒙古，編入蒙古軍中隨之西征、南伐，党項人也因此分布各地。如前面提到長春眞人邱處機在今天中亞薩馬爾汗就見到党項人，當然時間一久，這些党項人如同統治中亞的蒙古人一樣，完全突厥化了，這就是民族混融，是歷史的大趨勢，莫之能禦。西夏滅亡時，西夏疆域就成爲蒙古帝國的領土，西夏滅亡之年（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也就是蒙古成吉思汗死亡之年，成吉思汗死後由第三子窩闊臺嗣立爲蒙古大汗，把西夏故土封給他的次子闊端統治，把統治機構設在西涼府，一直統治到元朝建立

（一二六〇年）初期，元世祖中統二年（一二六一年），才設立西夏行中書[8]，十一年後，元世祖至元八年（一二七二年），忽必烈把他第三子忙哥剌封為安西王，出鎮陝西、甘肅及寧夏地區，忙哥剌夏天駐六盤山避暑，其一系一直延續到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成宗駕崩，安西王阿難答因爭奪皇位失敗而被殺，所領陝西、甘肅、寧夏也都收歸中央，西夏行省因此消失，改由甘肅行省管轄。

党項民族強大的韌性，以及驍勇尚武精神，蒙古成吉思汗六度討伐西夏，才將之消滅，因此蒙古人或元朝對党項民族深具戒心，認為党項人如果仍然讓他們聚居在西夏故壞，不利於元朝的統治，所以要把党項人遷出西夏故土，分散各地，使他們無法凝聚，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例如：世居寧州（今甘肅省慶陽地區寧縣）的李天佑一族，就命他遷往山西大同；強迫党項人劉容遷到雲內（今內蒙古自治區土默特旗）；元世祖中統元年（一二六〇年）七月，「遷靈州種田民還京兆（指今陝西西安）」；中統三年十一月，「敕河西徙居應州（今山西省雁北地區應縣），其不能自贍者百六十戶，給牛具及粟麥種，仍賜布，人二匹。」元成宗貞元元年（一二九五年）七月，「徙甘、涼御近百餘戶於襄陽（今湖北省襄樊市），另據《至順鎮江志》（至順是元帝脫歡帖木耳年號，此年號僅一年，為一三三三年，當年所修成的《鎮江志》，鎮江在今江蘇省）、《至大金陵新志》（至大是元武宗年號，一三〇八～一三一一年，金陵就是今江蘇省南京市），鎮江及金陵這兩個地方，元朝時都曾經把西夏党項人強行遷入。這些被迫遷離故土的党項人，遷到以漢人為主體居民的地方，很快的就會跟當地漢人融為一體。

元代除把原西夏故壞的党項人強行遷往各地，使党項無法凝聚外，又強行徵調党項青壯從軍，這些由唐兀（蒙古人稱西夏或党項為合申、河西或唐兀）人所組成的軍隊，如質子軍、宿衛軍或鎮戍軍，隨蒙古軍四處征戰，而元朝派駐各地的鎮戍軍，以党項人居多，因此党項人也跟著遍布各地。元朝曾經多次把党項人強制遷往邊疆地區充軍、屯墾，如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八年），將甘肅、

河西等地一千多戶遷往今新疆且末等地鎮戍、屯墾，七百多年下來，他們的後裔今天已經都成了維吾爾人了。又如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年），党項人昂吉兒「率河西軍一千三百人」鎮守信陽（今河南信陽），以後又駐鎮廬州（今安徽合肥），到了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年），元世祖又下詔，以伯顏阿朮所調河西新簽軍三千人還守廬州，直到元朝末年，廬州地區還有党項人所組成的軍隊駐守，試想安徽合肥純粹是漢人密集地區，區區三千個党項人所組成的軍隊，即使連同他們的家屬，也難超過一萬人，經過近一百年駐守合肥，豈有不融入漢人之中。元世祖曾調河西軍一千人鎮戍斡端城（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元成宗時「河西之人居鄢陵者萬家（鄢陵，今河南省許昌市鄢陵縣），號炮火。」試想萬人以一家五口計，大約有五萬人，以鄢陵一縣，而有五萬個党項人（當然其其中配偶未必都是党項人），比例應該相當高，類似的例子可以說是不勝枚舉。從既有的文獻看，除了中亞、西域有人數不多的党項人外，在雲內、大同、大都（今北京）、大名、保定、淄川、濬州、開封、濮陽、鄄州、曹州、錢塘、杭州、合肥、新州、龍應、成安、鄒縣、聊城、成都、溫江、洛陽、松江、吳門等地，都有党項人，其中尤以河北、河南及山東人數較多，但是經過七、八百年的民族混融之後，實在已經難以分辨你我。

第三個面向：元代把党項人列入色目人之中，地位高於漢人及南人，因此必然比漢人及南人更容易在朝廷中任官，所以第三個面向是以在元代當官的党項人來作些敘述。近人湯開建氏據元、明史料加以統計，有元一代党項人在朝爲官的多達三百七十人，如所周知，元朝國祚不長，而有近四百個党項人在朝爲官，就不同民族比例而言，應該算是很高了。近人王桐齡於其所撰《中國民族史》一書中，曾以表列方式列出党項人入仕元朝[9]者，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原本姓烏密（其實就是嵬名）、名益德的党項人，降於蒙古後，賜名察罕，官拜馬步軍都元帥領尚書省事，他死後更追封爲河南王，長子木華黎爲蒙古軍萬戶、孫子塔出爲中書右丞攝江西行省，察罕從弟立智理威爲湖廣行省左丞，立智理威次子韓嘉訥爲御史大

夫，可以說是一門多傑；党項人拜延本是質子軍百戶火奪都的兒子，也官拜管軍萬戶；闊闊出爲大寧路總管，朵朵赤爲雲南廉訪使，暗伯爲知樞密院事，他的兒子阿乞剌也爲知密院事，另一個兒子亦憐眞班更官拜知樞密院事、江浙行省左丞相，亦憐眞班的兒子桑哥答思則爲嶺行省平章政事，沙嘉室理爲嶺北參知政事、馬的室理爲僉書樞密院事，……數量多到難以一一列舉，如果有興趣，可以在《新元史》相關列傳中查到，這些入仕元朝的党項人，多半都有了蒙古式名字，後來元朝的蒙古人受中原文化的影響，這些党項人也有採用漢人式姓氏，到了朱明建立後，強制蒙古、色目人要用漢姓，而且不准蒙古、色目人自相通婚，但是可以跟漢互爲婚嫁，這麼一來，入仕元朝的党項人立即融入漢人之中了。

第四個面向：要談談西夏皇族拓跋或嵬名氏的後裔，如果說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西夏末帝李晛率領一批西夏大臣，前往成吉思汗大營投降時，確實是李晛本人，那麼西夏皇帝的直系後裔應該是沒有了。然而歷來就有一種傳說，就是李晛早就隨著難民出逃了，前去蒙古大營投降的，只是李晛的替身，如果這項傳說有幾分可信度的話，那麼西夏皇室就有可能有直系後裔延續下來，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曾爲西夏故壤的寧夏媒體報導了西夏皇室後裔的消息，緊接著許多媒體都報導了有關西夏皇室及李氏族譜的消息[10]。李氏族譜共有九部（或說十部），其情況爲：清高宗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李凝宵撰《湟郡李氏家譜》，這是第一部李氏家譜；同樣是乾隆年間李魁蓮抄本《李氏家譜》，既是抄本，所以跟《湟郡李氏家譜》應該合算一部；清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七年）王學尹撰《李氏家乘》；清德宗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李遴才抄《李氏歷代世系因考》；一九二四年李鴻儀撰《海東李氏家譜》；隔二年李鴻儀又撰《海東李氏家乘》；一九三五年，李鴻儀再編《李氏世系表》；又隔二年（一九三七年），李鴻儀又作《西夏李氏世譜》；一九六一年，李氏撰《鮮卑族源流通考》，同年李氏又撰《李氏世譜》。在這林林總總九或十部的李氏家譜中，近人李鴻儀一人獨

撰了五部。所有李氏家譜中，以修於清高宗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的爲最早，距西夏滅亡的一二二七年，已經有四百七十八年之久，上距元昊稱帝的宋仁宗景祐五年（一〇三八年），更長達七百一十七年，中間的空檔如何填補，實在令人好奇。在這十部李氏家譜中，近人李鴻儀憑一人之力，於三十八年間撰修五部，毅力與能力，令人敬佩。

李鴻儀（一八九七～一九七二年），字一如，青海樂都人，一九一六年二十歲時，高小畢業後，就在樂都小學任教[11]，後來又進入甘肅第一師範就讀，畢業後仍任教職。他從十九歲（一九一五年）起對西夏李氏世譜開始有了興趣，兼及西夏史，據傳他一生共收集及撰寫家譜十五部，經過十年文革浩劫，倖存十部，他在研究中發現早期的李氏家譜（可能指清乾隆、道光時所撰修的那兩部），把唐末五代時沙陀人李克用（他曾被封爲晉王，他的後人建立五代中的後唐）算成李氏宗親，是不對的，所以立志蒐集資料，重新編修「合於」史實的李氏家譜，並首先提出青海李土司是西夏皇族後裔的說法[12]。

據《李氏族譜》說党項的始祖拓跋赤辭，在唐時被賜姓「李」氏，傳到西夏末帝李晛共十六世，又從李晛之子賞哥（青海李土司之始祖）到明末土司李天俞一共十二世，再到李鴻業（一九六一年）爲二十三世。我們且來看看：党項人在唐代被賜姓李氏，時爲唐太宗貞觀八年（六三四年），到西夏末帝被殺的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其間相距五百九十三年，共十六世，這部分有史料可查，再看李晛之子賞哥（姑且假定賞哥是李晛之子）到明末（約一六三〇年）一共爲四百一十三年，傳了十二世，每一世代平均爲三十四年，再從明末到李鴻儀完成最後一部家譜的一九六一年，一共三百三十一年，傳了十一世，每一世代平均三十年，在世代傳承年代上看，並不離譜，但是重要的關鍵在：李晛死時，有沒有兒子，如果有，這個兒子是否就是賞哥，如果這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話，那麼青海李土司是西夏皇室後裔的說法就大有問題。

我們這裡不作歷史考證，只引用西夏學者白濱的考證結論，他認爲西夏末帝李晛可能沒有兒子，縱然有兒

子，在西夏滅亡時，這個兒子也只有十歲左右，縱使這個兒子就是賞哥（青海李土司之始祖），據李鴻儀的族譜說西夏末賞哥初鎮朔方，嗣以金吾職守靈州，及元，爲元歧王府教授……，試想西夏末，賞哥還不到十歲，怎麼可能「鎮朔方」？再看入元後爲歧王府教授一節，按《元史．諸王表》元代於仁宗延祐四年（一三一七年）始封歧王，西夏滅亡時（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賞哥才十歲，延祐四年到歧王府任教時，賞哥已經九十歲了，所以白濱認爲這「是不可能的」，「那末，夏亡前不足十歲的賞哥在西夏初鎮朔方，嗣以金吾職守靈州，就更是天方夜譚了。」[13]白氏這個分析是可以成立的。其實中國人修族譜，越是早期部分，可信度越低，而且總是喜歡授引歷史同姓氏的帝王將相或文士名人爲自己的祖先，這種向上看齊的心理，也是無可厚非的，至少代表了榮譽感。

第五個面向要來談談今天生活在喜瑪拉雅山區的夏爾巴人（或作雪巴），據說這些人是來自西康木雅地區西夏党項人的後裔。西夏滅亡後，一批党項人逃到木雅地區，後來忽必烈征伐大理時，在木雅的一批党項人，爲了逃避蒙古軍，又向後藏逃，更有一部分翻越喜馬拉雅山的囊巴拉山口，到達今天尼泊爾境內的索盧昆布（又名夏爾昆布），這些人在索盧昆布繁衍生息，形成了今天尼泊爾境內的夏爾巴人。這些人現今多半爲攀登喜馬拉雅山的登山隊充當嚮導。在中國境內的夏爾巴人分布在西藏自治區的樟木口岸、定結、陳塘、定日絨轄等地，人數不多，大約只有一千來人。但據《王朝湮滅——爲西夏帝國叫魂》這本書說：「目前樟木鎮居住著一百四十三戶夏爾巴人，總計有一千五百三十九人，占梓木總人口百分之四九．八。」[14]可見一千人的數字可能舊了些，在樟木鎮的夏爾巴人還維持著一個很古老就流傳下來同姓不婚的習俗，而這個約束在西夏党項人也是有的。在樟木鎮的一個小村莊，有一個夏爾巴人集中的村子，叫做「伊吐魯」，意思是「梨花盛開的村莊」，漢名叫立新村。這裡有一位白瑪老活佛，他說自己祖先是從羌都（就是昌都）來的，而且常聽祖輩談到mi nia[15]，其實mi nia就是党項的另

一種稱呼「弜藥」，夏爾巴跟党項應該有某種關聯。中國社科院有兩位研究人員於一九八〇年八月至一九八一年八月，整整一年在西藏從事考察，弄清楚夏爾巴人的來源，認爲夏爾巴就是木雅巴，是党項羌中的一支[16]，這樣看來夏爾巴是党項的後裔，應該已是定論。

党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民族，曾經建立過西夏王朝，享祚一百九十年，在中國所有王朝中，享祚並不算短，但是結果就像匈奴、羯、鮮卑、契丹等一樣，最後都融入了中國這個民族裡面，民族融合是歷史的大趨勢，純粹的党項人今天雖然不容易或根本找不到，但是在廣大的中國人中，應也有許多人或多或少都含有党項人的基因，這樣看來，党項人並沒有消失，就如同匈奴、羯、鮮卑、契丹……一樣擴大到廣大的中國人之中，凡是中國人都不應該再存有大漢族思想，說不定有這種想法的人，他的血液中正流著濃濃的少數民族的基因呢！

1 楊蕤，《西夏地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安介生，《歷史民族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2 魏勵，《中國文史簡表匯編中國歷代人口簡表》，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七年。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鑑二〇〇六年》，年鑑編輯部出版。
4 《長春眞人西遊記》，臺北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卷上，頁十二正反面。
5 吳天墀，《西夏史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頁一〇三～一〇六。
6 李範文，《西夏研究論集》，寧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二一一八。
7 吳天墀，《西夏史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8 行中書省是元朝所創立的地方一級行政機構，形同中書省的分身，簡稱「行省」，沿用至今。
9 該書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即已出版，臺北華世出版社於一九七七年再予出版，此項資料列爲《元代色目出身人物表》自頁五三四～五四八。
10 李躍龍，《西夏王朝與東方金字塔》，頁二三五～二三六。另白濱，《尋找被遺忘的王朝》，頁二〇七；李範文《西夏通史》均有相同資料。
11 有關李鴻儀資料，見白濱，《尋找被遺忘的王朝》，頁二〇八。
12 白濱，《尋找被遺忘的王朝》，頁二〇八。
13 見吳天墀《西夏史稿》，頁二一〇～二一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14 見該書頁二三七。
15 白濱，《尋找被遺忘的王朝》，頁二四〇。
16 白濱，《尋找被遺忘的王朝》，頁二〇五。